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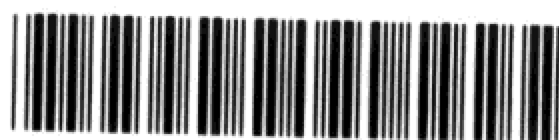
主编／刘硕良

花的智慧

（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比利时] 梅特林克／著

谭立德／等译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江出版社

·译本前言·

追求美与光明的奏鸣曲

谭立德

1889年，巴黎的瓦尼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薄薄的题名为《暖房》的诗集。这些诗表现手法之怪异，思想之荒诞，不由令人联想起波德莱尔、马拉美和魏尔仑这三位诗坛怪杰；诗篇中充溢着作者内心的痛楚呐喊和对幸福、完美的渴望，读者不禁为他营造的奇特诗境所强烈撼动。这部诗集的作者就是日后象征主义文学流派的一员骁将——莫里斯·梅特林克。

1862年8月29日，莫里斯·梅特林克出生于比利时根特的一个世家，家境富裕。12岁时进入耶稣会办的圣-巴尔勃中学就读，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他遵从家庭的意愿，治学于法律，但他却钟情于文学，曾在杂志《年轻的比利时》上发表诗作。1885年，梅特林克获法学博士学位后，便在根特的著名律师爱德蒙·比卡尔事务所当见习律师，开始涉足当时比利时进步的文化圈子。在这期间，他遇见了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罗登巴赫(1855—1898)，并初次接触到罗斯博洛克[①]的神秘主义作品。

① 罗斯博洛克(1292－1381)，用弗莱芒语写作的比利时神学家。

1886年，在巴黎学习期间，他结识了法国文坛名将维里埃·德·李勒-亚当，深受影响。

诗集《暖房》出版的同年，梅特林克的第一部剧作《玛莱纳公主》问世。这部剧作的印数实在可怜，在比利时仅仅印了30册！然而，它却引起了法国文坛的注意，特别是象征主义文学大师斯蒂芬·马拉美慧眼识英雄，对它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他向作家兼评论家奥克塔夫·米拉波推荐这部不同凡响的剧作。1890年8月24日米拉波在《费加罗报》撰文，热情赞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剧作家。米拉波在文章中写道：

“我不知道，这位作者是年迈的长者，还是年轻的后生，他富裕抑或贫穷，我只知道他比任何人更为默默无闻；而且，我还知道，他写了一部杰作，一部足以使一个名字流芳百世的杰作，它使一切渴望美与伟大的人都来祝福这位作者的名字……总之，莫里斯·梅特林克先生给我们创作了一部当今最富才华、最异乎寻常，也是最为朴实的作品。就美的角度而言，这部作品堪与莎士比亚最优秀的剧作媲美，而且，我可以斗胆说，它甚至比莎士比亚最优秀的剧作更出色。这部作品的名字叫《玛莱纳公主》。可当今社会上会有20个人熟悉这部作品吗？”

著名评论家的溢美之辞鼓励了这位后进之辈，梅特林克于是决心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从此，一颗文坛新星在欧洲上空冉冉升起。莫·梅特林克初享盛誉，继续笔耕，翌年，他发表的剧本《盲人》和《不速之客》很快便在巴黎得以上演。事隔两年，他又推出剧本《佩莱阿斯和梅丽桑德》。由音乐家克洛德·德彪西改编成歌剧，于1902年在巴黎喜歌剧院首演，获得极大成功。至1896年移居法国时，梅特林克已先后创作了八个剧本，蜚声欧洲剧坛，成为当时风行的象征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这段时期，梅特林克创作的剧本主要表现死亡的力量，描写主人公同命运

的抗争，展现了在强大的敌对势力面前，主人公软弱无力的无可奈何和悲观失望。主人公的命运往往被某种看不见的不可知力量所左右，爱情也常常以悲剧告终。因此，他这一时期的剧作大多抹上了一层神秘而又忧伤的色彩，氤氲着一重宿命论的情调。

1895 年，梅特林克与法国女演员乔若特·勒勃朗邂逅相遇，他很快坠入爱河。爱情的甘露滋润了他的心田，使他的生活变得充实、丰满；爱情的火焰赋予他的创作以光和热，注入了新鲜的因素和活力。翌年，他携爱侣迁居法国后，发表了第一部散文集《卑微者的财富》和“最令人赏心悦目的”剧作《阿格拉凡和赛莉塞特》。看得出来，他的创作思想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折。他一扫往日悲观失望的情绪，表露出对美的歌颂，对幸福的希冀，对光明的追求。他的创作迎来了鼎盛时期。

从 1896 年起，梅特林克一方面创作出许多优秀的剧本，以积极、乐观的笔调探讨爱情与死亡这一对永恒的主题，另一方面他又就人生、命运、物质世界、精神生活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哲理性散文。1898 年，《明智和命运》问世以后，梅特林克每发表一部剧作或散文作品，便很快被欧洲其他国家翻译出版。1908 年，梅特林克发表梦幻剧《青鸟》，轰动了欧洲剧坛。这部剧先在莫斯科由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搬上舞台，翌年在伦敦上演，为时达半年之久，嗣后又在巴黎上演。整个欧洲都为这部洋溢着乐观精神的伟大剧作而欢跃和激动。

1911 年，梅特林克的创作生涯达到巅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授予他这项崇高荣誉的理由是：“赞赏他多方面的文学活动，尤其是他的著作具有丰富的想象和诗意的幻想等特色。这些作品有时以童话形式显示出一种深邃的灵感，同时又以一种神妙的手法打动读者的感情，激发读者的想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梅特林克与其他爱国人士一道，参

加反对战争的活动，他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宣传爱国主义。这时，他与乔若特·勒勃朗思想上产生分歧。1918年，梅特林克终于与乔若特·勒勃朗分手；翌年，娶法国女演员勒内·达翁为妻，两人终身相依为伴。两次大战期间，梅特林克在法国南部购置产业，以颐养天年。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迫使他携妻远离欧洲，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隐居。战后才得以返回法国。

梅特林克是位具有多方面才华的作家。他一生共撰写了两部诗集、17部剧作、19部长篇散文和散文集，并翻译了用弗莱芒语写作的神学家罗斯博洛克的作品和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的论文。他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于1939年为逃避战火而逃亡，但对他个人来讲，他似乎并未经历险遇。二次大战后，他于1947年回到法国定居，直至1949年5月5日夜间逝世，终年87岁。

梅特林克是一位享誉世界文坛的象征主义剧作家。然而，作为一位极富特色、成就卓著的散文家，他却并不为人熟知，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尤其陌生。如果说，梅特林克光彩夺目的文学创作整体好像一座巍峨的冰山，那么，他的戏剧创作就像是这座冰山浮显于冰面的部分，他的散文创作，则是这座冰山隐没于冰面下的部分。

梅特林克一生从事散文创作40余年，共发表散文作品19部，其时间跨度之长，成果之丰硕，都是十分罕见的。他的散文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家对世界、人生、命运的直觉和感想；另一类则是以纪实手法，叙写日常观察到的昆虫、植物的生命现象，进而探讨一切生物的命运。

梅特林克早期对罗斯博洛克、诺瓦利斯和爱默生[1]的著作

① 爱默生(1803—1882)，美国哲学家，先验论的创始人。

推崇备至，并翻译了罗斯博洛克的著作《精神婚姻的荣誉》和诺瓦利斯的论文《萨依斯的信徒》和其他作品的片段。在思索世界和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他无不从这三位大师的思想中汲取养料，寻求答案。他觉得，世界是荒谬的、不可知的，世界上总有一股看不见的、强大的力量，在冥冥之中注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然而，人却无法主宰自己和世界。这种悲观主义的情绪在他早期的剧作中获得了相当淋漓尽致的表现。渐渐地，梅特林克形成了自己认识和理解世界与人的一套哲学观。他感到，世上万物存在着神秘的关系，并受这种神秘关系的制约。他写道，"我们身上有着神秘的力量在控制我们，这力量似乎与冒险紧密相连。"① 他认为，宇宙由两大体系组成，一是看得见的世界和看得见的人，一是看不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人。在看得见的世界中，看得见的人的各种言行，只具有一般意义，只有这些言行成为看不见的世界和心灵的象征和预兆，它们才具有实在的意义。换句话说，只有两者之间的融合，宇宙才具有现实性，才有美与和谐的产生。而遗憾的是，人常常无法透过象征与预兆的迷津，去认识与理解心灵和看不见的世界向他传递的各种信息。"我们的灵魂就这样不停地拼搏着；我们有时看见了我们的意志不能左右的战斗的尘埃，但没有注意提防，因为我们只看到了不重要的东西。"②于是，人便受到惩罚，不幸与悲剧由此产生。这就是梅特林克神秘主义的内涵。

可以说，在第一部散文集《卑微者的财富》中，梅特林克依然赋予日常生活和事物以神秘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开始摆脱了悲观主义，以积极的态度去思索道德价值。他表示，他写作的旨趣全然在于，要"尽力去追求那超乎自己的美"。他以一种

①② 见《卑微者的财富》中的《星星》。

坦荡的激情提出，“不要害怕在大道上播撒美的种子……总会有人从中走过，看到它们闪闪发光，并拾起这些美的种子，然后幸福地离去。”① 他热忱地赞扬内在的美，赞扬那种能够给灵魂以最纯的美的爱；因为唯有这样的爱，才能以最细微的动作，召唤灵魂及其财宝的出现，灵魂的到来才再也不伴随着死亡、痛苦和泪水，有的只是微笑；因为唯有这样的爱，才能使人在幸福之中发现真理，如同人在巨大的不幸之中看见真理一样深刻。

《明智和命运》(1898)是梅特林克最重要的一部哲理性散文。在这部探讨“明智、命运、正义、幸福和爱情”的书中，他提出，人要运用自己的意志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把目光转向“自己的力量”，不断充实“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力量作为个性辐射的中心，努力发展个性，以求自我的实现，从而赢得外部的幸福。他写道：

“如果海水或邻近的河水冲破了卫护平原乡野的堤岸，对农民来说，最紧急的事，莫过于抢救出他豢养的牲畜，家藏的饲料和农具，但是最明智的抉择，却是登上堤岸高处，与汹涌的波涛进行斗争，并大声疾呼所有生活在受到震撼的土地上的人们前来参与战斗。”

梅特林克认为，理智，产生正义，明智，诞生爱情，引人向善。而人的理智，大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常识、情理和神秘的理性。所谓常识，是指它体现了本能和物质享受的寓意，即我们生活中的疾病与健康，贫困与富有这两组矛盾；至于说情理，它是把某种价值赋予精神或感情所起的作用；而神秘的理性，则同激情相一致，如英雄主义、自我牺牲、善良和内心尊严，等等。在《明智和命运》这部长篇散文中，作者旁征博引，从历史伟人、著名作

① 见《卑微者的财富》中的《内在美》。

家到普通人物，芸芸众生，从内心世界到日常生活，无不从辩证的角度，对德行、本能、行动、职责、权力等社会属性，条分缕析，以行云流水般的明快的语言，阐述了对人生的看法。全书因宣扬发展个性，推崇主体意识，鼓吹人要给自己的一生以力量、希望和意义，而闪现出理想主义的光芒，洋溢着明朗、乐观的精神。

梅特林克于1901年发表的散文集《蜜蜂的生活》，在文坛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正如作者自称，这并不是一部有关养蜂的专业书籍或者学术专著，虽然他是一位地道的养蜂里手。这是一部记述作者对蜜蜂的生活进行观察而获得的印象和感想的有趣的作品。

作者对蜜蜂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他娓娓动听地描述这一切，把我们带入一个神奇的世界。一群"法律复杂、默默无闻地实施惊人工程的奇怪的生灵"，严格地过着群居生活。蜜蜂的群体，俨然就是一个内部机制严谨，纪律严明，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王国。对于它们每个成员来说，不存在单独、个体这类的字眼。每个个体只为王国而劳作，奉献，乃至牺牲。它们不断地建造蜂城，以安置新生的一代。蜜蜂王国内有分工，有合作，遵循着一条不可违抗的自然的道德和自然的法则。作者的旨趣当然不止于蜜蜂王国内所发生的一切。梅特林克一向认为，自然是宇宙奥秘中最理想的真理。他写《蜜蜂的生活》，便是要张扬蜜蜂王国的伦理价值和原始规范，从而启示人们对人类社会面临的有关生死、爱情等道德问题进行冷峻的哲理思考。

梅特林克的另一部传世之作《花的智慧》(1908)，似乎是作者对《蜜蜂的生活》一书的补充和发展。《蜜蜂的生活》叙述的是一群奇特的生灵的群居生活，表现的是昆虫的集体生活及其文化现象，而在《花的智慧》中，梅特林克把目光从群体转向了个体。每棵植物都是孑然独立的个体，除了交叉授粉的情况，它的

成长无须同属的参与。植物同动物的迥异之处在于，每一株植物都注定一生呆在诞生的地方，只能依靠自身的根部吸收外界的养料，每一株植物都必须想方设法求得生存并繁衍下一代，因而，植物所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动物遇到的困难。

然而，在梅特林克的笔下，植物又是一种充满睿智，富于心计的生命。他在书中为此列举了各种种类的花卉。他写道，每一株花卉，每一棵植物，从种子到"茎、叶、根部，都具有深思熟虑，充满活力的智慧"。大多数花卉，为了求得生存和繁衍，都得求助于"计谋、手段，设置机关和陷阱"，"这些技能从机械学、弹道学、航空学、昆虫观察诸方面来看，常常领先于人类的发明和认识"：纤弱的花卉，在险恶的自然界中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首要的原因在于它以自己的力量、意志和心计，以对自己的信念和爱，为最大的原动力，来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这当是花卉最大的智慧。

梅特林克认为，花卉和植物的智慧，丝毫不逊色于人类的智慧，何况它们的生存与命运，同人类的生存与命运，有着太多的相似。花卉和植物的特性和智慧，多半可能是整个世界的，也是整个人类的，它完全和人的行为一样，在生存斗争中产生功效。因此，梅特林克在《花的智慧》中予以精细入微、情趣盎然描述的植物所表现出来的灵气和睿智，同样有助于人类的思考。纤弱的花卉在自然界的成长过程与生存境遇，毫无疑问，"为人类树立了坚毅、果敢、恒心和灵气的不可思议的榜样"[1]。

通过对植物的描述，梅特林克在《花的智慧》中再一次抒发他的独特的哲学观，诚然，这是他一贯的、染上了神秘主义色彩的形而上的哲学观。他在对植物世界的灵性和智慧的奥秘进行探索后，又不免心生感慨："在物质上，地球的特性支配着无穷的

---

① 见《花的智慧》。

资源，它了解我们对之一无所知的神奇力量的奥秘。”[1] 他依然感到“虚无可能只是生活正面的投影，或者只是它本身的蛰伏状态”[2]。这种神秘主义一直贯串在梅特林克的创作中，他在其他散文中抒发对本能、道德、智慧和美的直觉和感受时，都致力于探索生活的奥秘，在死亡中寻觅生活之谜的答案。

不过，梅特林克已不再是像以往那样着笔于虚无缥缈、神秘的未知领域。在他看来，我们既然已经洞悉以往被无知蒙蔽的一部分奥秘，那么，我们定将洞悉一切，把握一切。而且，真、美，不仅存在于自然界，更要紧的是，它们存在于人的心中，只要用赤诚之心去寻觅，去探索，我们就可以洞悉和把握自然和世界的奥秘。因此，人必然地要升华到超越现实的形而上的境界。所谓奥秘，既是奥秘，又不仅仅是奥秘，而是真实。他坦然写道：“我们生活在真实之中，生活在充满未知物质的宇宙，而这宇宙的思想并不难以理解，并不怀有敌意……”[3]这样，梅特林克的神秘主义，就不再仅仅是悲观、失望的，而是对生活真谛的探究，是形而上的、理想主义的。这神秘主义同时蕴含了理想、光明，也蕴含了深刻。

在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戏剧界，梅特林克是以其不同凡响的象征主义剧作而成为最引人瞩目的剧作家的。1891年，梅特林克开始戏剧创作。他起初的剧作表现命运之不可抗拒，死亡的阴影不可摆脱，几乎都具有一种忧伤而神秘的气氛。他第一部得以在舞台上上演的重要作品《不速之客》(1891)，便是典型的象征死亡的剧作。垂危的病人奄奄一息地躺在隔壁的房间，她的亲人则在阴暗的客厅里等候着。突然，夜莺不再歌唱，天鹅也畏葸不安，瞎眼的外公首先感到“陌生人”的闯入。磨镰刀的声响、

---

①②③ 均见于《花的智慧》。

缓慢的脚步声、沉重的叹息声，在昏暗的灯光中出现而又消失。当时钟敲响午夜十二下时，"陌生人"起身离去。此时，修女进来宣布了病人的死讯。这"陌生人"无疑就是死神。全剧显得阴森而又恐怖。

1896年，被誉为"当今世界文学中最令人赏心悦目的作品之一"的《阿格拉凡和赛莉塞特》面世，开了梅特林克戏剧创作的新生面。美丽的赛莉塞特，单纯而热情，阿格拉凡则更具有内涵的美。这两位女主人公都深深爱着梅朗德。梅朗德虽然已与赛莉塞特结为夫妇，却又不禁被阿格拉凡的美的魅力所吸引。阿格拉凡与梅朗德不愿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赛莉塞特的痛苦上，阿格拉凡毅然决定离开他们，逃遁他去。然而，赛莉塞特却要牺牲自己，成全他们。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从剧情本身来看，似乎并无太多新意，但是作者却刻画了两位具有鲜明的性格和面貌的女性形象。赛莉塞特是剧中最能激起观众同情，使人为之一掬怜惜之泪的人物。她隐瞒自己情感的痛苦，为了使阿格拉凡和梅朗德能毫无内疚地结合，她甚至始终掩饰真相，直至生命终结。梅特林克对赛莉塞特的自我牺牲精神，唱出了一曲动人心弦的赞歌。然而，阿格拉凡则是梅特林克全部剧作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女性，是理想化的女性。她深思熟虑，审慎理智，是具有坚毅的自我意识的女性。梅特林克对这位女性倾注了浓烈的情感，以绵邈深情肯定了她追求幸福的勇气和权力。他后来撰文谈起这位女性时，写道："我们都是阿格拉凡的后裔；一旦我们认识到美，我们便只来自于美，而别无其他源泉。"[①] 在这部剧中，梅特林克完全超越了类似的情节、题材容易陷入的平庸、俗套，并借助象征主义手法，把人性的冲突，心理的

① 见《双重花园》中《妇女的肖像》一文。

矛盾，表现得十分深刻，一场幽凄沉婉的情感纠葛，上升为两种理想、两种美的令人断肠的冲突，使全剧充溢了理想主义的明朗色彩。

在《阿格拉凡和赛莉塞特》之后，梅特林克开始了他"新戏剧"的创作阶段。这段时期的剧作之所以称为"新戏剧"，是因为梅特林克不再仅仅探讨抽象的人生及命运问题，也不再对人生持否定态度，认为死亡乃人生必然的归宿，他开始面对现实生活，他努力阐释宇宙间存在着永恒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他于1902 年发表的三幕剧《莫娜·瓦娜》完全取材于现实。剧中叙述了 15 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与比萨两城战争中发生的故事：比萨司令官的妻子莫娜·瓦娜，在城邦危急关头，决定置个人利益与安危于不顾，前往佛罗伦萨会晤敌军司令官普林齐瓦勒。普林齐瓦勒自幼爱慕莫娜·瓦娜，有意援救比萨，他只是想向莫娜·瓦娜倾诉衷情，了却情缘。当普林齐瓦勒被控通敌嫌疑时，莫娜·瓦娜将他带回比萨，然而，她的丈夫却不相信她与普林齐瓦勒之间的纯洁关系。于是，莫娜·瓦娜毅然离开自私、嫉妒的丈夫，与真诚爱她的普林齐瓦勒出走。这部剧作表现了激情与职责、善良和正直、无知和自私之间的冲突，梅特林克改变了以往偏爱的题材和创作手法，在爱情问题上，提出了新的道德观。爱情的力量能够抗衡和战胜命运之神，人有权利、也有能力追求幸福。以往剧作中习见的虚无缥缈、神秘莫测的场景和气氛消失了，文艺复兴时代动荡的、充满活力的生活，有血有肉的人物，得到了真实可信、生动有力的表现。如果说，《莫娜·瓦娜》是一部再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历史生活的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戏剧，那么，一年后，梅特林克发表的五幕剧《乔珊儿》，则是一部杰出的象征主义剧作。巫师梅尔林的儿子兰塞奥与美丽的少女乔珊儿真诚相爱。但忠于梅尔林的精灵阿丽耶尔希望梅尔林获得乔珊儿的爱

情，以求得欢乐和新生。为此，阿丽耶尔设置重重障碍，企图阻止两个年轻人相爱。但是，梅尔林被他们纯洁的爱情深深打动，同时也是出于父爱和明智，他决定牺牲自己最后的机会，成全两位年轻人。作者在这部剧作中，对梅尔林内心情感的剧烈冲突，描绘得尤为淋漓尽致，对善良心灵和纯真爱情的着力歌颂，令人荡气回肠。

六幕梦幻剧《青鸟》(1908)，是梅特林克戏剧的代表作，也是欧洲戏剧史上一部融神奇、梦幻、象征于一炉的杰作。樵夫的儿子狄狄儿和女儿弥蒂儿在圣诞节前夜梦见仙女，她看来很像邻居贝尔兰戈太太，她要两个孩子外出给她生病的孙女寻找青鸟。兄妹俩用仙女赐予的魔钻，召来了面包、糖、火、水和猫狗等的灵魂。在光的引导下，他们相继到记忆之乡、夜宫、森林、墓地、幸福乐园、未来王国等地寻找，然而，青鸟找到后却得而复失。最终，他们在未来王国捉到了青鸟，便告别了朋友，返回家园。梦醒时分，女邻居贝尔兰戈太太来借火种，并说她孙女生病，很想要狄狄儿笼中的小鸟。狄狄儿答应把小鸟给她，这时，他发现笼中的鸟是蓝色的，正是他们梦中寻找的青鸟。贝尔兰戈太太的孙女一见到青鸟，病霍然痊愈。后来不慎失手，青鸟飞走了。小姑娘伤心痛哭。狄狄儿劝慰她说，还会把青鸟捉回来的。最后，狄狄儿走到台前，对观众说，如果有谁找到青鸟，请还给他们，因为他们需要这只鸟儿。

剧作家通过这部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梦幻剧”，鼓励世人勇敢地追求幸福。贯串整个剧作的青鸟，象征着幸福，这幸福包含着人类的精神上的幸福和物质上的幸福。幸福有时很遥远，人们必须历经千辛万苦，方能获得，有时则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但幸福总是确实存在的，即使得而复失，也能再次找到。

梅特林克一反传统的戏剧手法，强调戏剧情感的交流，他认为日常琐事和平凡的生活无不含有深刻而令人惊异的意义，他要探索生活表层之下的奥秘，要探索难以捉摸的内心生活的现实。为此，他调动戏剧艺术的种种手段，诗化的语言，寓意化的对话，舞台上富有梦幻色彩的布景，夸张的声光效果，暗示、启发和猜测的象征性，营造出一种似真非真的、梦幻般的诗情画意的意境，从而使他的戏剧既笼罩着一重神秘的气氛，又具有一股穿透神秘氛围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一点，在《青鸟》中尤为突出。剧中出现的大自然的有形物质和无形物质，各种动植物和各种情感，甚至抽象概念和未来事物，经梅特林克的妙笔点染都一一拟人化了，并以一种理想而又具体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的眼前，现实生活与梦幻意境相互交融，饱蕴着美妙的诗情画意和深邃的哲理意味。

《青鸟》不啻是一首热情澎湃的奏鸣曲，它以奇妙、华彩的音符，礼赞了美与光明，讴歌了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岁月迢迢，沧海桑田，但《青鸟》的乐音仍将以其久远的魅力永存于人间。

梅特林克以他卓绝的创作才华，阐发了他个人的哲学观，形成了他独特的戏剧和散文艺术，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文坛上令人瞩目的作家，他的艺术影响了一大批欧洲著名作家。斯特林堡把他的许多散文译成瑞典文，并宣称自己是梅特林克的“信徒”。契诃夫对他的艺术大加赞赏，极力主张将梅特林克的作品列为圣彼得堡小剧院的保留节目。盖·豪普特曼[①]、比昂

① 盖·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

松[1]、叶芝[2]、辛格[3] 的作品和戏剧技巧，无不受到梅特林克的影响。梅特林克的戏剧也激发了音乐家的创作灵感，除克洛德·德彪西，著名作曲家保尔·杜卡斯、昂利·费弗里埃、西贝柳斯等也都根据他的剧作创作了歌剧、交响诗和钢琴曲。

作为一位杰出的剧作家，梅特林克的剧作早已介绍到我国，但他的独标一格的散文，却鲜为人知。有鉴于此，本书除选收了梅特林克的具有代表性的剧作外，特从他的《卑微者的财富》、《明智和命运》、《蜜蜂的生活》和《花的智慧》几部集子中选译了10来篇散文，相信会引起读书界的兴趣。除个别剧作曾有译本外，本书的各篇作品均系首次译出。

谨以此书，奉献给这位一生追求美和光明的文学大师。

1994年5月 北京

---

① 比昂松(1832—1910)，挪威剧作家、小说家。

② 威廉·勃特勒·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和作家。

③ 约翰·米林顿·辛格(1871—1909)，爱尔兰剧作家、诗人。



〔比利时〕莫里斯·梅特林克　(1862～1949)

(191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目 录

卑微者的财富

顾鹏光 译

沉 默

卡莱尔[1] 写道："沉默与神秘啊！应该为它们垒起普遍崇拜的祭坛（假如这个时代依旧设祭坛的话）。沉默中孕育着伟大的人物，沉默最终能够使这些伟人显露于世，他们完美而高尚，昭示生命之底蕴并在生活里独领风骚。这里并非单单指吉约姆·勒·塔西图尔[2]，还包括所有我熟知的伟人，其中有最不善辞令和最不夸夸其谈的人。这些人一直避免谈论他们的计划和创造。而你自己呢，你倒是陷入了可怜巴巴的小小困惑之中，因此还是尽力用一整天的时间来搜寻你的语言吧；然后到了第二天，你的计划与任务就会变得更加清晰了！不过，即使外部世界毫无益处的喧哗没有闯入，你身上又该有多少那些沉默的清洁工没有清扫干净的残渣与垃圾呢！语言，并不是如法国人所说的乃掩藏思想的艺术，相反，它更经常地窒息和中止了思想的进程，以至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掩藏的了。语言自然也是伟大的，然而语言的

[1] 卡莱尔（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兼批评家。

[2] 吉约姆·勒·塔西图尔（1533—1584），荷兰联合省总督，曾领导旨在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后被暗杀。

伟大不过如此，瑞士铭文中说得好：Sprechen ist Silbern，Schweigen ist Golden，语言是银，沉默是金。也许，最好应该这样说：语言是暂时的，沉默是永恒的……”

“蜜蜂只在默默无闻中工作，而思想只在沉默时转动，美德只在神秘里存在……”

不要认为语言从未对人类的实际交流做出过贡献。双唇或语言能够表达灵魂之声，同样地，一个数字或一个序号也可以表现蒙兰克[1]的一幅画。然而，当我们果真要对自己说点什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保持缄默了。而且，此时此刻，我们若试图抵抗那来自沉默的急迫而不可见的旨意的话，我们得到的将永远是失败的命运，即使人类智慧最伟大的财富也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我们已然丢失了倾听另一个灵魂的机会，丢失了给我们自己的灵魂一次短暂显现的机会；在许许多多的生活里，这样的机会是不会出现两次的……

只是当我们不再活着的时候，当我们不愿瞧见我们的兄弟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与现实之间巨大的差距的时候，我们才开口讲话。然而一旦我们开口，某种感觉就会预示我们某些神秘的门在什么地方关闭了。因此，我们对沉默十分地吝啬，我们当中最不谨慎的人只要与别人相遇就会滔滔不绝。我们身上所具有的超人的天性警告我们，与一个我们无意来往或我们不再喜欢的人保持沉默是危险的；因为语言可以使人与人相互沟通，而沉默呢，它一旦活跃起来，就永不会消失。而真实的生活，即唯一能留下某种痕迹的生活，只能是沉默的产物。记住这沉默吧，它还是能够帮助你的，它也自会说明其来意。当它降临到你灵魂深处天使居住的地方时，你首先会记起一个被深爱着的生灵，但这并

---

① 蒙兰克(1433—1494)，佛来芒画家，其画风凝重，多反映宗教题材。

不是这个生灵的语言或动作打动了你，而是与你同在的沉默，因为正是这些沉默的本质昭示了你的爱情与灵魂的本质。

我这里谈论的只是积极的沉默，因为还存在着一个消极的沉默，这就是昏睡的沉默、死亡的沉默或虚无的沉默。这是睡着了的沉默，在它昏睡的时刻，它倒是不如语言那么可怕；但是它可能会因为一个意外的原因而突然醒来，那么这就是它的兄长了，伟大的积极沉默站立了起来。警觉起来吧，两个灵魂就要相遇，墙壁要消失，堤坝将断裂，寻常的生活将让位给另一种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一切都变得那么庄严，一切都没有了防卫，再也没有什么敢于嬉笑，再也没有什么不顺从，再也没有什么会被忘记……

因为我们无人不知这沉默阴森幽暗的威力，无人不晓这沉默危险可怕的游戏，我们便对它深怀畏惧。从严格的意义讲，我们可以忍受单独的沉默，即我们自己的沉默：然而几个人的沉默，许多人的沉默，尤其是某个群体的沉默，却是一种超自然的重负，即便最强有力的灵魂也要惧怕其不可解释的沉重。生活中，我们用一大块时间来寻找一片没有沉默统治的土地。每当两三个人相遇，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驱赶这看不见的敌人。难道人与人之间多少寻常的友谊不都是建立在对沉默的仇恨之上的吗？而且，如果在作出了所有的努力之后，沉默依然成功地在人群中自由往来，这些生灵就会焦虑地摇头叹息。这是从人尚未领会的严肃的方面来说的。因此，这些人会即刻远去，将位置让给这位陌生客，这些人还躲避着未来，因为他们害怕世俗的争斗只会再一次变得徒劳，害怕他们当中的某一位也许会稍稍地向这敌人敞开大门……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生里只有那么两三次理解沉默的意义并允许其存在。他们只是敢于在庄严肃穆的条件下迎接这位

不可理喻的客人。不过几乎所有人都会很自豪地欢迎它的到来；这是因为即使那些境遇最悲惨的人在生活里也会有这样一些时刻，他们知道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就好像他们已然得知神所知道的事情似的。回想一下你第一次毫不畏惧地与沉默相遇的日子吧。恐怖的时钟已经敲响，沉默降临到你的灵魂之上。你看着它从人们不愿谈论的生活之深渊、从内心美丽和恐怖的海洋的深处徐徐升起，面对这一切你并没有逃之夭夭……在这启程回归的门槛上，你体悟到极大的欢娱，你同时也看到自己站在死亡与不幸的边缘。想一想所有神秘珠宝都散发出耀眼光芒的时刻，想一想沉睡着的真理突然一跃而起的时刻，告诉我这沉默是否美好而必须。这一刻不停的敌人的抚摩难道不是神的抚摩吗？这不幸的沉默之吻——因为沉默尤其是在不幸时与我们拥抱——不再被忘记。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比别人更经常地与沉默拥抱的人也比别人更有作为。也许只有这些人才知道，寻常生活虚弱的外表会留在怎样沉静而深邃的水中。他们离神更近，他们在智慧丛林里的脚步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因为他们的灵魂虽不能升腾，却从不降落……

卡莱尔还写道——他十分了解这承载我们众生的生活帝国——“沉默，伟大的沉默的帝国，它比浩瀚星空更高，比死亡之谷更深……沉默以及那些高贵的沉默的人啊！……他们散居各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省里默默地思想，无言地工作，那些晨报并不会报道他们……他们甚至是大地上的一把盐土，哪个国家没有他们，或者有却少得可怜，这个国家就不会有光辉的前程……这个国家就是一片没有树根的森林，那里只有凋零的树叶和枯萎的树枝，它即将衰败而不再是森林……”

但是真正的沉默还要更加伟大，它比卡莱尔对我们谈的具体的沉默更难接近，它并不属于那种能够抛弃人类的神祇。它在

四面包围着我们，它是生活潜流的基础。无论我们当中谁颤抖着敲响深渊的某一个大门，永远是这同一的沉默殷勤地来为他开门。

在深奥莫测的事物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面对死亡，面对痛苦，面对爱情，国王的沉默与奴隶的沉默拥有相同的面孔，他们都将同样的财宝掩藏在其无法穿透的外壳之下。这沉默的秘密永世存在，这是我们灵魂主要的沉默及不可侵犯的掩护所。假如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人与地球上最后一位居住者相遇，他们都会以同一种方式保持沉默，他们会相互亲吻，会感到恐惧，也会流泪。他们还会以同样的方式在所有没有谎言的默契中缄默不语。无论他们之间相距多少个世纪，他们能够同时理解双唇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还没有学会表达的所有一切，就好像他们曾经同在一个摇篮里沉睡过一样……

只要双唇昏睡过去，灵魂就会醒来并开始工作；因为沉默中充满惊奇、险境和幸福，在沉默里灵魂自会克制自己。如果你真的醉心于某个人，那么闭上你的嘴吧；如果你害怕对他保持沉默——除非这害怕缘自对爱情神圣的珍惜以期求得奇迹产生——那么逃避他，因为你的灵魂知道该做些什么。有一些人，当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与他们在一起时是不敢沉默的，而那些没有什么可掩藏的灵魂，当某些灵魂发现他们的时候却又禁不住颤抖起来。还有些人也没有沉默过，他们四处去驱赶沉默，这就是那些单单活过却没有真正留下痕迹的人。他们不能通过人生启示的领域，即伟大、有力、忠诚的智慧光明的领域。我们无法准确描述那些从不住嘴的人。也许该说他们的灵魂没有面孔。一个我喜欢的人给我写道："我们尚未谋面，我们还不敢让我们共同沉默不语。"是啊，这是真的，我们已是如此深深地相互倾慕，因此我们不敢体验那超人的感觉。沉默是最高真理的天使，是每一种爱

情特殊且陌生的信使，每当它降临我们中间，我们跪着的灵魂就好像在乞求恩泽，好像在恳求些许说着无害的谎言、充满无知或童年梦想的时刻……然而沉默的时刻迟早要到来，它是哺育爱情的阳光，它使灵魂的果实成熟，它就像大地上另外一个太阳和另外一些果实。然而人们害怕沉默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人们永远无法事先知道即将降临的沉默的性质。如果说所有的语言都是相似的，那么所有的沉默却都不同，而在大部分时间里，整个的命运就得依靠这两个灵魂将要建立的第一次沉默的本质了。沉默的混合体出现了，而人们却不知它在哪里，因为沉默的藏身地远远高于思想的藏身地。它的突然到来可能使你痛苦难堪，也可能让你感到温柔无比。两个奇妙且具有相同威力的灵魂是可能导致充满敌意的沉默的，甚至会在黑暗中导致一场残酷无情的战争。而一个苦役犯的灵魂与一个贞女的灵魂之间，倒有可能保持神圣的沉默。人在沉默来临之前一无所知，所有这一切都在一片无从预言的天空中发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温柔的情人们常使心灵深处伟大启示的庄严到来推迟到最后的时刻。

这是由于他们也懂得——因为真正的爱情会将最无聊的东西带到生活的核心——这是由于他们也懂得所有剩下的只是围墙四周孩子们玩的游戏，因为他们知道现在墙壁已倒塌，生命的大门已经打开。他们沉默的价值就是他们心中那神所具有的价值。如果在这第一次的沉默中他们不能相互了解，他们的灵魂便不能相爱，因为沉默并未变化，它可能在两个灵魂之间上下滚动，但它的本质却永无变化，直到情人们死去，它仍将保持它第一次走入房间时的神态、模样和威力。

随着人们在生活中的进展，人们会发现生活里所有那一切事物都是根据某种我不知道的预先契约而出现的，对此人们无从解释，人们甚至也不去想它，然而人们知道它确实存在于某个

地方，并超越我们的大脑。最无能力的人对第一次与之相遇的人微笑，就好像他早就掌握了他兄弟们的命运似的。在我们这个地方，甚至连那些最善于深刻言辞的人，也往往能感到言辞从未能表达清楚两个生灵之间真实又特殊的关系。假如此时此刻我向你们谈论最严肃的事情，比如爱情、死亡、命运，我就不能真正地触及死亡、爱情或命运。而且，无论我怎样努力，它仍然是我们中间一种未被说清的事实，人们甚至不知该如何去谈论它。而这无声的事实将是唯一能在我们中间停留一会儿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去设想别的什么。这个事实，正是我们自己的关于死亡、关于命运或爱情的事实。我们只能在沉默里瞧见它，而且，除了沉默，再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了。一篇寓言里的一个孩子说道："我的姐妹们，你们每人都有自己神秘的思想，我要知道这思想是什么。"我们也同样有些别人想要了解的东西，但它却高高地藏在神秘思想之上，这就是我们神秘的沉默。提问是无用的，所有戒备森严的精神运动甚至会构成在沉默中获得第二次生命的障碍。为了得知事实本身，就该培养自己的沉默。因为只有自己身上，才会有意料不到和永恒的花朵的到来，这些花朵根据灵魂的模样与颜色产生变化，而人就在其旁边。灵魂在沉默里自有其分量，就像金银在纯净的水中才能称出重量一样。而我们讲出的语言只有沐浴在沉默中才有意义。如果我对某人说我爱他，他也许不会明白我对别的许许多多人讲的话，但如果我确实爱他，那么随之而来的沉默就会向他指出这个字的根源现在深埋何方。这也将使他产生一种沉默的神情，这沉默与神情在人的一生中不会有两次是一样的……

沉默难道不是如此这般地决定并锁住爱情的滋味吗？如果爱情中没有沉默存在，就不会有永恒的感觉与温馨。谁没有经历过这使双唇分离而使灵魂聚首的静谧时分呢？应该努力不懈地

去追寻它，没有什么比爱的沉默更加顺从的沉默了。这确实是唯一属于我们自己的沉默。其他如伟大的沉默、死亡的沉默、痛苦的沉默和命运的沉默皆不属于我们。它们从事物的深处向我们走近，在它们选定的时刻向我们走近，那些未能与其相遇的人是无须责难自己的。但我们可以走出来去与爱的沉默握手，它们昼夜不停地在我们的门槛前等待着我们，它们与它们的兄弟们一样美好，由于它们的存在，那些几乎没有哭泣过的人也能与灵魂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就如同那些悲惨的人们一样。这也说明为什么那些十分具有爱心的人还知道别人无从得知的秘密，因为在真实而深刻的爱情和友谊之唇对之缄默不语的东西之中，包含着另一些双唇喋喋不休地议论着的无数美妙的东西……

星 星

人们也许可以说，许多个世纪以来，悲剧诗人“手中擎着诗歌的火炬，穿过了命运的迷宫”。他们凭着这种方式及其时代的力量而确定了人类历史的精神；他们亦如此这般地创造了神祇的历史。只有在他们身上，才能追寻到那伟大而永恒的力量的千变万化。追踪这些诗人的足迹也是其乐无穷的，因为每个民族最纯洁的精神就在于这些诗人的深邃思想之中。这思想虽从不会绝迹，但也会有难现于世的时刻，这时，人们就会发现生活既没有强有力的音符，也无深刻可言。人们要么全盘接受这思想，要么干脆摒弃它。因此，即使对神而言，这思想也是一个可怕的秘密。有一种非常古怪的看法，那就是将最可怕、最不可理喻的无形的神的时代看作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或者认为以最恐怖的面孔操纵着命运的民族乃是最幸运的民族。

这种思想中似乎隐藏着某种神秘的力量，或者说这思想是某种力量的标志。人在成长的同时是否认识主宰着他的这陌生思想的巨大威力呢？这陌生思想是否一直伴随着人的成长呢？今天，命运之神已然醒来。去寻找它也许是徒劳的。那么在哪儿可

以见到它呢？追寻命运之神，难道不就是去追寻人类的痛苦吗？没有快乐的命运，也没有幸福的星宿。星宿乃是耐心等待的星宿。我们倒是常常去寻找我们的痛苦，为的是认识它，欣赏它。然而我们大多数无形的命运是不会被穷尽的。

这是寻找自身价值最有效的方法，因为我们的价值只在于我们焦虑与忧郁的实质，我们越是向前探求，这焦虑与忧郁就越是深刻，越是高贵，越是美丽。马克-奥雷尔[①]乃是人类里最杰出的一位，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我们的灵魂在我们可怜顺从的微笑里隐藏的一切。人类的悲哀莫不如此。这些悲哀沿着一条与其相似的路向前延伸，这条路更长更确实，一直到只有最后的人才能认识的地方。这条路也来自身体的苦楚，它刚刚经历过对神的畏惧，现在则停在一个新的深渊的旁边，即使是人类中最优秀的人士也还没能够探测出这深渊的深度。

每个时代都爱恋着另一种痛苦，因为每个时代都经历着别样的命运。我们当然已不像从前那样，再对由我们的激情所造成的灾难感兴趣。过去的悲剧作品已低于我们今日的悲哀。这些作品只能间接地打动我们，并且是通过我们崭新的高贵品德以及我们对这些作品中爱与恨的简单故事的反复思索，这品德与思索则来自生活加在我们身上的痛苦。

也许我们处于崭新的、神秘的、兴许十分纯洁的悲观态度的边缘。那些最可怕的智者，例如叔本华、卡莱尔，俄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还包括乐观主义者爱默生（再没有什么比一个自甘自

① 马克-奥雷尔（121—180），罗马皇帝、哲学家。

愿的乐观主义者更令人泄气的了)，他们都一一离去却没有给我们的忧郁以解释。我们感到在他们努力给我们阐述的所有道理之外，还有许许多多更加深奥的道理他们未能触及。人的悲哀从一开始就是美丽的，它的高贵是无限的，一直到一个杰出的人大声说出了痛苦的最后含义，这种痛苦也许将彻底净化我们……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处于陌生力量的手中，我们开始怀疑这些力量的意愿。在伟大悲剧的新时代，即莎士比亚、拉辛的时代以及他们以后的时代，人们以为所有不幸皆来自于我们心中各样的激情。灾难并不在两个世界之间游荡，它来到这边正是为了回到那边。人们知道它来自何方。人永远是主人。但在古希腊时代人却很少是主人。命运在居高临下地统治着。不过这命运是无法靠近的，也无人敢问津。而今天，人们要询问的正是这命运之神。这也许正是新戏剧的重大标志。人不会停留在不幸带来的后果上，人要弄清楚的正是不幸本身，人要知晓它的本质与规律。早期悲剧潜意识关心的事情，那笼罩着外在死亡之无情而暴烈行为的神秘庄严的阴影，甚至连不幸的实质都成了新戏剧的主题，变成了壁炉旁昏暗光线中男人和女人的灵魂之声。人们向神秘的命运迈出了一步，以期面对面地瞧一瞧生活里可怕的方面。

去找一找在哪个角落里最新的悲剧似乎面对了不幸，这会很有趣的，这不幸乃是所有悲剧诗歌的基础。这些诗歌要比古希腊人离不幸的真谛更近，且越来越走进不幸深处的黑暗之中。这也许是真正的神性所在。这不幸从哪儿来？到哪里去？为什么降临？古希腊人几乎不去询问它。它印在我们身上还是与我们同生？是它主动前来与我们相会还是我们灵魂深处之声在呼唤

着它？这声音与它有什么默契吗？应该能够从另一个世界的山峰上观察一个忍受巨大痛苦的人的行为，又有哪个人不是在不知不觉中培育着作为生活核心的痛苦呢？

苏格兰农民有着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词。在他们的传说里，当一个人被一种内在的不可抵抗的冲动所左右时，无论他怎样竭尽全力，无论他听到怎样的建议和得到怎样的帮助，他都将走向必然的灾难之中。这些农民把这种状况称作“费”(Fey)[①]。因此雅克第一，即凯瑟琳·道格拉斯的雅克[②]就是“费”。其时尽管已有了来自大地、地狱和天空的可怕的预兆，他还是前往幽暗的佩斯堡去过圣诞节，他在那里被叛徒罗伯尔·格莱姆暗杀。如果想起生活中最重大不幸的时刻，谁又能不感到是这样地被魔鬼缠身呢？当然，我这里谈的是积极的不幸，是指本来可以避免的不幸。还有着消极的不幸，例如一位令人敬仰的人的死亡，这不幸与我们简单地相遇，但我们却不能对其施加任何影响。想一想生活中最倒霉的日子，有谁被预先告知了呢？今日命运似乎可以被改变，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改变命运的脚步不可能迈出，改变命运的大门不会被打开，改变命运的双手也不会抬起。谁又不是在深渊之中无力地、绝望地和徒劳地抵抗着那似乎并不强大的不可见的力量呢？

某夜，从我打开的门中，会吹来一股微风，它会永远地毁灭我的幸福，就好像它会熄灭一盏微弱的油灯；现在，当我想着这事的时候，我不能够说我不知道……但是，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

---

① Fey：苏格兰人用的英语，意为“注定要死的”，“能预知未来的”。

② 雅克第一(1566—1625)：苏格兰国王、英国国王。此处所述疑与史实有误。

将我带到门槛。我可以耸肩而去,没有任何人类的理智能迫使我去敲那扇门……没有任何人类的理智能够,除了命运之神……

这似乎与俄狄浦斯①的命运相仿,然而这另有其意。可以说正是这被瞧见的命运 ab intra②,我们身上有着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我们,这力量似乎与冒险紧密相连。我们所有人的灵魂里都有仇敌。这些仇敌知道它们的所作所为,也知道它们让我们做的一切。当它们把我们引向要发生的事的时候,它们只对我们吐露了一点信息,这信息是这样的少,以致我们无法在途中停留下来,但这信息在很迟以后已足够使我们悔恨——当初未能更认真仔细地倾听它们含糊不明并带嘲讽的建议。这些敌人想从哪里出现呢?这些有力的敌人渴望着我们的失败,似乎它们之间互不相关,似乎它们永远与我们同在,难道它们不是生存于我们的身上吗?是什么使得世界上所有靠我们的鲜血生存的敌人行动起来呢?

不幸的人被投入了看不见的漩涡之中,多少年以来,这些力量将无数的事件集合在一起,这些事件应该将他带到紧要时刻,即泪水等待他的那一刻。想一想你的努力和你的预感。想一想那些无用的援助。也想一想那些令人同情的时刻,你的道路被阻拦,而你却像乞丐一样将财宝推开。然而,正是一些可怜而害羞的女神想搭救你,也正是她们无言地远离了你;她们太弱小了,

①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因杀父娶母而刺瞎自己的双目。

② ab intra,拉丁语,意为介入。

她们不能够对抗命定的事情，只有上帝知道在哪里……

不幸刚刚成为过去的事实，我们就有了曾经服从某个永恒法则的奇怪感觉；我不知道在巨大的痛苦的深处，会有着怎样神奇的轻松感，这是对我们的顺从的奖赏。等待我们的永不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灾难的明天。好像我们已找到了我们自己，我们已获取我们身上必需而又陌生的一部分。我们体会到一种独特的缓和感。许久以来，在我们几乎不知觉的情况下，只要我们朝别的面孔以及花朵微笑，我们灵魂反抗的力量就会在深渊的边缘顽强地挣扎、拼搏，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深渊的底层，我们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了。

我们的灵魂就这样不停地拼搏着；我们有时看见了我们的意志不能左右的战斗的尘埃，但没有注意提防，因为我们只看到了不重要的东西。假如我与朋友们在一起，可能在交谈与欢笑之中，会突然看到在某人的面孔上出现某种不属于这个平凡尘世的表情。随即便是无目的的沉静。所有的人都在恍惚之中瞪着灵魂的大眼。而后，微笑与言词，就像一个大湖里受惊吓跑了的青蛙一样，重又跳了回来，并且更加激烈。但那看不见的力量，像在所有的地方一样，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便会有人知道，一次战斗已经结束，一颗星星正在升起或者正在降落，而一种命运也刚刚被确定下来……

这命运也许被确定了；谁知这次战斗是不是一次幻觉呢？如果说我今日推开房门是为了去迎接永恒悲哀的第一次微笑，那么我这样做要比人们想象的时间更长。培育一个我们几乎不能控制的自我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应该观察的是我们的星辰。这

星辰或好或坏，或苍白或有力。任何大海的力量都不能改变它。相信它的人与它玩耍就像玩弄一个玻璃球。他们将它抛出或使它去经历危险；它总是忠诚地回到他们的手中。他们知道它自己是不会破碎的。然而有许多别的人，他们不能眼看着它无法从天穹中逃离，结果它摔了下来，落到这些人的脚边，但已粉身碎骨……

不过这样想是危险的：因为这常常是它即将陨落的信号……

我们在黑夜中等待着要降临的东西。我们的意志已不再起作用，我们已高高地在它的上面，这里，意志乃是命运最成熟的果实。不必叹息，我们已然知晓了一些，我们已经发现了偶然的某种规律。我们等待着，就像捕鸟人观察候鸟的习俗，当天边有了某种迹象时，我们知道捕鸟人是不会孤独的，他的兄弟们也会成帮结伙地扑向同一个地方。我们隐约知道这些人似乎被某种思想或灵魂所吸引，有某种生灵改变了鸟儿的飞行路线，另外一些人则在四处地驱赶它们。

我们明白某些想法是异常危险的，稍有不慎便会有电闪雷鸣，所谓幸福不过是一个真空，在那里眼泪会迅速到来的。无需多久，我们就会辨别出它们的喜好。我们注意到，生活里如果我们向前迈几步，与我们的兄弟在一起，那么偶然的规律将不会是同样的，一些本质不变的事件将会有规律地与我们相遇。我们看到有的人保卫陌生人，而有的人则加害于陌生人。有的人使未来沉睡而有的人则唤醒未来。我们还怀疑有些事情诞生时首先是软弱的，然后吸尽我们身上的力量，在整个的冒险过程中，我们

的本能会在瞬间警示我们依然能够主宰命运之舟。最后有的人还敢于向我们肯定人们可以学会幸福地生活，当我们变好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遇到一些正在自我完善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不可避免会有同样慈善的行动，在一个美丽的灵魂里，最悲惨的偶然也是美丽的……

又有谁认为只有善良才会问候善良呢？人对于同样的人既可能为之献身，也可能加以背叛。假如痛苦同时敲响两扇接近的大门，它会像在正义的与非正义的房间里一样行动。假如你是纯洁的，你的痛苦难道不也是纯洁的吗？将过去变得多少有些微笑这难道不是掌握未来吗？难道在这必然性当中，我们不能推迟某些事的到来吗？伟大的偶然在昏睡吗？天边传来剧烈的震动，痛苦的今日将来临吗？今晨思想的噪音没有涌进你的灵魂吗？这是不是我们的智慧能够从黑暗中拾起的所有一切呢？谁能够说在这些地方有着更可靠的真理呢？在等待的时候应该微笑，在微小的善行的沉静里应该懂得哭泣。在这一切之上今天的命运之神在逐渐站起。风帆的一部分已被打开，在已发现的部分，我们紧张地看到，一方面是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的威力，另一方面则是死去了的人的威力。而在深处，却只是离秘密越来越远。我们已使命运之神的冰冷的手变大，我们未来的孩子的手正在黑暗中紧握着我们祖先的手。我们的所有自由有着一个隐身之地，爱情则是那些感到生活之沉重的人的最理想的世外桃源。这里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在这神秘孤独的庙宇里，没有人能进入我们的心灵。在这里，我们可以稍稍喘一口气，在这里，我们的灵魂最终统治了一切，它还在自由本身中作出了选择。但是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才去爱。在爱的神庙里，我们遵从着一个看不见的群体的一成不变的命令。当我们选择我们的情人时，当情人的第一

个吻只是一个印记,而许多要生长出来的手要将这印记加在母亲的唇上时,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已生活了几千年。一方面我们知道死去的人并没有真正地死。我们懂得不是在教堂里,而是在所有的家庭,在所有的习俗中可以找到他们。在现有的意识中没有一个动作,一种思想,一种原罪,一滴泪水或一个原子会迷失在大地的深处。在我们最无意义的行为里,我们的祖先站立了起来,但不是在他们一动不动的坟墓里,而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在那儿他们是永垂不朽的。

我们就是如此地被过去和未来牵来扯去。而作为我们实体的现在却消失在海洋深处。遗传、意志、命运,一切都在我们的灵魂里熙熙攘攘地混为一体。尽管如此,超越一切之上的乃是沉静无言的星星。人们在容纳看不见事物的可怕的坛子上贴上了临时的标签;上面的语言几乎没说出应该讲的话。遗传及命运本身只不过是神秘黑夜里这星星丢失了的一束光线。所有一切还会更加神秘莫测。"我们将所有限制我们的东西都叫做命运",这个时代的一位伟人这样说道;这就是为什么应该感谢所有在颤抖中、在边缘上探索的人。这位伟人还说:"如果我们是粗鲁和野蛮的,命运也会是粗鲁和野蛮的。如果我们变得文雅,我们的失败也是文雅的。如果我们站起来面对一种精神的文明,对抗也将采取精神的形式。"也许我们的灵魂真的会在升起的时候净化命运,尽管同样的悲哀也确实会威胁我们,会威胁野蛮人。我们当中也会有些人不会产生怀疑。在所有地方,灵魂只为发现别的灵魂才升起。"我们将所有限制我们的东西叫做命运",试想命运不会狭窄。增加它的悲哀是件美好的事,因为这是加强它的意识,这是唯一能使人感到有活力的地方。这也是完成它对于其他世界崇高义务的唯一手段,因为也许该由我们去提高地球上的觉悟。

内　在　美

世界上无人会十分贪婪地追求美。世界上无人会比一个灵魂更能美化自己。世界上无人能非常自然地升华或迅速地高贵化。世界上无人会认真地因循纯洁高贵的准则。世界上无人能十分顺从地承受一个比别人更高级的思想王国的重压。所以，只有极少数的灵魂才能经受得起一个追求美的灵魂的统治。

确实，美乃是灵魂唯一的美味佳肴。灵魂四处寻觅着美，即便在最卑贱的生活里，灵魂也不会因饥饿而死。因为美绝不会悄然无声地溜掉的。或许美从不止在无意识中显现，美在黑夜里亦能活跃非常，一如它在白昼间一样。在黑暗之中，美会带来难以觉察的快乐。这正是与它在白昼出现时唯一的不同之处。当一丁点的美掠过人的困惑之时，让我们来观察一下那些最普通的人们。他们不拘何地集合在一起，也不知他们为什么要拥挤成一团，仿佛他们最关心的首先是将生活的大门紧紧关上。然而，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旦孑然一身，他就会不止一次地由着灵魂来指引他的生活。也许他曾爱过，也许他曾痛苦过，他仍会不可避免地聆听“那来自远方光明与恐怖的声音”。在沉静的夜里，他也

懂得遵从比海洋还深的自然之法。但是，一旦这些人拥聚到一起，他们即会陶醉在低级趣味之中。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美有着如此奇怪的恐惧；而且，他们人数愈是众多，他们愈是害怕；就好像他们害怕沉默和真实。而当其中的一个人某日做了件英勇的业绩之时，这种怪现象就愈发真实了。这个人就会极力地对其所作所为加以解释，努力使他的动机显得悲惨，并使这动机能够迎合他们在一起时的低水平。但是，请听这高贵而骄傲的声音：它昭示着生命的源泉。灵魂也敢于显现一时，我们曾见过它出现在爱情、痛苦、死亡和夜空之星的孤独之中。会有令人担心的事发生，人们的面孔会时而表现出震惊，时而展露着微笑。但你从未感受过这样的时刻吗？所有的灵魂都完全一致地倾心于这样的时刻，连最脆弱的灵魂也会于无言之中感受到这时刻：这些灵魂顷刻间重又回到了初始与自然状态之中。我相信，你若有天使之耳，就会听到从只有灵魂存在其间的光辉灿烂的王国里传来的震耳掌声。假若每晚的话语皆类似，那些最胆怯的灵魂也会变得无所畏惧，而人们就不会更真实地活着，对此你相信吗？无论如何，不该让雷同的语言再重复。深刻的东西才会留下深深的痕迹。说话的灵魂每晚都会被它的同伴接受，但它的语言毫无意义，只需灵魂出现，便会带来庄严。不过有某种变化是人不能确定的。内在的东西将不会有一成不变的力量。受惊了的灵魂知道在某个地方会有一个避难所……

当然，灵魂之间自然与初始的联系乃是美的联系。美即我等灵魂之间唯一的语言……灵魂不会懂得别的语言。它们没有别样的生活。它们不能产生别的事物。它们也不会对别的事物感兴趣。因此可以说，假若有低等的灵魂存在，那么全部伟大而美的思想、语言和行动都会立即得到最受压迫和最低等灵魂的赞

美。灵魂没有器官能与别的因素相联系,它只依据美来判断是非曲直。在你的生活中你随处可见这一点,你自己就不止一次地抛弃了美,你对此十分清楚,就像那些一直在心中寻找美的人一样清楚。如果你迫切需要另外一个生命实体,即使美已离你而去,你还会去找那个脸上挂着痛苦的微笑的人吗?你还会去找那个玷污了慈善行动或侮辱了纯朴内心的人吗?兴许你曾赞美过他,然而在这撞击着你生命之门的庄严时刻,你将转身走向另一位懂得顺从与爱的人。你的灵魂探测到了他的深刻,他静谧而有效的判断力也许多少年后重现于世,并将你带到一位超乎于你的女神面前,这女神离美更近。

让美闯入灵魂是很容易的,唤醒沉睡的天使亦非难事。甚至无需去唤醒,只要不使其厌倦。需努力为之的或许不是它们上升,而是它们下降。面对大海或夜晚,如果只想一些平庸的事是否需要努力为之呢?那不懂得将永远面对大海并永远在夜间出现的灵魂又该是怎样的呢?假如我们较少地害怕美,我们就会看到,生活中我们不再会发现别的事物,因为,事实上,在人们所看到的一切之中唯有美真正地存在着。所有的灵魂都知晓这一点,所有的灵魂都整装待发,然而那些并不隐藏其美的灵魂又在哪儿呢?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灵魂"破门而出"。为什么不敢去做这"破门而出"的灵魂呢?所有别的灵魂都聚集在那里,瞪着贪婪的眼睛,就像小孩们站在神奇的宫殿之前似的。他们急急忙忙跑向门槛,嘴里嘟嘟囔囔的,他们扒着门缝向外瞧,却不敢打开大门。他们等待着一位伟人来为他们打开大门,但这伟人几乎从未露过面。

假如想成为人们所期望的这样的伟人,又该做些什么呢?几

乎什么也不需要做。灵魂并不那么苛刻。你正在酝酿着的而你尚不能表达的可以说很美的思想,似乎像一个透明的杯子照亮了你,如果你有心要欺骗你的兄弟,灵魂就会瞧见你的想法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你。假若有人讲他们从未与丑恶谋过面,他们不知何为低等灵魂,这将是令人惊奇的。但这事本身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已经破门而出"。首先他们自己就是美的,他们将整个的美都召唤到身边,就像灯塔呼唤四处的航船。有人抱怨女人,他没有想到,当你第一次与一个女人相会,只需一句话,一个想法,就会否定美与深刻,就会毁掉你在其灵魂里的存在。一位聪明人说道:"我从未认识过一位能给我带来某些伟大事物的女人。"他首先是伟大的,此乃其神秘之处。只有一件事灵魂从不原谅,这就是被迫去观看、接触、参与一次丑恶的行动、谈话或思想。灵魂不会原谅这些。因为原谅就意味着否定自己。但是,对多数人来讲,富有创造力,变得坚强有力,灵活机动,这就是使灵魂远离其生活,这就是小心谨慎地回避所有过于深刻的本性。甚至在恋爱时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距真理更近的女人们,几乎从未有一刻感受到真实的生活。可能人害怕与灵魂握手,因此人十分小心地与其美保持远远的距离。而应该做的正相反,应尽力向前。这时思考一下或者谈一谈那些对你而言太美以致不能为真的事物。这样,到了第二天它们就会是真实的了。尽力去追求那超乎我们自己的美吧,我们无法超越自己的灵魂。在沉静和隐秘的美面前,人是不会有错的。当内心的源泉之水明澈清晰的时候,一个人犯错或者不犯错都无关紧要。但谁又因此想出一点力呢?我们处在这样一种境地:一切都是有效的,一切都在等待,所有的大门都已打开,只需推动它们。宫殿中有着无数的皇后。只要一句话便可扫清障碍。为什么不敢给低劣的问题一个高尚的回答呢?你能相信美会完全悄然地走过吗?你能相

信美只在震惊中醒来吗？你能相信美会离两个灵魂之间的对话越来越远吗？无法知道美激励并释放出来的东西。但无论如何，即使回避这个问题的人也会迈步走向自身的美。一件美的事物在没有净化另一事物之前是不会死去的。美是不会迷失的。不要害怕在大道上播撒美的种子。它们会在那儿呆上几个星期，几年，但不会比钻石更容易解体。总会有人从中走过，看到它们闪闪发光，并拾起这些美的种子，然后幸福地离去。为什么在你自己身上禁止美丽而高贵的语言呢？是因为你怕别人不能理解你吗？为什么阻碍高尚的善行诞生呢？是因为你认为周围的人不懂得利用它吗？为什么不允许你灵魂的本性走向高尚，是因为你身处山谷里的人群之中吗？深厚的感情会在黑暗里迷失它的行踪吗？盲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眼睛区别那些爱他和不爱他的人吗？美的出现首先需要被确认吗？说人身上没有一种超乎人平常认识水平的理解事物的能力你会相信吗？有一天一位我有幸结识的十分杰出的人士对我说："即使面对那些最悲惨的人，我也没有勇气回答一个丑陋而平庸的问题。"我看到，在这位我跟随了很长时间的人身上，有着一股无以解释的力量，这力量超越了那些最荒诞的、最封闭的、最盲目的甚至最倔强的灵魂。没有人能说出一个努力生活在美的区域里的灵魂所具有的力量。这个灵魂是异常美丽的。它能使生活变得悲惨，亦能使生活神圣高贵。

如果我们能够进入事物的深处，就会发现其实是几个美的灵魂所带来的力量在支撑着生活里别的灵魂。每个人都被选自某些人，这个想法难道不是唯一有效和活跃的吗？只是哪一部分灵魂是被遴选的，哪一部分又是挑选别人的呢？这个想法是否神秘而难以解释清楚呢？这个理想能够达到那些写得最好的书

都未曾触及到的深度吗?其影响所及范围之广是难以确定的。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吮吸力量的源泉,假如一个你在美的领域里认为完美并令你敬慕的人变得软弱,这是否会立即减少你对事物之普遍伟大的信心以及你对它们的崇拜呢?

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世上没有什么能更难以觉察地更自然地使一个灵魂变得美丽,我不认为在灵魂不远处便会有保证。灵魂热爱上一个纯洁美丽的生灵是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的。当灵魂真的走近这样的生灵,而美便不再是展现给陌生人的死去的美,美即刻变得生机勃勃,它的行为极其自然全无障碍。那么认真想一想吧,你不再孤独,应该让善事大行其道。

普洛提诺斯[①] 在其著作第五集第八卷里谈论"可理解的美"即神的美之后,这样总结道:"对我们而言,当我们属于自己时,我们便是美丽的;而当我们屈从于一个低级的实体时我们就是丑陋的了。我们相互了解时也是美的,而相互无知时我们又是丑的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正站在山峰之上,在那里无知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不知道什么将降落于我们的头上,无论我们是爱着还是嫉妒,害羞还是羡慕,幸福还是不幸。我们的无知乃是对于由神到人之间的历程的无知。当我们远离我们心中的神时我们是丑陋的,而当我们找到这些神的时候我们又是美丽的了。但是我们只能在首先向别人展示出我们心中的神时才能找到别人心中的神。神与神之间也应有交流,而所有的神都应回复那最细微的信号。不必过多地重复,为了让天雨降落在一个灵魂之中,

① 普洛提诺斯(约 205—约 270):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

只要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裂缝就足够了。所有的裂缝都朝向那陌生的泉水，我们正处于一个人只想念着美丽的地方。假如有人能够向天使询问我们的灵魂在黑暗中的所作所为，我相信在经过多年的观察之后，而且超出人眼中的行为，天使会这样回答："灵魂们将得到的微小的东西变得很美。"啊！应当承认人类的灵魂有着非凡的勇气。它们整夜都在黑暗里辛勤地劳作，而此时此刻大多数人都置之不理，无人与其攀谈。灵魂毫无抱怨地做着它所能做的事情，并努力在人们扔过来的石头中去挖掘藏身其中的永恒光明的核心。它专心工作，等待着偶然离它最近的最可爱的女神的出现，并向女神展示它积攒起来的难得财宝。然而多少时间以来，女神从未拜访过它；而生活使得它变得如此害羞，它只得无言地离去，也没有一次能够在其卑微的头冠上装饰上哪怕是最微小的珠宝。

尽管如此，灵魂依旧在其看不见的天空中守候着这一切。它提醒着，它爱恋着，它欣赏着，它吸引着，它摒弃着。每当有新的事件发生，它就会跃到表面，直到被迫沉降下去，因为它被视为讨厌而疯狂的。它就像卡珊德拉[1] 一样在阿特里德斯[2] 的门前游荡。它在那里不停地诉说着，而这只不过是一片阴影，然而没有人听它诉说。如果我们睁开双眼，它就会等待太阳和星星的光明，从中它可以得出一个思想或获得一个十分纯洁的内心。假如

① 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公主。因拒绝阿波罗的求爱，受到他的诅咒，没人相信她的预言。特洛伊城陷时她躲在雅典娜的神堂，被小埃阿斯俘获，阿伽门农把她带到迈锡尼。阿伽门农被谋杀后，她由于揭穿事情真相而被克吕泰涅斯特拉处死。

② 阿特里德斯：希腊神话中阿特柔斯的儿子们，指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

我们的双眼未能给它带来什么，它就会将它可怜的失望转化成某种无以言喻的东西并一直保持到死亡。如果我们懂得爱，它就会为紧闭着的大门之后的光明欣喜若狂，它满怀着希望，不会丢失这些时刻；在它眼中，这透过门缝的光明，变成了仁慈、美丽和真理。然而一旦大门紧闭(大门又曾几何时打开过呢?)，它就回到它的牢狱，人们永远不会得知它的悔恨，因为我们处在一种不可见的变化之中；但门里没有产生的东西并没有丢失，不过它也不会加入这生活……

我刚才说灵魂将所得到的微小的东西变得美丽。似乎当人们思考这件事时，灵魂并没有别的理由存在；它的整个活动都旨在将藏在深处的无法描述的美的财宝集中起来。如果我们不来不停地干扰我们灵魂顽强的工作，那么一切不是都会自然地变得美丽吗?当灵魂提炼出悔恨的钻石的时候，不幸不会变得珍贵吗? 你所做的非正义的事，你流下的许多泪水，难道不会在你的灵魂里变成光明与爱情吗? 你从未在这纯洁火焰的王国里观看过你自己吗?今天有人深深地刺痛你，动作微小，行为低下，你在丑陋中哀哀哭泣。然而，几年之后再来瞧一眼你的灵魂，你能说你没有在回忆里看到比思想还要纯洁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这不能命名的是什么力量，它与尘世凡俗的力量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这直到死去也取之不尽的“另一种生活”的泉水是什么。但是你并没有帮助这位不倦的王后，在你想着别的事情的时候，纯洁的行动已在沉静中发生，你对此却一无所知。这纯洁之举使得美与真的大水库里珍贵的水源得到了增加，这水库并不像真实美丽的思想那较浅一些的水库那样活动，这水库永远隐藏在生活气息的庇护之下。

爱默生[①] 说道:“生活里没有一个事实和事件不会迟早丢掉其惰性和混浊的形式,它必将以猛然的跃起使我们震惊,它从我们身体深处跃出,直奔天堂。”而这一点在更高级的地方还要真实,爱默生也许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人越是接近这些地方,人就越能发现更神圣的领域。

人们不知道我们四周静悄悄的灵魂的行动。你向一个人说了一句纯洁的话,而他并没有听懂。你便认为这句话丢失了,你就不再去想它了。然而有一天,非常偶然地,这句话又在闻所未闻的变化里回来了,可以看见它在黑暗中带回来的意想不到的果实,而后一切归于宁静。但这又有什么呢?人们知道什么也不会在灵魂中丢失的,即使最卑微的人也会有其光辉灿烂的时刻。即使那些最不幸和最贫穷的人的灵魂深处,也依然拥有美的财宝。重要的只是养成从中汲取的习惯就可以了。不应让美成为生活里一次孤独的晚会,而应成为日常的节日。要想跻身以下这些人之中是无需什么巨大努力的:“在这些人眼里,开满鲜花的大地和晴朗明亮的天空不是以细微的部分到来,而是以雄伟的主体形式来临。”我讲的是那比人们能瞧见的要更长久更纯洁的花朵与天空。有无数的道路能使我们的灵魂从中上升直到我们的思想。尤其是爱情道路,它是神奇而重要的。

难道不是吗?在爱情中存在着我们能够给予灵魂的最纯的美的因素。有的生灵就是在美中相爱。这样的爱乃是逐渐丢弃丑恶,乃是对细小之事的无视,那时人们就会清晰地瞧见最卑微灵魂的清新与纯真。这样的爱不再需要原谅的存在。这样的爱,

---

① 爱默生(1803—1882):美国哲学家,先验论的创始人。

即一切都袒露无遗，因为再也没有什么灵魂表现出来的东西没有变成美了。这样的爱，只是为了不再看到使宽容得到净化并学会不把原罪与罪人混淆时的痛苦。这样的爱，乃是使我们周围所有一切都拔到一个高度，这一切再也不能够失误，而一次低级的行动无论其愿意与否都应从那高处落下。这样的爱，乃是不知不觉地通过无数的行动改变我们最微弱的意愿。这样的爱，乃是从大地上，在天空中和在爱情盛宴的灵魂里呼唤着美。这样的爱，乃是像面对神灵去面对一个生灵。这样的爱，乃是以最细微的动作召唤灵魂及其财宝的出现。灵魂的到来不再伴随着死亡、痛苦和泪水，却只有微笑。这样的爱，乃是在幸福之中发现真理，就如同一些人在巨大不幸之中瞧见真理一样深刻。这样的爱，亦即不再能区别爱情里的美和美中的爱情。这样的爱，不再能说出星星之光在哪儿结束，集体思想之吻又在哪儿开始。这样的爱，就是比你的天使离神还要近。这样的爱，乃是共同使同样的灵魂变得美丽，这灵魂逐渐变成了斯文登博格[1]所说的唯一的天使。这样的爱，就是每日在这神秘天使身上发现一种美，就是在越来越活跃、越来越高贵的慈善中共同前进——因为还有一种死去的慈善只由过去构成；但是真正的爱情使得过去毫无用处，并在其附近创造了一个没有不幸、没有泪水的取之不尽的仁慈的将来。这样的爱，乃是释放其灵魂并且变得与这个被释放的灵魂同样地美丽。在谈到类似的事情时伟大的普洛提诺斯认为：“如果在由这景致引起的你的激情里，这激情在我所知的所有智慧中离神最近，如果在这激情里你不以为它美，如果你瞧着自己你却没有感受到美的魅力，那么在同样的状况下你如果试图寻找可以理解的美，则将是徒劳的；因为你只是通过那不纯洁和丑恶的东西

① 斯文登博格（1688—1772）：瑞典神智学者。

在寻找它。这也说明我们在此所谈的并不针对所有的人。但是如果你在自己的身上找到了美,那么你就该站起来面对那可以理解的美的回忆了……”

明智和命运

（选　译）

胡宗泰　译

第 一 节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经常谈到明智、命运、正义、幸福和爱情。在哀鸿遍野的环境中侈谈几不可见的幸福，在一片黑暗的社会里侈谈也许理想化的正义，在憎恨或显而易见的冷漠中侈谈相当难以获得的爱情，仿佛都有些嘲弄人世的意味。当绝大部分人类甚至还没有确信已彻底感受到生活的苦难和忧伤，还没有时间去领略这种苦难和忧伤时，要从容地在人类心灵深处找出某些信任或宁静的理由，某些微笑、欢乐和爱的动机，某些感激和赞赏的原因，看来是一点也不合时宜的。我们为这绝大部分的人类而大声疾呼，也远不能使之停留在心满意足的思想家所主张的内心的欢乐上，以及深沉的但极难获得的慰藉中。

这样一来，我们就责怪伦理学家，其中就有爱比克泰德①，责怪他们永远只关心智者。在这种责怪中，有着正确的东西。就像在人们所能作的几乎一切责怪中，都有正确的东西一样。实际上，如果人们有勇气只聆听他心灵中最直率、最急迫、最恳切的

① 爱比克泰德（约66—?）：古罗马哲学家。奴隶出身，后为自由民。其伦理学格言为“忍受、自制”。

声音，那么不容置疑的唯一的职责就应该是：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设法减轻他四周的人可能具有的最大痛苦。为此，依我所知，就必须使自己成为护理人员、访贫问苦的人、予伤心者以慰藉的人、模范工厂的创始人、医生、耕夫；或者，至少不要像实验室里的学者那样，潜心研究只是为了揭示自然界中最重要的尚未被发现的物质。不过，在某一时期不再有相濡以沫的人们的世界里，如果没有人花费必要的闲暇时间去关心别的事情，这种慈善事业就不会持续得很长久。正因为世上有无能之辈，才显出一定数量的有用之材。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的。在这时候，人们在我们周围所造成的幸福的最好部分，是在那些可能不再忽视思索、反省和评说的紧急迫切的职责的人们的思想中首先产生的。这是否是说这些人已经做了最好要做的事情？谁敢回答这个问题？在谦逊善良的人看来——必须竭力成为这样的人——最好要做的事情，总是最简单、最急迫的本分事；可是大家往往仅去做最急迫的事情，这使人多少有些遗憾。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能堂而皇之地自认为，他们完成了现阶段的所有使命，正在考虑日后的事情。大多数思想家往往会肯定这些人一点也没有搞错。思想家肯定某些东西，这是必要的。顺便说一下，智慧有时与最聪敏的人所肯定的东西背道而驰，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即便如此，又有何妨？没有这种肯定，我们就看不到智慧所在；而对智者来说，其使命业已完成。

第 二 节

今天，苦难是人类的一种疾病，正如疾病是人的一种不幸一样。医治疾病有医生可求，因此，也应该有医治人类苦难的医生。但是，不幸的是，疾病是无所不在的，司空见惯的；由此，是否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们永远只应关心身体；教授与伦理学最为精确相应的解剖学这门人体科学的人，举例说吧，唯一要考虑的是畸变，一种严重损害人体的多少是普遍性的衰退？重要的是他须以一个健康的、体质好的人体为研究对象；同样重要的是竭力考虑目前以远的道德学家，须以一个幸福的人为研究对象，或者这个人至少具有成为幸福者所需的一切，但良好的自我感觉不计在内。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为不公正的环境之中，但是我想，有些时候却又无冷漠无残酷之事可言，仿佛种种不义均已不复存在似的；而没有了这些，人们将囿于圈子内，可能永远走不出来。

必须允许一些人去思索，去议论，去行动，好像大家都是幸福的；不然的话，所有其他的人在命运对他们敞开希望之乡的公众花园的那一天，他们会找到什么幸福、什么正义、什么爱、什么美呢？确实，人们可以认为，最好是首先去干“最为紧急”的事情。

不过，去干“最为紧急”的事情，并不总是最明智的抉择。最明智的抉择，往往是立即着手“最为重要”的事情。如果海水或邻近的河水冲破了卫护着平原乡野的堤岸，泛滥的洪水淹没了荷兰农民的家园，对农民来说，最为紧急的事情莫过于抢救出他豢养的牲畜，家藏的饲料和农具；但是最明智的抉择，却是登上堤岸高处，与汹涌的波涛进行斗争，并大声疾呼所有生活在受到震撼的土地上的人们前来参与战斗。

直到今天，人类一直像一个在床上辗转反侧以求入眠的病人，但这并不能阻止那些从来不将她视为病人的人们对她所说的话，成为所有安慰言辞中唯一能真正慰藉她的话。这是因为人类是为幸福而生的，就像人是为健康而生的一样。即使在最为普遍的最为常见的苦难之中，当对人类提起她的苦难时，我们也只是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说些偶然性、临时性之类的话。对人类讲话时，仿佛人类一直处于极其幸福的或者极其确实的前夜，那是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实际上，人类出于本性，自认处于这一前夜，即使她永远到不了明天。更多一些的思索，更多一些的勇气，更多一些的爱，更多一些的求知欲，更多一些的生活热情，足能使我们在某一天打开欢乐和真理的大门；相信这一点，是有好处的。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希冀有朝一日所有的人都将是幸福的、聪明的；如果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怀着这样的希冀，也不是罪愆。

不管怎么说，对不幸的人们谈论幸福，使他们认识幸福，是一件有益的工作。他们是如此心甘情愿地认为幸福是一种奇异的东西，几乎是不可及的！可是，倘若所有能自信是幸福的人们极其简单地说出心满意足的理由，那么我们将可看到，在忧愁到快乐之间，从来就不存在一种更为喜悦的、更为明快的接受和一种敌意的、忧郁的屈从的差异；在执拗和狭义的解释与圆通和广

义的解释两者之中，也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差异。于是他们这样写道："不就是这样么？可是在我们心里，我们也有这种幸福的成分。"确实，你们心里有这些成分。至少，身体上的种种大不幸，大家都是有的。可是，不要轻蔑地谈论这种幸福。一点别的都没有了。人类中最幸福的人，是最为深切认识其幸福的人；而最为深切认识其幸福的人，是大彻大悟地懂得幸福是由一种高尚的、不倦的、人道的和勇敢的思想，从苦恼绝望之中解脱出来的。

最可能地经常谈论这种思想是有益的；这并不是强迫人们去接受这种思想，而是要使倾听我们谈论的那些人，逐渐地在心里萌发出自己也要具有这种思想的意愿。我们之中，各人怀有的这种思想都不是相同的。你的对我一点儿也不适宜；你尽管口若悬河对我反复述说你的思想，终属徒然，这种思想不会深入我的五脏六腑之中。我该由我自己在我的心中去获取我的思想。不过，你在滔滔不绝地叙述你的思想时，却在不知不觉之间帮助我找到了我的思想。将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使你忧伤的却鼓励了我，使你得到安慰的，也许会使我悲伤，这是无关紧要的；你在获得安慰时所感到的美的事物，将使我愁肠百结，你在忧愁悲伤时所感到的种种重负，将使我喜悦万分；如果我的喜悦之情与你的忧伤之感是相通的话。不过，首先必须在我们灵魂之上，准备好一定的高处，用来接受这个思想；就像古代宗教的祭司清除掉山顶上的荒草荆棘，以接受天上的圣火那样。按照宇宙的目的和构成，在最终真理显露之前，明天就将获取幸福的可靠方法从火星深处遥寄给我们，这是不可能的。由于我们很久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对改善的等待和希冀之中，这种方法将仅仅使我们精神生活中某些东西发生变化，得到改善。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利用和享有这种方法的好处，而这种方法将按不谋私利的、纯洁的、专一的和已经明晰的空间，在每人心中找到不变的东西。所

有的道德，所有正义和幸福的学问，该只是一种等待，一种尽可能广泛的、富于经验的和周到备至的准备工作。当然，我们都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最终都生活在坚信之中，生活在完整的、不可动摇的、科学的真理之中；可是在这之前，我们已生活在一种更为重要的真理之中，这就是我们心灵和我们性格的真理；一些智者已对我们证实，即使在实实在在的特大谬误之中，这样生活也是可能的。

第 三 节

在可能使一切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科学的最终时刻到来之前，谈论道德、正义和幸福，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是不是徒费心力呢？也许我们处在暂时的黑暗之中，而许多事物在黑暗之中和在白日的光亮之中，不是以同样的方法进行的。

然而，我们的身体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主要事件，是同样必需地同样完全地像在光亮中那样，要在黑暗中发生。在谜底揭晓之前，我们必须生活下去；只有能最为幸福地最为正直地生活着，我们才能最为坚强地生活着，才能具有最大的勇气，最大的独立性，最大的远见，去希冀和寻求真理。在这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研究我们自己所用去的时间将不会白白浪费掉。不论我们在某一天拥有何种观察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的方法，在人类的心灵中总会有更多一些感情、更多一些激情、更多一些经久不变的秘密，这些都是始终存在的；却不会有和大地相连的星辰，或为科学所阐明的神秘。在最不容置疑的、最透彻深刻的真理中间，毫无疑问人将会提高认识，可是这种提高是根据人类心灵不变的方向而进行的。我们可以肯定，宇宙的信念越是牢固，越是令人快慰，在大众的眼里，正义、道德、幸福和爱的种种问题

越将成为统御一切和牵动人心的论题；这些问题总是以这种面目呈现在思想家的面前。

我们要生活得就像一直处于重大发现的前夕，处于我们能最全面地最由衷地最热情地准备迎接这一重大发现的前夕，这样地生活着是至关重要的。不管这一重大发现是以什么形式揭示出来的，我们在某一天迎接它的最佳方法是，自今日始，我们就希望这一发现同我们所能想象的同样伟大、同样宽广、同样完美、同样高尚。可能我们不会给予它太多的雄浑，太多的美，也不会给予它太多的威力。但是可以肯定，它将比我们最好的希望更好；因为如果它不是这样的话，如果它与我们最好的希望相背离的话，它还是通过它给我们捎来了真理这件事实，给我们带来了比我们所等待的更为伟大、更为高尚、更为符合人类本性的某些东西。对人来说，他在这里失去了他要敬佩的一切，但是最令人敬佩的，这将是宇宙的深刻真理。假设在这一重大发现被揭示的那一天，我们的希望像最微不足道的灰烬四处飘散了，但不管怎样，我们对要敬佩的事物所进行的准备工作却留存下来了，而这些令人敬佩的事物，将根据我们的等待所挖掘的床的宽度和深度，多少总是极大量地涌入我们的心中。

第四节

有必要自信比宇宙更强么？这样去思考，是白费功夫。我们全部的理性永远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缕极为微弱的光芒，只不过是自然界窃取权利进行评判的整体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而已。一缕光芒，为履行其职责，难道必须希望改变将它投射出来的那盏灯吗？

我们单用眼睛在生命无际的星球上观察到的我们人类的顶峰，显而易见是不平坦的；从这顶峰的高处，我们听到对整个生命的宽恕或谴责。我们在思索和行动时，须以降临到人类身上的一切仿佛都是必不可少的为前提，这样是明智的。不久以前，这里仅列举地球受本能召唤要解决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不久以前，我们似乎有意请教欧洲的思想家们：一个精力充沛、不屈不挠和能力很强的种族，但在我们雅利安人看来，由于极为盲目接受的偏见，却认为是灵魂卑鄙心地不良的种族，一句话，是说犹太人吧，这样的一个种族灭种了或者变成强盛了，应该将这事看作是幸福的呢，抑或还是不幸的呢？我被说服，认为智者能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的答案中既没有应受指摘的回避，也没有应受指摘的漠不关心："将发生的，将是幸福的。"在我

们看来，正在发生的，经常是错误的；但是迄今为止，人类的全部理性干了什么比找到高于自然界错误的一个理由更有用的东西呢？在身体生活中如同在精神生活中一样，所有支持我们的，所有帮助我们的，都来自一种对未知力量的缓慢而渐次的证实，我们最初认为这种未知力量是冷酷无情的。倘若一个绝对符合我们理想的种族灭亡了，那是因为我们的理想并不绝对符合最崇高的理想，这种崇高的理想，正如我前面所说，是宇宙的深刻真理。

我们已经知道从我们的经历中获得种种美好的梦幻，种种美好的愿望，种种伟大的思想，种种爱的、美的和正义的感情；我们已经看到真实确证了这些。如果在我们的想象中有着更为宽广和更为令人快慰的、却受不了现实即生活中无名的和神秘的威力的考验的东西，那么它们应该是别样的东西，而不是美少了一些、宽广少了一些、令人快慰少了一些的东西。在真实显露之前，怀着一种人们认为比真实更美的理想，也许是有益的；但在真实终于显露之后，我们用我们最好的愿望所维持着的理想的火焰，必须只用来忠实地照亮扼杀这些愿望的大部分人的较少而靠不住的和不甚得意的美的东西。

我不认为在所有这些方面有什么屈从的接受，无可奈何的宿命论，被动消极的乐观主义。智者可能在许多机会中失去一部分执着的、专一的和盲目的热情；这种热情使某些人领会了可以说是超人的东西，但由此，他们就没有全部的人类理性。这并没有完全肯定，不准许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在低于其最佳时刻的思想领域的某个领域中，去寻求力量、善意、梦想或者盲从。人们在内心生活中真正地履行其职责时，总是在其灵魂的最高处、在其自己的真理的最高处进行的。是这样的，在每天的实际生活中，如果竭尽心力总是不合时宜的话，那么有时和环境妥协一下也

是合情合理的。举例说吧，圣·鞠斯特[1]，他以一种令人敬佩的热情，想要获得普遍的正义、和平和幸福，却发自内心地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送上断头台。在思想生活中，所谓职责是不管怎样一直要走到其思想的尽头。此外，要知道，只有在真理阻止那些在无知的境界中没有活动得太多的人继续活动下去之前，我们才行动的。思想一升华，便会鼓励给它搞得泄气了的一切。有人从高处观看、预先赞赏行将破坏他们行动的一切，他们要去干力所能及的一切，以改善还没有被禁止叫做理智、正义、大地之美、星球之本能的这些东西；看上去，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他们都知道，改善在这儿的意思实际上只是发现、明白和尊重。首先，他们对“宇宙思想”怀有信心。他们自认为追求更美好的东西所作的种种努力，能使他们接近生活的秘密意愿；但是他们虽作了种种努力，却因这大千世界的抗拒，终致失败。因此他们同时也从这种失败中，为他们的赞赏，为他们的热情，为他们的希望，吸取了新的养料。

如果你在傍晚时攀登一座高山，你会看到树木、房舍、钟楼、草地、果园、道路，甚至河流都在逐渐地变小，最后终于消失在蔓延到山谷的夜色中。但是，即使在最为黝黑的夜里，从人群聚居的地方散射出来的小光点，也不会随着你越登越高而黯淡下去。相反，你每往高处迈上一步，你就将发现沉睡在你脚下的村落里有着更多的亮点。光虽然是这么地微弱，但也许是面对广阔无垠的空间丝毫不丧失其价值的唯一的东西。当我们稍高一点地观察生活，我们精神的光芒也是这样的。静思默想教导我们，不要

---

① 圣·鞠斯特：法国政治家（1769—1794），公安委员会委员，革命政府和恐怖时期的理论家（1793—1794），后与罗伯斯庇尔同被处决。

对我们所有的卑劣低下的情感发生什么兴趣，这是好的；但静思默想不应该削弱或阻止我们对真理、正义和爱所怀着的最朴素的愿望。

我如此提出的这条规则是哪儿来的呢？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依我看，这条规则是合乎人情的，是必需的，这就是了；除去感情上的理由以外，我也不会给予别的什么理由。而感情上的理由有时是不怎么可忽视的。如果我到了某一高度，却感到这条规则不再适用时，我将会听从神秘的天性，它会对我说不要驻步不前，要继续往高走，直到我重新看到这条规则是完全适用的时候为止。

第五节

写了如上的总论后，现在来着重谈谈明智可能对我们的命运产生的影响。既然有了机会，首先指出要在这本书中找到颇为严密的条理性，是徒劳无益的；这样做也许是有用的。这本书只是由不连贯的沉思默想组成的，这些沉思默想多少是环绕着两个或三个客体循序进行的。这本书不打算说服任何人，也一点不想证明什么。总而言之，一切书籍在生活中，并没有大多数作者或读者所想赋予它们的那种重要意义。只要在精神上接受它们就足够了。我有位朋友，是个大贤人，有一天听了那虔诚者安东尼[①]皇帝最后时刻的故事，他在精神上便接受了。这位皇帝比他的养子马克·奥雷尔更为人称道，他也许是人世间最臻完美的人，因为他除了具有他的养子的种种智慧、种种深沉、种种善良和种种德行之外，还具有我无以名之的更雄浑、更有力、更切实、更简朴的幸福和更戆直的东西，这都使他每天更接近真理。虔诚者安东尼躺在龙床上，等候死神的召唤，他两眼噙着不由自主的

① 虔诚者安东尼(86—161)：罗马皇帝，138—161年在位，以施仁政著称于世。其薨后，由养子继位。

泪水，肢体沐浴着临终时的虚汗。这时候，宫廷卫队长走进他的房间，按惯例请示口令。“人皆平等”，他答道，随即把头转向永恒的黑暗那一面去了。我的朋友说，这句话说得多好，要热爱这句话，赞美这句话。我的朋友又说，更好的是，要懂得作出牺牲而不要让任何人注意到，就连自己也不要去留意机遇给予我们的赞美这种牺牲的时间，——当有用的和富于生命力的细小善行初来乍到之时；这些善行是同样的机遇不停地提供给我们心灵的良知的。

第 一〇一 节

一旦意识产生，并在一个人的体内存活下来，命运就开始了。这里不是指芸芸众生的那种盲从的、贫乏的意识，而是指能接受任何事件的那种积极主动的意识；就像一位皇后，即使身陷囹圄，也知道怎样接受贡品。如果你没有遭遇到什么事件，在以某种方法观察到没有任何事件时，你的意识已经能创造出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件了。可是，也许没有一个人，在不再遭遇到什么事件时，还须维持最丰富、最不倦的意识。

我现在正在读一个坚强、热情的灵魂的传记。造成人类幸福抑或不幸的一切遭遇仿佛都在她身边踅过去，并不回首一顾。这是本世纪前五十年代中最奇异、最无可争议的天才女子，她的芳名叫做艾米莉·勃朗特。她给我们留下一本书，一本题为《呼啸山庄》的小说。这个标题有些古怪，我们可译为《暴风骤雨的高地》。

艾米莉是一位英国牧师的女儿。这位令人尊敬的牧师名叫帕特里克·勃朗特，他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为无能、最为落落寡合、最为自负、最为自私的人物。在他看来，生活中只有两件事情是重要的：一件是他的侧面的纯希腊性，另外一件是他的消化系

统的安全性。至于艾米莉的可怜的母亲，好像完全生活在对这侧面的赞赏之中，以及对夫君的饮食关注之中。但是，既然她在艾米莉出生后两年即撒手人寰，在这里提起她又有什么用呢?这只是为了再一次证实，在平凡的生活中，女人几乎总是比她所必须接受的男人强；此外，在这位对爱慕虚荣和讲究营养的牧师丈夫极为顺从的女人病故很久之后，人们发现一大捆信件，她在这些信件中极其明确地指出她丈夫是个冷漠处世、自命不凡和自私自利的人。确实，要发觉别人身上的一个缺点，就必须掌握这缺点；而要发现别人身上的一个德行，也许就必需掌握这德行的苗子。这就是艾米莉的双亲。艾米莉有四个姐妹和一个兄长，他们都神情严肃地瞅着单调的岁月日复一日地流逝过去。一家人都生活在约克郡石楠地的霍渥斯小村庄里，艾米莉就在这昏暗、荒凉、僻静、苦难和贫瘠的地方度过一生。

艾米莉和她的四个姐妹在一种放任自流、忧郁单调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期，世上从来没有较之更为放任自流、更为忧郁单调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了。没有什么欢乐的或者意料不到的小事情，会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成大事情，变得美好起来，成为灵魂深处一座唯一的永不枯竭的宝库，蕴藏着生活中令人陶醉的回忆。这样的事情一件也没有。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周而复始的是起身、家务、功课、在年老的姨母身旁做针黹、用餐，以及手拉着手神情严肃地不发声响地在开花或覆雪的石楠地里散步。在家里，父亲对她们极不关心。孩子们几乎见不到父亲，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仅在晚上下楼到住宅的公用厅里，高声朗读英国议会里的叫人头疼的辩论文章。屋外，四周是沉寂的墓地，没有树木的大荒原，以及自春迄冬饱受凄厉北风拍打的山冈。

生活中的机遇——因为没有机遇的生活是不存在的——曾

经出现过三次或四次，使得艾米莉离开这一她要热爱要观察的荒原；如同那些长久淹留在同一地方的人所遇到的一样，他们认为他们所处的地方是天空、土地和花草唯一实实在在、值得赞赏的人间乐土。但是只要离开荒原几星期，她就会日渐憔悴，她那美丽热情的眼睛就会失去光泽，这时她的这个或那个姐妹就不得不匆匆赶去，将她带回那幢孤寂的牧师小屋。

1843年——这时她二十五岁——她回到家里，以后再也没有离开，直到去世。在这最后一次回家之前，她从来没有什么奇遇、什么赏心悦目之事、什么爱的希望。她甚至没有任何痛苦和失望的回忆。这些痛苦和失望，使得面对生活极为懦弱或索取甚少的许多人，会自认为顺从于自我毁灭乃是一种德行，在伤心流泪时不采取行动乃是一种谅解；当人们将所能找到的一切忧愁一切屈从由其痛苦中摆脱出来时，人们已经做了一切要做的事。

这里，同样没有什么可将回忆或顺从系在一个没有过去的灵魂的壁上，这壁如生来那副模样，光洁无垢。如果不算那段看护病人的可怜悲伤的经历，那么在她生前什么都没有，在她死后也是什么都没有。她的兄长为懒散和罪恶的嗜好所毁，是不可药救的酒鬼和鸦片烟鬼，差不多疯了。艾米莉侍候在这位兄长的病榻前。在这以后，当她将度完二十九岁时，在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在牧师住宅的石灰水刷白的客厅里，她坐在火炉旁梳理着黑色长发，梳子跌落在炉火里，她竟没有力气去拾起来；这时，比她的生命还要宁静的死亡，从命运给她留下的两个姐妹的怀里毫不费力地攫走了她。

第一〇二节

“我看到命运对于你没有一丝爱情的表示，没有一星半点的荣誉，也没有一个微笑的时辰！”玛丽·罗宾森女士① 在给我们叙述艾米莉·勃朗特一生时，在高尚而忧伤的冲动中喊叫了起来。表面上看来确实如此，再没有比艾米莉一生更为黯淡无光，更为空虚凄凉的了。

那么，该从哪个角度来观察生活，以发现真正的艾米莉而来判断她、赞赏她、喜欢她呢？如果我们暂且不去注意旷野中那幢孤独简陋的牧师住宅，而来观察一下我们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我们看到的就是另外一幅情景。当然很少有人能这样来观察一个并无奇遇的人的内心世界，但是，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可能与昼夜、岁月中所发生的事情全无关联，具有这种看法的人就不那么少了。《呼啸山庄》是表现艾米莉感情、愿望、创造、思索和理想的一幅图画。总而言之，这本书是她的真实历史；但有着更充沛的活力、更丰富的情感、更离奇的遭遇、更炽烈的热情和更崇高的

① 玛丽·罗宾森(Mary Robinson，1857 年生)：英国女诗人，艾米莉·勃朗特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她写的《艾米莉·勃朗特》出版于 1883 年。

爱恋，用来时而激励时而平静无数的英雄人物，无数幸福的或者不幸的人物。

从来也没有什么事情降临到她家，可是又没有一件事情与她不相干，没有一件事不以一种无比的力量、无比的美、无比的简洁和无比的雄浑来影响她的心灵。表面看来，她是没有遇到过什么事情，但既然在她周围发生的一切，她耳闻目睹的一切，到她那儿全都变成了她对生活的思索、感情、宽宏大量的爱、赞赏和崇敬，那么仅能说，她只是没有遇见较之其他大多数人更加深有体会和更加实在的事情罢了。

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家里或者邻居家里又有什么关系呢？从云层降落下来的雨水，属于那些去盛接它的人，偶然一个动作中所包含的幸福、美、有益的焦虑和宁静，只属于那些学会了思索的人。她从来没有恋爱过，从来没有听见过幽径上响起恋人美妙动听的脚步声。她在二十九岁死去时还是一个处女。可是，她却已经懂得了爱情，谈论了爱情，进入了爱情的最难以置信的神秘之中；以至当那些多次恋爱过的人从她那里读到爱情的言语、激情和神秘时，有时会自问该怎样来称呼他们自己的感情了。与艾米莉所描绘的爱情相比，那种感情显得苍白无力，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

凯瑟琳对保姆谈到她的恋人——她周围人人讨厌欺侮、而唯独她爱慕的那个人——的时候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痛苦就是希思克利夫的痛苦，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注视着和感觉到他的每一桩痛苦。我生活中的中心思想就是他。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只要他还在，我就能继续活下去；如果别的一切还在，而他却消失了，这个世界对于我将成为一个极陌生的地方；我就不会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对林顿的爱像是树上的叶子，时间会改变它，就跟冬天使树木发生变化一样。而我对希思克利夫的爱就

像地里永恒不变的岩石，虽然它不能带来多少有形的欢乐，但却是不可缺少的——我就是希思克利夫。他永远永远在我心里，并不是作为一种乐趣，就像我对我自己并不总是一个乐趣。我爱他，并不是因为他漂亮，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不论我们的灵魂是用什么材料构成的，他的灵魂和我的一模一样……”艾米莉是从哪里听到这番可谓是前无古人的爱情言辞的呢，还不就是从她心里流露出来的吗？

她怀着一种可能使我们微笑的天真纯洁，绕着爱情的外部现实转圈子；但是她又是从哪儿弄懂所有这些最深沉、最不合逻辑、最出乎意料、最难以置信然而却又是最真实的爱情的真谛呢？按理说，她必须在这三十年中一直过着最为狂热的爱情生活，才能懂得她所知道的东西，才能敢于充满信念地以可靠的正确性，向我们展示《呼啸山庄》里一对命中注定的情侣的狂热中的最为矛盾的行动：使人痛苦的柔情和使人幸福的冷酷，祈求死的真福和伴随生活的悲伤，既欲希冀又醉心摈斥希冀，充满怨恨的爱情和在爱情的压力下摇摇欲坠的怨恨……

第一〇三节

然而我们大家知道，她可怜的一生从未隐瞒过什么：她没有爱过什么人，也没有谁爱过她。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可真是命运在我们心中最神秘的低语吗？真的有一种与外表生活同样实在、同样丰富、同样细腻的内心生活吗？人真的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爱着或者恨着而没有一个要拒绝或者要等待的对象吗？人真的能对一切都满足，真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人自己来决定一切的吗？真的只有对那些意识尚在沉睡的人，环境才是艰难的，才是无可作为的吗？

我们跋山涉水所寻找的爱情、幸福、美和奇遇，难道都没有在艾米莉心里留下痕迹？没有一天给她捎来过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欢乐、激情和微笑；然而尽管如此，她却没有虚度此生，在她身上什么也没有沉睡。她的心里总是充满了光明、宁静的喜悦、信心、好奇、活力和希望。

她是幸福的，这一点用不着怀疑。她在向我们敞开她的心灵时，可以向我们证实，她得到的不可磨灭的东西，足可与那些经受到各种最长久、最丰富、最完善的幸福的男人中的佼佼者相媲美。如果说她没有经历过所有在爱情、痛苦、忧愁、情欲和欢乐中

所发生的一切感情的话，那么当人类这些感情都不复存在时，她却拥有了残存下来的东西。谁将真正地获得一些东西呢？是居住在仙女宫殿中的盲人，还是只到过一次仙女宫殿的人？可是谁又是睁着眼睛走进去的呢？

“活，还是不活？”不要让这句话来迷惑我们吧。完全可以不去想它而活下去；可是死了，就不能进行思考了。一件事情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在于人们怎么样去提取其幸福或不幸的液汁：强者想自己去提取，弱者想别人帮他提取。在走向坟墓的人生旅途上，你可能会遇到上千件具体的事情，但可能其中没有一件会在你身上找到一种使它升华到精神所需要的力量。于是，人只能对自己说：“也许我没有活过。”

第一〇四节

这样一来，就能肯定我们女主人公的内心幸福，如同人类的幸福一样，正是通过她的精神境界和宇宙观表现出来的。这好像发生过偶然事件的森林之中的一片空地，在生命的尽头，总要测量它一下，以便衡量出幸福的广度。既然泪水不能清凉双眼，而只能使眼睛酸疼，谁还再去每日洒落那些使人心碎的失望、不安和忧愁的眼泪？在理解和安抚艾米莉·勃朗特的灵魂后，谁还能再抛泪珠呢？

像大部分一生的欢乐屡屡消逝的女人一样，艾米莉是从不哭泣的。我们明白了其中原因。当人们像不肯从身上卸下枯枝的樵夫一样，毫无理由地怀着消逝了的欢乐挨日子时，这种破碎了的欢乐才使人难以忍受。枯枝败叶并非用来让我们肩负着赶路的，它是用来燃烧、变为熊熊的火焰的。看到火焰从艾米莉心里迸发出来，我们不会比她更为长久地想到枯枝败叶的悲哀。像其他人一样，一面浸沉在痛苦悲伤之中，一面又在忧伤和不幸的深处学会随遇而安，对这样的人来说，是没有无限的不幸的，也没有无法医治的悲伤的。有一个经受过痛苦、令人钦佩的女人曾经说过："聪明人永远不会绝对地说他在痛苦之中，因为他主宰

着自己的命运，他直接评判自己的生活。如果他今天在痛苦之中，那是因为他还在思考他这一生中尚未完成的部分。”

除却爱情、善良和忠诚以外，艾米莉还在我们面前讨论了奸恶、憎恨、最顽固的复仇和最为深谋远虑的背信弃义；她甚至不需要宽恕，因为宽恕只不过是理解了一半。她观察、接纳、喜爱。对于善和恶她都接受并且喜欢，因为恶不过是搞错了的善罢了。她教我们知道——不是用道学家那种自说自道的格言，而是用岁月和人类教我们能够接受的真理的那种方法——在生活面前，奸恶最后总是虚弱的，一切都会在自然和死亡中得到平息，“这仅仅只是生活在某种特殊形式上的胜利。”她向我们指出，在最微弱的和人们还没认识的真理面前，谎言即使再巧妙、再有力、再精辟，也是无能为力的。不知不觉在未来播种着幸福和爱情的那种憎恨，最后也是要垮台的。可能她是对我们讲述传统戒律以教导我们宽容的第一个人。当她写完作品走到村庄的墓地去凭吊书中主人公的永久住所时，看到刽子手和殉难者坟墓上的草儿是一样地绿，她很奇怪竟有人会想到噩梦能扰乱长眠在冷漠安静的黄泉下的人们的安宁。

第 一〇五 节

我知道这是个天才的人物，但就是这类人物也只能向我们稍为明确地指出，在芸芸众生中可能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是这样的话，就称不上天才，而只是怪诞或疯狂而已。越是经历丰富，就越感到在奇异的事物中一点也没有天才，就越感到真正优势是由每天每日赋予普通人类的种种素材积累而成的。此外，这里并不是一个文学问题。使艾米莉得到慰藉的并不是她的文学生涯，而是她的内心生活。因为在写得词藻华丽的作品中找不到点滴精神作用的情况是常有的。如果艾米莉沉默一生，从不挥毫创作的话，那么，她身上也具有那些知道其人生使命的人们所特有的同样的力量、同样的活力、同样丰富的爱和同样内在的微笑；她也像那些善于同人世间极度的彷徨和痛苦达到高度和解的人一样，具有同样宽广的信念。只不过，我们对她这一切便毫无所知罢了。

她谦逊的一生教我们懂得了不少东西。这并非要将她作为那些秉性顺从的人们的榜样。在这一点上，他们错了。她一生似乎是在等待盼望中度过的，但谁都无权等待盼望。艾米莉二十九岁命归黄泉时还是个处女，而作为处女死去是个损失。人们的首要职责不

就是把他能贡献给另一个人的一切也贡献给他自己吗？宁愿有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也不要一个不完整的生活。漠视虚荣和无益的乐趣是必要的。但是，几乎自觉地远离人生幸福的大好时机，就不明智了。并不禁止一颗不幸的心去怀有高贵的悔恨。对她的悲痛有了较为广泛的了解之后，就已经是在黑暗中试试翅膀了；有朝一日，我们将靠这对翅膀翱翔在所有这些悲痛之上。

可能艾米莉在生活中缺少一种力量。她在思索时浑身是胆、感情丰富、独立不羁；而在行动中却羞怯异常、娴静闲散、拘谨忸怩，并表现出她思想中所蔑视的偏见。这是矛盾的。一味沉思的人往往就是这样。剖析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很困难的，剖析艾米莉·勃朗特的内心世界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她把青春中最美好的岁月忠诚地奉献给了她的一个行为不端但也不幸的哥哥，对她的忠诚大可赞赏一番。我们在此只好从俗而言，几乎所有的人心灵和行动之间的道路真是又狭窄又漫长啊！在我们的思想中有大胆、正义、忠诚和爱情，这些东西好像树林中的橡实，千万颗橡实散落在苔藓上都腐烂掉，只有一颗成长为树。我在前面引用过她的一段话的那位女士在谈起另外一位女士时说："她有一个美丽的灵魂，非凡的智慧，敏感的心灵，可是所有这些只有通过极为狭隘的性格才能在生活中表现出来。我几乎总是发觉同样的自以为是的缺点，特别是同样的缺少反躬自省。当某人愿意向我们袒露他的生活时，他会先对我们叙述他怎样观察，怎样理解，怎样感受，于是我们便看到一个天性高贵的灵魂。然而随着我们同他一起深入他的生活时，他便向我们如数家珍似的讲起他的经历，他的痛苦和欢乐；而在这些东西里面，就再看不到我们适才通过原则和思想看到的灵魂了。一有行动，本能就起作用，性格就决定一切；而灵魂，这人的高级部分就仿佛消逝了。好像一位公主，她宁愿过着肮脏贫困的生活，也不愿让平凡的劳动使双手变得粗糙起来。"

第 一〇六 节

唉！只要我们没使双手变得粗糙起来，只要我们没有学会将思想的闪光点改变成一把只能打开我们家门而再也打不开我们梦幻的象牙之门的钥匙，改变成一只仅能留住自我们屋檐滴落的极为实在的雨水而不能盛住我们梦幻的神奇之水的杯子，改变成一架并不满足于大致上衡量出我们将在未来之中要做的一切事情的分量、而是要精确地标出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分量的天平；那就什么也没有做。最崇高的理想，只要它不是亲切熟悉地深入我们的肢体，只要它没有找到滑入我们指端的方法，——可以这样说的话——便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理想。世上有些人，在他们身上，反躬自省仅有利于他们的智慧。世上还有些人，在他们身上，同样的反躬自省却总是给他们的性格增添了某些东西。只要事不关己，只要不是去行动，有一些人总是明察秋毫的；另外一些人却要走进现实，要去行动时，他们的眼睛才会明亮起来。我们可以说，有一种才智型的意识，它永远坐在和躺在一成不变的宝座上，只是通过不甚忠诚或姗姗来迟的使者和意愿相联系；还有一种精神型的意识，它总是双腿站立着，时刻准备出发。确实，这后一种意识也许取决于前一种意识，也许只

是前一种意识;这前一种意识在长期休憩中学会了它能学会的一切,现在感到休憩得累了,最后决定站起来,懒散地走下台阶,进入生活中去。只要这种才智型的意识不淹留到它的肢体拒绝支撑它的那一天,一切还是好的。

谁将对我们说,与其永远不敢按其道而行之,宁可有时反其道而行之呢?主动的错误很少是无法补救的;事物和人都会负责早点纠正它。可是,事物和人又怎么能纠正避免和现实进行一切接触的被动的错误呢?不过,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必须节制我们的才智型意识,害怕在我们的精神型意识之前将它培育得太大。不要为了使理想能适应生活,而害怕我们所怀有的理想过于美好。我们为了将些微的正义或爱的行动付诸实施,就必须拥有大量的善意。我们的思想必须十倍地高于我们的行为,为了使我们的行为是正直的。需要极为大量的善,才能避免一点儿的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不是受糟粕支配的,这种糟粕要比应进入每天生活中的思想更为强大;因此,必须在思想中成为强者,以使得我们的行为至少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无害的。

第 一〇七 节

我们最后一次地来看看不幸的遭遇吧。这些遭遇使我们懂得了，即使是在深重的大灾大难之中，也不是一点儿不可作为的；使我们懂得了，抱怨命运，几乎总是抱怨自己的精神贫乏而已。

在罗马历史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朱利乌斯·萨皮吕斯的高卢籍元老院议员，反抗维斯帕西亚吕斯皇帝[①]，最后失败了。他原可以轻而易举地逃到日耳曼人那儿，但由于无法带走他年轻的妻子爱波丽纳，又不忍心撇下她，便留下未走。仿佛要在悲痛和苦难的岁月中，人们最终才能重新认识到生命的真正的和唯一的价值；于是，他没有舍弃生命。他拥有一座别墅，别墅下面有着宽广的地道，只有他和两个已解放了的奴隶知道这一秘密。他叫人烧毁了这座别墅，并且四处散布消息，说他服毒自杀了，尸体为火焰吞没。勃吕大尔克说，爱波丽纳也信以为真。我在这儿是如实地转述勃吕大尔克所讲的故事，这故事后来又由安东尼时代的历史学家尚巴尼伯爵作了补充。当被解放了的奴

① 维斯帕西亚吕斯(9—79)：于公元 69—79 年任古罗马皇帝。

隶之一的马尔蒂亚尼斯告诉爱波丽纳，她的夫君已经自戕身亡时，她便三天三夜俯伏在地，拒不进食。萨皮吕斯闻知爱妻如此悲恸，动了恻隐之心，叫人告诉爱波丽纳，他还活在人间。爱波丽纳为不引起疑惑，继续戴其夫君的孝，白天继续在人前流泪痛哭；而到了夜间便到幽居与夫君住在一起。整整七个月，她每夜都要到地狱般的栖身之地会见她的夫君。她还设法把夫君带出地道，她剃去了夫君的胡子和头发，用古代祭司的头带盘住夫君的头，这样乔装打扮后将他放在衣箱中，带回她的故乡。不久，她感到这样太危险了，又把夫君带回地道。她自己则有时住在乡下，和夫君度过夜晚；有时回到城里，在女友们面前露露脸。她怀孕了，但由于她涂了一种香脂，即使在公共场合里与人一同洗澡，女友们也未察觉她怀有身孕。分娩时刻，她独自进入地道，就像母狮在巢穴里下仔一样，不用接生婆，她生下了一对孪生子。她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他们，抚育他们长大；在漫漫九年之中她在这黝暗的幽居中支撑着、安慰着她的夫君。然而，萨皮吕斯终于被发觉了，被押往罗马。他当然请求维斯帕西亚吕斯皇帝宽恕他；爱波丽纳将她在地下养大的两个儿子带到皇帝陛下面前，她说道："我将他们生下来，我将他们养大，为的是我们在哀求你的宽恕时，人数更多一些。"在场的人都感动得哭了；然而凯撒却毫不留情，于是这位勇敢的高卢女性不得不请求将她和她的夫君一同处决。她最后说道："哦，凯撒！我和他生活在黑暗之中，你生活在阳光下，生活在你帝国的光辉之中，但是我们生活得比你更加幸福，你永远没有这样幸福过！"

第一〇八节

听了这个故事，哪一颗心灵会不为之动情，哪一颗心灵会迟疑着去爱为这样一种爱情所照亮的黑暗呢？也许，我们的主人公在地穴之中挨过的日子不止是担惊受怕的或艰难困苦的，但是，即使在那些只看重生活中区区乐事的人们中，与其在太阳的燠热和光芒下冷静沉着地爱着，他们宁愿在类似坟墓的栖身处炽烈地爱着。爱波丽纳令人钦佩的呼喊，是所有懂得爱情的人的呼喊，是所有能在生活中找到一种关怀、一种好奇、一种希望、一种职责的人的呼喊。在黑暗之中鼓励着她的火焰，即是在单调乏味的生活中鼓励着智者的火焰。爱情是我们心灵中没有意识的太阳，但这太阳的最为纯洁、最为炽烈、最为稳定的光芒，与一个醉心于正义、伟大、美和真理的灵魂在内心所竭力使之增强的光芒，相像得令人叫绝。由于机遇，爱波丽纳心中怀有着这种幸福，我们能将它引入到所有诚挚的心灵中吗？在她的爱情中，所有最能慰藉人的情感、忘我的精神、易悔恨为微笑的能耐、舍弃暂时的欢乐使之成为永驻心间的幸福、对照亮一件人们赞赏的东西的每天每日最微弱的光芒的那种关注、既然有足够使我们长久爱慕的东西便在认识中和欢乐中浸沉自如；所有这些和成千种

同样美妙、同样助人的力量，能不能存在于我们心灵、我们精神和我们思想的更加炽烈的生活中呢？爱波丽纳的爱情不是别的什么，而不就是这种生活的一道不由自主的、意想不到的、不该来临的闪光吗？爱情总是不加思索的；为了享受思想中所有最美好的一切，爱情经常不需要任何沉思，不需要任何反躬自省，不过爱情中所有最美好的东西，与思想中所有最美好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不相同。爱波丽纳，因为她爱，只看到她苦难的光明面；但是考虑，沉思，置她的苦难于不顾，按命运显示出的情况而不应那样高兴地行动，这不就是心甘情愿地、切切实实地在干爱情由于机缘而在不知不觉之间所干的事情吗？爱波丽纳的每一种苦难都在地穴深处点燃一把火炬，同样地，对一个习惯于隐居的灵魂来说，所有使他进行反省的痛苦不也点燃了一把极大安慰的火炬吗？再说，既然我们和我们高尚的爱波丽纳一样，处在一个遭受迫害的时代，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呢：这种痛苦如同异教的刽子手，正在施加酷刑时，受到感召或发起善心来，突然双膝跪在受害者脚下，温柔地鼓励他，要与他同受煎熬，最后吻他，询问他天堂之路。能这样吗？

蜜蜂的生活

（选　译）

王文融　译

在蜂箱的入口

一

我无意写一部养蜂术论或养蜂论。一切文明国家都有优秀的论著，没有必要再写。法国的作者有达当、乔治·德·拉扬和博尼埃、贝尔特朗、阿麦、韦贝尔、克莱芒、科兰神甫等等。英语国家有兰斯特洛思、贝文、库克、切希尔、考恩、鲁特及他们的弟子。德国有杰尔措恩、范·贝勒希、波尔曼、沃格尔和其他许多人。

这也不是一部关于肢体分节、翅有脉系的酿蜜蜜蜂的学术专著，或一本有关新观察、新研究的文集。对所有或多或少养过蜜蜂的人而言，我要说的几乎毫无新意。我把养蜂二十年来某些不会引起多大兴趣和过分专门的实验和观察留给一部技术性更强的著作。我想谈的只是龙沙的"金黄的小蜜蜂"，正如把一件自己了解和喜爱的东西讲给不了解的人听。我不打算粉饰真相，也不打算用得意和想象的不可思议替代真实的不可思议，正如雷奥米尔不无道理地对那些在他之前饲养蜜蜂的人所作的指责。在蜂箱中有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没有理由再去添枝加叶。再说，

我早已放弃在这个世界上寻觅比真理，或至少比人们认识真理的努力更有趣更美好的奇迹。我们不必力求在捉摸不定的事情中探寻生活的伟大。有把握的事情都十分伟大，至今我们还未对其中的任何一件作过全面的研究。因此，我不会提出任何未经我亲自检验的东西，或者任何不被蜜蜂学的经典著作接受，因而不必检验的东西。我将仅仅以和入门书、实用手册或学术专著一样准确，但稍许活泼一些的方式陈述事实，加入更加扩展、更加自由的感想，并且将二者更加和谐地组织在一起。阅读此书的人学不到管理蜂箱的技能，但会大致了解人们对其居民所知的确凿、稀奇、深奥和隐秘的一切。和余下要获知的东西相比，这算不了什么。我将闭口不谈仍在乡村和许多著作中制造蜜蜂神话的一切错误传统。当出现怀疑、分歧和假设的时候，当我抵达未知之境的时候，我将开诚布公地声明。你们会看到我们将常常在未知的事物前停下。除了阿里斯泰[①] 的传奇女儿们在治理和活动上的重大明显的行为外，人们不知任何十分确切的事。随着蜜蜂饲养业的发展，人们学会更加无视其真实生存的种种奥秘，这种无视的方式优于构成我们生命科学底蕴的不自觉和自满的无视；很可能这就是人可以自诩在这个世界上学到的一切了。

有没有关于蜜蜂的类似著作呢？虽然我以为几乎读遍了有关的著述，但在这方面我只知道米什莱在《昆虫》结尾的一章，和《力量与物质》的著名作者路德维支·比希纳在《动物的精神生活》中的有关论文。米什莱对这个题目只一笔带过；至于比希纳，他的研究相当全面，但读到那些大胆的断言，传奇的特征，他转述的那些早被人置于脑后的传闻，我怀疑他没有走出书斋询问

① 传说中的农牧保护神，曾教授希腊人养蜂，照料家畜、制作奶制品，种植橄榄和葡萄。

他的女主人公，从未打开过数百个嗡嗡作响、展翅鼓翼的蜂箱中的任何一个。只有闯入其中，我们的本能才会与她们的秘密相符，我们才会受到勤劳处女的气氛、芬芳、精神、奥秘的感染。他的书没有蜜的味道，蜂的气味，却有许多学术性书籍的缺点，这些书往往先有结论，其学术注释是一大堆靠不住的、来源混杂的趣闻逸事。此外，我在工作中难得与他相遇，因为我们的出发点、观点和目的迥然不同。

二

有关蜜蜂的图书种类繁多(让我们以书籍开始，以便更快地脱身，去到这些书籍的源头)。这个成群居住，法律复杂，默默无闻地实施惊人工程的奇怪的小生灵，一开始便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亚里士多德、卡顿、瓦隆、普林尼、科卢梅拉、帕拉第乌斯曾谈到它，更不必提据普林尼称观察了蜜蜂五十八年的哲学家阿里斯托马科斯，和为了只见到它而到荒凉地区生活，绰号野人的萨索斯的菲利斯居斯。但不如说这是蜜蜂的传奇，从中可以得到的一切几乎微不足道，维吉尔在《农事诗》第四章对此作过概述。

蜜蜂的历史始于17世纪荷兰大学者斯瓦姆默丹的发现。不过应该补充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即在他之前，弗兰德勒博物学家克鲁西乌斯确认了某些重要的真相，如蜂王是全体子民的唯一母亲，拥有两性的特性；但是他没有加以证明。斯瓦姆默丹发明了真正科学的观察方法，研制了显微镜，设想出保存注射，第一个解剖了蜜蜂，由于发现了卵巢和输卵管，他最终明确了一直以为是雄性的蜂王的雌性性别，出人意料地阐明了以母性为基础的蜂群的全部策略。最后他勾画了剖面图，绘制了版画，其准

确逼真，今天仍被不止一部养蜂论著当作插图。他生活在当时人口麇集、动荡不安的阿姆斯特丹，怀念“乡野的甜蜜生活”，因工作过度劳累于四十三岁辞世。他以虔诚准确的文笔把他的观察记录在大作《自然圣经》中，怀着岌岌可危的一种信仰的美好朴素的激情，把一切归功于造物主。一个世纪以后，布尔哈夫医生请人将此书从荷兰文译成拉丁文，书名为 Biblia Naturoe[1]（莱顿，1737）。

继他之后是雷奥米尔，他坚持用同样的方法在夏朗东的花园里做了许多稀奇的实验和观察，在《昆虫志》中为蜜蜂留了整整一卷的篇幅，写得清楚，率直，真诚，带有几分忧郁易怒，冷淡、生硬的魅力，读来必有所获，不会生厌。他尤其致力于推翻以往的许多错误观点，散布了一些新的谬误，部分廓清了蜂群的形成，蜂王的政治制度等问题，总之寻觅到一些难以寻觅的真相，同时追踪许多其他的真相。他特别将自己的学问用于钻研蜂群建筑术的奇妙，有关的著述超过了前人。他还提出玻璃蜂箱的设想，经过后来的改良，这种蜂箱把勤奋工蜂的私生活暴露无遗，它们在耀目的阳光下开始工作，却在黑暗中将其圆满完成。为全面起见，我还应提及时间稍后的查理·博奈和希拉赫（他解开了蜂王卵之谜）的研究和论著；但我只勾勒大的轮廓，现在要谈的是弗朗索瓦·于贝尔，当今养蜂科学的一代宗师和经典作家。

于贝尔 1750 年生于日内瓦，少年失明。他首先对雷奥米尔的实验产生了兴趣，希望进行检验，不久他对这个研究入了迷，在聪明的和忠心耿耿的仆人弗朗索瓦·比尔南的帮助下，他把一生献给了蜜蜂研究。在记载人类痛苦与胜利的史册上，这个长期耐心合作的故事最令人感动，最富于教益。一个仅看到一线非

---

① 《自然圣经》。

物质微光的人，却在精神上指引着另一个享受真正光明的人的双手与视线；人们肯定其中一人从未透过瞽者的白翳亲眼见过蜜脾，这白翳在大自然遮盖一切的帷幕上给他增添了又一重帷幕，但他无意中发现了形成这不可见蜜脾的天才藏匿最深的秘密，仿佛要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放弃希望，放弃寻求真理。我不一一列举于贝尔对养蜂学的贡献，倒宁可讲讲不归功于他的成就。他的《蜜蜂新观察》第一卷以致函查理·博内的形式写于1789年，第二卷二十年后才发表，这部书一直是全体养蜂学家汲取教益的丰富可靠的宝库。其中自然有谬误，有不完善的真相；继此书之后，人们在显微观察、养蜂实践、蜂王管理等方面作了大量补充，但对他的任何一个主要的观察，人们既否定不了，也抓不到差错，这些观察在我们当前的经验中依然完好如初，并成为它的基础。

三

于贝尔作出新发现后，出现了几年的沉寂；但不久卡尔斯马克（西里西亚）的本堂神甫杰尔措恩发现了单性生殖，即蜂王的无玷生产，构想了第一个活动巢脾蜂箱，从此养蜂者可以靠这种蜂箱取蜜，而不必杀死最好的蜂群，在一瞬间使全年的劳作化为乌有。兰斯特洛思大大改进了这种尚不十分完善的蜂箱，他发明了严格意义上的活动蜂巢框，传到美洲后大获成功。鲁特、昆比、达当、切希尔、德·拉扬、考恩、艾登、霍华德又作了弥足珍贵的改进。梅林为免除蜜蜂制蜡造仓库浪费许多蜂蜜和最佳时光的劳动，想到向它们提供机制蜂窝状蜡巢，蜜蜂立即接受，并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德·吕什卡发现了采蜜涡轮机，它凭借离心力

采蜜而不打碎蜂巢，等等。短短几年内，养蜂业的常规被打破。蜂箱的容量和蜂群的繁殖力增加了两倍。到处建立起多产的大养蜂场。从这时起停止了对最勤劳的蜂城居民的无益残杀，和由此导致的违反自然的可恶选择。人真正成为蜜蜂的主人，暗中的、不为所知的主人，他领导一切但不下命令，受到服从但未被认出。他替代四季的更迭，纠正一年的不公，使敌对的团体复归于好，平均财富，增加或限制出生，调节蜂王的繁殖力。在巧妙地强行取得子民的同意后，他废黜蜂王，取而代之，这些子民十分慌恐，怀疑遭到了不可思议的干涉。他认为必要时便和平地破坏神圣蜂房的秘密，以及王族闺房诡计多端和深谋远虑的全部策略。他连续五六次掠夺这些不知疲倦的修院嬷嬷们的劳动果实，但并不伤害她们，泄她们的气，使她们穷困。春风时缓时急地将花朵撒布在山坡上，他根据花的收获建造她们住所的库房和谷仓。他强迫她们减少等待公主降生的情人们大出风头的数目。总之，他要她们怎样就怎样，要求总能得到满足，只要他的要求服从她们的道德和法律，因为透过控制了她们的出人意料的神明的意愿——神明广大得难以看清，陌生得不好理解——她们比这神明看得更远，只想以从不动摇的忘我精神完成她们种族的神秘职责。

四

既然书本已把悠久历史的主要内容告诉了我们，让我们离开别人获取的知识，去亲眼看看蜜蜂。在养蜂场呆一小时，我们将目睹或许不大确切，但无比生动和丰富的事情。

我还没有忘记我看到的第一个养蜂场，我在那儿学会了爱

蜜蜂。那是在许多年以前，在异常洁净优美的弗朗德勒泽兰省的一个大村庄里。这个村庄比荷兰的凹面镜泽兰省更集中了对鲜艳色彩的喜爱，它像对漂亮凝重的玩具一样，用目光抚爱它的山墙，钟楼，饰以彩绘的四轮车，在走廊尽头闪闪发亮的衣橱和大自鸣钟，沿码头和水渠排列成行、似乎在等待朴素的行善仪式的小树，小船和船尾精雕细刻的马拉驳船；宛若花朵的门窗，无懈可击的船闸，制作精细、五光十色的吊桥，如色彩和谐鲜艳的陶器一般上了釉的小屋，从里面走出铃铛形的、戴金饰银的女子，她们去围着白色栅栏的牧场挤牛奶，或到鲜花盛开的草坪那修剪成椭圆形和菱形、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绿色的草地上去晾衣服。

有位老哲人颇似维吉尔笔下的老人，拉·封登会如此描写他：

> 与王者比肩，与神明接近，
> 和神明一样满足和平静。

这位哲人隐居于此，这里的生活似乎比其他地方更逼仄，倘若生活真的可以变窄的话。他在此地建立了隐蔽所，并不感到厌烦——因为哲人没有大厌烦——但他有点懒于向别人提问，除了可以向大自然和真正的法则提出的有趣问题外，这些人的回答比动植物更简单。他的全部幸福，正如那位斯基泰哲学家的幸福，便是欣赏花园的美，而其中最喜爱、最经常参观的是一个由十二只草编钟形罩组成的蜂箱，他把有些罩子染成鲜艳的玫瑰红色，另一些染成淡黄色，大部分染成浅蓝色，因为早在约翰·卢博克爵士的实验之前，他已注意到蓝色是蜜蜂最喜爱的颜色。他把这个蜂箱安放在厨房的一隅，靠着房子刷白的墙，这是那种带彩釉陶餐具架的惹人爱的、清爽的荷兰厨房，锡器和铜制厨房

用具在架子上熠熠闪光，通过开启的门映照在平静的渠水上。一排杨树下，负载着家庭生活图像的清水指引着目光，直至天际静止不动的风车和牧场。

蜂箱在这里和放置它的所有地方一样，给鲜花、寂静，和煦的空气以及阳光赋予了新的涵义。可以说人们达到了夏天节日的目标，在闪烁发光的十字路口休憩，乡野的全部芬芳忙忙碌碌，嗡嗡作响地从黎明至黄昏飞越的空中之路在此处交汇，从这里向四周延伸。人们来这儿聆听幸福和可以感知的心灵之声，聪慧和动听的噪音，花园良辰家庭的欢声笑语。人们来到这里，在蜜蜂的学校里学习万能的大自然的挂虑，动物、植物和矿物三界之间明晰的关系，生命无穷无尽的组织，热情无私的劳动风尚。和劳动风尚同样有益的是，英勇的工蜂们还在此教授如何品尝略带愧疚的闲暇滋味，可以说用它们千百双小翅膀的道道火光强调了纯洁无瑕的日子几乎难以捕捉的莫大乐趣，这些日子在太空的田野上自转，只给我们带来一个和过于纯洁的幸福一样没有回忆的透明的球体。

五

为了尽可能简单地观察蜂群每年的历史，我们将取一个于春天苏醒，然后又开始工作的蜂群，我们将看到蜜蜂一生按自然顺序的主要阶段，即蜂群的形成和出发，新蜂城的建立，年轻蜂王的出生、战斗和新婚的飞翔，雄蜂遭到的屠杀，冬眠的恢复。每个阶段将对法则、特点、习惯、引起这一阶段的或与之相伴的事件作出全部必要的澄清，因此，在四月至九月末短暂的养蜂年度中，我们将遇到酿蜜房的全部奥秘。在打开它并扫视一眼之前，

暂时只需知道它有一位蜂王，全体子民之母；成千只雌性工蜂，或中性的、不完全、不生育的工蜂，最后还有数百只雄蜂。在位母蜂或多或少自愿地离开后，工蜂们将选出未来的女君主，她的唯一和不幸的配偶将在这些雄蜂中挑选。

六

第一次打开蜂箱的时候，人们像亵渎一个未知的、或许充满令人生畏的出奇不意的东西，如闯入坟墓那样感到些许激动。围绕蜜蜂流传着一些受威胁、冒风险的故事。还有关于挨蜇的紧张回忆，蜂蜇引起的疼痛很特别，人们不太知道该如何比喻它，似乎像迅如闪电的干涩，像沙漠之火燃遍受伤的肢体；仿佛太阳的女儿从父亲愤怒的光线中提取了发亮的毒汁，以便更有效地保卫她们从父亲行善的时辰获取的甜蜜的财宝。

一个不了解、不尊重蜂箱居民的性格和风俗的人不小心打开蜂箱后，它的确会即刻变成一堆愤怒和无畏的燃烧的荆棘。但是用手触摸它而不受报复所必须的小小技巧比什么都学得快。只需要适时喷一点烟，且十分镇定，不慌不忙，武器精良的工蜂便会任人掠夺，想不到拔出刺来。人们确信它们认不出自己的主人；它们并不怕人，但闻到烟味，看到在其住所摸来摸去，却并不威胁它们的缓慢动作，它们以为这不是攻击，不是可以抵抗的大敌，而是必须顺从的自然力量或天灾。它们不作无谓的斗争，而且很有远见，不过由于看得太远，所以会搞错；它们至少希望拯救未来，于是扑向蜜库吸蜜藏在自己体内，然后立即到另外随便什么地方建立新的蜂城，假若旧的被摧毁，或者它们被迫抛弃它的话。

七

给外行打开一个供观察的蜂箱，开始他会相当失望。别人向他断言这玻璃盒子包藏着绝无仅有的活动，数量无限的明智法律，总数令人吃惊的天才、奥秘、经验、盘算、学问、各种预见、信念、聪明的习惯、怪异的情感和美德。他在其中只发现乱七八糟一堆淡红色的小门窗洞，颇似焙炒过的咖啡豆，或者粘结在玻璃上的葡萄干。这些可怜的门窗洞半死不活，被缓慢、不协调和令人费解的运动摇晃着。他认不出那些奇妙的光点，不久它们源源不断地注入并飞溅于千百朵盛开的花萼缀满珍珠和金子的充满活力的气息中。

它们在黑暗中瑟瑟发抖。它们在冻僵的群体中感到窒息；好似患病的女囚或被废黜的女王，在花园被照亮的花朵中间只有一个辉煌的瞬间，很快又回到沉闷拥挤的住所那不光彩的贫困中。

它们的情况与一切深刻的现实类似。必须学会观察它们。看到人们几乎无动于衷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某些建筑物周围或在某些广场上你拥我挤，看上去一动不动地不知在住所深处等待什么，另一个星球的居民也会得出人类死气沉沉，可怜可悲的结论。久而久之才能分辨出这死气沉沉中的多种活动。

事实上，每个几乎纹丝不动的小门窗洞都在日夜不辍地工作，从事着不同的行业。没有一个停下来休息，比方那些似乎睡得最熟，于葡萄串似的挂在玻璃上的小门窗洞，它们担负着最神秘、最累人的任务；它们形成和分泌蜂蜡。不久我们会遇到这个一致行动的细节。目前只需提醒人们注意蜜蜂天性的主要特点，

它可解释异常拥挤地从事这种杂乱工作的原因。蜜蜂更甚于蚂蚁,首先是群体的一员,只能成群而生。当它用头在紧紧围住它的有生命的墙上撞出一条通道,飞出拥挤的蜂箱时,它便离开了自己的生活场所。它一度钻进开满鲜花的空间,正如游泳者潜入长满珍珠的大海;但是,它必须定期回来呼吸群体的气息,正如游泳者回到水面上呼吸空气,否则便会死亡。孑然一身,即便有充足的食物供应,处于最适宜的温度中,它在几天后也会断气,不是死于冻饿,而是死于孤独。聚集,蜂城,向它释出与蜜一样不可或缺的无形的食粮。要确定蜂群法律的精神,必须追溯到这一需要。在蜂箱中,个体无足轻重,它的存在是附带条件的,它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一刻,物种的一个带翅的器官。它的一生全部奉献给它所属的那不可胜数、延绵不断的生命。看到情况并非始终如此是很稀奇的。如今在产蜜的膜翅目中仍可见到家蜂逐渐开化过程中的各种状态。在最下层,它独自在贫困中工作;甚至经常见不到自己的后代(叶舌花蜂,分舌花蜂等等),有时它生活在它所创建的、为期一年的窄小家庭中(熊蜂)。继而它形成暂时的组合(拟姬花蜂,小花蜂等等),最后一步步达到几近完美但无情的蜂群社会,个体完全被团体埋没,团体又定期奉献给未来的抽象和不朽的蜂城。

八

我们不要急于从这些事实中得出适用于人的结论。人有能力不遵从自然的法则,该不该运用这个能力,这是人类伦理学中最重大、最未澄清的问题。但是,无意中发觉大自然在不同世界的意愿仍然十分有趣。在膜翅目——紧接人之后在智力上最受

厚待的地球居民——的进化中，这个意愿看上去非常清晰。它显然有助于物种的改良，同时它表明只有牺牲个体的自由、权利和幸福，它才能够渴望得到改良。随着社会的组织和提高，它的每个成员的私生活缩小了范围。大凡进步都不过是个人利益越来越彻底地为普遍利益牺牲的结果。首先每个个体必须放弃独立行动的恶习。这样，熊蜂处于蜜蜂文明的倒数第二个阶段，它们仍然类似于我们的食人肉者。成年工蜂不停地在卵周围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想一口将它们吞下，母亲被迫奋不顾身地保卫它们。其次，每个个体克服了最危险的恶习后，必须获得若干越来越令其难受的美德。比方熊工蜂不想放弃爱情，而家蜂终身过着贞洁的生活。尽管如此，不久我们将看到以蜂箱的舒适、安全、建筑术、经济和政治上的完美为交换所抛弃的一切，在写物种进步的一章中，我们将再谈膜翅目令人吃惊的进化。

蜂城的兴建

一

我们不如看看在养蜂者送的蜂箱中他收养的蜂群在做些什么。首先让我们记住五万名贞女作出的牺牲,照龙沙的名言,她们“在小小的身躯中怀抱一颗高尚的心”。我们还应当赞美她们在已经落入的荒漠中重新开始生活所需的勇气。她们忘记了富足雄伟的蜂城,她们的出生地,那儿的生活如此安全,组织得如此井井有条,所有记得阳光的花朵的汁液使她们可以含笑面对冬日的威胁。她们把在摇篮中酣睡的成千上万的女儿留在那里,母女再也见不着面。除去她们积累的蜂蜡、蜂胶和花粉的巨大财富,她们还抛下了一百二十多斤蜂蜜,就是说全民重量的十二倍,每只蜜蜂重量的六十万倍左右。对人而言,这相当于四万二千吨食品,由巨型船只组成的整支舰队所载的食物,这食物比我们所知的任何食物都更宝贵,更完美,因为蜂蜜之于蜜蜂犹如液态的生命,一种立即可以吸收、几乎没有残渣的乳糜。

在这里,新的住所一无所有,没有一滴蜜,一根蜡,一个方位

标，一个支点。这是只有屋顶和墙壁的宏伟建筑物的萧索光秃。光滑的环形隔墙只关住阴影，上面异常大的拱穹在空际弯成圆弧形。但是蜜蜂没有感到无益的懊恼；至少没有懊恼不已。它的热情非但没有被其他任何勇气也经受不住的考验所打消，反倒空前地高涨。蜂箱刚刚重新竖起摆好，乱纷纷跌落的恐慌刚刚开始平息，人们便看到混杂的蜂群十分清晰且完全出乎意料地分成了几部分。大多数蜜蜂如一支服从某个明确命令的大军，分成几路密集的纵队顺着建筑物的垂直内壁朝上爬。第一批抵达圆屋顶的蜜蜂用前足的趾甲钩住穹顶；继之而来的攀附在第一批身上，依此类推，直至形成几条长链，给一直往上爬的蜂群搭了桥。这些链条逐渐增多，加固，无止境地相互缠绕，变成串串花环，这些花环在数不清的蜜蜂络绎不绝地往上攀登时，又变成厚实的三角形帘幕，或不如说一个紧密的倒圆锥体，锥尖附着于穹顶的最高点，锥基呈喇叭口状，一直降至蜂箱整个高度的一半或三分之二处。这时，最后一只蜜蜂感到内心召唤它加入这个群体，也爬到悬挂于黑暗中的帘幕上。攀登结束，一切运动渐渐在圆屋顶中停息，奇特的倒圆锥体在似乎带有宗教气氛的寂静中吓人地一动不动，久久等待着神秘蜂蜡的到来。

在此期间，剩下的，即所有留在蜂箱底部的蜜蜂审视着大厦，从事必要的劳动，丝毫不关心神奇帘幕的形成，不可思议的馈赠即将从其褶裥中淌下，它们似乎也不想爬到帘幕上去。

地面仔细地打扫过，枯叶、细枝、沙粒一一被运到远处，因为蜜蜂的清洁发展成一种洁癖，隆冬，当严寒过于长久地阻止它们进行养蜂学称作的清洁飞行时，它们宁可罹患可怕的内脏病而成群地死去，也不愿弄脏蜂箱。只有雄蜂不可救药地毫不在乎，恬不知耻地把粪便撒满常去的蜂巢，工蜂们不得不跟在后面不停地清扫。

打扫完毕，那群未入门的，未加入悬于半空出神的圆锥体的蜜蜂开始仔细地用泥封涂共有住所的内壁，继而查看、填满、用蜂胶糊上全部裂缝，然后开始自上而下给大厦的内壁上光。入口的卫队进行了改组，不久，一些工蜂飞向田野，又满载花蜜、花粉而归。

二

撩开在其掩护下打好真正住所房基的神秘帘幕的褶裥前，我们应力求了解移居的小民发挥的聪明才智、眼力的准确、必要的盘算和技艺，以便使庇护所适应自己的需要，在半空绘制蜂城的平面图，标明座座大厦的合理位置，这些大厦必须尽可能节约和迅速地建成，因为蜂王急于产卵，卵子已撒落于地面。此外，在仍存在于想象之中，形状必定十分罕见的各种建筑物的迷宫中，不应忽视通风、稳定、牢固的法则；必须考虑蜂蜡的强度，要储存的食品的性质，接近的便易，女君主的习惯，仓库、房屋、街道和小巷的可以说先定的布局，因为从组织上讲它是最佳布局，还应考虑要一一列举将太费时间的其他许多问题。

不过，人类提供给蜜蜂的蜂箱形状变化无穷，从空心树或非洲和亚洲仍在使用的陶瓷笼，经由置于向日葵、福禄考、蜀葵中间，或我们大多数农庄的窗户下，菜园里的传统的草编钟形罩，直至今天真正的流动养蜂厂。厂里有时积累起一百五十余公斤蜂蜜，装在三四层重叠的蜂巢中，蜂巢带边框，以利拿取，搬动，借助涡轮机的离心力从中提取收采的蜜，再把蜂巢放回原处，正如把书放回摆得整整齐齐的书柜。

由于心血来潮，或者凭借技巧，有一天人们把温顺的蜂群引

入这个或那个令其狼狈不堪的住所。小蜂子要靠自己弄清情况，辨明方向，修改可以说客观环境要求保持不变的计划，在这奇特的空间确定冬季仓库的位置，这些仓库不能超过处于半冬眠状态的移民散发热气的区域；最后它得靠自己规定子巢脾集中的地点，其位置应当大致不变，不能太高或太低，离门不能太近或太远，否则会大祸临头。比方它从放倒的树干中飞出，树干只构成一个狭窄、扁平的水平长廊，现在它又在一座高塔似的，屋顶消失于黑暗中的大厦里。或者，为了更加理解它平日的惊讶，需知几个世纪以来它习惯于生活在我们乡村蜂箱的草编圆屋顶下，如今人们却把它安置在比它出生的房子大两三倍，类似大衣橱或大箱子的东西里，处于纵横交错的蜂巢框中间，一些框框悬于另一些之上，时而与入口平行，时而与其垂直，形成一个脚手架网，将住所的整个表面弄得乱七八糟。

三

这不要紧，还没有蜂群拒绝工作，因环境的古怪而泄气或张皇失措的例子，只要提供给它的住所没有难闻的气味或实在无法居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存在泄气、恐慌或放弃职责的问题。蜂群只抛弃不好客的隐蔽所去稍远处寻找更好的运气。人们也不能说曾经成功地使它完成幼稚可笑或不合逻辑的工作。人们从未发现蜜蜂丧失过理智，或拿不定主意时惊慌盲目地搭盖不合常规的房屋。把它们放入球体、立方体、棱锥体、椭圆形或多边形的篮子、圆柱体、螺旋体，过几天再去看它们，倘若它们接受了住所，你将看到这一群古怪的、聪明独立的小蜂立即取得了一致，用原则似乎不可改变、但后果富于生气的方法，毫不迟疑

地选择了荒唐的住所中最有利的，常常是唯一可以使用的地点。

当人们把蜜蜂安顿在刚才我们谈到的带蜂巢框的大工厂中，它们重视这些框框的原因仅在于给它们提供了蜂巢的起点或方便的支点，它们自然不关心人的欲望和意图。但假若养蜂者想到给其中一些框框的上层木板涂上窄窄一长条蜡，它们会立即明白这件开了头的工作给它们带来的好处；它们会仔细地将小细条拉长，使自己的蜡和它粘连，有条不紊地在指定的平面上延长蜂巢。同样，在今天的集约养蜂业中十分常见的是，倘若人们收养蜂群的蜂箱的全部框框从上至下配备了带凸凹花纹的薄蜡片，蜜蜂不会浪费时间在旁边或横向造巢，生产无用的蜂蜡，它们发现工作做好了一半，将仅仅把在蜡片中已具雏形的每个蜂房加深加长，把蜡片偏离最精确的垂直线的地方逐渐矫正过来。这样，不到一周时间，它们将拥有一座与刚刚离开的一样豪华，一样造得很好的蜂城，而如果只靠自己的本事，则需要两三个月才能建造如此大量的白蜡仓库和房屋。

四

似乎这种适应性大大超出本能的界限。何况最武断的事莫过于区分本能和狭义的智力。约翰·卢博克爵士对蚂蚁、胡蜂和蜜蜂作过带有极大个人特色、十分稀奇古怪的观察，或许出于对他特别观察过的蚂蚁不自觉和不大公平的偏爱，他有一种倾向——因为每位观察者都希望他研究的昆虫比别的昆虫更聪明或更出色，所以有必要警惕自尊心的这个小小的怪脾气——我说约翰·卢博克爵士十分倾向于不承认蜜蜂一旦脱离习惯性工作的常规还有任何分辨力和推理能力。他拿出的证据是人人都

很容易重复的一次实验。把半打苍蝇和半打蜜蜂引进一个长颈大肚玻璃瓶；接着，把玻璃瓶横向放倒，将瓶底转向套房的窗户，蜜蜂整整几个小时拼命寻找穿过水晶瓶底的出口，直至累饿而死，苍蝇不到两分钟却全部从瓶颈飞出相反的那一侧。约翰·卢博克爵士得出的结论是蜜蜂的智力极为有限，苍蝇更善于摆脱困境，重新找到自己的路。这个结论似乎并非无懈可击。轮流将透明球体的底与颈转向明亮的一面，如果你愿意可连续转二十次，那么连续二十次蜜蜂同时转向亮光。在英国学者的实验中，毁了它们的正是它们对光明的爱，是它们的理智。它们显然以为在任何牢狱中，逃脱之路在最明亮的那一面；它们采取相应的行动，坚持过分符合逻辑地行动。它们从未认识这个超自然的奥秘，对它们而言就是玻璃，这种不存在于自然界，骤然间变得无法穿透的空气。它们不容易接受和理解障碍和奥秘，大概因为它们更聪明。鲁莽的苍蝇不顾逻辑、光明的召唤和水晶之谜，盲目地在球体中打转儿，在此遇到傻瓜交的好运——最聪慧的人丧命之地，傻瓜往往却能逃生——最终必然在经过的路上找到瓶颈，获得解放。

五

同一位博物学家举出蜜蜂缺乏智力的另一个证据，他是在美国大养蜂家，可敬而慈祥的兰斯特洛思下面这一页著述中找到这个证据的。“由于苍蝇，”兰斯特洛思说，“不必以花为生，它需要很容易淹死它的物质维持生命，因此它小心翼翼地落在盛着液态食物的器皿的边缘上，谨慎地从中汲取食物，可怜的蜜蜂却冒冒失失地扑上去，不久便丧了命。姐妹们的厄运一刻也拦不

住其他靠近诱饵的蜜蜂，它们像疯子似的落在尸体和奄奄一息的躯体上，与它们分享可悲的命运。假若没见过无数饥饿的蜜蜂袭击糖果铺，那么谁也设想不出它们疯狂到何种程度。我见过成千只蜜蜂被人从淹死它们的糖浆中取出，成千只落在沸腾的糖水上，它们盖满地面，把窗户遮暗，有的爬，有的飞，最后还有一些完全被粘住，既不能爬又不能飞；有能力把攫取的花蜜送回家的不到十分之一，然而成群结队同样失去理智的新来者又重新布满了天空。”

对一位想确定我们智力限度的非凡的观察家而言，这并不比目睹酒精中毒的危害或战场的景象更具有决定性意义。或许意义更小。如果拿蜜蜂的处境与我们的处境相比，那么蜜蜂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是十分离奇的。它生下来是为了在漠不关心、无意识的自然界中生存，而不是在一个打乱它周围最恒定不变的法则，制造雄伟壮丽、但不可理解的现象的非凡生物的身边生活。在自然秩序中，在出生的树林单调的生活中，兰斯特洛思描绘的慌乱只有在某个事故砸坏装满蜜的蜂箱时才会出现。但那时不会有致人死命的窗户、沸腾的糖水、过稠的糖浆，因此也不会有很多死者，除了一切动物追捕猎物所冒的危险外，不会有其他的危险。

假若有股异常的力量每时每刻引诱我们的理智，我们会比蜜蜂更好地保持镇定吗？因此我们很难评价被我们惹得发疯的蜜蜂，它们没有能力识破我们的圈套，正如我们没有能力挫败如今未被认识却有可能存在的一个高级生物的骗局。我们不了解任何支配我们的事物，所以得出我们占据地球生命巅峰的结论；但是，这毕竟并非无可置疑。当我们做事杂乱无章或毫无价值时，我不希望相信我们落入了一个超级天才的圈套，但有一天这看上去像真的也未尝不足为信。另一方面，不能因为蜜蜂未能把

我们与大猴子或熊区分开来，像对待原始森林的这些天真客人一样对待我们，便有理由认定蜜蜂毫无智力。在我们身上和我们周围肯定有一些我们同样区分不出的不同影响和力量。

最后，在结束这篇有点离题，但这得怪约翰·卢博克爵士的辩护词之前，我要问是不是必须聪明才做得出如此疯狂的举动？在智力这个捉摸不定的领域里情况总是如此，智力是物质最不牢靠、最摇晃不定的状态。激情与智力一样，人们说不准它是火焰的烟抑或火绳。在此，蜜蜂的激情是高尚的，因此可以原谅其智力的摇晃不定。驱使它们轻举妄动的不是没命吃蜜的兽性热情。它们可以在住所的食物贮藏室里不慌不忙地吃蜜。假若在类似情况下观察它们，注视它们，你会看到它们嗉囊一满便飞回蜂箱，倾倒自己采的蜜，每小时三十次返回又离开神奇的采蜜之地。所以完成如此大量的出色工作是出于同一个热忱的欲望：把尽可能多的财产带给姐妹和未来之家。当人类的疯狂举动有如此无私的动机时，我们常常给它另一个名称。

六

然而必须讲出全部实情。在它们的技巧、治理和弃绝的奇观中间，有件事总令我们惊讶，打断我们的钦佩表示，这就是它们对死亡，对伙伴的不幸无动于衷。蜜蜂的性格具有十分古怪的双重性。在蜂箱中它们个个相爱相助，像出自同一个心灵的好思想那样一致。如果你伤害一只，会有一千只为雪耻而献身。离开了蜂箱它们彼此视同陌路。你毁伤它们肢体也好，踩死它们也好——或者不如什么也别做，这是无谓的残忍，因为事实不会改变——总之设想你在离它们住所几步远的一个蜂巢上毁伤、踩死

十只、二十只或三十只从同一个蜂箱飞出的蜜蜂，你没有碰的蜜蜂是不会转过头来的，它们将继续用如中国兵器一样神奇的舌头汲取对它们来说比生命更宝贵的液体，不注意弥留之际轻轻触及它们的最后几个动作，以及在它们周围发出的求救的呼叫。蜂巢空了以后，为了不浪费一点东西，采集粘在牺牲者身上的蜜，它们平静地爬到死伤者的身上，不因前者的在场而激动，也想不到救援后者。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对所冒的危险一无概念，因为在它们周围扩散开来的死亡并不使它们慌乱，它们毫无团结精神或恻隐之心。就危险而言，这是可以解释的，蜜蜂不知害怕为何物，除了烟以外，世上没有任何东西令它恐惧。飞出蜂箱后，在吸入空气的同时，它还吸入了坚忍精神和优越感。而对打扰者，它闪在一旁，对不过分紧逼者，它佯装不知其存在。仿佛它知道自己置身的世界属于大家，谁都有权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审慎小心，息事宁人。但在这份宽容之下静静地隐藏着一颗完全把握得住自己，以至不想显示出来的心。如果有人威胁它，它绕道而行，但决不逃跑。另一方面，在蜂箱中，它不满足于被动地无视风险。它迅猛异常地扑向任何活物：胆敢轻触圣约柜的蚂蚁、狮子或人。我们根据不同的心情把这称为愤怒、愚蠢的拼命或英雄气概。

不过它在蜂箱外缺乏团结精神，甚至在蜂箱内也缺乏同情心，这是无需多讲的。是否应该相信任何种类的智力都有这类始料未及的局限，通过如此多的惰性物质的困难的燃烧，从头脑中费力地迸发出的小火苗始终飘忽不定，只能照亮一点而损及其余呢？可以认为，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蜜蜂或它的天性更完美地组织了共同的工作、对未来的崇拜和热爱。是否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忽略了其余？它们爱它们前面的东西，我们特别爱我们周围的东西。或许只需在此处爱，以免还要在彼处消耗爱。最变化无

常的莫过于慈善或怜悯指向的目标。对蜜蜂的冷漠，我们自己在过去也不会像今天这样愤慨，许多先人也没有想到为此指责它们。何况我们能料到像我们观察蜜蜂那样观察我们的生物的全部惊奇吗？

七

要对蜜蜂的智力有个更清晰的概念，我们剩下要做的是研究它们以何种方式彼此进行交流。显然它们互相理解，一个数目如此众多，工作如此多样，协调得如此出神入化的团体，显然不可能在成千上万的生物寂静无声、精神隔离的状态下继续存在。因此它们一定有表达思想或情感的能力，或者通过语音词汇，或者更有可能借助一种触觉语言或磁性直觉，这直觉或许与完全不为我们所知的物质的涵义或属性相呼应，其中枢可能位于触摸并理解黑暗的触角中，据切希尔估算，工蜂的触角由一万二千根触毛和五千个嗅穴组成。这证明它们不仅彼此商量通常的工作，而且奇特的事物在它们的语言中也有个名称，有个位置，这便是好的或坏的消息，寻常的或不可思议的消息在蜂箱中传播的方式：母蜂的失去或归来，蜂巢的倾覆，敌人的侵入，外来蜂王的僭越，掠夺大军的临近，宝库的发现，等等。对每一个事件，蜜蜂的态度和嗡嗡声大相径庭，特点突出，有经验的养蜂者颇容易猜出不安的蜂群在暗中发生的事。

如果你想要一个更确切的证据，请你观察一只刚找到几滴撒在你的窗框上或桌子一角的蜜的蜜蜂。开始它吃得如此贪婪，你完全可以从容地用颜料给它前胸画一个小点作记号，而不必担心打扰它。但是这种贪食不过是表面现象。蜜并没有进入狭

义的、应该称作它个人的胃里;蜜留在嗉囊这第一个胃中,它是集体的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蓄蜜库一装满,蜜蜂便会离开,但不像蝴蝶或苍蝇那样直接和轻率地离开。相反,你将看到它面朝套房倒着飞行片刻,在窗洞或你的桌子周围专注地飞来飞去。

它在辨认地点,牢记宝库的准确位置。然后它去蜂箱,把采来的蜜吐到粮仓的一间巢房里,三四分钟后又回到天意昭昭的窗框上再次装载,只要有蜜,它将这样每隔五分钟定期往返于窗户和蜂箱之间,不中断,不休息,如果需要直至夜晚。

八

我不愿意像许多描写过蜜蜂的人所做的那样美化事实。这类评论只有绝对真实可靠才会有几分价值。我本可以承认蜜蜂不能互相通知外界的事件,与感受到的小小失望相对照,似乎我本可以因为再次发现人毕竟是地球居民中唯一真正聪明的生物而觉得高兴。再说,到达生命的某一点时,讲真实的事比讲惊人的事更令人感到快乐。在此和在任何情况下一样,应该坚持这条原则:如果赤裸裸的真理看上去暂时不比可以加给它的想象中的装饰更加伟大、高尚或有趣,那么错就错在我们还不善于看出真理与我们尚未被了解的存在,与宇宙法则之间应该有的、始终令人吃惊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变得伟大高尚的不是真理,而是我们的智力。

所以我将承认,作过标记的蜜蜂常常独自返回。必须相信它们和人一样有性格上的差异,有的寡言少语,有的喋喋不休。有位观看我实验的人认定许多蜜蜂显然出于私心或虚荣心不愿泄露它们财富的源泉,不愿与朋友分享大概会被蜂群视为奇迹的

一项工作的荣耀。这是一些十分恶劣的毛病，它们散发的不是千名姐妹之家那种忠诚、清新、好闻的气味。无论怎样，受命运垂青的蜜蜂经常由两三名合作者陪伴回到蜜源。我知道约翰·卢博克爵士在其著作《蚂蚁、蜜蜂和黄蜂》的附录中绘制了又长又细致的观察图表，从中可以得出蜜蜂几乎从不跟随指路者的结论。我不知道博物学专家和哪一类蜂打交道，或者环境是否特别不利。至于我，我查看了自己精心制作的一览表，在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以免蜜蜂直接受到蜜味的吸引后，我发现一只蜜蜂十次中平均有四次领来其他的蜜蜂。

有一天我甚至遇到了一只不寻常的意大利小蜜蜂，我曾用蓝颜色给它的前胸作了标记。从第二次旅行起它便与两个姐妹一起到达。我监禁了两个姐妹，但没有打扰它。它飞走了，然后与三个合作者同时出现，我又监禁了合作者，就这样一直继续到傍晚，我把俘虏数了一下，发现它把消息传给了十八只蜜蜂。

总之，假若你做同样的实验，你将承认虽说交流不固定，它至少十分频繁。美国的猎蜂者熟知这种能力，利用它发现蜂巢。“他们选择，”乔西亚·埃默里先生说（罗马尼斯在《动物的智力》第一卷第 117 页中作了引述），“操作开始，他们选择远离任何被养驯的蜂群的一块田或一座树林。到达现场后，他们发现几只正在花上采蜜的蜜蜂，抓住它们，关在一只蜜盒内，然后，等它们喝饱了蜜，再把它们放掉。接着开始等待，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树与蜜蜂的距离；最后，耐心的猎人最终总瞥见他的蜜蜂在几名伙伴的护送下飞回来。他和以前一样抓住它们，给它们饱餐一顿，然后在不同的地点一只只放掉，同时留心观察它们飞行的方向；它们似乎朝一个点会聚，这个点给他指出了蜂巢的大致位置。”

九

在实验中，你也将观察到似乎服从好运口令的朋友们并不始终一同飞行，不同的抵达经常相隔好几秒钟。所以应该就这种交流提一个问题，约翰·卢博克爵士解决了蚂蚁间的交流问题。

来到由第一只蜜蜂发现的宝库的伙伴们仅仅是跟随它，抑或受它派遣，根据它的指示和对地点的描绘找到宝库的呢？从智力的程度和智力的活动来看，两种答案差别巨大，这是可以理解的。英国学者借助一个设有天桥、走廊、灌满水的沟渠和便桥的复杂而巧妙的装置，证实在这种情况下蚂蚁仅仅追随指路昆虫的踪迹。这种实验适用于蚂蚁，因为人们想要它们经过哪里，就可以迫使它们经过哪里，可是对有翅膀的蜜蜂而言，条条道路畅通无阻。因此必须想出别的办法。以下是我用过的一个办法，它没有给我带来决定性的结果，但是我想如果组织得更好，环境更有利，它会导致令人满意的确实结果。

在乡下，我的书房位于颇高的底层之上的二楼，除去椴树和栗树开花的时节，蜜蜂不习惯飞得这样高。在观察前一个多星期，我把一个撬开巢房盖（即蜂房全部打开）的蜜脾留在桌子上，结果没有一只蜜蜂受到它的香气的吸引来光顾它。于是我在置于房子不远处的一个玻璃蜂箱内取了一只意大利蜜蜂。我把它带到书房，放在蜜脾上，乘它美餐时给它作了标记。

吃饱后，它振翼飞回蜂箱，我跟着它，见它急忙经过停留在表面的一群蜜蜂，把头伸进一个空蜂房里吐蜜，然后准备出去。我守候着它，等它又出现在门口时将它抓住。这个实验我连续做了二十次，取不同的对象，每次都除去下了诱饵的蜜蜂，防备别

的蜂跟踪它。为了做起来更方便，我在蜂箱口放了一个靠翻板活门分成两层的玻璃盒。假若带标记的蜜蜂独自飞出，我便把它关起来，正如我对第一只所做的那样，然后去书房等待采蜜者的到来，本来它是可以给这些采蜜者通消息的。假若它在一两只蜜蜂的陪同下出来，我便把它关在盒子的第一层里，将它与朋友们隔开，用另一种颜色给它们画上标记，然后给它们自由，同时目送它们飞走。假若有言语的或磁性的交流，包括对地点的描写、定向方法等等，我本该在书房中再见到一些知情的蜜蜂。必须承认我只见到一只飞进来。它是否遵照了在蜂箱中接到的指示？是否纯属偶然？观察不够充分，但情况不允许我继续做下去。我释放了下了诱饵的蜜蜂，不久一群蜜蜂嗡嗡叫着拥入书房，前者用惯常的方法把通往宝库之路教给了它们。

十

虽然从这个不全面的实验中我们未得出任何结论，但许多其他的古怪行为迫使我们承认蜜蜂之间有着精神上的关系，它超出是与否的范围，超出一个动作或榜样所确定的基本联系。其中可以举出蜂箱中工作的动态协调、令人惊讶的分工、定期的轮班。比方，我时常发现早晨我作了标记的采蜜者下午忙于为幼虫加温或通风——除非花事繁盛——或者发现它呆在组成沉睡的神秘链条的众蜂之中，蜡蜂和雕刻蜂正在链条中间工作。我还注意到工蜂采一两天花粉后，次日没有带回花粉，只出去寻觅花蜜，反之亦然。

在分工方面还可以提及法国著名养蜂家乔治·德·拉扬称作的蜜蜂在蜜源植物上的分布。每天，太阳初升之际，黎明的探

险者一回来，苏醒的蜂群便得知了来自大地的佳音："水渠畔的椴树今天开花"，"白三叶为大路边的草增添明亮的色彩"，"草木犀和鼠尾草即将开花"，"百合花、木犀草花粉流溢"。必须赶快组织起来，采取措施，分配工作，五千只最强壮的将一直飞到椴树上，三千只最年轻的将给白三叶带来生气。这些蜂昨天吮吸花冠的花蜜；今天，为了使它们的舌头和嗉囊得到休息，它们将去采集木犀草的红色花粉。那些蜂将采集大百合花的黄色花粉。因为你永远不会看到一只蜜蜂收获或混合不同颜色或种类的花粉；根据颜色的深浅和来源在谷仓中有条不紊地搭配美丽的香粉是蜂群最关注的事情之一。隐藏的天才就这样一一下了命令。勤劳的蜜蜂立即排成长列飞出，径直奔向各自的任务。德·拉扬说："似乎蜜蜂对地点、有关蜜源的价值以及蜂箱周围一定范围内的全部植物的距离了解得一清二楚。

"如果细心记下采蜜者所取的不同方向，如果去仔细观察蜜蜂在周围不同植物上采蜜的情况，可以发现工蜂们既根据同类植物的数量，又依照它们产蜜的丰足程度按比例地分布在花朵上，更有甚者，它们每天估计可以收获的最佳糖液的价值。

"比方，假若在春天，过了柳树开花期，田野上尚未有任何植物开花，蜜蜂几乎只有树林里最早开的花作为蜜源，人们可以看到它们积极地光顾银莲花、疗肺草、荆豆和堇菜。几天后，万一白菜和油菜田开了相当多的花，人们将看到蜜蜂们几乎完全抛下正值开花期的树林植物，全力以赴光顾白菜或油菜花。

"每天，它们如此调整在植物上的分布，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收获最好的糖液。

"因此可以说蜂群无论在采集工作上还是在蜂箱内部，都善于在贯彻分工原则的同时确定工蜂数量的合理分配。"

十一

但是，有人会说，蜜蜂聪明不聪明与我们何干？为什么如此细心地称量物质的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小形迹，仿佛它是决定人类命运的一种流体？不必夸大其辞，我以为我们对此事的兴趣非常值得重视。在我们身外找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智力标记，我们感到些许鲁滨逊在他的岛的沙滩上发现人的脚印时的那种激动。我们似乎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孤独。当我们试图理解蜜蜂的智力时，归根结底我们在它们身上研究的是我们最宝贵的本质，它是这种非凡物质的一个原子，无论它依附在哪里，都具有极好的属性：使盲目的需要改观，组织、美化和繁衍生命，以更惊人的方式拦阻死亡的顽固力量和几乎将一切存在的事物卷入永恒的无意识中的轻率的大潮。

如果我们独自拥有并维持处于这种兴旺或白炽的特殊状态、被我们称作智力的少量物质，我们有权自以为得天独厚，自以为大自然在我们身上达到了某种目的；但如今有整整一类生物——膜翅目——大自然在它们身上达到了大致相同的目的。可以说这没有任何决定意义，但这件事在大量有助于说明我们在地球上的处境的小事中仍然占有颇高的地位。从某种角度看，这里有我们的存在最难以捉摸的那一部分的反证，这里有从比我们凝视人类命运将抵达的任何地点都更高的地点俯视的命运的重叠。这里有缩短了的大而简单的路线，我们决无机会在巨大的地球上分清这些路线并一直走到底。这里有精神与物质、物种与个体、进化与稳定、往昔与未来、生与死，这一切累积在我们的手可以稍稍提起、我们一眼便一览无余的陋室；人们可能寻思物

体的威力和它们在时空占据的位置是否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改变着自然的秘密意念，我们努力在蜂群仅仅几天的古老小历史中，在三代超过长长一个世纪的人类的大历史中捕捉这个意念。

十二

让我们从停下来的地方继续讲述蜂群的历史，尽可能地撩开花环帘幕的一个褶裥。蜂群在这帘幕中间开始出怪汗，它几乎和雪一样白，比羽翼上的绒毛还要轻。生出的蜡和我们大家熟知的不一样：它洁白无瑕，不可称量，似乎的确是蜜之灵，蜜又是花之精，它纹丝不动地聆听咒语的召唤，然后，想必作为对其发源地的纪念——那儿有如此广阔的蓝天，如此多的芳香，结晶的空间，升华的光线，纯洁和壮丽——在我们手中变成最后几个祭坛的芬芳的光。

十三

观察开始筑巢的蜂群分泌和使用蜂蜡的各个阶段是十分困难的。一切都在蜂群深处发生，越来越稠密的聚集大概产生了有利于渗出的温度，渗出是最年轻的蜜蜂的特长。第一个以难以置信的耐心，冒着往往很大的风险研究过它们的人是于贝尔，他就这个现象写了一部长达二百五十多页的有趣但必然含糊不清的著作。我写的不是专门著作，所以只在需要时借助他认真观察的结果，记载凡在玻璃蜂箱中收养蜂群的人都能看到的情况。

首先得承认人们尚不知道通过何种炼丹术，蜜在悬挂的蜜

蜂谜一般的身体内变成了蜡。人们只发现等待十八至二十四小时后，在蜂箱的空洞里好似藏着火的高温中，白色透明的片状物出现在位于蜜蜂腹部每一侧的四个小口袋的开口处。

当大多数组成倒锥体的蜜蜂腹部镶上象牙小薄片的饰带时，其中一只好像突然得到启示，它离开蜂群，迅速沿着被动的多数往上爬，直至圆屋顶内部的顶端，牢牢地攀附在上面，同时用头把妨碍它活动的邻居顶到一边。这时它用足和口抓住腹部八个蜡片中的一片，以木匠加工一块韧性板壁的灵巧切边，刨平，延展，在唾液里揉和，弯曲，矫直，压扁，重捏成形。最后，当这只蜜蜂觉得如此揉捏的物质具有了需要的尺寸和稠度的时候，便把它贴在圆屋顶的顶端，为新的城市安放了第一块基石，或不如说拱顶石，因为这是一座上下颠倒的城市，它自天而降，不像人类的城市那样拔地而起。

此事做完，蜜蜂逐渐把从角质环下取来的其他蜡片装配在这块拱顶石上；它最后用舌头舐了一下整体，又用触角触了一下整体，接着，像它来的时候一样突然退下，消失在蜂群中。

立刻，另一只替代它，继续它留下的工作，又添上自己的工作，矫正似乎不符合部落理想计划的地方，它也消失了，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相继受到启示骤然出现，没有一只完成工作，但每一只都为共同的繁重劳动添加自己的一份力量。

十四

一小块尚未成形的蜡挂在穹顶的顶端。当它足够粗大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另一只模样与捷足先登的奠基者相差悬殊的蜜蜂突然走出蜂群。从它决心的坚定和周围蜜蜂的期待来看，可

以认为这是一位受到启示的工程师，它突然指出半空中第一个巢房应该占据的位置，其他所有的巢房无庸置疑将取决于这第一个巢房。无论怎样，这只蜜蜂属于雕塑或雕刻工蜂一类，它们不生产蜡，只使用提供给它们的材料。它选择第一个巢房的位置，在蜡块中挖掘片刻，把从底部挖出的蜡朝洞穴周围突起的边缘上送。然后，像奠基者所做的那样，它突然撇下自己的半成品，一只性急的工蜂替代它，继续它的工作，这工作将由第三只完成，其他的蜜蜂则在它们周围按照同样的既中断又连续的工作方法切削表层的剩余部分和蜡壁的另一侧。仿佛蜂群的基本法则是将工作的自豪分配给大家，为了更加亲如手足，任何作品都应当是共同的和匿名的。

十五

不久，新生的蜂巢初见端倪。它仍然呈透镜状，因为组成它的棱柱形小管长度不等，从中心向两端有规则地缩短。这时它的外表和厚度大致像人的舌头，上下两面由并列和背靠背的六角形巢房组成。

第一批巢房建成后，奠基者把第二块，接着逐渐把第三块、第四块蜡固定于穹顶。这些蜡块按照规则的、计算好的间距分段排列，很久以后，当蜂巢获得全部力量时，蜜蜂将始终拥有必要的空间在平行的内壁之间通行。

所以蜜蜂必须在计划中规定每个蜂巢最终的厚度，它是二十二或二十三毫米，同时还需要规定蜂巢之间街道的宽度，它应该是十一毫米左右，即一只蜜蜂高度的两倍，因为它们需要背对背在蜂巢之间通行。

它们并非万无一失，它们的把握似乎不是无意识的。在困难的环境中，它们有时犯相当大的错误。蜂巢之间经常距离太大或太小。于是它们尽可能地加以弥补，或者使离得过近的蜂巢倾斜，或者在过大的空间插入一个非正规的蜂巢。“它们有时会搞错，”雷奥米尔就此问题说过，“这是又一个似乎证明它们有判断力的事实。”

十六

人们知道蜜蜂建造四种巢房。首先是特殊的、橡实似的王家巢房；其次是专供养育雄蜂和花事极盛时储存食物的大巢房；再其次是作为工蜂的摇篮和一般仓库的小巢房，在正常情况下，小巢房占据蜂箱建筑面积的十分之八。最后，为了把大小巢房有秩序地连结起来，蜜蜂建造一定数量的过渡巢房，最后一类的不规则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和第三类的大小计算得如此之好，以至当人们在自然界中寻找可以充作出发点和不容置疑的标准的固定尺度以便建立十进制时，雷奥米尔建议的正是蜜蜂的蜂房。

蜂房是个置于棱锥体底面上的六边形，蜂巢由两层底部相对的管子组成，构成正面巢房棱锥体底面的三个菱形中，每一个同时组成三个反面巢房的棱锥体底面。

蜂蜜便储存在这些棱柱形管子中。为避免蜂蜜在成熟过程中流失——如果像管子看上去的样子完全呈水平状，这将是不可避免的——蜜蜂将管子稍稍抬起成四五度角。

“除去节省了蜡，”雷奥米尔细看这座奇妙建筑物的整体时说，“除去由于巢房的布局节省了蜡；除去蜜蜂通过这种安排将巢脾装满，不留一点空隙外，就工程的坚固而言还有其他的长

处。每个巢房底部的角，棱锥形洞穴的顶部，由另一个巢房六边形中的两边构成的尖脊支撑。两个三角或六边形各边的延伸部分填满由三个菱形构成的洞穴的凹角之一，在相切的侧面共同组成一个平面角；每个平面角在巢房内是凹角，在凸出一侧支撑用于组成另一巢房六边形的薄片之一，靠在这个凹角上的薄片顶住将它向外推的力量；凹角从而被加固。就每个巢房的坚固而言，可以要求的全部好处得之于巢房本身的形状和布局。”

十七

“几何学家知道，”里德博士说，“只能采用三种形状将一个面无缝隙地分成相同的，形状规则的，大小一样的小块。

“这就是等边三角形、正方形和规则六边形，对于巢房的建筑，最后一个从方便和抗力的角度上讲胜过其他两个形状。而蜜蜂采用的恰恰是六边形，仿佛它们了解它的优点似的。

“同样，巢房底部由相交于一点的三个面组成，经证明这种建筑形式可以大大节省劳力和材料。还需要弄清的问题是多大的平面倾角最节省，这个高等数学题已被几位学者解出，其中之一是玛克洛兰，在伦敦皇家学会的报告中可以找到他的答案。这样计算出来的角与人们在巢房底部测量的角相符。”

十八

自然我不相信蜜蜂能进行这些复杂的运算，但我更不相信这些惊人的结果是偶然的产物，或仅仅是环境使然。比方和蜜蜂

一样建造六角形巢房巢脾的胡蜂也面临同一个问题，但解决的方式远不如蜜蜂巧妙。它们的巢脾只有一层巢房，没有蜜蜂巢脾相对的两层所共有的底，因此不够牢固，更不规则，造成时间、材料和空间的浪费，这浪费可以估算为必要努力的四分之一和必要空间的三分之一。同样，无刺蜜蜂和无螯针蜂，这些开化程度不够高的真正家蜂，把饲养巢房建成一排，将水平和重叠的蜂巢靠在无定形的、耗费巨大的蜡柱上。它们的食物巢房是些胡乱连接在一起的大袋子，这些巢房本可以互相交叉，因而像蜜蜂一样节省材料和空间，但无螯针蜂想不到有可能节约，笨拙地在球体间插入平壁巢房。因此，拿它们的巢与蜜蜂的数学城相比较，人们仿佛看到一个只有原始茅屋的小镇坐落于一座无比规则的城市旁，这类城市是人类在比以往更顽强地与时间、空间和物质较量中发挥天才的结果，它或许没有魅力，但是合乎逻辑。

十九

依照布封常用的，并予以更新的理论，蜜蜂根本无意建造棱锥体底面的六边形，只想在蜡中挖出圆形的蜂房，而邻居以及在蜂巢另一面工作的蜜蜂带着同样的意图同时挖掘，蜂房相交处必然呈六边形。人们补充说，水晶、某些鱼的鳞片、肥皂泡等等有类似现象；它也出现在布封建议的下述实验中："在壶里，"他说，"装满豌豆，或其他圆柱形籽粒，再倒入籽粒间的空隙可以容纳的尽量多的水，然后把壶盖盖紧；将水煮沸，这些圆柱全会变成六面柱。道理很清楚，纯属力学原理：每颗圆柱形籽粒膨胀时在一个确定的空间要占尽量大的空间；由于相互挤压，必然全部变成六边形。每只蜜蜂同样力图在确定的空间占据尽量大的空间；

既然它的身体呈圆柱形，因此，出于相互阻碍的同样理由，它们的巢房必然呈六边形。”

二十

相互的阻碍产生了奇迹，正如出于同样的理由，人的恶习产生普遍的美德，它足以使个体往往讨嫌的人类在总体上并不可恨。开始有人可能会反驳，如布鲁厄姆、柯尔比、斯彭思和其他学者所做的那样，说肥皂泡和豌豆的实验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加压的后果只产生非常不规则的形状，它不能解释巢房棱柱形底的成因。

人们尤其可以回答说，利用盲目需要的方式不止一种，纹板胡蜂、多毛熊蜂、墨西哥和巴西的无螯针蜂和无刺蜜蜂，尽管环境和目的相同，达到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并显然比较低劣。人们还可以说，如果蜜蜂的巢房遵从水晶、雪花、肥皂泡或布封煮熟的豌豆的法则，那么由于普遍的对称，由于两个相对层面的布局，以及计算好的倾斜角等等，它们同时还遵从其他许多不存在于物质中的法则。

人们还可以补充说，人的全部天才表现在利用类似需要的方式上，如果我们觉得这是不能再好的方式，那是因为在我们之上没有评判者。不过推理有必要给事实让路，要排除从一个实验中得出的异议，最好莫过于做另一个实验。

为了确证六边形建筑物的确是蜜蜂有意所为，有一天，我在一个蜂巢中央，在既有子脾又有装满蜜的巢房的地点，切下并取走一个大如一百苏硬币的盘状物。然后把它从表现周界厚度的侧边的中间一切为二，使各巢房的棱锥底相接。我在如此获得的

两个截面之一的棱锥底上贴了一个同样尺寸的小圆形薄锡片，它相当坚韧，蜜蜂无法使它变形，也不能将它弄弯。接着，我把带有小圆薄片的截面放回原处。蜂巢的一个面没有任何不正常，因为损坏得到了弥补，但是在另一面上可以见到一个大洞，洞底由圆锡片组成，它占据了三十来个巢房的位置。开始蜜蜂不知所措，它们成群飞来审视和研究难以置信的深渊，好几天当中，它们在周围躁动不安，议而不决。由于我每晚给它们丰富的食物，终于它们不再有可以储存食品的空巢房。大工程师，优秀雕塑蜂和蜡蜂很可能在此时接到了利用无用深坑的命令。

一条由蜡蜂组成的沉重花环裹住深坑以维持必要的热量；其他蜜蜂下到坑内，开始借助爪形蜡钩把圆形金属薄片牢牢固定住，这些蜡钩规则地分段排在坑四周，攀在周围巢房的尖脊上。蜜蜂把巢房与这些蜡钩连在一起，开始在小薄片上面的半圆里建造三四个巢房，这些过渡或修补巢房中每一个的上半部或多或少有些变形，以便与蜂巢毗邻的蜂房粘连在一起；但它的下半部总与锡片构成三个非常明显的角，从中已拉出三条小直线，有规则地为下一个巢房的上半部打出草样。

四十八小时后，虽然至多三四只蜜蜂可以同时在洞口工作，锡片的整个表面已布满蜂房的雏形。这些蜂房自然没有普通蜂巢的蜂房形状规则；因此，蜂王在蜂房走了一遭后，审慎地拒绝在里面产卵，以免生出萎缩的一代，但这些蜂房完全是六边形；其中找不到一条曲线，没有一个圆形和圆角。然而通常的条件全改变了，巢房没有按于贝尔的观察在大蜡块中挖出，或者照达尔文的观察在蜡罩中挖出，先呈圆形，而后在毗邻巢房的压力下变成六边形。既然巢房一个一个地产生，自由地在某种白板上投射小的起弧线，因此不可能有相互妨碍的问题。看来六边形肯定不是力学需要的结果，它的确存在于蜜蜂的计划、经验、智力和意

愿中。我碰巧记下的另一个显示蜜蜂精明的奇怪特点是，它们在小圆形薄锡片上造的盅状物除了金属外没有别的底儿。小组的工程师们显然推测锡片足以留住液体，认为没有必要再给它涂一层蜡。但不久后，在两只盅里放了两滴蜂蜜，工程师们很可能注意到蜜与金属接触或多或少会变质。于是它们改变主意，给锡片的整个表面涂上一层半透明的釉。

二十一

如果想阐明这个几何建筑物的全部秘密，我们还需要研究不止一个有趣的问题，比方攀附在蜂箱顶上的第一批巢房的形状，它经过修改后能以尽可能多的点与蜂箱顶接触。

还必须注意由平行蜂巢所决定的大街的走向，更要注意为保证交通和空气的流通横穿巢脾或在其周围开出的条条胡同和小巷的布局，它们分布巧妙，可避免过长的迂回或可能发生的阻塞。最后还必须研究过渡巢房的建造，驱使蜜蜂在一定的时刻扩大住所的全体一致的本能，或者因为特大丰收需要更大的容器，或者因为蜜蜂认为居民过多，或者雄蜂的出生已成必要。同时必须赞赏蜜蜂在这种情况下精打细算的本领和协调一致的信念，它们以这种本领和信念从小过渡到大，或从大过渡到小，从完美的对称转入难以避免的不对称，然后在活跃的几何学的定律允许的情况下，又回到理想的规则性上来，没有毁掉一个巢房，在一幢接一幢的建筑物中没有一个被牺牲的、幼稚的、迟疑的、野蛮的居住区或无法利用的区域。可我担心离开了正题，扯了许多对读者而言索然寡味的细节，他们也许从未注视过蜜蜂的飞翔，或仅仅顺便注意一下，正如我们大家顺便注意一朵花，一只鸟，

一粒宝石，除去心不在焉的、肤浅的确信外别无所求，也没有充分思忖我们在除人类之外的大自然中所见到的一个物种那最小的秘密，或许比我们最动人，最得意地作过研究的充满激情的秘密，更直接地参予了关于我们的末日和起源的深奥的谜。

二十二

为了不使这篇论著过于冗长，我同样一笔带过颇令人惊异的本能，蜜蜂想加长或加宽蜂巢时，这本能往往促使它们将其末端弄薄拆毁；不过人们将承认，拆毁以便重建，拆掉做好的东西以便更符合规则地重做，必须以盲目建造的本能奇特的两重性为前提。我略过不提的还有人们为迫使蜜蜂建造圆形、椭圆形、管形或古怪的变形蜂巢可以做的值得注意的实验，以及蜜蜂使蜂巢凸面加宽的巢房与凹面变窄的巢房互相对应的巧妙方式。

离开这个题目以前，让我们驻足——哪怕一分钟——细看蜜蜂在彼此看不见的情况下同时雕塑一个蜂巢相对的两面时如何神秘地协调工作，测量大小。你注视透明蜂箱中的一个蜂巢，会发现锐利的阴影在半透明的蜡中勾勒出一整套尖脊非常明显的棱柱网，一整套万无一失，仿佛在钢铁中模压的契合系统。

我不知道从未见过蜂箱内部的人是否设想得出蜂巢的布局和外貌。拿里面的蜜蜂无人过问的农民的蜂箱为例，请这些人想象一个草编或柳编钟罩；它自上而下由五、六、八，有时十片完全平行、颇似大面包片的蜡片隔开，这些蜡片从钟罩顶部垂下，与卵球形内壁严密贴合，蜡片间留出约十一毫米的间隔，供蜜蜂停留和通行。在蜂箱上部开始造第一片蜡时，作为粗坯，以后将变薄伸长的蜡墙依然非常厚，完全把五六十只在前面工作的蜜蜂

与五六十只同时在后面雕镂的蜜蜂隔离开来，它们彼此看不见，除非蜂眼具有穿透最不透明的物体的天赋。不过，前面的蜜蜂挖的洞，添加的碎蜡片无不与后面的凸出部分或洞穴完全对应，反之亦然。蜜蜂是如何做的？怎么会一只没有挖得太深，而另一只没有挖得太浅？

菱形全部的角怎么总魔术般地相符？是什么告诉蜜蜂在此处开始，在彼处停止？我们又一次必须满足于这个没有回答的答复："这是蜂群的奥秘之一。"于贝尔试图解释这个奥秘，他说蜜蜂靠足或牙齿的按压，或许每隔一段距离在蜂巢的反面造成一个小凸起，或者它们从蜡的柔韧性、弹性或其他物理属性中觉察到蜡块或大或小的厚度，抑或它们的触角似乎适合于检查物体最纤细、最扭曲的部分，充当测量不可见事物的圆规，最后，或者全部巢房的关系从数学观点讲得之于第一排巢房的布局和大小，而无需其他尺度。可以看出这些解释的不充分：第一种是无法检验的假设，其他不过转移了奥秘。如果尽可能经常地转移奥秘是必要的话，那就不该自以为位置的变化足以将奥秘摧毁。

二十三

最后，让我们离开巢房单调的高原和几何的荒漠。蜂巢开始形成，变得可以居住。尽管无限小量看上去毫无希望地补充无限小量，尽管我们目光如豆，视而不见，日夜不停工的蜡的建筑物仍以不寻常的速度增大。性急的蜂王已经不止一次跑遍在黑暗中发白的工地，既然住所初具规模，它带着看守、顾问或仆人等随从将其据为已有，因为说不清它被带领还是被跟随，受尊崇还是受监督。抵达它认为有利的或顾问强加于它的地点后，它拱背

弯腰，将长长的纺锤形腹部的末端伸进一个未用过的空盅里，而所有聚精会神的小脑袋，护送队卫兵们长着大大的黑眼睛的脑袋，热情地排成一圈紧紧围住它，撑住它的脚爪、抚摸它的翅膀，兴奋地朝它晃动触角，仿佛要鼓励它，催促它，祝贺它。

它在这个星形的饰结，更恰当地说在这个椭圆的首饰别针上所处的位置不难辨认，这别针颇似我们祖母戴的那种硕大的别针，它则是位于中央的黄玉。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有注意的机会——工蜂们始终避免背朝蜂王。它一靠近工蜂群，它们就设法总把眼睛和触角朝向它，面对它倒退而行。这是尊敬或不如说是关怀的表示，无论看上去多么难以置信，这种表示是经常的、普遍的。我们回过头来再讲我们的女君主。在显然伴随着排卵的轻微痉挛的当儿，经常有个女儿把它抱在怀里，头对头，嘴对嘴，似乎在和它低声讲话。蜂王对这些有点过分的表示颇不以为然，它从容不迫，并不激动，全力以赴完成自己的使命，对它而言这使命似乎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爱情的享乐。几秒钟后，它终于平静地直起身，挪了一步，以自己身体为轴转了四分之一圈，把头探入隔壁的巢房，查明里面一切井然有序，确信不会在同一个蜂房产两次卵，然后把腹部末端伸进去。这时殷勤的护卫队的两三只蜜蜂接连在被弃的巢房中翻滚转身，查看工作是否完成，对蜂王刚产下的带青色的小卵关怀备至，将其放到合适的位置。从这时起直至秋凉之初，蜂王不停地在进食和睡觉时产卵，如果它真睡觉的话。从此它代表着侵占王国一切角落的未来的毁灭性力量。它步步紧随不幸的工蜂，它们为了建造它繁殖所需的摇篮已弄得精疲力竭。人们目击两种强大本能的竞争，其复杂曲折启发人们显示甚至解开蜂群的好几个谜。

比方工蜂有时稍稍领先。出于好主妇积谷防饥的考虑，它们急忙把从贪婪的同类手中夺过来的巢房装满蜂蜜。可是蜂王走

近了；物质财富必须在天性前退却，慌乱的工蜂们急忙搬走讨厌的财宝。

有时它们领先整整一个蜂巢：这时，它们眼前不再有在谁也看不到的时日实行专制统治的代表，它们借此机会尽快建起一个大蜂房区，雄蜂房区，它的修造容易得多，也快得多。蜂王到达这个不对心思的地区，遗憾地产下几个卵，又穿过它来到边界，要求新的工蜂巢房。工蜂们服从了，逐渐缩小蜂房，追逐重新开始，直至难以满足的母蜂，这多产并受钟爱的祸患，从蜂箱两端被带回到开初的蜂房，刚刚孵出的第一代此时已抛弃了这些蜂房，不久将从出生的黑暗角落飞散到附近的花朵上，住满灿烂如阳光的蜂巢，活跃宽厚的时辰，然后轮到它们为已在摇篮中接替它们的那一代献身。

二十四

蜂王服从谁呢？服从给它的食物，因为它自己不进食；像孩子一样由被它的繁殖搅得疲乏不堪的工蜂们喂养。它们审慎地为它安排的食物又与花的多寡以及花萼的光顾者采集的蜜成比例。——在这里和在世界各地一样，圆圈的一部分隐没于黑暗中；这里和各处一样，最高命令来自外界，来自一种未知的力量，蜜蜂和我们一样屈从于轮子的匿名主人，轮子一面自转一面碾压使它转动的意志。

最近我让一个人透过我的玻璃蜂箱观看这轮子的运动，它像大自鸣钟的大齿轮一样清晰可见。此人用肉眼看到蜂巢难以计数的骚动，喂养者在子脾、天桥和由蜡蜂组成的活梯上令人迷惑而疯了似的不停地扭动，蜂王侵犯性的螺旋性运动，蜂群各种

不停的活动，无情和无益的努力，热情洋溢的来来往往，在已被明日的工作窥伺的摇篮之外不为人所知的睡眠，远离不允许有病人和坟墓的逗留地的死亡的安息，此人注视着这些事，惊奇过后，立即移开了视线，眼中流露出莫名的忧惧。

的确，在蜂箱中，在最初的欢乐后面，在美好季节充溢蜂箱，将其变成夏日珠宝匣的辉煌的记忆后面，在把蜂箱与花朵、活水、蓝天，与一切代表美丽和幸福的宁和与丰足联结在一起的陶醉的来来往往后面，的确，在所有这些表面的快乐后面，是人们可以见到的最凄惨的景象之一。而我们这些瞎子只睁开视力模糊的眼睛，当我们注视这些无辜的死刑犯时，我们十分清楚我们几乎要怜悯的不仅仅是它们，我们不理解的不仅仅是它们，而是既赋予我们生命，又吞噬我们的伟力的一种可怜的形式。

是的，任你怎么说，这是凄惨的，正如人们就近注视自然界时，它的一切都是凄惨的。只要我们不知它的秘密，或者如果它有秘密，情况将不会改变。假若有一天我们得知自然界并没有秘密，或者这个秘密很可怕，那将产生其他的，或许尚无名字的义务。暂且让我们的心灵重复说——如果它愿意："这很凄惨，"让我们的理智仅仅说："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当前的义务是力图弄懂在这凄惨景象后面是否什么也没有，为此不应移开视线，而应直视它，并怀着和直视快乐一样的兴趣和勇气研究它——我们在抱怨以前，在评论自然界以前，应当向它提完我们的问题。

二十五

我们看到，工蜂一旦不再感到被母蜂的繁殖步步紧逼，便赶忙建造更经济，容量更大的食物巢房。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母蜂

宁可在小巢房产卵，而且不停地索要小巢房。不过，小巢房不足时，它一边等着供应，一边只好在它路过的宽大巢房中产卵。

在其中出生的蜜蜂将是雄蜂或假熊蜂，尽管卵和孵出工蜂的卵完全一样。然而，与工蜂向蜂王的转变相反，在此，决定变化的不是蜂房的形状或容量，因为从一只产在大巢房、然后转移到工蜂巢房的卵中孵出的将是一只多少有些萎缩，但毋庸置疑的雄蜂(我成功地作了四五次转移，这相当困难，因为卵非常小，极其脆弱)。所以蜂王产卵时必须有能力辨认或确定产下的卵的性别，并使之适合于它蹲下产卵的蜂房。它很少搞错。它是如何做的呢？在它的两个卵巢里装的无数卵子中间，它如何将雌雄分开？它们如何按它的意愿进入唯一的输卵管？

我们在此仍然面对蜂群的一个谜，最难以猜透的一个谜。人们知道童贞的蜂王并非不生育，但它只产雄蜂卵，在新婚飞翔受胎后才任其选择生产工蜂或假熊蜂。新婚飞翔后，它最终而且一直到死拥有的从不幸的情人那里夺来的精子数目，据勒卡尔博士估计达二千五百万，这些精子活生生地保存在位于卵巢下方、共同输卵管入口、名叫精子库的专门的囊中。人们猜想小巢房开口的狭窄，以及它的形状迫使蜂王弯腰蹲下的方式，会对精子库产生一定的压力，引起精子的喷射，使路过的卵子受精。在大巢房中没有这种压力，精子库不会开启。相反，另一些人认为蜂王的确能控制向阴道开启或关闭精子库的肌肉，事实上，这些肌肉数量极大，极为有力和复杂。我不想确定这两个假设中哪一个最好，因为越向前进，观察到的事物越多，就越能看清人不过是至今仍十分陌生的大自然海洋中的遇难者，也越知道一个事实始终准备从骤然变得更透明的浪头中间出现，在一瞬间摧毁人们自以为知道的一切。不过我将承认我倾向于第二个假设。首先，波尔多养蜂人德罗里先生的实验表明，假若从蜂箱中取走全部

大巢房，母蜂在产雄蜂卵的时刻到来之际，令毫不犹豫地将它们产在工蜂的巢房中；反之，它将把工蜂卵产在雄蜂巢房中，如果没有其他巢房留给它使用的话。

其次，法布尔先生对切叶蜂——属胃集蜜蜂科的独居野蜜蜂——所作的细致观察显然证明，不仅切叶蜂事先知道它将产的卵子的性别，而且知道这性别可由母蜂根据它拥有的空间，“经常出乎意料的和不可改变的空间”随意决定，在此处安置一只雄蜂，在彼处安置一只雌蜂。我不细谈法国这位大昆虫学家的实验，这些实验非常细致，会把我们拖得太远。但无论接受哪个假设，除去对未来的理解外，两个都能极好地解释蜂王在工蜂巢房产卵的倾向。

我们想怜悯的这位母亲兼奴隶或许非常多情，非常好淫乐，雌雄成分在其体内结合时，它很可能感到几分快乐，好似在回味一生中唯一一次新婚飞翔时如醉如痴的心情。在此，大自然仍然注意以快感支持物种的利益，只有涉及爱情的计谋时，大自然才如此巧妙，如此暗做手脚，未雨绸缪。尽管如此，我们应当相互理解，别上我们这个解释的当。把一个想法归于大自然，以为这样就够了，那无异于把一块石头扔进某些岩洞洞底深不可测的深潭，以为石头落下发出的响声将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向我们披露除深渊无边无垠外的其他东西。

人们一再说大自然希望如此，筹划了这个奇迹，致力于这个目的，这等于说生命的一个小表现终于维持住了，而我们在物质的巨大表面上研究它，觉得这物质毫无生气，显然错误地将其称作虚无或死亡。各种情况毫无必要的巧合在其他众多的表现中间维持了这一个表现，这些表现或许同样有趣，同样聪明，但没有同样的运气，未曾有机会令我们惊叹便永远地消失了。作其他的断言将是轻率的，其余的一切，我们的思索，我们顽固的目的

论，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赞美，这是用不大熟知的东西撞击未知的底部，弄出一个小小的响声，使我们意识到在同一个寂静无声、难以捉摸的表面上我们可以达到的个别生存的最高阶段，正如夜莺的啼啭和大兀鹰的飞翔向它们揭示同类特有的最高生存阶段。无论怎样，我们最确定无疑的义务之一，是一有机会便弄出这小小的响声，不因这样做很可能无用而气馁。

对雄蜂的屠杀

一

蜂王受精后，假若依然风和日丽，花朵中有丰富的花粉和花蜜，工蜂们出于健忘的宽容，或者也许由于过分的远见，对雄蜂讨厌的、所费不赀的存在又容忍了一些时日。——这些雄蜂在蜂箱中的表现犹如在奥德修斯家中追求帕涅洛珀的求婚者，它们驷马高车，大吃大喝，过着挥金如土、粗鄙俗气的荣誉情人悠哉游哉的生活：它们志得意满，大腹便便，阻塞小径，挡住通道，妨碍工作，挤来挤去，目瞪口呆，神气活现，内心充满糊涂的但无恶意的鄙夷，却受到聪明的且别有用心的蔑视，对越积越多的恼怒和等待自己的命运毫无觉察。它们挑选住所最暖和的角落舒舒服服地打盹，无精打采地起身去打开的巢房直接吮吸最香的蜂蜜，排泄的粪便弄脏常去的蜂巢。耐心的工蜂们遥望未来，默默地弥补造成的损失。从正午到下午三时，当青蓝色的乡野在七八月骄阳难以抵挡的目光下，因幸福而慵困地发抖时，雄蜂们出现在蜂箱的门口。它们有一顶用硕大的黑珍珠做的头盔，两根摇

曳生姿的长翎饰，一件浅黄褐色、上了光的紧身短上衣，一根英雄的金羊毛，一件笔挺的、大出四倍的半透明外套。它们发出可怕的喧嚣，推开哨兵，撞倒振翼调节蜂巢温度的工蜂，击溃满载微薄的采集品归来的工蜂。它们一副忙碌、怪诞、偏狭的派头，好似不可或缺的神明乱哄哄地奔向某个不为凡夫俗子所知的大略宏图。它们一个个地迎击长空，自命不凡，不可抗拒，平静地落在最邻近的花朵上沉沉睡去，直到午后天气转凉才醒来。于是它们仍像一阵呼啸的旋风返回蜂箱，始终满怀同样的、毫不动摇的豪情壮志，奔向食物贮藏室，把头整个埋到蜜桶里，为恢复耗尽的体力，吃得身子鼓胀得像个双耳尖底瓮，然后步履沉重地回到无梦和无所挂虑的酣睡中，直至下一餐。

二

但蜜蜂的耐心比不上人的耐心。一天早晨，一个期待中的口令在蜂箱中传开，温和的工蜂变成了法官和刽子手。不知是谁下的口令；它骤然间从工蜂们冷漠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愤慨中发出，按照意见一致的团体的特性，该口令一经发布，便占据了每一颗心。一部分子民放弃采蜜，今天全力完成审判工作。一串串无忧无虑躺在蜜墙上睡大觉的肥胖的二流子们，猛然间被一支愤怒的贞女大军弄醒。它们醒来了，怡然自得，犹豫不决；它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它们的惊奇难以透过懒惰表露出来，正如一线月光难以透过泥塘的水映现出来。它们自以为是一个错误的牺牲品，惊愕地环顾四周，生命的主旨首先在它们迟钝的脑中苏醒，它们朝蜜桶迈了一步，想吃点东西提提神。但是，五月蜜、椴树花酒的时代，鼠尾草、欧百里香、白三叶和牛至天然玉液

琼浆的时代一去不再复返。它们非但不能随便接近在它们嘴下殷勤地打开甜蜜的蜡井栏的满满的蜜库，而且发现周围是一片布满毒螯针的火热的荆棘。城市的气氛变了。花蜜友好的香气被毒汁呛人的气味所取代，成千滴毒液在刺的末端闪闪发光，传播着积怨和仇恨。每个惊慌失措的寄生虫在意识到锦衣玉食的命运在蜜城幸福法则的动荡中闻所未闻地崩溃之前，已受到三四名伸张正义者的袭击，它们力图切断它的双翼，锯掉连接腹部和胸廓的叶柄，截去兴奋的触角，使脚爪脱节，在护胸甲的环节之间寻找缝隙插入它们的利剑。寄生虫身躯庞大，但没有武器，没有螯针，它们不想自卫，只求逃避，或以臃肿肥胖的迟钝躯体挡住难以招架的打击。它们仰天而卧，笨拙地在强有力的脚爪末端摇晃死不撒手的敌人，或者以自身为轴转动，把整群蜜蜂卷入疯狂的、但不久便精疲力竭的急速旋转中。稍后，它们是那般可怜，在我们心中从来离公正不远的怜悯火速赶回，向只知大自然深奥和无情法则的狠心的工蜂徒劳地请求宽恕。不幸者的翅膀被撕碎，跗节被拔掉，触角被啃噬，美伦美奂的黑眼睛，这似锦繁花的镜子，夏日的蓝天和天真傲慢的反射镜，现在由于痛苦变得目光柔和，只折射出末日的忧伤和焦虑。有一些受伤致死，立即被两三名刽子手运到远处的墓地。另一些伤势较轻，终于躲到一个角落避难，它们挤作一团，被毫不留情的卫兵封锁在里面，直至贫困而死。有许多成功地来到门口，裹挟着敌手逃到空间；但是，夜晚将至，它们饥寒交迫，又成群地回到蜂箱入口乞求庇护。它们遇到了另一队坚定的卫兵。次日，第一次出蜂箱的工蜂要清除门前无用巨蜂堆积如山的尸体，有闲族在蜂城渐渐被淡忘，直至来年春天。

三

屠杀经常于同一天在养蜂厂的许多蜂群中进行。信号由最富裕、治理最好的蜂群发出。几天后，不大兴旺的小团体群起效仿。只有最穷困、最孱弱、上了年纪的母蜂几乎不能生育的部落，仍希望使它们期待的、依然有可能降生的童贞蜂王受孕，将雄蜂一直供养到入冬。这时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贫困，母蜂、寄生虫、工蜂，整个部落饥肠辘辘地缩成一团，紧紧抱在一起，在天降第一场雪以前，悄没声息地于蜂箱的暗处丧命。

在居民众多的富有蜂城处决了游手好闲者后，工作重新开始，但热情大大减退，因为花蜜更加稀少。大节日和大惨剧已经过去。无数生灵编成花环的神奇团体，以花和露水为食、不休不眠的高尚怪物，七月美好时光的光荣蜂群渐渐入睡，呼出的香味袭人的热气逐渐徐缓冻结。为了补足不可缺少的食品，秋天的蜜堆积在营养墙里，最后一批食库用不变质的白蜡印封住。——建造停止，出生减少，死者增加，黑夜变长，白昼缩短。凄风，苦雨，晨雾，阴影过快形成的陷阱，夺走了数以百计不再复返的工蜂的生命，像雅典的蝉一样渴望阳光的全体小民感到冬寒的威胁在头顶蔓延。

人提取了自己那份收获。每一个好蜂群向他提供八十或一百斤蜜，最出色的有时产二百斤，这些蜜代表着大片液化的光和鲜花盛开的无垠的田野，一朵接一朵的花每天受到一千次的光顾。现在，人最后看一眼进入冬眠的蜂群，取走最富有者的多余财宝，分给因厄运而变穷的蜂群，这个勤劳的世界是不该遭到厄运的。人把住所覆盖得暖暖和和，半闭上门，取走无用的框框，听

任蜜蜂进入长长的冬眠。这时它们聚集在蜂箱的中央，挛缩着悬挂于藏有忠实的坛坛罐罐的蜂巢上，天寒地冻的日子，从中将流出经过加工的夏季养分。蜂王居中，卫队簇拥左右。第一排工蜂紧紧钩住密封的巢房，第二排覆盖其上，它又被第三排覆盖，依此类推，直至最后一排形成一个外壳。外壳上的蜜蜂感到寒冷袭来时，便回到群体中，其他的蜜蜂轮流来替换它们。悬挂的葡萄串宛若一个温热的浅黄褐色球体，被蜜墙分成几部分，随着它攀附的巢房的衰竭，它难以觉察地或上或下，或进或退。因为和人们一般认为的相反，蜜蜂冬眠时生命放慢，但并未停止。在火一般的阳光中幸存下来的小姐妹们随着外界气温的变动或活跃或平静，靠协调一致地鼓动双翼，在球体中维持了不变的、和春日一样的热量。这秘密的春天来自美丽的蜂蜜，它不过是一丝热量，在昔日发生了转化，现在又恢复了最初的形式。它似慷慨的血液在球体中循环。呆在血液漫溢的蜂房上的蜜蜂将它送给邻居，邻居又传给其他的蜜蜂。它靠一只只脚爪、一张张嘴传到蜂群的末端，这群体只有一个想法、一种命运，既分散又会聚于千百颗心中。它替代太阳和花朵，直至其长兄，那真实伟大的春天的真正太阳，通过半启半闭的门悄悄投去令堇菜和银莲花复苏的第一道温煦的目光，轻轻将工蜂们唤醒，让它们看到蓝天恢复了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将死与生相接的不间断的圆圈刚刚自转了一周，并恢复了生机。

花的智慧

谭立德　周国强　译

花的智慧

谭立德 译

一

我在本书中仅仅是想提出诸位植物学家都已稔熟的事实。我并没有什么新发现，我的奉献也微乎其微，可以归结为某些基本的观察。当然，我无意对各种植物向我们提示的有关其智慧的全部证明予以逐一评点。这些证据不胜枚举，绵延不绝，而花卉尤其集中体现了植物一生趋向智慧和精神的努力。

假如人们碰到某些笨拙的或不幸的植物和花卉，那也不足以说明植物和花朵全都缺乏睿智和灵气。所有的花卉都努力履行它们的使命；所有的花卉都雄心勃勃，它们在层出不穷地呈现其生存形态的同时，在大千世界蔓延，占据地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按照受土壤制约的法则，它们必须克服比动物繁殖要大得多的困难。因此，大多数花卉都得求助于计谋、手段，设置机关和陷阱。这些技能从机械学、弹道学、航空学、昆虫观察诸方面来看，常常领先于人类的发明和认识。

二

描绘花卉受精的重要系统也许是多余的：如雄蕊和雌蕊的作用，芳香的魅力，和谐的、鲜艳的色彩的诱惑，花蜜的生成等等；花蜜对于花卉毫无用处，仅仅是为了吸引和招惹陌生的客人和爱情的使者，如蜜蜂、熊蜂、苍蝇、蝴蝶、尺蛾，这些使者给花卉送来那静止的、隐秘的远方情人的吻……

这个植物世界在我们看来是如此宁静，如此温顺；在这个世界里，仿佛一切都被承受，一切都寂静无声，俯首帖耳，沉思冥想；其实不然，在那儿，同命运的抗争实在是最激烈、最执着的了。植物最重要的器官——营养器官，它的根，把它同土壤紧密相连。如果说，在我们所肩负的种种重大法则中难以发现那最沉重的法则；那么，对于植物来说，最沉重的法则无疑就是迫使它从生至死，保持静止的那条法则。因此，它比精力分散的我们知道得更加清楚，首先要起来反抗什么。植物的固执的理念所赋有的能量，足以构成一种无与伦比的景象，它从黑暗的根部升起，组成有机体，并在灿烂的花朵中扩张。这种能量充分展示于同样的构思：它走向高处，逃脱了厕身于低处的命运；回避、甚至反叛沉重而可悲的法则，自我解脱，打碎狭窄的界域，造就或乞灵于翼瓣，尽可能远地逃遁，突破命运禁锢它的空间，向另一个王国靠近，闯入另一个生气勃勃的、动态的世界……但愿它能进入那个世界；如果我们能够置身于另一种命运赋予我们的时代之外，或者，如果我们能够进入一个摆脱了物质的最沉重的法则的天地，那不是也同样令人惊异吗？我们将看到，花卉为人类树立了坚毅、果敢、恒心和灵气的不可思议的榜样。如果我们借助我们

花园里一朵小小的花儿所显示的力量的一半，用来解除压迫我们的形形色色的必然性，比如，痛苦、衰老和死亡，那么，可以相信，我们的境遇将迥然不同于现状。

三

大多数植物具有的这种对行为的要求，对空间的渴望，在花卉和果实身上也同样表现出来。这种要求，在果实身上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说明；不管怎样，它仅仅显示出一种探索，一种并不复杂的深谋远虑。同动物界发生的情况截然相反，由于绝对静止这一可怕的法则，种子的头一号的而且最恶劣的敌人，就是作为父系的根部。那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双亲在那儿无法越雷池一步，它们知道它们已注定要使自己的后代挨饿、窒息。任何一粒掉落在大树或植物根部的种子，都会失去生命力，或者在悲惨的状态中萌芽。因此，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来摆脱桎梏，赢得空间。于是，就有了我们在森林和平原处处可见的令人赞叹的传播、推进和飞行的方式；我们不妨顺便举出其中几个最奇特的例子：槭树的空中螺旋桨，即它的翅果，椴树的苞片，菊科植物、蒲公英和波罗门参的“滑翔机”，大戟属的如爆鸣型弹簧似的杯状花序，苦瓜表面瘤状突起的梨形的果实，茸毛叶植物的绒毛，以及其他成千上万出乎意料的、令人惊愕的机制，由此可以说，没有一粒种子不是彻底地创造一些属于它自己的手段，以挣逃母亲的阴影。

事实上，如果不稍微进行些植物学的实践活动，人们就无法相信所有这些耗尽了人们想象和才智的、令人赏心悦目的青枝绿叶的草木。请注意一下，举例来说，红海绿那蕴含着种子的漂

亮的果穴，凤仙花的五片裂瓣，天竺葵舒展的五粒蒴果等等。一旦有机会，请别忘记仔细观察所有草药商那儿都能找到的罂粟的其貌不扬的头部。这颗大脑袋里装着值得大加称颂的谨慎和先见之明。人们知道，它包含着无数粒非常细小的黑色种子。必须极其敏捷并尽可能远地散播这种种子。如果包含种子的球形蒴果裂开、跌落或从底部打开，那么，这些珍贵的黑色火药在茎根部只能形成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物。这些种子只能通过果壳的最上部开口处撒出。蒴果一旦成熟，便斜倚在花梗上，随着微风"频频仰头"，用地道的播种者的手势，把种子撒播于空间。

我还想来谈谈种子预见到自己将被飞鸟撒播，于是，为了诱惑鸟儿，它们在甜甜的包膜底部蜷缩成一团，例如槲寄生、刺柏、花楸等等。对于这样的现象，存在一种说法，一种功利性的理解，我不大敢坚持这一点，生怕重犯贝尔纳丹·德·圣彼埃尔[①] 的错误。然而，事实上没有别的解释。带甜味的包膜对于种子，犹如引诱蜜蜂的花蜜对于花卉都同样毫无用处。鸟儿吃果子，因为果子味道甜美，于是，它把难以消化的种子也同时吞食。鸟儿展翅高飞，它把它吞食进去的种子几乎原封不动地归还，种子挣脱了外壳，远离了出生地的危险，准备发芽。

四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比较简单的手段。大路旁，您偶然见到一簇植物的时候，便随意采摘一株草；此时，您会发现一种

① 贝尔纳丹·德·圣彼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

不受束缚、坚持不懈、出乎意料的智力活动。现在有两株可怜的攀缘植物，您散步时曾无数次见到过，因为这种植物比比皆是，甚至在连一撮腐殖土都保留不住的不毛之地都能见到。那就是野生苜蓿的两种品种，就最朴素的字面意义来讲是两种莠草。一种带有红色的花，另一种则是一簇豌豆大小的黄花。看着它们钻进草地，隐蔽起来，人们怎么也不会料到，它们早在锡拉库萨[①]的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几何学家之前，便已发现并试图把阿基米德推进器[②] 的令人震惊的特性不是应用于体液的升高，而是应用于飞行技术。由此，它们让种子构成带有三四道螺旋的轻微的螺线，以极其奇妙的构思计算好减缓它们脱落的速度，这样，借助于风力，它们可以延长空中的飞行。黄色的野苜蓿甚至还改进了红色野苜蓿的装置，螺线的边缘长有双排疏刺，显然有意在行人经过时攀附于衣服，或者钩住路过的动物身上的皮毛。显而易见，它指望能同样享有茸毛叶植物的好处，也就是说通过借助绵羊、山羊、兔子等撒布种子，同风媒或者说借助风力传粉结合起来。

在这整个艰苦的过程中，最令人同情的是此种努力的徒劳无益。可怜的红苜蓿和黄苜蓿失算了。它们那令人注目的螺旋器对它们毫无用处。这些螺旋器只能从某个高度，从一棵大树的树冠或一棵高大的禾木植物上跌落下来时才起作用，但是，因为它们长得与草一般高，因此，刚转四分之三圈，便已碰到了地面。我们于是遇到了一个有趣的、失误的例子，自然界中一个进行摸索、试验和不足为怪的失算的例子。这么说来，要断言大自然永无谬误，就不能对它过于苛求，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① 意大利西西里岛港口，阿基米德出生于此地。

② 即通常所说的螺旋输送器。

暂且不谈三叶草，这另一种蝶形的豆科植物几乎同我们在这儿所关注的其他植物混同起来，不妨来考察一番苜蓿的其他品种，它们并不采用这种飞行装置，而坚持荚果的原始传播方法。在苜蓿的品种之一香橙亚科苜蓿身上，人们显然能领会到螺旋形荚果如何过渡到螺旋推进器。另一个品种黄芩类苜蓿，则把这种螺旋推进器弄成圆球形。看来，我们正目睹一种发明产生效益的动人场面，我们正参与一个命运未定的家族的探索，它正在寻找确保其前途的最佳方法。黄苜蓿对螺旋器感到失望，于是便添生了尖尖的疏刺和钩状似的绒毛。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它暗自思忖，既然自己的叶子招引了羊群，那么羊群不可避免而且理所当然要关心它的后裔，难道不可能是这样的吗？至少，多亏这新的努力和绝妙的念头，带黄花的苜蓿要比它最强壮的亲属，带红花的苜蓿传播得广泛得多，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五

如果人们好生关注它们这种微不足道的劳作，那么就能发现，不仅种子和花卉，而是整株植物，茎、叶、根都具有一种深思熟虑的、充溢着活力的智慧。请你们回忆一下受到阻碍的树枝如何不遗余力地向着日光伸展，或者濒临险境的树木如何进行机敏而勇敢的斗争。对于我来说，我永远难以忘怀，在普罗旺斯处处散发着紫罗兰的芳香，还有荒芜而美妙的勒鲁狭谷里，有一天我亲眼目睹的一棵巨大的百年月桂树，它让我看到了英雄主义的典范。在它的奇形怪状的也就是说歪歪扭扭的躯干上，人们很容易看出它那刚毅而艰难的一生的全部遭际。鸟儿或风力——命运的主宰，把种子携带到像金属门帘那样垂直的陡峭的岩石

侧翼；于是，树木便在离激流的源头百米处诞生，在灼热而贫瘠的石缝中诞生，茕茕孑立，可望而不可及。在生命的初期，它曾驱遣那些盲目的根须长久而又艰难地寻觅不稳定的水分和腐殖土。但这仅仅是经历过南方干旱的品种的遗传的烦恼。年少的树苗需要解决一个更为严重、更为意外的难题：它从垂直的石板出发，因此，它的枝头无法向高空伸展，而只能向洼地俯冲。因而，虽然树枝的重量不断增加，但应该先让最早生长的枝叶挺立起来，以顽强的努力把张皇失措的树干在岩石底部弯成肘形，就这样——仿佛一个脑袋后仰的游泳者——凭借一种意志，一种张力，一种连续不断的收缩，支撑起沉重的树冠，使之临空傲然屹立。

从此，围绕这生命结便集中了植物的全部牵挂、全部能量和全部自觉的、不受约束的才华。畸形发展所导致的高低起伏的肘拐，逐渐展示出某种思维引发的持续不断的不安，这种思维善于利用雨水和风暴给予的启示。年复一年，枝叶交织形成的穹形树冠越来越沉重了，它一门心思地只想在阳光和高温之中充分发展和壮大，然而，一种隐秘的溃疡病深深地咬啮着在空间支撑它的臂膀。于是，受某种我不知道的本能所驱使，在树木肘拐的上方，二尺[①] 多高的躯干上，长出了两条结结实实的树根，两条长着根毛的绳束，把树干紧系在岩石峭壁上。它们是否果真是被不幸召唤而来？或者，也许它们颇有先见之明，在生命形成的初期，就在等待这危难临头的关键时刻，以便前来大力鼎助？这难道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吗？谁将有幸目睹这些默默无声而对我们渺小的一生又显得过于漫长的演变呢？

---

① 此处指法尺，1法尺相当于325毫米。

六

在那些由首创精神提供了最鲜明的证据的植物当中，我理当对堪称活跃或敏感的植物进行更详尽的研究。我仅仅提醒注意含羞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知羞草——的微妙的惊恐情状。其他具有本能动作的草就更鲜为人知；如蓀属植物，尤其是游移不定的岩黄芪，它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摆动。这种小小的豆科植物，原产于孟加拉，但经常移植于我们的温室，由于受到充分的光照，它做着一种连续而又复杂的舞蹈动作。它的叶子分成三片小叶，其中一片宽大的为顶生，另外两片窄叶则长在第一片叶的根部。这三片叶子各自以其特有的、迥然不同的动作而活跃不已。它们生活在一种富有节律的激动之中，一种几乎是精密计时的、持续不断的激动。它们对亮光是如此敏感，以至它们的舞蹈动作，随着云彩把它们凝视的那一角天空遮盖抑或露出而变得缓慢或加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才是真正的光度计，远远领先于克鲁克斯[①] 的发明，这是大自然的耳镜。

七

但是，这些植物——还应添上茅膏菜、捕蝇草和其他别的植物——可以说是一些超越了区别动植物界线的神经性植物，而那条分界线是神秘莫测，而且多半是想象中的。没有必要提到那

① 克鲁克斯(1832—1919)，英国物理学家。

样的程度，我们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另一极端，在植物勉强区别于湿泥和石块的洼地里，人们发现同样多的智慧和几乎同样多的显而易见的自发性。我听到人们谈论我们只能在显微镜下对之进行研究的神奇的隐花植物族类。因此，尽管蘑菇、蕨，尤其是木贼或鼠尾巴草的孢子活动灵敏，并且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创造性，我们也将不去谈这类植物。但是，水栖植物，即栖息在花瓶和原生烂泥里的植物所发生的奇迹就很难说是秘密了。鉴于它们的花儿无法在水下授粉，它们便各自想出了互不雷同的方法，以便使花粉得以在干涸无水的状态下传播。于是，褐藻类，也就是我们用来制作床垫的大叶藻，小心翼翼地把它们的花隐藏在一个真正的潜水钟内；睡莲则把花蕾送到池塘的水面上开放，通过一根随着水面的升高而不断增长的花柄向它提供养料，并支撑着它。假睡莲没有那种长长的花柄，只得听之任之，任凭花朵像水泡那样升腾、破灭。菱或俗称水栗子(水生菱)的花柄上长有鼓鼓的气囊；花蕾升上水面，开花、授粉完成后，气囊里贮满了比水还重的粘液，然后，整朵花又没入水中，果实将在水中成熟。

狸藻诉诸的方法就更为复杂。正如 M. H. 博吉庸在《植物生活》中所描述的："这些植物通常生于池塘、沟渠、沼泽和含泥灰层的水洼里，冬天，是看不见它们的，它们静静地躺在淤泥上。它们那纤弱、无力而长长的梗茎上长满了分裂成无数丝状体的细长叶子。在这样变了形的叶腋处，人们看到一种吡啶状的小囊，在它尖尖的顶端有一个开口。这个开口有一个只能由外朝内开启的阀门，边缘长满分叉的毛；囊的内部铺满另一种起分泌作用的短毛使它看上去毛茸茸的。当花期来临时，小小的腋袋储满了空气；空气越是要夺门而出，它就越是把阀门紧紧关闭。归根结底，这气体赋予植物一种特殊的轻盈，把它带往水面。仅仅在那时，可爱的小黄花才粲然盛开，这些小黄花模样仿佛是某些动物

的多少有点鼓起的嘴唇那奇形怪状的吻部，其腭部则有一条桔黄色或铁色的条痕。在六、七、八月间，这些花优雅地伸出浑浊的水面，在残枝败叶中显得色彩鲜艳。但是一旦授粉完成，果实开始发育成长，角色也随之起了变化；周围的水便压迫小囊的阀门，渗入进去，很快便深入囊内，花朵不堪重负，只得又沉入淤泥之中。”

看到人类某些最富有成效、最新鲜的发明竟集中在这古老得无法追忆的花卉的器官身上，难道不是饶有兴味的事吗？如裂瓣所起的阀门作用，液体和气体的压力，深思熟虑、运用广泛的阿基米德原理。正如我们刚才援引的那位作者所注意到的那样："最先把打捞浮筒系上沉船的工程师很少想到类似的手段已使用了几千年。"在一个我们认为没有意识、没有智慧的天地里，我们起先以为我们凭借最精细的思维便能创造出种种组合和新的关系。仔细研究以后，看来我们很可能根本无法创造出任何东西。迟迟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只是重新发现那些始终存在的事物，我们就像着迷的孩子，重新走上生活早在我们以前铺筑好的道路。再说，这样的情况是合乎情理、令人鼓舞的。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回头再谈。

八

在结束谈论水栖植物之际，我们不能不简要地提一下这类植物中最富浪漫色彩的生活：苦草或又称鞭子草的传奇式的生活，这一水鳖科植物的婚礼构成了花卉爱情史上最悲惨的插曲。

苦草是一种很不起眼的草，它毫无睡莲或某些海底种缨的奇特的优雅。但是，大自然好像非常乐意赋予它一种绝妙的思

维。小小的植物在水底的全部生活,都处于一种半睡眠的状态,直到它渴望新生活而举行婚礼的时候。这时,雌花慢慢地伸展开螺旋形的花柄,然后升起,浮现于池塘的水面,张苞怒放。雄花,透进阳光照耀的池水隐约见到雌花,便从邻近的根部逸出水面,满怀着希望,向在一个神奇的天地里临风摇曳、正在期待着它、召唤着它的雌花靠拢。但是,雄花走到半路,突然感到被制止住了:它的梗——生命的来源——长得太短了;它永远不能达到那光辉的地点,只有在那儿,雄蕊和雌蕊才能得以结合。

自然界是否还存在着更为残酷的疏忽或考验呢?请设想一下这种欲望的悲剧,人们谈论的那些无法理解的事物,显而易见的恶运,虽无明显的障碍,却又难以实现的事儿!……

也许,这同我们自身在尘世间的悲剧一样难以有完满的结局;但是,一个意外的因素在这儿介入了。雄花是否预感到自己的失望?不管怎么说,它是否在心灵深处隐藏着一个气泡?犹如人们的大脑藏有一种解脱绝望的思想。雄花好像犹豫了片刻;然后,为了达到幸福的境界,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我从有关昆虫和花卉的资料中获知,这是最不可思议的力量——它毅然挣断维持生命的联系。雄花的花瓣摆脱开花柄,以一种无与伦比的冲力,带着轻快的水珠,逸出水面。虽然遭到了致命的损伤,但它神采奕奕,悠然自在,在无忧无虑的未婚妻身旁漂浮了一会儿;一旦完成了同雌花的结合,献身者随即凋谢殒命;与此同时,已成为母亲的配偶,闭上它正在其中度过生命最后一息的花冠,卷曲起螺旋形的花柄,重又沉入水底,使那壮烈的爱情之果得以成熟。

敢情该把这样一幅壮观的画面描绘得少许灰暗些?从投光的角度看来它绝对的正确,而从阴影处注视也同样精确。为什么不呢?有时,在阴暗处的实际情形同明亮处的一样令人感兴趣。

这一幕动人的悲剧只有当人们认真考虑其智慧和类似的追求时才显得完美无缺。但是，如果用心观察每个个体时，常常会看到他们行动笨拙，而且同这理想的画面大相径庭。时而，雄花伸出水面，而那时附近还没有形成花蕊的雌花；时而，水位的下降使雄花得以轻易地同女伴会聚时，它却是不由自主而又无可奈何的，因为，它仍然无法挣断它的花梗。在此，我们再一次发现，全部才智都存在于人类、生命或自然界；而个体则几乎是愚笨的。在单独的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智慧的真正竞争，存在某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主动的类似平衡的倾向，而此种平衡状态则是我们的未来的巨大奥秘所在。

九

寄生植物也同样给我们提供了奇特而富有机智的景观，像令人惊奇的菟丝子，俗称和尚须。它没有叶子，茎刚长到几厘米时，为了缠绕在它相中的牺牲品身上，它便自愿放弃了根，然后，连它的吸盘也索性附着于寄主。从此，它便一心依靠它的牺牲品而生活。它的敏锐不可能使它上当受骗，它懂得拒绝它不喜欢的任何支柱，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它甚至会去远处寻找大麻、啤酒花、苜蓿或亚麻的茎梗，这些植物的茎梗适合它的体质和趣味。

菟丝子势必引起了我们对攀援植物的注意，这些植物具有异乎寻常的习性，对此，不得不略表几句。再说，我们当中曾在乡间多少生活过的人常常惊叹于它们的本能，即爬山虎或牵牛花把卷须引向靠墙安置的耙或锹的把柄的本能。如果把耙挪动一下，第二天，植物的卷须也完全转过身来，重新找到那个耙子。叔

本华在他的论著《自然界中的意志》中有一章专门探讨植物生理学，他对这种情形和其他情形的大量观察和试验作了概括，在此予以转述则可能占去过多的篇幅。因而，我请读者自己去阅读，他们会从中发现有关各种原始资料和参考书目的指示。近五六十年来，这些原始资料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猛增，而且，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难道我还需要再补充说明什么吗？

在形形色色创造、计谋、防范措施中，我们再举出辐射状的天仙子属作为例子，这种开黄花的纤小的植物，同蒲公英很相像，在利维埃拉海岸[①]的古老城墙上常常能遇见它。为了保证品种的传播和稳定，它同时拥有两类种子：一种是容易脱落，又长着翅翼，使自己委身于清风的种子，而另一种则是没有翅翼，栖身于花序，只有当花序分解时才能获得自由的种子。

多刺的苍耳属的状况让我们看到，某些传播系统的结构多么严密，效益多么良好。这是一种长着不规则锯齿的令人讨厌的杂草。不久前，它在西欧还鲜为人知，当然，也没有人想到把它引进。它全靠长满蒴果的钩刺才得以成功地传播，因为这些钩刺能抓住动物的皮毛。它原产于俄罗斯，随着从俄罗斯大草原进口的羊毛小包来到此地，人们也许可以从地图上追踪这个占有新世界的伟大迁移者经历的各个阶段。

蝇子草，即人们常常在橄榄树下看到的朴实无华的小白花，则按另一个方向来驱动它的思维。为了躲避惹人讨厌的、粗俗的昆虫的打扰，它外表显得异常胆怯、异常敏感，它的茎上长满了腺毛，渗出一种粘液，寄生虫非常喜欢依附于它，因而，南方的农民便在家中利用这种植物来驱赶苍蝇。一些蝇子草属植物巧妙地简化了防卫系统。由于它们特别害怕苍蝇，它们终于发现，只

① 意大利北部海岸，是景色秀丽的游览胜地。

需在每根茎的节下面长一个粘液环，便可防止苍蝇的骚扰。这种做法正同园丁们在苹果树树干周围涂一圈焦油，制止毛虫爬行的做法不谋而合。

这就引导我们来探索植物的防卫手段。昂利·库潘先生在一部出色的普及读物《古怪的植物》中，对某些这类奇特的武器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我请愿意知道更多细节的读者自己去阅读。首先来看一看关于刺的趣闻。索邦大学学生洛特里埃先生曾就此做过一些十分有趣的试验，证实了阴暗和潮湿有助于消除植物的带刺部分。相反，植物生长的地方越是干燥，光照强烈，它便越是挺拔，枝柯越多，好像它懂得，在荒无人烟的岩石或灰质沙土上它几乎是唯一的幸存者，它必须大力增强防卫，来抵制把它作为唯一猎物的敌人。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类培植的带刺植物都逐渐放弃了它们的武器，尊重那位超自然的保护者的心意，这位保护人把它们收养在自己的园圃里。

某些植物，其中有紫草科，用异常坚硬的毛替代了刺。其他一些植物，如荨麻，坚硬的毛还含有毒汁。而老鹳草、薄荷、芸香等，为了不让动物近身，便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但是，最奇特的是那些无意识地进行自卫的植物。我们举木贼为例，它的茎的四周围绕着一层极其微小的石粒般的东西，仿佛是一种真正的防护装置。此外，几乎所有的禾木科植物，都在自身的纤维组织中饱含了石灰质，其目的是为了吓退贪食的蛞蝓和蜗牛。

十

在对杂交授粉所必需的复杂机制作一番研究之前，在我们园子里仍然在举行的不计其数的婚礼当中，我们来谈谈某些单

性花的机敏的思维，这些单性花雌雄同株，在同一花冠里相亲相爱，直至死亡。

我们十分了解这种方式的类型：雄蕊或雄性器官，通常数量较多但很脆弱，排列在强壮而坚韧的雌蕊周围。伟大的利内[1]说得好："嫁与娶同样是走向喜气洋洋的洞房。"但是，这些器官的健康状况、形状和习惯因花而异，仿佛大自然没有固定的想法，或者说，自然界具有一种把创新当作荣誉的想象力。花粉成熟时，常常从高处的雄蕊自然而然地掉落在雌蕊上；但是，雄蕊和雌蕊往往是一样的高，或雄蕊离得太远，或雌蕊反比雄蕊高大。这时，它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相逢。时而，雄蕊像荨麻一样蹲伏在花冠深处的梗上。授粉时，雌蕊像弹簧一样舒展开来，踞之于高处的花药或花粉囊把一片粉末散落在雌蕊的柱头。时而，为了使婚礼能在某个晴天的美好的时刻完成，远离雌蕊的雄蕊像小檗一样，在两个水性腺体的重量影响下，固定在花的内壁；在冉冉升起的太阳的照射下液体蒸发，卸下重负的雄蕊猛然投向雌蕊的柱头。在别的场合，又是另一种情形：例如报春花科，雌花时而比雄花大，时而比雄花小；百合、郁金香的雌花则过于细长，它尽一切可能来汇集和固定花粉。但是，最独特、最神奇的方式要数芸香的方式，这是一种相当难闻的药草，属于声誉不佳的通经剂一类。雄蕊在肥硕的雌蕊周围排列成一圈，在黄色的花冠里静静地、温顺地等待着。到了结合的时刻，妻子似乎发出某种有名无实的召唤，雄蕊听从她的指令，第一根雄蕊靠近并触摸雌蕊的柱头，然后第三根、第五根、第七根，直到所有的单数雄蕊全都委身为止。然后，轮到双数的雄蕊，第二根、第四根、第六根，等等，依次类推。这简直是指令式的爱情。这种会数数的花在我看

① 利内(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

来是如此的离奇，以致我首先对植物学家难以表示信赖，在这一点得到证实之前，我坚持要不止一次地核实它对数字的感受力。我的观察证明，它很少弄错。

反复列举这样的例子也许做得过分。在田野或树林里随意地散散步，就能观察到同植物学家所引证的同样稀奇的情形。但是，在结束这一章节之前，我要谈谈最后一种花卉；这并非因为它证明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想象力，而是由于它表示爱情的有趣而容易被领会的优雅姿态。那就是大马斯铁线蕨，它有着十分迷人的俗称：维纳斯的头发，灌木丛中的魔鬼，披头散发的美人等等，民间诗歌竭尽所能，用动人的笔墨描绘一种令人喜爱的小植物。人们在南方，在路旁，在橄榄树下，都能见到这种处于野生状态的植物；而在北方，人们则常常把它种植在颇为老式的花园里。它的花呈淡蓝色，就像一朵原始状态的小花那样朴素无华，至于“维纳斯的头发”、“披头散发的美人”则是指它杂乱、纤弱的叶子，它的叶子围绕着轻柔翠绿的“荆棘”似的花冠。在花的根部，五根极长的雌蕊紧密地聚集在碧蓝的副花冠中央，就像五位身穿绿裙袍、冷若冰霜、高傲的王后。在雌蕊周围，涌动着一大群毫无希望的恋人——雄蕊，它们无法达到王后们膝部的高度。于是，在这青绿色和天蓝色的宫殿深处，在幸福的夏日里，开始了人们无法预测的、无可奈何的、徒劳无益的、一成不变的期待的戏剧，这出戏默默无言，有始无终。但是，时光在流逝，这日日夜夜就是花卉的年年月月；花儿的流光溢彩渐渐黯然失色，花瓣脱落了，高傲的王后们在生活的重压下似乎也终于垂头丧气。在一个特定的时刻里，王后们仿佛听从了善于判断考验的程度的爱情所发出的隐秘而又不可抗拒的口令，以一种审慎而匀称的动作，犹如五股喷泉落入承水盘时形成的抛物线，协调一致地仰卧着，优雅地在情人们的嘴唇上蘸吸新婚之吻的金粉。

十一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一领域中的意外情况比比皆是，也许有必要撰写一部有关植物的智慧的大部头书，就像罗马尼斯[1]撰写的一部有关动物的智慧的著作。但是，这一提纲挈领的作品丝毫不指望成为这方面的教科书；我仅仅想借此引发对某些有趣的事情的关注，这些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旁，发生在这个我们洋洋自得地自以为是享有特权的世界里。这些事情并不是特意选定的，而是基于观察和以不同的环境作为范例加以援引的。总之，我想首先通过这些简短的笔记来研究花卉，因为，正是在花卉身上表现出伟大的奇迹。我暂时撇开肉食植物不谈，如茅膏菜、猪笼草、瓶子草等等，这些植物涉及到动物界，可能需要更详尽的专门研究，以便我专心致志于探究真正属于花卉的、严格意义上的花，即那些人们认为没有感觉、没有生命的花。

为了把事实同理论区别开来，在描述花卉时，我们权且把它当作已经按照人类的方式来预见和认识了它所实现的一切。我们以后会看到应该为它保留什么和需要为它修正的东西。现在，它独自站在舞台上，就像一位富有理性和毅力的出众的公主。不可否认，它好像具有这些品性；而要从它身上驱除这些品质，必须诉诸相当含混的托词。因此，它正襟危坐地挺立在花梗上，在光彩的帐篷里庇护着植物的繁殖器官。看得出来，在这爱情的帐篷深处，它只希冀雄蕊和雌蕊的结合圆满完成。许多花卉都予以

① 罗马尼斯(1848—1894)，英国博物学家。

默许。但是，对于许多其他孕有可怕威胁的花卉来说，则产生了一个在正常情况下无法解决的交叉授粉的难题。在经过那些难以计数的、古老的试验之后，这些花卉才接受了自动授粉，这是不是意味着，借助把它包裹于同一个花冠中的花药所坠落下来的花粉完成的柱头授粉，会引起种的退化呢？据说它们什么也不接受，也不利用任何试验，现实的力量表现为逐渐淘汰掉因自动授粉而退化的种子和植物。很快，幸存的只是随便哪种反常，例如那些因难以接近花药的雌蕊的过分的长度，而阻止了自我授粉的植物。经历了千百次的波折，只有这些例外幸存了下来，遗传最终确定了偶然造就的结果，而正常的典型则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十二

我们以后看到这些解释所阐明的一切。我们暂且返回花园或原野，以便更详细地研究花卉的特性所进行的两三种奇异的创造。我们不用远离这所蜜蜂出没的房子，一位心灵手巧的机械师就居住在这芬芳的花团锦簇之中。没有一个人，即便是极少光顾乡村的人，也不会不知道美丽的鼠尾草属植物。这是不引人注目的唇形科花；它的花朵朴实无华，像饥饿的嘴那样张开，以便捕捉洒过的阳光。此外，我们发现，它的许多品种都没有采纳我们就要研究的授粉系统，或者没有把授粉系统提高到那样完美的程度，这是有趣的细节。

但是，我并不想在此专谈屡见不鲜的鼠尾草属植物，仿佛为了庆祝春天女神的光临，它此刻正用淡紫色的帷幕覆盖着我那

油橄榄木平台的全部墙面。我敢向你们担保，专供国王享用的大理石宫殿里的平台也从来没有比这更豪华、更吉祥、更芬芳的装饰了。当赤日炎炎，或正午时分，人们会以为领受到了阳光本身的芬芳气息……

不妨来谈谈细节，柱头或雌性器官隐藏于上唇瓣，构成类似风帽的某种东西，那儿同样有两片雄蕊或者说雄性器官。这个柱头为了阻止雄蕊授粉给栖息于同一新房的柱头，它的身高竟是雄蕊的两倍，以致雄蕊毫无希望触及到它。此外，为了避免任何意外，花卉的雄蕊要比雌蕊成熟得早，因而，当雌花能够受孕时，雄花却已凋谢。为了把外来的花粉运送到被遗弃的柱头上，从而完成结合，就必须有外界力量的介入。某些花卉，如风蝶花，便依赖风的关照。但鼠尾草的情况则是最普通的，它是依靠虫的媒介，也就是说，它喜爱昆虫而且只依靠昆虫的合作。此外，它不是不知道——因为它知道许多事情——它生活在一个不宜指望任何同情和任何仁慈的援助的世界。因此，它不会徒劳地去恳求蜜蜂的好意。犹如世上一切同死亡抗争的生物一样，蜜蜂仅仅为了自己，为了它这一种类而生存，绝不会考虑为养育它的花卉效劳。怎样才能不顾它自身的反对，或者至少让它于不知不觉之中，被迫履行自己的夫妻职责呢？且看鼠尾草构想的神奇的爱情陷阱。在它那丝一般淡紫色帷幕的深处，它分泌出几滴花蜜；那就是诱饵。但是，两根平行的同荷兰式吊桥旋转轴相似的花丝赫然屹立，挡住甜蜜液体的出口。每一根丝的顶端有一个大泡，即盛满着花粉的花药；底部，两个小的烧瓶，作为平衡锤。当蜜蜂探身花中采撷花蜜，必须用脑袋推开两个小烧瓶。两根围绕中心线的丝随即摇晃起来，顶端的花药便接触蜜蜂的两侧，并用花粉尘覆盖其全身。

一旦蜜蜂抽身而去，具有弹性的主轴又使机械恢复原状，重

做好运作的一切准备,以迎接新的来访。

然而,那仅仅是这出戏的第一幕:随后的部分则在另一场景中展开。邻近的一朵花,其雄蕊刚刚凋谢,期待着花粉的雌蕊上场了。它从风帽似的东西中慢慢地探出身子,随即舒展、倾斜和弯曲起身子;然后又分叉,以便堵住小营帐的进口。蜜蜂的脑袋在悬挂的分叉下畅行无阻地采撷花蜜,但分叉贴近的蜜蜂的背部和侧翼,正是别的雄蕊曾接触过的部位。二分的柱头贪婪地吸收银光闪闪的花粉尘,受孕过程便大功告成。如果把一小截麦秆或火柴杆伸入花儿,便很容易摇动整个器官,并了解它那所有动作的组合和精确性是多么出色和令人感动。

鼠尾草属植物的品种难以悉数,我们可以列举出将近五百种,恕我不向诸位一一提及它们中大多数的学名,这些学名并不总是高雅的:丹参、洋苏草(我们菜园里的)、一串红(漂亮的鼠尾草属在我们的花篮里大放异彩),等等。也许找不到一种种类足以改变过我们刚才所研究的机制的某个细节。某些花卉——我想这是一种值得探讨的完善——把雌蕊的长度增加一倍或两倍,这就使雌蕊不仅伸出风帽,而且在花卉的入口处以羽毛的状态充分地弯曲。这样,这些花卉在必要时,便避免了柱头通过同一花冠中的花药授粉的危险。但是,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如果雄蕊先熟现象并不是严格的,蜜蜂离花朵时,也可能在柱头上留下与花药同居的花粉。另一些花卉,借助摆动运动,使花药得到更多的扩散,从而更准确地击拍蜜蜂的侧翼。最后,还有一些花卉没有能够把它的机制的所有部分配置和协调成功。举例来说,离我种植的一串紫不远处,就在水井旁边的夹竹桃树丛下,我看到一簇簇带淡紫色的白花。人们既未从中发现摆动运动的图谋,也未发现摆动的痕迹。雄蕊和柱头杂乱地充塞着花冠。一切都仿佛取决于偶然,而且凌乱不堪。我毫不怀疑,对于搜集这种唇

形科花卉的众多品种的人，有可能重新构建整个经过，并追踪新构想的每个阶段，从我眼前的一串白的原始的紊乱，直到洋苏草的高度完美。还有什么可说呢？这种方式是否仍然适用于对芳香族植物的研究呢？人们是否始终处于调整和试验的阶段，就像岩黄芪族中螺旋输送器那样呢？难道对于自动摆动的优越性人们还没有达成共识吗？也许，一切都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不是预先安排就绪的，因此，人们将在这个我们认为从其机体来看必然是墨守成规的世界中进行探讨和试验。

十三

不管怎样，大多数鼠尾草属的花卉提供了交叉受粉这一重大问题的正确答案。但是，正如在人类世界，一种新的发明立刻就被采用、被简化，被一群渺小的、不知疲倦的研究者改进，同样，在人们可称其为“机器”的花卉世界，鼠尾草的专制起了变化，并在许多细节方面奇怪地得以完善。在小树林和欧石楠丛生地的荫蔽处，你们肯定曾见到过一种很普通的玄参科植物，马先蒿，它就经受了一些极其巧妙的变化。它的花冠形状与鼠尾草花冠的形状一模一样；柱头和两个花药药室都长在花冠上端。只有柱头上一颗小水珠超越出花冠，而花药则严格地被囚禁于其中。在这丝一般柔滑的帐篷里，两性器官挨得很紧，甚至可以直接接触；然而，由于一种与鼠尾草完全不同的装置，自动受粉是绝对不可能的。实际上，花药形成了两个盛满花粉的囊状物，这两个各自仅有一个出口的花粉囊是并列的，以致使两个出口重合在一起，相互堵塞。在花冠内，它们被两种类似轮齿的东西支撑在

构成如弹簧一般的弯曲的茎上。蜜蜂或熊蜂进入花中采撷花蜜时，必定要分开这两个轮齿，囊状物便立刻得到释放，涌现出来，猛扑到昆虫背上。

但是，花卉的才华和远见的表现并不止于此。H·缪勒是第一位全面研究马先篙那奇妙的机制结构的人。他进行了这样的观察：

“如果雄蕊在保持它们相对位置的同时来击拍昆虫，那么没有一粒花粉会跑出来的，因为，它们的出口被相互堵塞。但是，却有一个既简单又巧妙的办法来战胜困难。花冠的下唇瓣并不是对称的、横向的，而是不规则的、倾斜的，以致一边比另一边高出几毫米。停在上面的熊蜂也只能保持一种倾斜的位置。由此而导致它的脑袋一次次碰到花冠的凸出部。于是，也就接二连三引发雄蕊的启动，一个接着一个来撞击昆虫，畅通的开口把花粉尘撒在昆虫的身上。

“当熊蜂飞到另一朵花时，会不可避免地使它受粉，因为，有一个细节故意遗漏了，那就是熊蜂在把脑袋钻进花冠时，首先遇到的是紧挨着它的柱头，恰好是熊蜂过一会儿因雄蕊的冲击被触及的地方，确切地说，就是熊蜂刚刚离开的那朵花的雄蕊已经触摸过它的地方。”

十四

人们也许可以列举无数这样的例子，每一朵花卉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体系，以及它取得的于它有用的经验。当我们更贴近地考察它们的小小的创造、各种各样的程序时，不禁会想起

那些有趣的工具展览会。在展览会上，人类在机械学方面的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但是，我们的机械学才能仅仅始于昨日；而花卉的机械性能则已运转了几千年。当花卉出现在我们的地球上时，在它的周围，没有任何楷模可以仿效；它必须从它自身来获取这一切。当我们还在使用火棒、弓箭、狼牙链锤的时候，再往近处说，当我们发明滑轮、滑车、复滑车、打桩机的时候，而在不久以前——可以称之为去年——当我们的杰作还只是弹射器、时钟和织布机的时候，鼠尾草属植物已经能够制作旋转轴和精密天平的平衡锤；马先篙仿佛要做一次科学试验似的，制作了它那密封的烧瓶，并对弹簧的启动和斜面结构进行了加工。再说，将近一个世纪以前，谁也不曾想到螺旋桨的属性，而槭树和椴树一旦生长成树，便懂得利用这种特性。我们什么时候能造出一架像蒲公英那样坚实、那样轻巧、那样灵敏、那样可靠的降落伞或飞机呢？什么时候，我们会寻到把一块脆弱的料子剪裁出像花瓣一样的丝织品的秘诀？什么时候能物色到一个像西班牙荆豆那样有力，足以把金色的花粉投射入空间的弹簧？在这部微不足道的研究论著的开头，我曾列举苦瓜或锦荔枝，谁又能告诉我们，它具有奇迹般力量的奥秘所在？你们熟悉苦瓜吗？这是一种朴实的葫芦科植物，在地中海沿岸屡见不鲜。它那肉质果酷似一种小黄瓜，显得生机勃勃，具有一种奇异的活力。人们很少触摸它们，当它成熟的时候，由于一阵痉挛性收缩的作用，它突然脱离花柄，并通过果实脱离时产生的裂口，喷出一束夹带着大量种子的粘液状射流，这股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能把种子射到离出生的植物四五米远的地方。如果说我们能因一个痉挛动作而掏空自己的五脏六腑，并且把我们的各种器官、脏腑和血液送出离我们的肌肤和骨骼半公里之远的地方去，那么，那个动作也就与上述情况同样的离奇。此外，许多种子掌握弹道学手段，并且善

于利用一些我们多少有点陌生的能源。不妨回想一下，比如说，油菜和荆豆连续发出劈劈啪啪的爆裂声；但是，植物大炮的大师之一则是续随子。续随子是适应我们气候的一种大戟科植物，是一种具有装饰性的"杂草"，常常长得比人还高。现在，在我的桌上，一支续随子浸在一杯水中。它长着三裂片的暗绿色浆果，里面含有种粒。这些浆果中不时有一颗劈啪爆裂开来，种粒便以不可思议的初速射向四处，碰击家具和墙壁。如果其中有一颗种粒打到您的脸上，您会以为被虫子刺了一下，因为这些如大头针一般大小的纤微的种粒有着异乎寻常的穿透力。仔细观察浆果，探究赋予其生气的原动力，您将无法找到这股力量的奥秘所在；它与我们的神经一样是肉眼看不见的。西班牙荆豆不仅有荚，而且还长有刺眼的花。也许你们已经注意到这种令人赞赏的植物。这是荆豆属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它热爱生活，简朴，强壮，任何土壤和任何考验都不会使它气馁。在南方山区，它沿着小径生成一团团高大而浓密的球形灌木，有时高达三米，从五月到六月，绽开华丽的纯金色的花朵，其花香混合有附近常有的忍冬的芬芳，在明媚的阳光下，展现着它们的欢悦，人们惟有在谈及天堂的晶莹露珠，福地的淙淙泉水，幽蓝的岩洞中纯真而透亮的星星……时，才能说明这种欢悦的特性。

荆豆的花朵，如同所有蝶形花豆科植物，同我们园子里的豌豆花很相像；它那些粘连在一起、下花瓣组成像战船的船首冲角似的花距把雄蕊和雌蕊紧紧地关闭着。只要它没有成熟，时时前来探察它的蜜蜂便会发现它是难以穿透的。但是，被束缚的未婚夫一旦迎来青春期，在停落的昆虫的体重压力下，花距便耷拉下来，金色的花粉室欢畅地爆裂，竭尽全力向远处喷发出一片金灿灿的粉末，撒落在来访者和邻近的花卉上，一片用作风障的宽大花瓣小心翼翼地俯身弯向受粉的柱头。

十五

有意进一步研究所有这些问题的人，我建议他们去阅读克里斯蒂安-康拉德·斯普兰盖尔的作品。作为一位先驱者，他自1793年便在他那有趣的著作《大自然中被发现的秘密》中，分析了兰科植物的不同器官的功能；然后，他埋头于研究查尔斯·达尔文、H·穆勒·德·利普斯泰德博士、希尔德勃朗特、里达利安·戴尔比诺、霍克、罗伯特·布朗和其他人撰写的许多专著。

正是在兰科植物中，我们会看到植物智慧的最完美、最和谐的表现。植物的才华在这些形态不规则的、稀奇古怪的花卉身上达到了极致，并且以奇特的热情来突破那一层区别动植物王国的板壁。此外，兰科这一名词不应该使我们困惑，我们也不应该以为这儿只涉及一些稀有的、珍贵的花卉，与其说这些温室的王后似乎需要珠宝商的关注，不如说，它们更需要园丁的照料。我们的不正规的土著植物志囊括了所有貌不惊人的“杂草”，统计出二十五种兰科植物，其中有最灵巧、最复杂的兰科植物。它们正是查尔斯·达尔文曾在他的《论兰科植物由昆虫完成的授粉》一书中研究的对象，这部书是记叙花卉生命的英雄行为的历史。在此，用少许笔墨概括一下这部内容丰富、奇妙的传记将不会是多余的。然而，既然我们要探究花卉的智慧，那么，把这种花卉的行为和智力习惯充分地示之于众便是必要的，因为，就迫使蜜蜂或蝴蝶在规定的形式和时间中按照它所希望的那样运作的技巧而言，它胜过所有的花卉。

十六

没有插图而要让人明白兰科植物的异常复杂的机制并非易事；然而，我将借助于多少近似比较的方法，努力提供令人满意的看法，同时尽可能避免运用专门术语，诸如侧膜、唇瓣、蕊啄、花粉块等，这些术语对不熟悉植物学的人，不能构成明确的形象。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儿最普遍的一种兰科植物，比如红门兰，它比较硕大，因此比较容易观察，它又称阔叶兰、大叶子兰花，俗称圣灵花。这是一种多年生植物，高达三十至六十公分。在树林和潮湿的草原比较常见，有聚伞圆椎花序，花小呈暗玫瑰色，五六月间盛开。

兰科植物中典型的花卉令人想起中国龙那张开的神奇的嘴。它的长长的下唇耷拉着，形如锯齿状的或有缺刻的护板，供昆虫用作落脚点或临时祭坛。上唇成圆形，形如风帽以遮蔽其主要器官；然而，在花卉的背部，花柄的旁边，一种花距或长尖角的东西低垂，把花蜜蕴含其中。大多数花卉的柱头或雌性器官，都是一个多少有些粘性的小花冠，在脆弱的花茎上，耐心地等待花粉的光临。而在兰科植物中，这种传统的装置却变得难以辨认。在口腔的深处，喉部的小舌的位置上，有两个粘连在一起的柱头，上方耸立着已变为一种奇特器官的第三个柱头。这个柱头顶端长有有着某种类似小口袋，或者准确地说，类似浅口盆子的东西，人们称之为蕊喙。这浅口盆盛满一种粘液，浸泡着长着两根

短茎的两个小球，短茎上方承受着一个仔细捆绑的花粉粒包。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昆虫闯进花卉时发生的情景。昆虫停落在展开着迎候它的下唇瓣上，受花蜜芳香的吸引，它力图深入到底部，触及到含有花蜜的圆椎型容器。但是，那条通道却故意变得十分狭窄；昆虫在前进时脑袋势必会撞到浅口盆。那个不堪一击的浅口盆立刻顺着一条合适的线条裂开，暴露出抹有粘液的小球。小球随即同来访昆虫的脑袋接触，并牢牢地粘附在上面。结果，当昆虫离开花卉时，便把两个小球，连同两根支撑小球的茎及其顶端的花粉包统统带走。于是，昆虫头上两只直角戴上了头饰，形状就像两只香槟酒瓶。昆虫成为无意识地完成了一件困难作品的工匠。它又去拜访邻近的另一朵花。如果它的角依然十分坚硬，那么这两只角只是用自己携带的花粉包去拍打底部浸在另一朵花的十分警觉的浅口盆里的花粉包，而这互相搀和了的花粉不会发生任何意外事情。兰科植物在此显露了自己的才华、经验和远见。兰花精确地计算出昆虫吮吸花蜜然后再飞往另一朵花所需的时间，发现昆虫完成这样的飞行平均需要 30 秒钟。我们看到花粉包由两根附着粘性小球的短茎携带；然而，每根短茎下端的附着部分都有一个小小的膜性圆盘，其唯一的功能便是到第三十秒时收缩短茎，并折叠起来，使它们弯成九十度的弧度。这是又一次计算的结果，不过，不是时间的，而是空间的计算。两只戴在婚姻使者头上的花粉角，现在已成水平方向，顶端指向前方，因此，当昆虫探入邻近另一朵花时，两只角便准确地撞上那两个伸出浅口盆之外粘连在一起的柱头。

这还不是全部过程，兰科植物的才华还不在于它的先见之明。柱头受到花粉包的撞击，便搽满了一种粘性物。如果说，这种粘性物与浅口盆所包含的东西一样具有粘着力，那么，花粉包、折断了的短茎便落入圈套，全都被固定在那儿，于是，它们的

使命也就完成了。事情不应到此为止；重要的是，不要在仅仅一次冒险中，耗尽花粉成功的可能性，而是要尽可能地增加成功的机会。善于计算时间和选取线路的花卉还是一位化学家，它分泌出两种胶质，一种粘性极强，而且一旦接触空气，立刻硬化，这种胶质可把花粉角粘附于昆虫脑袋；另一种胶质的粘性却大大冲淡了，很适合于柱头的操作。为了解开或稍微弄乱一下包裹着花粉粒的纤细而富有弹性的细丝，这后一种胶质的粘性倒是恰到好处。有些花粉粒粘在上面，但花粉块并没有被毁坏；当昆虫去拜访别的花儿时，它将几乎毫不停歇地继续它的授粉劳作。

我是否陈述了全部的奇迹呢？不，还应该提请大家注意许多被忽略的细节；其中就有关于那小小的浅口盆的活动，当它的薄膜破裂，未遮盖粘性的小球时，它立刻竖起下缘，以便使昆虫尚未携走的花粉包在粘液中保持良好状态。也许，还有必要注意到在昆虫头上花粉茎非常奇特地组合好的辐散，这如同所有植物共有的某些化学性能一样，因为，加斯东·博尼埃的最新试验似乎证实了，每朵花卉为了维持其品种的完整性，便分泌出一种毒素来抵消或灭绝所有外来的花药。这大致就是我们看到的全部情形；不过，在这儿，正像其他事物一样，真正而伟大的奇迹开始于我们的目光注视的地方。

十七

我刚才在橄榄园的荒芜的一角发现一株散发着山羊味的洛罗格劳斯兰，我不知道什么缘故达尔文并未对这一品种加以研究，也许它在英国实属罕见。这确实是本地所有兰科植物中最值

得注意、最神奇、最令人惊异的了。如果它具有美国兰花那样的高度，人们也许会断言，再没有比这更虚幻的植物了。您不妨想象一下，这是一个类似风信子的聚伞圆椎花序，但略微高些。花序上有对称的、显得咄咄逼人的三角形花，花呈浅绿色，点缀着淡紫色。花瓣的下缘与生俱来便有青铜色的种阜，墨洛温王朝式的须毛、不祥的浅紫色淋巴结物，这花瓣令人难以置信地肆意伸长，变成一条螺旋带的样子，颜色就像在河水中泡了一个月之久的溺死者。这种令人联想到不治之症的花卉，仿佛盛开于那些人们不清楚的、充满讽刺的幻象和魔法的地方，它浑身散发出一股十分强烈而又难闻的山羊臭味，臭味传得老远，宣告这种“怪花”的存在。我提请大家注意，我之所以这样来描绘此种令人厌恶的兰科植物，是因为它在法国相当普遍，人们很容易认出它，而且，鉴于它的个儿及其器官的清晰度，它非常适合人们想要进行的各种试验。事实上，只要把一根火柴杆的尖尖探入花中，小心地推进，深至蜜腺，便可用肉眼看到接踵而来的授粉的所有细枝末节。蕊喙被火柴棒经过时轻轻触碰，便垂了下来，暴露出负有两根花粉茎的小小粘性圆盘。这个圆盘立刻用力攥住火柴杆头，两个含有花粉团的子房便纵向绽开，火柴杆一旦抽回，它的一端便被牢牢地戴上两只分离的硬角，角的顶端长着金色的球。可惜，这儿不能像阔叶兰的试验那样一饱眼福，但人们仍可看到，两只角明确而渐进地倾斜的情景。那么，为什么这两只角一点儿也不下垂呢？只要把那根佩戴头饰的火柴杆推入另一朵花的蜜腺中去，就可以证实这个动作是毫无用处的，它的花朵比阔叶兰的花朵大，当负载花粉块的昆虫进入妥善安排的花蜜角时，这些花粉块便准确地到达与柱头同样高的水平线，现在，重要的是使柱头受孕。

为了使试验成功，我们还要考虑到，必须选择一朵成熟的

花。我们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成熟，但昆虫和花卉明白这一点，因为花卉只有在它的器官做好运行准备时才分泌花蜜，邀请它所需要的客人。

十八

以上是本地兰科植物采用的授粉方式。但是，它的每一种，每一科都按照自身的经验、心理和独特的利益来改变、完善其授粉方式的各个细节。例如兰科植物中最聪明的一种，红门兰，它的下唇瓣上长着两个小冠，引导昆虫的吻管伸向蜜腺，迫使吻管准确地完成它期待的一切工作。达尔文十分正确地把这灵巧的附件比作人们有时用来引线穿针的工具。还有其他很有趣的改进：两只带有花粉柄的、浸泡在浅口盆里的小球，被独一无二的粘性圆盘代替，形成马鞍状。如果有人把一根针尖或猪鬃顺着昆虫的吻管必须经过的道路伸入花儿，就会非常清楚地观察到这种更为简单而实用的装置的优越性。猪鬃刚一擦过浅口盆，浅口盆便按一条对称线断裂，露出马鞍形的圆盘，立即扣住猪鬃。你迅速地抽出这根猪鬃，正巧可以发现“马鞍”那美妙的动作：它坐在猪鬃（或针）上，收起它下方的两个侧翼，以便紧紧地缠绕住支撑住它的东西。这个动作的目的就是加固“马鞍”的粘性，尤其是要比阔叶兰更严格地确保花粉块柄的辐散。一旦“马鞍”环抱住猪鬃，固定在上面的花粉块柄被随之带动，不可避免地分离开，于是，向猪鬃一端倾斜的花柄开始第二个动作，其方式与我们上文研究的兰科植物相同。这两个连接动作的完成需要三十至三十四秒钟。

十九

人类的创造发明不正是这样借助一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借助重复和不断的修正而获得进步的吗？在当代机械工业中，我们都注意到点火装置、蒸发器、分离离合器、变速器的微小而不断的改善。而花卉萌生的思维方式好像同我们确实是一致的。它们在同样的黑暗中摸索，遇到同样的障碍、同样的陷阱，陷于同样的未知数。它们熟知同样的规律，体验同样的失望和来得迟缓而艰难的胜利。它们仿佛具有同我们一样的耐心、毅力和自尊，它们具有同样细腻而多彩的智慧，怀有几乎同样的希望和理想。它们同我们一样跟一股强大的惰性力量作斗争，这股力量归根结底却是有益于它们的。它们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不仅运用同样谨慎细致的方法，按照同样耗费精力、狭窄而又扭曲的路子进行思索，而且也会产生意外的跳跃，这种思想的跳跃把本来尚不明晰的新发现瞬息间确定下来。如同兰科植物中一个“大发明家”家族一样，这是一种奇特而绚丽多姿的美国种，属卡塔塞蒂兰科，它在果敢的思想驱使下，毅然打乱某些它认为过于原始的习惯。首先，性的区别是绝不含糊的，各个性别都有其独特的花卉。其次，花粉块，或者说，花粉团、花粉包，不再把它的柄浸泡在盛满流胶的盆里，显得有些呆滞、缺乏主动性地等待机遇，以便把柄固定于昆虫的脑袋。花粉块在药室里折叠成有力的弹簧。没有任何特殊的东西能把昆虫从药室吸引过来。况且，漂亮的卡塔塞蒂兰如同普通兰科植物一样，并不依赖来访者这种或那种动作；你尽可以认为这是有条理的、准确的动作，但这终究是偶然的。不，昆虫不再仅仅是闯入具有令人赞赏的机械装备的花卉，

而且是闯入充满活力的、按字面意义来说，富于灵敏的感觉的花卉。昆虫刚停落在那赤褐色丝一般美丽的踏板上，它不可避免会碰到的、长长的、神经过敏的“天线”，便会对整个“结构”发出警报。于是，在由一个粘性圆盘支撑的、成折叠形的花柄上，严格约束花粉块的药室立刻破裂，一分为二。花柄突然轻快起来，就像弹簧一样松开，它携带的两块花粉块和粘性圆盘被用力地弹射出去。经过一番有趣的弹道学计算之后，圆盘始终被抛在前面，去敲打昆虫，并粘住它。昆虫被撞得昏头昏脑，只想尽快逃离这咄咄逼人的花冠，躲到邻近的花朵里去，而这正中卡塔塞蒂兰的下怀。

二十

我是否还要提请大家注意另一种外来的兰科植物，即杓兰对总体构造所作的奇特而又实用的简化？我们总是追忆人类的种种创造发明；我们这儿却拥有一个有趣的反证。一天，在车间里，一名装配工，在实验室里，一名助手，一名学生，对老板或指导教师说：“我们试试把这一切都反过来做怎么样？假如我们把动作按反方向做呢？假如我们颠倒液体混合的顺序呢？”人们做试验，而出乎意料的结果突然得自于未知的事物。人们也许乐意相信，所有的杓兰都有着不谋而合的意图。我们认识所有的杓兰（俗称维纳斯的木鞋）；它长着长而尖的翘下巴，显得恶狠狠、怒气冲冲的样子，这是我们温室里最有特色的花儿，不妨说，这是典型的兰花。杓兰大胆地摒弃复杂而灵敏的装置：富有弹性的花粉块，分叉的花粉块柄，粘性的圆盘，灵巧的流胶等。它那木鞋状的下巴和盾牌形的、不结果实的花药挡住入口，以强迫昆虫的吻

管经过两堆小小的花粉。但这还不是事情的重要方面;出乎意料而又异乎寻常的是,同我们曾经在其他所有品种的兰科植物中获得的证明相反,柱头、雌性器官不再是粘性的,花粉本身才是粘性的,花粉粒不是粉末状的,而被覆盖上一层如此黏糊的分泌物,以致无法把它拉长成细丝。那么,这一新颖的构造又有什么利弊呢?需要担心的是,被昆虫运送的花粉附着在柱头以外的任何物体上,但是,柱头不必分泌旨在排除一切外来花粉的液体。不管怎样,这个问题需要予以专门的研究。同样,还有一些人们难以立即理解其功用的特殊发明。

二十一

在结束有关这一奇特的兰科植物的描述之前,我们还需要就一个辅助器官——蜜腺说上几句,它启动整个机械装置。此外,就品种的才能来说,蜜腺曾是各种研究、尝试、探索的对象,这些探索和尝试,同不断改变主要器官结构的探索和尝试一样富于才智和丰富多彩。

我们已经看到,蜜腺基本上是某种类似花距的东西,就像在花卉深处,花柱基部旁边敞开的长长的尖角,或多或少作为花冠的平衡力量。它含有一种甜汁,即蝴蝶、鞘翅目和其他昆虫食用的花蜜,蜜蜂食之并使之变成蜂蜜。

因此,蜜腺肩负着吸引那些必不可少的客人的重任。它迎合它们的身材、习惯和胃口,它总是作为准备,以致昆虫一旦闯入,便只有遵照花卉的有机规律,乖乖地逐一完成规定的礼仪,然后才能抽回吻管。

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兰科植物的神奇特性及其想象力,因为

器官越是灵活，便越具有适应性；我们在这儿，在别处，甚至可以说在别处更能发现到它们的创造性、注重实际、察颜观色和拘泥细节的精神获得淋漓尽致的发挥。例如其中一种叫万带兰的，无力造出能够较快硬化的黏液，以便把花粉块黏在昆虫头上，便致力于尽可能地延长来访昆虫的吻管在通向花蜜那条狭道上耽搁的时间，从而转移了困难。花卉布下的此种迷宫是如此复杂，达尔文的那位机灵的插图画家鲍尔不得不认输，放弃绘制它的打算。

从一切简化皆是改进之举这一绝妙原则出发，一些花卉果断地取消蜜距，它们用一些肉质、多汁、奇形怪状的瘿瘤来代替蜜距，让昆虫咬啮。是否需要再补充说一下，这些瘿瘤随时做好准备，以至来大饱口福的客人必定得开动花粉的全部机器呢？

二十二

但是，不必在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小计谋上花费太多时间，我们以对南美马康塔兰的诱饵的研究来结束这些神话般的故事。事实上，我们并不确切知道，我们究竟在同哪种生物打交道。令人惊愕的兰科植物曾这样设想：下唇或唇瓣构成一只大水斗状，一些几乎是纯净的、由上方的两个角分泌出来的水滴掉落在水斗里，水斗丰满时，水便通过一条沟从另一边流出。这整个水利设备非常引人注目；但是，由此就开始了组合中令人担忧的，我甚至认为几乎可说是可怕的方面。角分泌出来的，然后堆积在缎子般圆盘内的液体，并不是花蜜，而且根本不是用来吸引昆虫的；从奇特的花卉所具有的名符其实的狡猾手段来看，它还有一项更为棘手的使命。天真的昆虫受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肉质

瘿瘤散发出的甜蜜芬芳的邀请，却落入陷阱。这些瘿瘤长在水斗的上方，两侧有洞作为入口，像一个房间。来访的大蜜蜂——个儿挺大的花卉几乎只引诱最笨拙的膜翅目昆虫，仿佛其他昆虫感到钻进如此宽敞而富丽堂皇的客厅里是件令人羞愧的事——开始大嚼美味可口的种阜。如果蜜蜂是单独的，那么饱餐一顿之后，它就静悄悄地飞走了，甚至碰都不碰一下盛满水的水斗、柱头和花粉；那么，一切都未像期望的那样发生。不过，聪明的兰科植物则留意到它周围动荡不安的生活。它晓得蜜蜂是一大群忙忙碌碌、贪得无厌的家伙，它们成群结伙地在阳光明媚的时刻飞出来，只要芳香犹如轻吻微微拂过花朵开口处，便足以引诱它们一群群赶来参加在新婚的帐篷里准备就绪的盛宴。于是，甜甜的花室里就有两三个采蜜的；空间是狭窄的，内壁是滑溜的，客人则是粗鲁的。蜜蜂们你推我搡，挤成一团，因此，它们总有一个坠落到正在凶险的美餐下等候着的水斗里。坠落下去的蜜蜂在水斗里得到一次意外的沐浴，它尽责地把美丽的半透明翅翼浸泡在水中，然而，尽管它费尽心机，也无法再展翅高飞了。诡谲的花卉正在那儿监视着。要走出那神奇的水斗，只有一个出口，那就是蓄水量过多而向外倾斜的水沟。这条水沟的宽度足以给昆虫提供一条过道，昆虫的背首先接触到柱头黏性的表面，然后，再触及到正沿着柱头穹顶在等待它的黏性的如淋巴结似的花粉块。这样，昆虫携带着黏性的花粉逃脱了，飞到邻近的另一朵花卉去，重又经历用餐、拥挤、坠落、沐浴和逃脱这一幕幕戏，不可避免地让携带着的花粉与渴求的柱头接触。

这就是一种熟悉并善于利用昆虫激情的花卉。人们不会认为这一切只不过是多少染上传奇故事色彩的阐述；不，列举的事实来自于精确而科学的观察，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花卉各种器官的用途和禀性，是全然不可能的。应该接受明摆的事情。这种

难以置信而又卓有成效的计谋，更使人惊讶不已；它并不试图满足此时立即产生的迫不及待的饮食需求，最迟钝的智力也会因这种需求变得敏锐起来；它眼下只有一个遥远的理想：种的传播。

但是，为什么人们会说这些神奇的复杂装置只能导致风险的增加呢？我们不必急于作出判断和回答。我们对植物的理性一无所知。我们了解植物在逻辑和简单化方面遇到的障碍吗？我们了解它的生存和成长的唯一的有机规律吗？某个人从金星或火星上瞧见我们尽心竭力要赢得空间，他同样会思忖：给双臂装上一对翅膀模仿鸟儿飞翔，事情是如此的简单，为什么还会有这些丑陋、奇形怪状的装置，还会有这些气球、飞机和降落伞呢？

二十三

人们出于幼稚的虚荣心，用相沿很久的成见去反对这些智慧的证明；是的，花卉创造了奇迹，但是，这些奇迹又是永恒不变的。每个品种，每个类别，都各有自己的体系，而且代代相传，毫无明显的改进。可以肯定，自从我们观察花卉以来，也就是说五十年左右以来，我们并没有发现南美马康塔兰或卡塔塞蒂兰改善它们设的陷阱；这一切都是我们能够予以确认的，这的确也是不足之处。我们是否仅仅做了最基础的试验？一个世纪以后，我们那令人惊异的爱沐浴的兰科植物生长在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环境，处于奇特的昆虫之中，我们是否知道，它们绵延不绝的后代会做些什么？此外，我们冠以种类、类别、品种的名称，最终会使我们自己搞错，我们就这样创造出我们认为固定不变的、想象的典型，然而，这些典型很可能只是根据变化迟缓的情况，继续缓

慢地改变其器官的同一种花卉的代表。

花卉先于昆虫来到我们这块土地，因而，当昆虫出现时，花卉便不得不以崭新的构造来适应这位意外造访的合作伙伴的特性。在我们一无所知的一切事物中，仅仅这一严格来说无可置疑的事实便足以证实什么是进化。归根结底，进化这一含义有些模糊的词语，不正意味着适应、变化和智力的发展吗？

此外，即使不去诉诸这些史前发生的事情，收集大量可资证明的事实也许并不困难，这些事实可证实：适应和发展智慧的能力并不仅仅属于人类。无须重读我曾就这一主题在《蜜蜂的生活》中详细阐述的章节，我只简单地再提及二三个在那儿引证过的细节。比如说，蜜蜂创造了蜂箱。在野生的原始状态，在它们的出生地，蜜蜂是在露天劳作的。由于我们北方型的气候变化不定，而且又偏寒冷，迫使蜜蜂在岩洞或树洞里寻找隐藏的场所。这一天才的想法，使过去围着蜂巢一动不动，以保持巢内必要热量的成千上万的蜜蜂，得以去采蜜和照料“蜂儿”。在异常暖和的夏天里，蜜蜂重又回复它们祖先生活在热带时的习俗，这种情形并不罕见，尤其是在南方。

另一件事实：黑蜜蜂被转移到澳大利亚或加利福尼亚后，便完全改变了它的习性。从第二年或第三年起，它发现那儿常年是夏天，花卉又从不匮乏，它日复一日地生活，满足于采集日常必须消耗的蜜和花粉，于是，它最新的、认真的观察，战胜了代代相传的经验，它不再储备食物。布克纳以同样的思路提出一个观点，同样证明对环境的适应，并不是缓慢的、长期的、无意识的和不可避免的，而是立即的、有意识的：在拉丁美洲的巴巴多斯，蜜蜂整年都能在石油和糖的提炼厂中心找到大量的糖类，它们完全不用去拜访花卉了。

最后，请回忆一下蜜蜂曾有趣地否定了两位英国昆虫学家

克比和斯潘思的观点。“只要有人向我们证明哪怕这样一种情况，”两位学者说，“蜜蜂因形势所迫，便想用黏土或灰浆来代替蜂蜡和蜂胶，那么，我们就承认蜜蜂有能力进行思考。”

他们刚刚表达了这个相当专横的愿望，就有一位博物学家安德烈·克奈特把一种蜡和松脂调成的混合物涂在树皮上，他观察到他养的蜂全都不再打算去收集蜂胶，而且只利用这种现成配制的、没有尝试过的新养料，在它们住处周围，这种养料比比皆是。此外，在养蜂实践中，一旦缺乏花粉，只需供给它们几撮面粉，以便使它们立即懂得，虽然滋味、气味和颜色大相径庭，但是，面粉同样有助于它们，具有同花药粉一样的效用。

我刚才就蜜蜂重新提起的话题，我想，同样可以在花卉的王国里得到证实。很可能，举例来说，只要鼠尾草属的众多品种所作的令人敬佩的进化努力服从于某些试验，并且这份努力要准备得比像我那样的外行所能做的更有条理，就足够了。在其他许多容易收集的资料中，巴蒂奈有关植物的饶有趣味的研究，使我们懂得，某些远离它们习惯的气候而移植过来的植物，确实如同蜜蜂那样，善于观察新的环境，并加以利用。因此，在亚洲、非洲、美洲的最炎热的地区，每个冬天都不曾毁坏我们的小麦，小麦重又变成它最初时的样子；成为像细草那样富有生命力的植物。那儿的小麦总是绿油油的，通过根系来繁殖，而且不再有麦穗和种子。当它从原生的热带故国来到我们的寒冷地区，需要适应新环境时，它必须打乱原有的习惯，创造一种新的繁殖模式，正如包蒂奈透彻地指出：“植物的机体似乎不可思议地、奇迹般地预感到，为了避免在气候严酷的季节里彻底死亡，必须经历种子的状态。”

二十四

不管怎样，为了推翻我们前面曾谈到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曾使我们兜了那么大一个圈子——只要人类力量形式之外的智力进步行为得到证实，哪怕是仅仅一次，这就足够了。但是，人们除了感到乐于反驳一个过于自负和陈旧的证据之外，有关鸟儿、昆虫、花卉的拟人化的智慧问题，实际上是多么无足轻重！尽管人们谈到兰科植物和蜜蜂时，说什么这是大自然而不是植物或蜜蜂本身在盘算、策划、点缀、创造和思考，但这中间的差别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更加深刻、更加值得我们热切注意的问题，对于这些细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重要的是理解特性、品质、习惯，也许还有全部智慧的目的，所有在这块土地上完成的智力行为都来自于这份智慧。按照这样的观点，生物——尤其是蚂蚁和蜜蜂——的研究，是人们能够着手进行的一种最有趣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这种人类智力形式之外的才能的行为和典型，表现得尤为明显。依照我们刚才所证实的一切看来，这些意向，这些智力行为，在兰科植物身上至少同群居的膜翅目昆虫同样复杂、同样先进、同样动人心弦。还应当考虑到，关于许多运动物体以及这些躁动不安的昆虫的某些推理方式和某些颇为艰难的观察，我们尚未涉足，而我们却毫不费劲地理解了那生性安静的花卉的一切悄无声息的动机，一切坚定而明智的推理。

二十五

然而，在对大自然的杰作、普遍的智慧或宇宙的才华（词语在这儿是无关紧要的）表示惊讶的同时，我们在花卉世界里又发现了什么呢？为了不至于一笔带过，因为这一科目会引起久远的研究，我们首先要指出，花卉世界中美和喜悦的观念、它诱惑的手段、它的审美趣味，同我们非常相近。不过，应当更确切地认定，我们的观念适应了花卉的观念。事实上，我们不能肯定的是，我们是否创造了适合于我们的美。我们所有的建筑图案、音乐动机、色彩和光线的调和等等，都直接借鉴于大自然。且不提海洋、山峦、蓝天、黑夜和黄昏，比如说，我们对于树木的美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指的不仅是森林中的树木，这树木是大地的一种力量，也许是我们的本能和我们的宇宙观念的主要源泉，我指的也是树木本身，单独的一棵树，历经沧桑后它依然老当益壮。这些印象构成了明朗的底蕴，它们可能成为我们一生幸福和安宁的奥秘，在这些不知不觉形成的印象中间，我们之中又有谁会没有保存着对几棵美丽的树木的印象呢？当人们走过了生命旅程的半途，当人们达到人生的辉煌阶段，当人们阅尽了大千世界和人类的艺术、才能、豪华可能提供的几乎所有的场面，并体验和比较了许多东西之后，人们重又回忆起十分简单、朴素的事物。这些简单的记忆在纯净的天际竖立起二三幅纯洁、清新、静止的画面，如果真有一幅能够通过隔绝两个世界的门槛的画，人们愿意让它和自己一起长眠。对我来说，我既无意设想天堂，也不愿去想象九泉之下的哪怕变得辉煌异常的生活，例如圣博姆的雄伟的山毛榉，佛罗伦萨或我住处附近僻静之地的柏树或意大利五

针松给过往行人所作的必要的耐受力、沉着的果敢、奔放的热情、默默无言的胜利、严肃和毅力等一切重要情绪的示范。九泉之下,这些树木并没有它们的位置。

二十六

不过,我不想离题太远,关于花卉,我只想指出,当大自然想要显得美丽、赏心悦目,表现出幸福的气氛,那么,它会采取同我们几乎一样的做法,假如我们同它一样拥有它那些财宝的话。我知道,我这么说,真有点像赞赏上帝总是让大河流经大城市的主教;但是,很难以不同于人类的另一种观点来思考这一切。因而,遵循这个观点,我们考虑到,如果我们不了解花卉,那么,我们对征兆,对幸福的表现的理解,便会少得可怜。为了正确评价花卉的美和欢乐,必须居住在一个花卉占优势的地方,就像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地方,普罗旺斯省介于西亚涅河和勒卢河的一块地方。这儿,花卉的确是山谷和丘陵的唯一君主。那儿的农民已丧失种植小麦的习惯,好像他们只要能满足一种感情更加细腻的人的需求就行了,这些人以甘美的气息和土荆芥为食。田野只是不断更换的花束,接踵而至的芳香仿佛围绕着蔚蓝的岁月在跳轮舞。银莲花、紫罗兰、金合欢花、堇菜属、石竹花、水仙、风信子、长寿花、木犀草、茉莉花、晚香玉,占满了白天和黑夜,占满了春、夏、秋、冬。但是,辉煌的时刻则属于五月的玫瑰。那时,从山坡到洼地,在葡萄园和橄榄园的垄间,玫瑰花如同一条花瓣组成的大河在向四面八方流淌,从这花之河中浮现出房屋和树木,我们把这条色彩缤纷的河流献给青春、健康和欢乐。花卉的芳香显得热烈而又清新,但特别充实,人们也许会以为这芳香微微启开天国之

门，直接来自于福乐的发源地。大道小径是在花卉的果肉中，在天堂的养料中开凿而成。人们仿佛平生第一次得以一饱眼福。

二十七

为了始终坚持必要的幻想，并从我们人的观点出发，在提出第一点意见之后，我们再补充一点不那么大胆，但具有更广泛意义的，也许富有成果的意见：地球的特性多半可能也是整个世界的特性，它完全和人的行为一样，在生存斗争中产生功效。它采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逻辑。它借助我们运用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它摸索、踌躇，几次三番从头开始，然后，又补充、淘汰，像我们处在它的地位上也会做的那样，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便加以矫正。它竭尽全力，采用我们工场里工人和工程师的方法，艰难地、逐步地进行创造。它也同我们一样，跟生存中形形色色沉重的、庞大的和阴暗的东西作斗争。它并不比我们更清楚前进的目标；它寻找自我，渐渐地发现自我。它经常拥有一个模糊的理想，但是，人们仍然可以辨认出众多重要的路线，它们趋向一种更加热情、复杂，更加令人激动、注重精神的生活。在物质上，地球的特性支配着无穷的资源，它了解我们对之一无所知的神奇力量的奥秘；但是，在理智上，它好像严格地把活动范围局限于我们的星球，至今，我们尚未发现它超越过这一界限；如果在那儿它什么也没有获得，是否能因此而断言在这星球之外什么也没有呢？是否也能因此而断言，人类精神的表现方法是唯一可能的，人类不会互相欺骗呢？能不能因此而认为，人类既不是例外，也不是个怪物，而是宇宙的根本愿望和意志在它内心闪现，并在它身上表现出来的生物呢？

二十八

我们的认识的水准点缓慢而有节制地显露出来。也许，柏拉图著名的形象化比喻，那洞壁上显现出一些无法解释的阴影的洞穴[①] 不再令人满意；但是，如果有人想以一种新颖的、而且更加确切的形象化比喻来代替它，它也许不会更令人快慰。请设想一下，这个洞穴逐渐扩大。永远不会有一束亮光照射进来。除了光和火，有人会周到地用我们的文明所允许的一切来装备它；而在那儿，人们则打一出生便如同被囚禁了起来似的。他们从不怀念光明，因为他们从未见到过光明，他们也许不是盲人，他们的双目并未失明，但又不需要看见任何东西，他们的眼睛可能变成最灵敏的触觉器官。

为了在他们的行为中认出我们自己，不妨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些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置身于环绕他们的大量不为人知的物体中间的不幸的人。有多少无法理解的蔑视，多少难以置信的偏向，多少出乎意料的阐释！但是，他们对并非为黑夜而创造的事物的利用则显得令人感动，而且往往异常巧妙！……如果他们在亮光下突然发现了他们竭力使之适应于黑暗中变化的工具和装置的真实性质和用途，他们的惊愕会是什么呢？他们遇到过多少次这样的情况呢？……

然而，从我们方面来看，他们的处境似乎简单而安逸。他们匍伏其间的奥秘是有限的。他们仅仅被剥夺了一种感觉，然而不可能估计我们失去的人的数字。他们犯错误的原因只有一个，而

① 见柏拉图的《理想国》卷 7。

别人却无法统计我们所犯的种种错误的理由。

既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洞穴里，观察到把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力量，而且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经常跟我们本身一样起作用，那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在地下室里，微微的闪光让我们明白，我们并没有弄错那儿所有东西的用途；而那些微微的闪光则是昆虫和花卉带给我们的。

二十九

很长时间，我们曾怀着某种愚蠢的骄傲，以为一些神奇的、独特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物可能是来自另一个世界，这些生物同其他生命没有确定的联系，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异乎寻常的、无与伦比的、极其可怕的能量。不过，还是不那么神奇的好，因为，我们知道，在大自然的正常演变中，奇迹是转瞬即逝的。发现我们跟这大千世界的灵魂有着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希望、一样的不幸，而且，几乎有着一样的感情，发现我们遵循着跟这大千世界的灵魂一样的路线——虽然这并不是我们的正义和怜悯的特有的理想——确实是非常令人快慰的。我们确信，为了改善我们的命运，为了利用各种力量、时机和物质规律，我们常常诉诸类似大自然用以照耀和支配那些难以驾驭的、意识不到的领域的方法，我们也确信，我们生活在真实之中，生活在充满未知物质的宇宙，而这宇宙的思想并不难以理解，并不怀有敌意，相反，却是同我们的思想相似的或相同的，这一切都确实是非常令人宽慰的。

如果大自然通晓一切，如果它从不欺骗自己，如果它在一切方面一下子就表现得完美无缺和可靠有效，如果它在所有事情

上都展示出大大地超越我们的智力，那么，就有理由产生恐惧，并因此而丧失勇气。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一股奇特力量的牺牲品和战利品，了解和衡量这股力量，对于我们是件毫无希望的事情，不如相信这股力量至少从智力观点来看同我们的能力极其相似。我们的才智与大自然的智力都从同样的储存库汲取补给。我们置身于同一世界，几乎是处于同等的地位。我们不再同高不可攀的神灵们交往，而是同含蓄的、充满情意的愿望发生关联，重要的是要发现和引导这愿望。

三十

认定压根儿不存在多少有点智慧的生灵，也许并不是过于轻率的，但是，我设想，一种凌乱的、空泛的智慧，犹如某种万能的流体，根据这些生灵是良好的或者是蹩脚的精神导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渗透进它遇到的一切机体。直到现在，在这片土地上，人类也许具有对宗教称之为神奇的流体显示最小阻力的生存方式。我们的神经也许是传导这股更为灵敏的电流的线路。我们头脑中的脑回可以说会形成感应线圈，在这线圈里，电流的力量逐渐增强，但是，这电流不可能是另一种性质，也不会出自于其他来源，而只能是在石头，星星，花儿或动物身上流过的感应电流。

然而，鉴于我们并不具备可能获取答案的装置，探索这些奥秘也就无济于事了。我们只是观察了这种智慧在我们自身之外的若干表现。我们在自己身上观察到的一切则有充分的理由令人怀疑；我们是审判官，同时又是当事人，我们过于关心如何使我们的世界充满幻想和美好的希望。然而，哪怕最微弱的外界的

迹象，对我们也是弥足珍贵的。就我们对于山脉、海洋、星辰产生的兴趣而言，花卉给予我们的可能微不足道，要是我们发现了它们生存的秘密的话。这秘密使我们更有信心假定，赋予一切事物以生命力的，或在一切事物中表现出来的灵性，同赋予我们机体以活力的灵性，是属于同样的本质。如果这种灵性同我们自身灵性很相似，如果我们的灵性同样也同它很相似，如果在它身上所存在的一切，在我们自身同样存在，如果它运用我们的方法，如果它也有我们的习惯、忧虑、特性和对更美好的东西的渴望，那么它指望获得我们本能地、无法克制地所希望的一切，难道不合逻辑吗？既然可以肯定它也希望得到这一切。当我们觉得，这种智慧在生活中四处可见，那么，这生活是否很可能并不止造就智慧呢？也就是说，它并不以追求幸福、完美及战胜我们称之为邪恶、死亡、黑暗、虚无的东西为目的，而虚无可能只是生活正面的投影，或者只是它本身的蛰伏状态。

花的芬芳

谭立德 译

以相当篇幅叙述了花的智慧之后，我们再略微谈谈花的灵魂亦即它的芬芳，似乎是很自然的事。遗憾的是，如同对人的灵魂一样，这里涉及的是充满理性的另一种领域的芬芳，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不可知的事物。对氤氲于花冠周围，那肉眼看不见，却又令人心旷神怡的绝妙氛围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其实，很难认定这种氛围意在引诱昆虫。首先，许多花卉，即便是香气扑鼻的花卉，都不接受交叉授粉，因此，它们对于蜜蜂或蝴蝶的光顾显得无动于衷或感到讨厌。其次，唯有花粉和花蜜才吸引昆虫，而一般来说，它们并不散发出明显的气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昆虫无视最为芳香动人的花卉，例如玫瑰和石竹，而成群结队围住槭树和榛树毫无芬芳可言的花朵。

应当承认，芬芳对于花卉究竟有怎样的益处，我们确实一无所知，如同我们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花的芬芳。实际上，嗅觉是我们官能中最解释不清的了。显然，视觉、听觉、触觉和味觉都是于我们的动物性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唯有借助长期

的教育和熏陶，我们才有能力毫无偏见地欣赏千殊万类的形态、色彩和声音。此外，我们的嗅觉还发挥重要的而又并非独立的作用。它对我们吸入的空气起着护卫的作用，它是卫生学家和化学家，细心关注所提供的各种食物的质量，一切挥发难闻气味的东西都在它面前暴露出令人可疑或危险的苗头。不过，除了这一项具有实际意义的使命以外，它表面看来似乎不同任何东西发生瓜葛。芬芳对我们的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毫无裨益。由于它过于强烈，过于持久，它甚至变得有害于这种生活。然而，我们拥有一种对芬芳表示愉悦的官能，这种官能以饱满的热情和信心，就像发现果实或美味饮料似的，给我们带来喜讯。芬芳的毫无裨益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它想必掩盖着一个美好的秘密。这是独一无二的情况，即大自然为我们谋取一种无偿的乐趣，一种满足，此种满足并不以必然性来掩饰某个圈套。嗅觉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唯一奢侈的官能。而且，它似乎同我们的身体几乎毫不相干，同我们的机体也并不那么休戚相关。嗅觉究竟是一种发达的抑或是萎缩的器官呢？究竟是一种蛰伏的抑或是苏醒的官能？一切都引导人们相信，它同我们的文明同步演变。古人几乎仅仅对最浓厚、最强烈、最粗犷的香味发生兴趣，可以列举麝香、安息香、没药、乳香等等。在古希腊、罗马和希伯来的诗篇中，很少提及花的芳香。而今天，我们不是可以见到农民甚至在他们闲暇时也乐意闻闻紫罗兰或玫瑰花吗？反过来说，大都市的居民发现一朵花时所做的第一个动作不也是这样的吗？因此，有某种理由来假定，嗅觉在我们官能中可能是唯一最后生成的，但并非如生物学家们沉重地宣称的是“趋向退化”的官能。这正是我们依恋嗅觉，对它进行考察并培育它的种种可能性的缘故。当嗅觉与眼睛具有同样完善的功能，例如在狗的身上，它在同样程度上借助鼻子和眼睛而生存，那么谁能来阐明嗅觉赋予我们的惊奇呢？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未经勘探的世界。乍一看来似乎同我们的机体毫不相干，却又能相当仔细地察看这一世界的神秘感官，也许就是最能透视这一世界的感官。难道我们不首先都是以空气为生的生物吗？对于我们来说，空气难道不是最为纯粹的、最为灵敏的、必不可少的生存要素吗？而嗅觉不正是在某些方面感知空气的唯一感官吗？芬芳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中的瑰宝，它没有理由不去装点空气。这一未被理解的奢侈品，同某种极其深刻、极其重要的东西相呼应，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与其说它同某些业已消失的东西相呼应，不如说同某些尚未生成的东西相呼应，这也许并不出人意外。很可能这一感官——面向未来的、独一无二的感官——已经理解了赋予我们惊奇的物质的某种形态，或某种有益而美好的状态的惊人表现。

同时，这又属于最强烈却又最不敏锐的感觉。借助于想象，它几乎并不怀疑深沉而和谐的气息，这气息显然以气氛和光线笼罩着壮观的景象。当我们即将攫住雨水或黄昏的气息，为什么我们最终不能分辨和确定冰、雪、朝露、黎明和闪烁的繁星的芬芳呢？大千世界的一切，甚至一缕月光，一声潺潺的流水，一朵飘游的云彩，一抹蔚蓝天空的微笑，无不具有其不可思议的芬芳……

机遇，或者更恰当地说，生活的选择，此时把我带往出产和制作欧洲的几乎所有香水的盛地[①]。事实上，就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在从戛纳伸向尼斯的阳光灿烂的地带，遍布生机蓬勃、真情洋溢的鲜花的山丘和河谷，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德国化学臭气的英勇斗争，那些山丘和河谷抒发出大自然的芬芳，抒发出如诗

① 即指法国的格拉斯市，那儿盛产香水，有许多制作香水的工厂。

如画的乡村、树林和原野所特有的芬芳。

那儿，农民的劳作按照某种独一无二的花卉历法而进行，五月和七月，两位令人爱慕不已的王后，玫瑰花和茉莉花支配着一切。这两位君主，一位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辉，另一位穿着缀满白色星星的外衣；从一月到十二月，触目皆是而又转瞬即逝的紫罗兰，纷繁热闹的长寿花，天真烂漫、赏心悦目的水仙花，丰厚硕大的含羞草、木犀草，充满珍贵香料的石竹花，专横跋扈的天竺葵，纯洁无瑕的橙树花、熏衣草、西班牙染料木，香气馥郁的晚香玉，绽开着毛虫状的橙色花儿的金合欢，众星捧月似的围绕着它们，络绎不绝，相继而来。

起初，见到那些身材高大、粗俗、笨拙的庄稼汉这样倾心于花卉，颇为令人困惑。他们细致入微地抚弄这些点缀大地的脆弱的装饰品，履行蜜蜂或蜂后的职责，在花叶繁茂的紫罗兰和长寿花下累得直不起腰杆，而在其他场合，极度的贫困则使他们失去生活的微笑。但是，给人留下最为美妙印象的是玫瑰花或茉莉花盛开季节的某些傍晚和清晨。人们兴许会以为，大地的氛围骤然起了变化，它被一个无比吉祥的行星的气氛所代替，芬芳不再像在人间似的那么短暂、模糊、虚弱，而是显得稳定、广阔、充实、持久、丰满、正常而又不可剥夺。

在谈到格拉斯及其周围地区时，人们不止一次地描绘过——至少我这样以为——这一主宰城市的神话般的工业的图景，这座勤奋的城市犹如一个阳光沐浴的蜂箱安置于山坡上。人们大概已经叙述过这样的景象：在热气腾腾的工厂门口卸下一车车美丽的红玫瑰花；宽敞的厂房里，拣选机在如海的花瓣中操作；紫罗兰、晚香玉、金合欢、茉莉花并非是大批量地运来，因而愈加显得贵重，它们被装进大篮筐，农民们庄重地顶在头上。对

于种种操作程序，想必早已有过描写，人们根据花卉的特性，借助这些程序，获取花的内心绝妙的奥秘，并进而把它们在晶体状态中固定下来。我们知道，某些花卉，比如善解人意、娇艳可爱的玫瑰，朴实无华地奉献出自己的芳香。人们把玫瑰花装进火车头一般高的大锅炉，水蒸气打锅炉旁过。渐渐地，比珍珠液还要昂贵的香精油一滴一滴地渗入一支鹅毛笔粗细的窄窄的玻璃管，然后在一个奇形怪状的蒸馏器的底部艰难地生成琥珀色浆液。

但是，大多数花卉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任人幽闭它们的灵魂的。在此，我并不想诉说花卉遭受的所有痛苦。人们为了迫使它们最终放弃它们不顾一切地隐藏在花冠深处的珍宝，便向它们施加各种各样的酷刑。为了对刽子手的诡计和受害者的倔强有所了解，只要想一想长寿花、木犀草、晚香玉和茉莉花因遭到冷冻法萃取花香而蒙受的痛苦便足够了。我们顺便提醒一下，茉莉花的芬芳是唯一无法模仿，无法从其他气味的复杂混合中获取的香味。

于是，人们在大玻璃板上抹一层两指厚的油脂，油脂上铺满花儿，借助怎样虚伪的手段，怎样甜蜜的许诺，油脂才终于获得义无反顾的信任呢?无论如何，过于轻信的可怜的花儿很快便香消玉殒了。每天清晨，收拾起凋残的花朵，把它扔到废物堆里，然后，在那狡诈的油脂层上，又一批铺撒的花儿替代了它们。现在该轮到新的花儿让位，蒙受同样的厄运，如此循环不断。但仅仅过了三个月，也就是说吞噬了整整九十茬的鲜花之后，贪婪而任性的油脂浸透了香气扑鼻的废料，拒绝释放出新的受害者。

紫罗兰却不理会冷油脂的要求；只好再诉诸火的酷刑。于是，人们把油脂隔水加热。经历这样野蛮的处理，这种春天在路旁盛开的纯朴而可爱的花卉便逐渐丧失了保持其贞操的力量。它屈服了，奉献出自身。那液体状的刽子手，在吮吸了四倍于自

身重量的花瓣之后，饱和了，这就导致在紫罗兰盛开于橄榄树下的整个季节里，这种可恶的折磨一直持续不息。

但是，戏还没有收场。现在，不管油脂是冷还是热，重要的是使这吝啬的油脂吐出它吞进去的东西，而它则聚集自身一切难以捉摸的力量，以维护它已摄取的珍品。人们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不费吹灰之力。它具有使自己沦丧的低级情欲。人们给它灌注大量酒精，使它陶醉，它最终便放弃了努力。此时，是酒精掌握奥秘了。它一旦拥有这奥秘，便也同样向任何人都秘而不宣，仅仅为自己严加保守。于是，人们便向酒精进攻；把它浓缩，使之蒸发，再使蒸气凝结，经历如此众多的险遇，几乎取之不尽、永不枯竭的、纯净的液态珍珠终于滴进了一只水晶的细颈瓶。

我无意一一列举提取的化学过程：石油醚、二硫化碳，等等。格拉斯的德高望重的化妆品制造商们信守传统工艺，他们对这种种非自然的、几乎是不正当的方法非常反感，这些方法仅仅产生刺鼻的香气，并且伤害花卉的灵魂。

不 死

周国强 译

一

在我们步入的这个新时代,世上的宗教均已不再回答人类的重大问题的时代,死后的存灭问题仍是人们怀着最深切的不安思索着的难题之一。一死便百了了吗?有没有可想象的死后的继续存在?我们去向何方、变成什么?被我们称作存在的容易破灭的幻觉,在它的另一头等待着我们的又是什么?即在我们的心脏停止跳动的这一刻,胜利的是物质还是精神?发端的是永恒的光明还是无穷尽的黑暗?

如同世间存在的一切,我们是不灭的。我们不能设想会有什么东西消逝在宇宙中,不能想象在无限的旁边还留有一点空隙,可容一个物质原子在那里坠落和化为乌有。已有的一切还将永远存在下去,一切都存在着,没有任何东西会不存在。否则,岂不

是要我们相信，我们的思维与它努力设想的宇宙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甚至还得承认我们的思维逆宇宙而运行，这是颇不可能的，因为，不管怎样，它只能是宇宙的一种反映。

发生消亡或至少是消失和相继变换的仿佛是我们藉以感知不可灭物质的外形和方式，与这些表象相应的种种实际情况我们却一无所知。它们是蒙眼的布条，蒙在我们的眼睛上，在使两眼失明的压力下，让它们看到生命的全部图像。把这块蒙眼布去掉后，剩下的还能有什么呢？我们能进入不容置疑地存在于那边的实在性之中吗？或者甚至只是表象对我们的不复存在？……

二

设定虚无是不可能的，设定什么都不会消亡，我们死后，一切继续存在于其自身之中，其实这与我们的关系不大。在永久的持续中，与我们相关的唯有在我们的存在过程中感知各种现象的那一小部分生命所处的境遇。我们称之为我们的意识或自我。这个自我，犹如我们在考虑到它毁灭后的情景时所设想的，它既不是我们的精神，也不是我们的肉体，既然我们承认，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全都是不断更新的、滚滚而去的波涛。它既不能是始终演变着的形式和实体，也不能是作为形式和实体之因果的生命，它是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点呢？的确，要我们把握它，说出它的特性，道明它在于何处是不可能的。当我们打算追根溯源时，在它最初的源头，我们只能找到寥寥数段回忆，一组与生的同一本能相联的，况且还是模糊不清和变化无常的概念，我们对周围现象一系列的感觉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反应习惯。总之，在

这团星云中最固定的点是我们的记忆，此外，它还似一种相当外表、相当次要的功能，无论如何，它是我们大脑最脆弱的功能之一，我们的身体稍感不适便忙不迭地消失的功能之一。正如一位英国诗人所云："即是这个强烈要求永恒的东西将消亡在自我之中。"

三

没有关系。这个如此捉摸不定、如此难以把握、如此短暂和不稳定的自我依然如此明确地是我们存在的中心，它引起我们如此执着的兴趣，致使生命的全部真实在这幽灵前黯然化去。在永恒中，我们的肉体或它的实体享受到所有的幸福和荣誉，接受最了不起的，也是最美妙的变化，变成鲜花、芳香、美色、光明、天空、星星，这对我们而言全都绝然地无足轻重。我们的智慧得到充分的发挥，直至介入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理解它和左右它，这对我们而言同样也无足轻重。我们的本能深信不疑地认为，如果这个对某些几乎总是微不足道的琐事的记忆并不伴随我们，如果它并不是那些不可思议的幸福的见证，那么，这一切便与我们无关，不能给予我们任何乐趣，是我们本身所不会际遇的。我的精神中那些最杰出、最自由和最美好的部分在极度的欢快中，永远地生气勃勃和光辉灿烂，这于我们也已无关痛痒；因为它们已不属我所有，我也不再认得它们。死亡切断了神经和回忆的网络，正是这个网络把它们和那个我不知是什么的中心联结在一起，中心里有那个我感到是全部的自我的点。它们就这样得到解脱，漂浮在时空之中，它们的归宿即如最遥远的星辰般与我毫不相干。突发的一切对我来说只有当我能把它引回到这神秘的本

质中来时才能存在，而我却并不知道它在哪里，它又恰恰哪儿都不在。它像一面镜子，我携带着它周游世上，这世上的种种现象只有当它们反映在镜子里时才得以成形。

四

所以，鉴于我们对死后继续存在的关心均建立在整个生命中的一个次要的和转瞬即逝的部分上，我们不死的欲望便随着它被表示出来而渐次摧毁。我们仿佛感到，倘使我们的存在失去了构成它的特征的大多数苦难、卑微和缺憾，那么，它与其他人的存在之间的区别便会荡然无存，它会变成未知的苍海中的无知的一粟，而从此时起，随之发生的一切都将不再与我们有关。

一个幼稚无知，但又深谋远虑的本能会向我们发问，人们几乎不得不作此设想的不死，能够应允他们的不死是怎么样的？任何不是像拖曳在我们这种苦役犯脚镣上的铁球那样拖曳在永恒中的不死，这种在动乱的岁月里形成的怪异的意识，任何不带有表示我们身分的磨不掉的标记的不死，这样的不死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不存在的。大多数宗教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它们重视这种同时在希望和摧毁死后的继续存在的本能。天主教便如此，它一直追溯到最原始的愿望，不仅向我们担保我们在人世间的自我能维持完好无损，而且甚至能在我们自己的肉躯里复活。

这便是谜的中心。这种浅薄的意识，这种对一个特别的我的几近童稚的，总之是极其有限的感觉，它很可能正是我们当前智力上的残疾，强行要求它伴随我们进入时间的无限，来使我们理解我们享有的这种无限，不就等于想用一个并不用于感知的器

官去感知某一物体吗？不就等于要求我们用手去发觉光或要求我们的眼睛能感受芳香吗？另一方面，这么做不正如一个病人，为了找回自我，肯定他就是他自己而认为他必须在肉体上，在以后悠长的时日里继续生病吗?此外，这个比喻比平常使用的比喻都更确切。请想象一个同时是瘫痪和聋子的盲人。他自出生以来一直处于这种境地，现已年过而立。在这可怜的生命的没有图案的布底上，时间将绣上怎样的花纹呢？这不幸的人，在他的脑海深处，由于没有别的记忆，大概只收集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感觉印象，诸如冷和热，疲倦和休息，多少有点强烈的肉体痛楚，饥渴。人类所有的欢乐、所有的希望、所有理想和天堂乐土的梦，在他则很可能会归结为某种痛苦得到缓解后的模糊的舒适。而这也许就是那种意识和那个自我的唯一的骨架。智慧由于从来没有受到过来自外界的激励，将沉睡在对自己的无知之中。然而，这不幸的人毕竟还拥有他那条小命，他与这条小命的联系之紧密、强烈，他对这条小命的珍惜不亚于世上最幸福的人。他害怕死去，不能带上他的喜怒哀乐与他对病榻、黑暗和寂静的回忆进入永生的想法会把他抛进绝望之中，就像我们想到终将抛下荣华富贵、光明和爱情，进入冷冰冰、阴沉沉的坟茔时感到的绝望一样。

五

假若突然出现奇迹，使他双目复明，两耳复聪，通过病榻前开启的窗扉为他展现出朝霞披复的田野，林木间鸟雀的啁啾，风儿吹动树叶的飒飒声和流水的汩汩声，晨曦中的山冈间人们清亮的呼唤声。再假如，仍是这次奇迹，好事做到底，使他能使用自

己的四肢。他站起身来，他向这个奇迹，他还不敢信以为真，还不知其名的奇迹伸出双臂，光明啊！他打开房门，踉跄在令其头晕目眩的事物间，整个身心都融化在这片奇妙中了。他进入一种无以言表的生活，走进一个连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天穹，而且，这也是诸如此类的康复极为可能导致的变幻，健康在把他带进一种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的生活中的同时，抹去了他对以往岁月的全部记忆。

这个我，这个中心策源地，我们各种感觉的汇集地，汇集了属我们的生命所固有的一切的地方，我们生命的最高点、“自我”点，如果我们能试用一下这个新词的话，它的情况又会如何呢？记忆消失后，他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先前那个人的蛛丝马迹吗？一种新的力量，智慧苏醒了，突然发挥出闻所未闻的作用，这个智慧和它从而崛起的无生气的，可怜的诞生地还保留着什么关联？他在延续中和他以往历史上的哪个角会有丝缕牵挂？而与此同时，是否还存在着某种不受记忆、智力和其他不知何种功能牵制的情感或本能？使他辨认出刚发生的这次起死回生的奇迹正是发生在他身上，正是他的生活而不是旁人的生活改弦更张，变得难以辨认了？有没有这种情感和本能使他认清前后二人实体上是同一的，它从黑暗和沉静中脱颖而出，延展在光明与和谐之中呢？我们能想象出这疯狂般的意识的慌乱和潮涨潮落吗？我们知道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能以怎样的方式相结合吗？“自我”点，个性的敏感点，我们力求保持完好无缺的唯一的东西在这番狂热和慌乱中会作何反应呢？

首先，让我们力求给这个属于我们可感知的、实际的生活范畴的问题以足够精确的答复，倘若我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还能作何奢望去解决另一个难题，呈现在每个临终的人面前的难题呢？

六

这个敏感点内概括着整个难题，因为它是唯一悬而未决的。而撇开与此相关的不谈，则不死是无疑的了，这个神秘的点，我们面临死亡时如此重视的点，奇怪的是我们在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在忽略它，而且不感到丝毫的忧虑。它不仅每晚都消失在我们的睡眠中，而且，即使在清醒时，它也受着一大堆偶然事件的摆布。一个创伤、一记撞击、一场小小的病、几杯烧酒、些许鸦片、丝缕烟雾都足以把它抹掉。即便没有任何东西使它发生变化，它也并不永远那么敏感。往往需要作一番努力，反躬自省，才能重新把握住它，才能意识到我们遭遇了某某事件。稍不留神幸福就会与我们交臂而过，没有触及我们，没有把它蕴含的欢乐给予我们就过去了。仿佛这个我们藉以领略生活和把生活与我们自己联结起来的器官，其功能是时断时续的，而我们的自我的存在，除了在痛苦中之外，只是那些开端和返回的迅速而永久的后果。使我们放心的是，受伤、受打击、分心后醒来的时候，我们相信自己肯定能重又完整地找到它，而不因为我们感到它是那么脆弱，便认定它会消失在介于生死之间的可怕的打击之中。

七

在其他真相无疑地将被未来揭示之前，第一个真相便是：我

们在这些生死问题上的想象力依然是稚气十足的。在其他方面，想象几乎总是走在理智的前面，而在这个问题上，它却依然停滞在小娃娃游戏阶段。它被包围在梦幻和粗野的欲念之中，用它们平息洞穴人的恐惧和希望。它提出一些不可能的要求，因为它要求的东西太微不足道了。它要求得到某些特权，而这些特权一旦获得则将比死亡用来威胁我们的灭顶之灾更加可怕。想到整个儿地被禁锢在我们当前的这种卑微的意识中的某种永生我们能不战栗？而且在整个儿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以前被称作“家宅疯女”的想象力的种种不合逻辑的痴心梦想是何等的俯首帖耳。如果说今晚，在我们中间，有谁入睡的时候带着科学和实验给予的信念，肯定他将在一百年后醒来，醒来时仍如今天这样，他的躯体完好无损，那么，哪怕要他失去对先前生活的全部记忆（这些记忆即便留存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之中谁都会带着每晚接受温馨短暂的睡眠的那种信念去接受这次百年的酣眠。不是会有许多人，他们远不是感到害怕，而是怀着急切的好奇争先恐后地参加这场试验吗？不是吗？我们将会看到有许多人死乞白赖地纠缠美妙的酣睡的分配者，哀恳恩宠般地请求赐予这种被视作生命的神奇延续的东西。然而，在这场酣眠中他们能有些什么？他们醒来的时候又能从自我中找回些什么？在他们阖上双眼的时候，在他们和将来在一个新的世界里醒来、没有记忆、不为人认识的陌生人之间有什么联系？可是，他们进入长夜的允诺和所有的希望却全都依存于这并不存在的联系。实际上，在真正的死亡和这种酣眠之间，唯一的区别便在于这迟至一个世纪后的苏醒。进入百年一觉的人醒来时同遗腹子出生时一样地对世界感到陌生。

八

另一方面，当事情的涉及者不是我们，而是与我们一起生存在这地球上的其他生物时，我们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例如，我们关心过动物的死后继续生存吗？狗是最忠实、最亲密、最聪明的动物，可它一旦死去，便成了一堆令人厌恶的尸骸，我们巴不得赶快把它抛开了事。我们甚至不会考虑某种已具有精神生活，已具有我们所喜爱的灵性的东西能在我们的记忆之外继续生存，不会考虑对狗是否也存在着另一个世界。一个可怜的动物，由五六种令人感动但又十分天真的习惯和吃喝、睡得暖暖的要求，以及用我们熟知的向它的同类打招呼的方式构成的它的灵魂，如果时间和空间真的把这个灵魂永远地珍藏在星体之间，在太空无际无边的宫殿里，那我们还会感到可笑呢。况且，纯然由一具原基肉体的某些需要构成的灵魂，当肉体不复存在的时候，这个灵魂又能保留下什么？可是，我们凭什么权利认为，在我们和动物之间存在着这道即便在矿物和植物、植物和动物之间都并不存在的鸿沟呢？正是这个使我们认定自己和这个地球上的生物之间距离如此遥远，区别如此巨大的权利，正是这种把我们放进一个种类、一个往往连我们创造的神都进不来的领域的自负，正是这些东西必须首先加以检验。

九

在我们所关心的这个问题上，把我们的想象力所有的谬误

推理一一陈述出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就满足于提一下我们的尸体在坟墓中的分解。我们根本就不在乎在时间的无限中陪伴着我们的是什么。仔细想来我们不免伤感，因为在永恒中伴随着我们的是它那些不可幸免的苦难、它的瑕疵、它的丑陋和它的笑料。我们打算引入时间的无限中的是我们的灵魂。然而，如果有人问我能否把这个灵魂设想成别的东西，而不是我们的智能和智力的总和，满打满算，还可以加上属于本能、无意识、潜意识范畴的所有官能的结合，我们将作何答复？然而，当老之将至，我们或者在自己身上，或者在别人身上看到同是这些官能越来越衰弱，我们并不担扰，我们并不灰心，就像涉及缓慢的体力衰竭时一样不担忧、不灰心。我们完整地保留着对死后继续存在的模糊的希冀。仿佛一种官能的状况取决于另一种官能的好坏是十分自然的。甚至，当前一类官能在我们心爱的人身上彻底消失后，我们仍以为还没有失去他，他也没有失去他的自我、他的道德人格，而这些其实都已荡然无存了。即使死亡把这些官能保持在毁灭状态，我们仍不会为他的失去伤心流泪，我们仍不相信他已故去。然而，如果我们并不把肉体在坟墓里的分解和生前的智能解体视作十分重要，那么我们要求死亡豁免的又能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要求实现的又是哪个不可实现的梦呢？

十

的确，至少在目前，我们还不能给不死的问题臆想出一个可以接受的答案。何必为此感到惊讶呢？我桌子上放着灯。灯里并没有任何奥秘。这是家里最古老、最熟悉、司空见惯的物件。我看到灯里有油，有灯芯，还有一个玻璃灯罩，这一切构成了灯光。

只是在当我考虑这光线是什么，我招请它时它来自何方，而我熄灭它时它又去向哪里的时候，谜开始了。并且，在这我擎起、拆开、完全能用我的双手制作的小物件周围，谜立即变得深不可测。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汇集到我的桌子边来，没有一个能告诉我们这缕轻轻飘拂的，我能随意使之生、使之灭的火焰究竟是什么。而如果其中有人试图用一条所谓科学的定义来搪塞搪塞，那么，这条定义的每一个词都将大大增加未知的成分和在四面八方开启通向沉沉黑夜的始料未及的门扉。一点熟悉的光，它所有的要素都是我们创造的，它的源头、直接原因和结果全都盛在一只瓷盘里，如果说对这一点光的本质、命运和身世我们尚且一无所知，那又怎么可能透彻了解生命未被理解的内涵呢？须知这个生命的最简单的因素都与我们的智力相隔百万年，相距数十亿公里呢！

十一

人类自存在以来，在我们所思索的这个神秘问题的道路上不曾前进过一步。仿佛，我们就此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不管从哪个方面都已没有一个触及我们的智慧形成和活动的范围。在提出问题的器官和应作出答复的现实之间，也许并不存在任何可能的或可想象得到的关联。近几年来，最积极和最严谨的研究工作都不曾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一些博学的、认真的通灵术协会，尤其在英国，收集了总数量可观的事实，旨在证实精神或神经的生命在肉体死亡后尚能延续一段时间。让我们姑且认为这些事实确凿无疑和科学地是成立的，那它们也只是把神秘的开端挪动了几行、几个小时。如果我心爱的人的幽灵，形象清晰而又显得那么有生机，致使我对它说话，如果它今晚，即在离开那具躺

在距我万里之遥的躯壳时走进我的卧室，这在一个我们尚且一无所知的世界里无疑是够离奇的。然而，这充其量也只能说明灵魂，我们肉体中最精华的部分的不可把握的精、气、神能逸出肉体多存活一会儿。就像有时，油灯熄灭后，火焰能逸出灯芯在黑夜中漂浮一时。这种现象当然令人惊愕。然而，鉴于这种精神力量的本质，在生命的鼎盛时期它却并不经常随我们之意而产生，这个事实更应令我们惊讶。总之，它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这种幻影从来就没有一个显示出过有丝毫新生命的意识表现，一种超尘世的生命，不同于它原来所在的那具肉体刚离开的那种生命。相反，每个幽灵的精神生活，此时由于已摆脱了肉体而应是纯洁的精神生活仿佛十分地内心化，不同于当它还被肉体包裹着的时候。大多数幻影行动迟缓，好似梦游一般，机械地继续着最不值一提的习惯琐事。这一个找他拉下在哪件家具上的帽子，那一个为一笔小小的欠款烦忧，或询问时间。所有的幻影不一会儿，即在真正的死后继续生存应该开始的时候，永远地烟消云散，不见了。我认为，这对于可能的死后继续存在并没有什么裨补，既不能证明其有，又不能证明其无。我们无从知道这些转瞬即逝的幽灵幻影是另一种存在最初的还是最后的微光。也许，死者这样做是在没有更佳选择的情况下，充分地使用和利用把他们与我们的感官相连接，使他们依然可为我们的感官感觉到的最后联系。这以后也许他们将继续生活在我们身边，但是竭尽全力也难做到让我们辨认出他们来，也难以使我们想到他们即在眼前，因为我们没有为感知他们所必须的器官，这就如同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可能给先天性盲人丝毫光线和颜色的概念一样。总而言之，这种被英国人称之为“Borderland[1]”的新学科使问题依然

① 阴阳界。

原封不动地停留在它自人类有意识以来所在的地方。

十二

鉴于我们所处的不可逆转的无知状态，我们的想象力便有可能选择我们永生的命运。然而，在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进行的考察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最美好的并不就是最不像真实的。一上来便毫无异议地需要排除的第一个假定，我们已经清楚，是完全消亡的假定。第二个假定受到我们盲目的本能的热烈欢迎，它允许我们在时间的无限中或多或少完整地保留我们的意识和目前的自我。我们同样研究了这个假定，比第一个稍为说得过去一些，实际上它仍是那么狭隘，那么天真幼稚，令人难以找到合理地把它确定在无限的空间和时间中的方法，不管是对人，还是对动植物。补充说明一下，在所有可能的命运中，这才是唯一真正可怕的，与它相比之下，完全的消亡更千倍地可取。

剩下的便是死后继续存在的双重假定，或没有意识，或带有扩大和变化了的意识的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拥有的意识绝不可能让我们想象出来的，甚至不如说是在妨碍我们进行设想的，正如我们不完善的眼睛妨碍我们设想处于从红外线到紫外线范围以外的另一种光线一样。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很可能是神奇的光线，在最黑的黑夜里，从四面八方照耀，照得另一种构造不同于我们的瞳人眼花缭乱。

这个假定，尽管乍看上去是双重的，归根结底却只是单一的意识问题。例如那种对我们极有诱惑力的做法，把没有意识的死后存在说成等同于消亡，这样做是先验地、不加思索地了断这个意识的难题，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中首要的和最晦涩的一个。

犹如各种玄学全都声称的那样，这是最难解决的难题，因为认识的客体本身即是想要认识的主体。这面始终面对着自己的镜子，若不是永无止境地和毫无意义地映照自己又能做什么呢？它没有能力走出自身的增多，然而，正是在这无力的映像中蕴藏着唯一可能照亮其他一切事物的光芒。怎么办？要摆脱意识别无他法，只有否认意识，视之为世俗智力的器质性疾患，须用看似剧烈的或自愿的疯狂行为进行治疗的疾患。而从我们表象的另一面来看，这种疯狂行为却很可能是一种健康的行为。

十三

然而，摆脱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回来，踟蹰在以记忆为基点的意识周围，这种记忆其实是官能中最不可靠的。既然我们说什么都是不灭的，那么，在目前的生命之前我们肯定存在。然而，既然我们不能把以前的存在和现在的生命连接起来，这种肯定便同后世存在的所有肯定一样全都何足道哉，全都和我们风马牛不相及了。而这就是生前死后记忆的我的幽灵显现，所以，还是再考虑考虑，在它的数天活动里它的作为是否真的十分重要，仅仅藉此是否足以解决不死的问题。即从我们享有的外形既专属，又如此特殊、如此欠缺、如此脆弱的短暂的自我这一点，便能断言说不存在任何别的意识方式和享受生命的方式吗？一大群先天性盲人，我们又回到非此不可的比喻上来了，因为它最能概括我们在三生世界的黑夜中的处境，一大群先天性盲人，唯一的一个亮点向他们揭示光明的喜悦，他们却不仅会矢口否认光明存在的可能性，甚至还会否认光明是可想象到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活在人世上，在千种感官中不是几乎可以肯定缺少一

种比我们的记忆意识更高级的感官，用来更充分、更可靠地享有我们的自我吗？难道我们还不能说，有时，我们会抓住这个处于萌芽状态的感官隐约的或淡淡的痕迹吗？这个萌芽状的或萎缩的，不管怎样是受尘世生活的机制压抑、几近被摧毁的感官，因为这种机制把我们生存的所有沿革全都集中在同一个敏感点上了。在有些混乱的时刻，即使我们那么冷酷、那么严谨地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直至追溯到这种利己主义最遥远、最隐秘的源头，我们心中不是依然留存着某种绝然无私的东西，品味着他人的幸福吗？艺术的没有目的的欢乐不也是可能存在的吗？欣赏一尊美丽的雕像，一座并不属我们所有、我们绝不会再见到、并不能激起我们丝毫的声色欲念、对我们一无用处的完美的纪念碑，我们不是同样能得到平静和充实的满足吗?这种满足会不会就是穿透我们的记忆意识的另一种意识的微光呢？如果说我们臆想不出这种不同的意识，那也不能以此为理由否认这种意识呀。我甚至觉得肯定这是一个姑且能够接受的动机显得更为明智。假如我们的感官不是全部一起地赋予我们，而是逐年逐年、逐个逐个地给予我们的，那么，我们这一辈子便会在不可能臆想到的东西中度过。再者，这些感官之一，只是在临近青春期才如梦初醒的生殖感官向我们表明，意外世界的发现，我们生命所有的轴的移动，取决于机体的一次意外。童年时代，我们根本就臆测不到会有整整一个使“大人们”不安的情感、酣醉和痛苦的世界。如果关于奇遇的，有什么残缺不全的风声反响飘入我们无知而好奇的耳朵，我们也不会明白，如这般令我们的长者痴迷癫狂的是什么，我们还会下定决心，自己到时候一定要理智些，直至那一天，爱情突然降临，扰乱我们的喜怒哀乐和大多数观念的重心。可见，我们对感情或思想决定取舍的理由太微不足道，所以，我们无权怀疑自己想象不出的东西之存在的可能性。

十四

迄今和还将长久地阻止我们享用天地间珍宝的是那种世代相传的忍受，就是这种忍受把我们禁锢在感官黯淡无光的蜗居里。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今天所驾驭的这种想象力太容易适应这种禁锢了。它实在是那些唯一地在喂养它的感官的奴隶。而它对自身的直觉和预感又培养得不够，后者会告诉它这种桎梏戴得冤枉，它应该寻找出路，即在它以为是最雄伟、最无止境的圈子那边。要紧的是它应越来越严肃地感到，现实世界起始于比它最不着边际、最大胆的遐想还远几十万万里的地方。它既不曾有过权利，也绝没有义务变得极其地狂妄。它在时空中能够建立和增殖的，它能够想象出来的一切，在现实存在看来尽是鸡毛蒜皮。在微末的日常生活中，科学最细小的启示都已教育它，即在这简陋的环境里它都难以与现实抗衡。它总在因隐藏于一块石头、一粒盐、一杯水、一棵草、一只昆虫中的出乎意料的一切而应接不暇、张皇失措和眼花缭乱。相信这一点就已经不错了，因为它把我们放上了某种精神状态，随时等待机会，打破使我们盲目的神奇圈子；因为它使我们相信，在这个圈子里绝无希望见到一丝最后的真谛，它们全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为了保住比例感，人随时需要想一想，在他蓦地被放进宇宙现实中后，他其实跟一只蚂蚁差不多，一只只认得狭窄的小路、细微的孔洞和蚁穴周围极目所及的蚂蚁，突然附着一根稻草漂流在大西洋上。即在我们走出阻止我们接触想象外现实的监狱之前，通过想象最不可想象的东西偶尔能获得真实片断的机会大大地多于竭力引导这种想象，在逻辑和当前的种种可能性筑成的大墙之间遐想永生。因

此,每当出现新梦的时候,我们要努力除去蒙在我们眼睛上的尘世生活的蒙眼布。要知道,在宇宙尚且瞒着我们的诸多可能性中,最容易实现的、最可能达到的、最实在和最不会使我们感到困惑的肯定是享受现时存在的方式的可能性,这种存在比目前的意识所奉献给我们的更高级、更广大、更完美、更持久和更可靠。这种可能性被接受了,虽然并不那么容易,我们不死的问题原则上也便解决了。现在,需要寻找的是把握和考虑不死的方式,并且,在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环境中,了解将进入我们的永恒和普遍的生活中的我们在智力上和精神上的获得部分。这绝不是今天的,也不是明天的工作,而是有朝一日的工作……

不 速 之 客

（独幕剧）

周国强　译

人　　物

外公（盲人）
父亲
叔父
三个女儿
爱德嬷嬷
女仆

故事发生于现代。

古城堡里一个相当幽暗的厅堂。右侧有一扇门，左侧也有一扇门，角上还有一扇掩蔽的小门。背景上几扇窗子，镶着以翠绿色为主的彩绘玻璃，一扇装有玻璃的门开向平台。角落里一座弗朗德勒大钟。一盏点燃的油灯。

三个女孩 外公，上这儿来，您坐在灯下。

外公 我好像觉得这儿不大亮。

父亲 我们到平台上去还是呆在这房里？

叔父 呆在这儿不好一些吗？下了整个礼拜的雨，这几天晚上又湿又冷。

长女 可天上有星星呢。

叔父 啊，星星，星星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外公 倒不如就呆在这儿，说不定会有什么事儿。

父亲 用不着再担心。她已经得救，没有危险了……

外公 我觉得她的情况不佳……

父亲 您为什么这么说？

外公 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父亲 可既然那几位医生都那么肯定地对我们说，让我们可以放心……

叔父 你深深地了解你岳父的脾性，他喜欢让我们杞人忧天。

外公 我不像你们能看得见。

叔父 那您就该相信能看见的人，让他们帮助您。她今天下午脸

色很好。她睡得沉沉的，我们还不至于要糟蹋这侥幸而得的第一个良夜吧……我觉得今晚我们有权休息休息，甚至笑一笑，不用担惊受怕。

父亲　是真的，自从这次可怕的分娩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感到是在自己家里，在亲人们中间。

叔父　一旦疾病进了门，就好像家里多了个陌生人。

父亲　这不就是说，在家庭之外的人一概不可相信啰。

叔父　你言之有理。

外公　为什么我今天不能看望我可怜的女儿？

叔父　您知道医生禁止。

外公　我不知道该作何想法……

叔父　您大可不必惊慌不安……

外公　（手指左侧房门）她听不到我们说话的声音吧？

父亲　我们说话的声音别太大就是了。况且，那扇门很厚实，爱德嬷嬷又跟她在一块儿，我们声音闹得太大了的话她会来告诉我们的。

外公　（手指右侧房门）他听不到我们的说话声？

父亲　听不到。

外公　他睡着了？

父亲　我估计是吧。

外公　该去瞧一瞧。

叔父　这小子比我嫂子更令我担心。他出生都已经好几个礼拜了，可简直都没动弹一下。迄今为止，他连叫都没叫唤一声儿，好像是个蜡做的孩子。

外公　我想他大概会是聋子，也许还会是哑巴……这就是近亲结婚的后果了……

〔表示斥责的沉默。

父亲　我都快因为他给他母亲造成的痛苦而怨恨他呢。

叔父　做事得讲个理儿，这又不是那小不点儿的错。——他独自一人呆在那房里？

父亲　是的，医生认为他不能再呆在他母亲房里了。

叔父　奶妈也不跟他在一起？

父亲　是的，她去休息一会儿，最近这些日子以来她够辛苦的，该歇会儿了。——玉淑儿，去看看他睡得好不好。

长女　是，父亲。

〔三姊妹起身，手携着手，走进右侧房间。

父亲　姊姊几点钟来？

叔父　我想她大概九点钟可以来了吧。

父亲　九点已经过了。但愿她今晚能来，你嫂子很想见她一面。

叔父　她肯定会来的。她还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吧？

父亲　她从来没进过这幢房子。

叔父　她很难离开她的女修院。

父亲　她会一个人来吗？

叔父　我想会有一名修女陪着她。她们不能一个人单独出院。

父亲　可她是院长嬷嬷呀。

叔父　院规对全体修女都一视同仁。

外公　你们都已经放心了？

叔父　为什么非要我们担心不可？别把话题再往这上面扯了。已经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外公　姊姊比你俩都大吧？

叔父　她是我们中的大姊。

外公　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总放不下心来。我真希望你们的大姊在这儿。

叔父　她会来的，她答应了的。

外公 我真希望今天晚上快过去算了!

〔三个女孩回来。

父亲 他睡着了?

长女 是的,父亲,睡得很熟很熟。

叔父 我们边等边干什么?

外公 等什么?

叔父 等我们的大姊。

父亲 玉淑儿,你没看到有什么人来吗?

长女 (在窗前)没有,父亲。

父亲 林荫道上呢?——你看到林荫道了吗?

长女 看到了,父亲,那儿有月光,我看到林荫道,一直可以看到那片柏树林。

外公 你没见到有人?

长女 没有,外公。

叔父 天气好吗?

长女 天气很好,你们听到夜莺在歌唱吗?

叔父 是的,是的。

长女 林荫道上稍微刮起点风。

外公 林荫道上有点风?

长女 是的,树木在微微颤动。

叔父 奇怪,我大姊怎么还没到。

外公 我听不到夜莺歌唱了。

长女 我好像觉得有人走进花园。

外公 谁?

长女 我不知道,我谁也没看见。

叔父 那是因为那儿并没有人。

长女 肯定有人在花园里,夜莺一下子全都不唱了。

外公　可我没听到走路声。

长女　肯定有人走过池塘边，因为天鹅都害怕了。

父亲　你没看到有谁吗？

长女　没看到，父亲。

父亲　可是，那池塘是在月光下……

长女　是的，我看到天鹅都害怕了。

叔父　我肯定那是我大姊把它们吓着了。她要从那扇小门进来了。

父亲　我纳闷，那些狗为什么一声不叫。

长女　我见到看门狗缩在它窝儿的最里边。——天鹅朝池塘的另一边游走了！……

叔父　它们怕我大姊。我去瞧瞧。（他喊道）大姊！大姊！是你吗？——什么人都没有。

长女　我肯定有人进园来了。你们等着瞧吧。

叔父　那他也该答应我一声呀！

外公　玉淑儿，那些夜莺是不是又唱起来了？

长女　整片田野都没有再响起夜莺的歌声。

外公　可那儿一点声响都没有了。

父亲　如死亡般地寂静。

外公　肯定是有陌生人把它们给吓着了，因为如果是这个家里的人，它们是不会就沉默下来的。

叔父　您现在又要关心起夜莺来了？

外公　玉淑儿，窗子全都开着吗？

长女　平台门开着，外公。

外公　我好像觉得有一股凉气进了这个房间。

长女　花园里稍稍刮着风，外公，玫瑰花瓣纷纷飘落。

父亲　那就把门儿关上吧。天时晚了。

长女 是，父亲。——这门儿我关不上。

另两个女孩 我们关不上。

外公 怎么回事儿，孩子们?

叔父 别把小事情说得惊天动地的。我去帮帮她们。

长女 我们没法儿把它完全关好。

叔父 那是因为潮气的缘故。让我们一起推。门扇中肯定有什么玩意儿。

父亲 明天让木匠来修一修。

外公 木匠明天来吗?

长女 是的，外公，他到地窖里来干活。

外公 他要闹得整幢楼都不安宁了！……

长女 我会让他干活的时候轻一点的。

〔突然，他们听到外面磨镰刀的声音。

外公（颤栗）啊！

叔父 这是什么?

长女 我说不准，我想大概是园丁吧。我看不清楚，他在房子阴影里。

父亲 是园丁要割草吧。

叔父 他晚上割草?

父亲 明天不是礼拜天吗?——是的——我发现房子周围的草已经长得老高了。

外公 他的镰刀声音听来好响……

长女 他就在房子边上割草呢。

外公 你瞅见他了，玉淑儿?

长女 没有，外公，他在黑暗中呢。

外公 我怕他把我女儿吵醒了。

叔父 我们几乎听不到这声音。

外公 可我听着好像他就在房子里割草。

叔父 病人不会听到的，这里并没有危险。

外公 我好像觉得今晚的油灯光不大亮。

叔父 大概得加油了吧。

父亲 今早上我看到已加了油。自从把窗子关上后，它就显得不亮堂。

叔父 我想是玻璃罩模糊了吧。

父亲 过一会儿它还会亮一些的。

长女 外公睡着了。他已经三个晚上没睡觉了。

父亲 他很担心啊。

叔父 他总是过分地担心。有时候他连理儿都听不进去。

父亲 到他这年龄也情有可原。

叔父 天晓得我们到他这年龄会变成什么样儿！

父亲 他快八十了。

叔父 所以他有权古怪一些。

父亲 他像所有的盲人一样。

叔父 他考虑得太多了一些。

父亲 他们大有时间可浪费。

叔父 他们没别的事儿可干。

父亲 再说，他们也没什么消遣。

叔父 这肯定是很可怕的。

父亲 他们对此好像已习惯了。

叔父 我觉得不可想象。

父亲 他们当然很值得同情。

叔父 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再也分不清中午和子夜、夏天和冬季……老是在这一片黑暗之中……要是我，我情愿别活了……难道

这绝对无法治愈？

父亲 好像是吧。

叔父 可他并不是全瞎吧？

父亲 他能分辨很亮的光。

叔父 让我们好好爱护自己可怜的眼睛吧。

父亲 他常常有一些挺怪的念头。

叔父 有时他真有点不通人情。

父亲 他完全是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

叔父 从前的他不是这样的吧？

父亲 不是。过去，他跟我们一样知情知理。他绝不说什么怪里怪气的事情。说真的，玉淑儿有些太纵容他了，对他有问必答……

叔父 倒不如不予答复，这是给他帮倒忙。

〔钟敲十一下。

外公 （醒来）我是不是转身向着平台门？

长女 外公，您睡着了吗？

外公 我是不是转身向着平台门？

长女 是的，外公。

外公 平台上没有人？

长女 没有人啊，外公，我谁也没看到。

外公 我还以为有人在那儿等着呢。没什么人来过吧？

长女 没有，外公。

外公 （向父亲和叔父）你们的大姊也没来？

叔父 时间太晚了，她不会来了，她这样做可不够意思。

父亲 她开始使我感到不安了。

〔他们听到一个响声，好似有人走进楼来。

叔父 她在那儿呢！你们听到没有？

父亲 是的，有人从地下室进来了。

叔父 那肯定是我们大姊。我听出她的脚步声了。

外公 我听到缓慢的走路声。

父亲 她很轻很轻地进来了。

叔父 她知道这里有病人。

外公 我现在什么也没听见。

叔父 她很快就会上楼来，人家会告诉她我们在这儿。

父亲 她来了我很高兴。

叔父 我一直肯定她今天晚上准来。

外公 她还迟迟不上来呢。

叔父 可来者应该是她呀。

父亲 我们并不等候别的来客。

外公 我听不到地下室里有一丝声响。

父亲 我去叫女仆，我们会知道该怎么应付的。

〔他拉了拉铃铛拉线。

外公 我听到楼梯上的声音了。

父亲 那是女仆在上楼。

外公 我仿佛觉得她不是一个人上来。

父亲 她在慢慢地上楼……

外公 我听到你们大姊的脚步声了！

父亲 我却只听到女仆的声音。

外公 那是你们大姊！那是你们大姊！

〔有人敲小门。

叔父 她在敲暗梯的门儿。

父亲 我亲自去开门，因为这扇小门一开一关声音太响，我们只是在不想让人看到走进卧室的时候才用上它。（他把小门打开一点儿，女仆站在门外，微启的门口。）你在哪儿？

女仆 我在这儿，先生。
外公 你们的大姊在门口？
叔父 我只看到女仆。
父亲 这里只有女仆。（对女仆）谁进屋子来了？
女仆 进这幢楼来了？
父亲 是的，刚才有人来过了？
女仆 谁也没来过，先生。
外公 谁在这里叹气？
叔父 是女仆，她气喘吁吁的。
外公 她在哭吗？
叔父 没有啊，她干嘛要哭？
父亲 （对女仆）谁也没有进来过？
女仆 没有呀，先生。
父亲 可我们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女仆 是我在关门。
父亲 门开着？
女仆 是的，先生。
父亲 这种时候了，怎么门还开着？
女仆 我不知道，先生，肯定是有人在我之后出去过……
父亲 我们应该多留点神。——你别推门呀，你知道这门儿声音挺响的！
女仆 可是，先生，我没碰门呀。
父亲 你明明碰了！你推门，就像你想进房里来似的推着！
女仆 可是，先生，我离门还有三步路呢！
父亲 讲话声音稍微轻一些。
外公 你们是不是把灯熄了？
长女 没有啊，外公。

外公　我好像觉得突然暗下来了。

父亲　(对女仆)下去吧,别在楼梯上再弄出声响来。

女仆　我没有弄出声音呀。

父亲　我对你说你弄出声响来了。轻轻地下楼去,你会把太太吵醒的。——要是有谁来了的话你就说我们不在家。

叔父　对,就说我们不在家。

外公　(颤栗着)不可这么说!

父亲　除非是我姊姊或医生来了。

叔父　医生什么时候来?

父亲　他上半夜是不可能来的。

〔他关上门。他们听到钟敲半点。

外公　她进来了?

父亲　谁呀?

外公　女仆呀?

父亲　没有,她下楼去了。

外公　我以为她在桌子边坐下了呢。

叔父　女仆吗?

外公　是的。

叔父　这下子可全啦!

外公　没谁进房里来吗?

父亲　没有呀,谁都没进来。

外公　你姊姊不在这儿?

叔父　我们大姊没有来。

外公　你想骗我!

叔父　骗你?

外公　玉淑儿,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对我说真话!

长女　外公!外公!您这是怎么啦?

外公 出什么事儿了！我可以肯定我女儿的情况更加糟糕了！……

叔父 您是在做梦吧？

外公 你们不愿意告诉我！……我清楚地看到出什么事儿了！……

叔父 当真如此，您比我们看得还清楚。

外公 玉淑儿，对我说真话！

长女 外公，我们对您说的全是真话呀！

外公 你的嗓门儿不同往常！

父亲 那是因为您把她给吓的。

外公 你的嗓门儿也变了！

父亲 您这是疯了怎么着！

〔他和叔父互相打着手势，表示他们深信外公已失去理智。

外公 我清楚地听到你们在害怕！

父亲 可我们有什么可害怕的呀？

外公 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叔父 谁想骗您了？

外公 你们为什么把灯熄了？

叔父 可我们并没有熄灯呀，灯光还是像从前那么明亮。

长女 我觉得灯光好像暗下来了。

父亲 我看到它同平常一样明亮。

外公 我眼睛上好似扣着两片石磨盘！我的外孙女们，你们要告诉我这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告诉我吧，你们这些能看见的人啊！在这里，我是唯一沉浸在没完没了的黑暗之中的人！我不知道谁走来坐在我的身边！我不知道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在发生什么事情！……你们为什么

低声悄悄说话？

父亲 谁也没有低声说话呀。

外公 你就曾在门边低声说话。

父亲 我说些什么您全听到了吧。

外公 你把什么人带进了房间！……

父亲 可我对您说谁都没有进来！

外公 是你姊姊还是神甫？——骗我是骗不了的。——玉淑儿，谁进来了？

长女 外公，没谁进来呀。

外公 骗我是骗不了的。我全知道！——我们这里有几个人！

长女 我们六个团团围着桌子，外公。

外公 你们全都在桌子边？

长女 是的，外公。

外公 你在那儿，保尔？

父亲 是的。

外公 你在那儿，奥利维埃？

叔父 是呀，是呀，我在这儿，在我平常的位置上。这还开玩笑不成！

外公 你在那儿，热纳维埃芙？

女孩之一 是的，外公。

外公 你在那儿，热尔特莒德？

女孩之二 是的，外公。

外公 你在这儿，玉淑儿？

长女 是的，外公，在您身旁。

外公 那是谁坐在那儿？

长女 哪儿呀，外公？——那儿没人。

外公 那儿，那儿，在我们中间？

长女 可那儿没有人,外公!

父亲 这不对您说了那儿没有人!

外公 你们这些人全都没看见呀!

叔父 喏,您是在开玩笑吧?

外公 我绝无同你们开玩笑的意思。

叔父 那就请您相信能够看见的人吧。

外公 (支吾)我还以为那里有人……我想我是活不长了……

叔父 我们何必要欺骗您呢? 骗您又有什么用?

父亲 我们应该对您说真话。

叔父 互相骗来骗去又有什么意义?

父亲 您可不能老这么生活在谬误之中。

外公 (试图站起身来。)我真想穿透这片黑暗! ……

父亲 您想上哪儿去?

外公 上这边……

父亲 不要这么坐立不安了……

叔父 您今晚挺怪。

外公 是你们这些人使我感到挺怪的!

父亲 您这是要找什么呀?

外公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长女 外公,外公,您想要什么呀,外公?

外公 我的外孙女们,把你们的小手伸给我吧。

三个女孩 是,外公。

外公 我的外孙女们,你们三个为什么都在发抖呀?

长女 我们并没有发抖呀,外公。

外公 我想你们三个一定都脸色煞白了。

长女 时候不早,外公,而且我们都累了。

父亲 你们该去睡了,外公最好也去休息一会儿。

外公 今天晚上我是睡不着了。

叔父 我们等医生来吧。

外公 也让我对真实情况好有个思想准备!

叔父 哪有什么真实情况还瞒着您!

外公 那我就不知道其中有些什么了!

叔父 我对您说这里什么都没有!

外公 我真想去看看我那可怜的女儿!

父亲 可您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不该毫无意义地把她唤醒。

叔父 您明天再见她。

外公 我听不到她房里有任何声息。

叔父 要是听到有声音我就放心不下了。

外公 我已有好久没见到我女儿了!……昨天晚上我握过她那双手,可我看不见她!我再也不知道她变成什么模样……我再也不知道她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已经不认识她的容貌……近几个星期以来她肯定大变了!……我手底下感到她瘦削的脸颊骨……在我和她之间,和你们所有的人之间已经只有黑暗存在了!我不能再像这样苟且生活下去……这,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啊!……你们在那儿,全都睁着双眼望着我这双已然死去的眼睛,没一个人有恻隐之心!……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应该说的话却是我们绝对不说的……仔细想来这一切真令人心寒……可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

叔父 您让我们说什么好,既然您不愿意相信我们?

外公 你们怕露出马脚来吧?

父亲 可您总得通情达理呀!

外公 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已经很久了!……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可我现在开始恍然大悟……你们骗我骗得太久了!——你们真的以为能永远把我蒙在鼓里吗?——有时

我看得比你们更清楚，你们知道吗？……这么多日子以来我未必就没听到你们在说悄悄话，就像在有人吊死过的房子里那样？——今晚的事儿我知道，我不敢说出来……但我会知道事实真相！……我等着你们自己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可我早就知道了，尽管你们瞒我！……——现在，我还感到你们的脸色全都变得比死人还苍白！

三个女孩 外公！外公！您这是怎么啦，外公？

外公 我说的不是你们，我的外孙女们，不，我这说的不是你们……我心里明白要是没有他们在身旁，你们是会对我说真话的！……况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会把你们也蒙在鼓里……你们会明白的，孩子们，你们会明白的！……我未必听不出你们三个全都在抽泣？

父亲 真的，我妻子真有危险吗？

外公 用不着再骗我了。现在已经太迟了，我比你们更清楚事情的真相！

叔父 可我们毕竟不是瞎子！

父亲 您愿意上您女儿房里去吗？这里面有个误会和不实之处，应该了结一下。——去一下好吗？

外公 （突然迟疑）不，不，现在不去，还没到时候。

叔父 您完全知道自己不合情理。

外公 我们绝不可能知道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没能说出来的一切！……这声音是谁弄出来的？

长女 那是灯火在闪烁，外公。

外公 我好像觉得灯也在惶恐不安似的……灯也在惶恐不安……

长女 寒风把它吹得摇晃不定……

叔父 哪有什么寒风，窗子全关上了。

长女　它好像快熄灭了。

父亲　灯里没油了。

长女　它完全熄了。

父亲　我们不能就这样呆在黑暗里。

叔父　为什么不能？——我对此已习惯了。

父亲　我妻子房里有灯。

叔父　呆会儿医生来了我们再去取些油来。

父亲　确实，我们在这里看得也相当清楚，外面有亮光进来。

外公　外面是不是挺亮堂？

父亲　比这里亮些。

叔父　我同样喜欢在黑暗里谈话。

父亲　我也是。

〔沉默。

外公　我好像觉得钟的声音挺响！……

长女　那是因为我们都不说话了的缘故，外公。

外公　可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呀？

叔父　您让我们说什么好？——今天晚上您老颠三倒四的。

外公　房里是不是很黑？

叔父　不很亮吧。

〔沉默。

外公　我感到不大舒服，玉淑儿，把窗子打开点儿。

父亲　是的，孩子，把窗子打开点儿，我也开始需要透透气了。

〔姑娘打开窗子。

叔父　我觉得我们关闭在房间里的时间确实太长了。

外公　窗子是不是开着？

长女　是的，外公，窗开得大大的呢。

外公　好像它并没有打开似的，我没听到外面有什么声音。

长女 是的，外公，一丁点儿声音都没有。

父亲 一片异乎寻常的宁静。

长女 简直能听到天使的走路声。

叔父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乡下的原因。

外公 我真想听到点儿声音啊，玉淑儿，几点钟了？

长女 快半夜十二点了，外公。

〔此时，叔父开始在房里踱步。

外公 谁在我们身边这么走来走去？

叔父 是我，是我，别害怕。我感到需要走动走动。（沉默）——可我这就坐下——我不知道该上哪儿去。

〔沉默。

外公 我真想上别处去。

长女 您想上哪儿去，外公？

外公 我不知道上哪儿去——去另一个房间，不管哪儿都行！不管哪儿都行！

父亲 我们上哪儿去？

叔父 现在上别处去时间太晚了。

〔沉默。他们全都木然地围坐在桌子边。

外公 我听到什么声音，玉淑儿？

长女 什么也没有，外公，那是掉下来的树叶儿；——是的，那是飘落到平台上的树叶。

外公 去把窗子关上，玉淑儿。

长女 是，外公。

〔她关上窗子，然后回来坐下。

外公 我感到冷。（沉默。三个女孩搂抱在一起。）我现在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父亲 是她们三姊妹抱在一起的声音。

叔父 我仿佛觉得她们今晚的脸色挺苍白。

〔沉默。

外公 我又听到了什么?

长女 什么也没有,外公,是我把两只手握在一起。

〔沉默。

外公 这个呢? ……

长女 我不知道,外公……也许是我的两个妹妹有点儿发抖?

外公 我也害怕呀,孩子们。

〔此时,一道月光穿透彩绘玻璃窗的一角,向房间的这里那里漫射出一些奇异的微光。夜半钟声十二下,最后一下敲响的时候,有人感到仿佛他们听到一个十分模糊的声音,就像有人急急忙忙地站起身来。

外公 (特别惊恐地颤栗着)谁站起身来了?

叔父 我没站起身来啊!

父亲 我没站起来啊!

三个女孩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外公 有人从桌子边起身!

叔父 光!

〔此时,他们突然听到右侧,在婴儿的卧室里,一阵惊怖的哇哇啼哭声,这啼哭声显得越来越恐怖,一直持续到剧终。

父亲 听! 孩子!

叔父 他还从没哭过!

父亲 我们去瞧瞧!

叔父 光! 光!

〔这时候,从左侧房里传来急促沉闷的奔跑声。——然后是死一般的沉静。——他们在无言的恐惧中谛听着,直

至左侧卧室门缓缓开启，邻室的灯光突然涌进厅堂，穿着一身黑色服装的爱德嬷嬷出现在门槛上，她画着十字，鞠躬，表示宣布女人的死讯。他们明白了，一阵犹豫加惊恐之后，他们默默步入停尸的房间，此时的叔父，在门口彬彬有礼地闪过一旁，让三位姑娘进去。留下盲叟一人，他站起身，在黑暗中焦躁不安地绕着桌子摸索着。

外公 你们上哪儿去？——你们上哪儿去了？——她们把我孤零零地留下了！

——剧　终——

阿格拉凡和赛莉塞特

（五幕剧）

谭立德　译

人　　物

梅朗德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
梅莉格拉娜　赛莉塞特的祖母
小伊莎琳　赛莉塞特的妹妹

第一幕

城堡的一间大厅。

在大厅深处，梅莉格拉娜坐在一高背椅上打盹。梅朗德和赛莉塞特上。

梅朗德 这是阿格拉凡的来信。（读信）“别出来迎接我。就在您平时等候休息的大厅里等我，这样，我看起来就不会像是个外人。我是在走下那艘把我带往您那儿去的轮船时给您写这几句话的。这次渡海，一路上气候晴朗，十分美妙，但下船后，我发现道路已被雨水冲得全是坑坑洼洼，很可能在我能见到古老城堡的钟楼之前，太阳已经落山了，在那城堡里，好心的赛莉塞特曾想接待她的寡嫂……

赛莉塞特 （拍着双手）哦！太阳落山了！瞧啊，她大概就在附近了……我快见到……

梅朗德 （用手势制止她说话，继续念信）“梅朗德，我在我那喧哗而热烈的婚礼中只见到您一次。唉！我那可怜的婚礼！当时，我们都没有发现那位不速之客[1]，而他却始终端坐在人们期待幸福的座位上。我只是在三年多以前见了您一面；

---

① 喻指死亡。

然而，我现在向您走来，心情坦然，比孩提时代我们同睡一个摇篮时更加无忧无虑。

赛莉塞特 （转过身）哦！奶奶还在睡！过会儿阿格拉凡来时是否要叫醒她？

梅朗德 是的，她关照过要我们叫醒她的。

赛莉塞特 她的白发遮住了她的眼睛。今天晚上，她不大高兴……哦，我去亲亲她。

梅朗德 小心，别提前弄醒她。（继续念信）"我确信，我会重新找到一位兄长！我们彼此几乎什么也没有说过，但是，您曾对我说过的一些话与我当时所听到的所有的话相比，则有着另一番意味。

赛莉塞特 别念得那么快。

梅朗德 （继续念）"……而且，我多么急于拥抱赛莉塞特！想必她还是那么善良，那么美，因为她爱您，您也爱她！我将非常爱她，您从不会像我那样爱她的，因为我知道怎么爱得更深；我曾经如此不幸过……现在，我因为自己曾经受过苦而感到幸福；我可以与你们一起分担悲哀给人带来的痛苦。有时，我觉得我所付出的足以抵消我们三人应承受的；命运不会再要求什么，我们可望获得更美好的生活。除了考虑幸福，我们将不会再有其他的焦虑。按照您曾同我说过的片言只语，对您，对我，同时也对赛莉塞特来说，幸福只存在于我们自身所具备的更美好的东西。我们只关心如何变得尽可能的高尚，为的是我们三人能更加互相爱护；由于我们相亲相爱，我们将变得更完美。我们在彼此身上倾注了那么多的爱，我们周围将不会再有不幸和忧愁的容身之地；如果它们不顾一切要闯入我们中间，那么在它们胆敢叩响我们的大门前应该变得温顺些……

〔一扇门启开，小伊莎琳上。

伊莎琳　小姐姐，我拿到钥匙了，我有钥匙啦！

梅朗德　什么钥匙？

赛莉塞特　那座古老灯塔的钥匙。

梅朗德　我以为已经丢失了……

赛莉塞特　我另外配制了一把。

梅朗德　我希望你再弄丢它。

赛莉塞特　（仔细察看钥匙）哦！它多大呀！它不像我丢失的那把……

伊莎琳　小姐姐，试用时我在场。有人把灯塔门打开了三次，后来又关上了。它比原来那把全都生了锈的钥匙更好使。但是，最后一次关门挺费劲，因为风从另一边吹来。今晚风可真大。我们听见塔楼周围海鸥在呼叫；鸽子也在咕咕地叫，它们都还没睡。

赛莉塞特　它们在找我，它们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没见我上去，我明天上去。

伊莎琳　小姐姐，带我一起去吗？

赛莉塞特　好的，要是你现在立刻就去睡觉的话，我就带你去；奶妈在等你。

〔伊莎琳下。

她漂亮吗？

梅朗德　谁呀？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

梅朗德　是的，很漂亮。

赛莉塞特　她像谁？

梅朗德　她与别的女子不同，是另外一种美，就这样……一种更加奇特、更加充满灵气的美；一种变化多姿而又匀称和谐的

美，甚至可以说……一种让人的心灵与之浑然交融的美。再说，你就会看到的，她长着一头很特别的头发，它们好像参与她所有的思想……它们按她高兴或痛苦的情绪，时而微笑，时而哭泣，然而，甚至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应该是高兴抑或痛苦。我从未见过这样具有生命力的头发；它们经常出卖她，要说出卖，不如说是泄露她想掩盖的美德；因为，她永远不需要掩饰别的东西……

赛莉塞特 我知道我并不漂亮……

梅朗德 等她到了这儿，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在她面前，无法说一件不加思考或毫无用处的事。她把周围一切不真实的东西都排除掉……

赛莉塞特 她把周围一切不真实的东西都排除掉……

梅朗德 赛莉塞特？

赛莉塞特 梅朗德？

梅朗德 我想我们已经共同生活将近四年了吧？

赛莉塞特 到今年夏末，就有四个年头了。

梅朗德 近四年来，我觉得你在我身边总是那么美丽、多情而温柔，你的嘴角含着深深的幸福的微笑。在这四年里，你并没有常常哭泣，对吗？最多在你熟悉的鸟儿飞走时，当你的奶奶偶尔与你口角时，或你心爱的花儿凋谢时，你才潸然泪下。然而，当鸟儿又飞了回来，奶奶又心平气和，而花儿已被忘记的时候，你就笑吟吟地回到大厅；门砰砰作响，窗户敞开着，东西撒落一地，而你像个从学校回来的小女孩，跳上我的膝头，拥抱我，我想，可以说我们曾经非常幸福，然而，有时，我寻思，我们是否心心相印……我不知道，是我没有耐心来理解你，还是你刻意躲避我；但是，经常在我试图像刚才那样同你说话时，你就好像从世界的另一头在回答我，

我不懂，因为什么缘故，你这样心不在焉。难道我们的内心真的如此害怕爱情中掺有些许的严肃或稍微多一点的真实吗？多少次我们情不自禁地接近某样美好的东西，它胜过一个亲吻，使我们彼此更加亲密。我不知为什么，今晚，我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是否因为更加清晰地回忆起阿格拉凡？是否因为她的信或她的到来使我们的心灵摆脱了某些羁绊？我们似乎已经尽其所能地相亲相爱。但当她到了这儿，我们将更相爱，你会看到，我们将爱得更加真挚、更加深沉。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对她的到来感到高兴……独自一人，我不能……我没有她那样的能力，虽然我同她一样观察事物。她善于从根本上把人凝聚在一块儿，她所到之处，人们再也察觉不到自身与真实之间还会有什么距离。

赛莉塞特　如果你爱她，就爱她吧。我会走的……

梅朗德　赛莉塞特！

赛莉塞特　我知道，我不懂得……

梅朗德　你懂的，塞莉塞特，正因为我知道你心里明白我对你说的这些事情，可是你却不愿承认。你拥有一颗比你向我展示的要深刻得多的心灵；就是这颗心灵，当我要探求它时，你却故意隐藏起来……别哭，赛莉塞特，这并不是在指责你。

赛莉塞特　我没哭，我为什么要哭呢？

梅朗德　然而，我看见你的嘴唇在颤抖。

赛莉塞特　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她确实曾经非常不幸吗？

梅朗德　是的，她以前很不幸，因为你的兄长……

赛莉塞特　也许是她命该如此。

梅朗德　我不知道是否一位女子应该遭到巨大的不幸……

赛莉塞特　我的兄长对她做了些什么？

梅朗德　她请求过我不要对你说起这件事。

赛莉塞特 你们通信了吗？

梅朗德 是的，我们有时通通信。

赛莉塞特 你一点儿也没有同我说起过。

梅朗德 她的信到我们这里时，我曾不止一次地给你看，可是你好像并没有兴趣读这些信。

赛莉塞特 我不记得了。

梅朗德 但是我，我记得。

赛莉塞特 你最后一次是在哪儿见到她的？

梅朗德 我只见过她一次，我已经对你说过，那是在你兄长的城堡的花园里……在大树下。

赛莉塞特 是晚上吗？

梅朗德 是的，是在晚上。

赛莉塞特 她说了些什么？

梅朗德 我们彼此谈得很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着相同的生活目标。

赛莉塞特 你们拥抱了吗？

梅朗德 什么时候？

赛莉塞特 那天晚上。

梅朗德 是的，当我们道别时。

赛莉塞特 啊！

梅朗德 赛莉塞特，我想她在我们这儿不会待久的。

赛莉塞特 不，不，我愿意她待着……

〔外面一阵声响。

她到了！（跑向窗户前）院子里有火把。

〔寂静。大门敞开，阿格拉凡出现在门槛。她一言不发地上场，向赛莉塞特走去，注视着她。

梅朗德 你们拥抱吧。

阿格拉凡 好的。(她久久地拥抱赛莉塞特，然后向梅朗德走去，也拥抱了他)对您也一样。

赛莉塞特 我去叫醒奶奶。

阿格拉凡 (凝视着梅莉格拉娜)她睡得很熟。

梅朗德 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她都这么熟睡。她的双臂已经瘫痪。走近些，今晚她想看到您。

阿格拉凡 (拿起梅莉格拉娜的手，俯身向她)奶奶。

梅莉格拉娜 (惊醒)赛莉塞特！……(睁开眼睛)哦！您是谁？

阿格拉凡 阿格拉凡。

梅莉格拉娜 我吓了一跳。

阿格拉凡 奶奶，我可以拥抱您吗？

梅莉格拉娜 您叫我奶奶？我看不清您，您身后是谁？

赛莉塞特 (走上前来)是我，奶奶。

梅莉格拉娜 啊，是你，赛莉塞特，我没看见你。我的孩子，把灯挪近些。

〔赛莉塞特手持一盏灯，照着阿格拉凡。

梅莉格拉娜 (注视着阿格拉凡)您真美！

阿格拉凡 奶奶，现在我可以拥抱您了吗？

梅莉格拉娜 不，今晚别拥抱我。因为我觉得比平时更不舒服，只有赛莉塞特才能碰我而又不会弄痛我。

阿格拉凡 我想也学会怎样才不会弄痛您。

梅莉格拉娜 我不知道人是否可以长得这么美。

阿格拉凡 奶奶，相反，这是天意要人长得尽可能的美。

梅莉格拉娜 赛莉塞特，在我入睡前拥抱我吧，然后把灯拿走。我做了个好梦。

赛莉塞特 (手持灯回来)要原谅她，她很不舒服。

阿格拉凡 要原谅她什么呢？您丢了什么东西了。什么东西掉

在地上啦?(拾起钥匙)哦!多奇怪的钥匙!

赛莉塞特 这是我塔楼的钥匙。您不知道它可以打开……

阿格拉凡 它样子古怪,分量挺重……我也带着一把金钥匙,您会看到的。当人们不知道钥匙能开启什么时,那么再没有比一把钥匙更美的东西了。

赛莉塞特 明天您就会知道……您到这儿时,有没有注意到在城堡的尽头有一座塔顶已经坍塌的灯塔楼?

阿格拉凡 是的,我看到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空中崩塌似的。透过墙的缺口可以看见闪烁的星星。

赛莉塞特 嗯,就是这玩意儿,这是我的塔楼,是一个久已废弃的灯塔。没有人敢上去。要穿过一条狭长的过道,才能登上去,我找到了开过道门的钥匙;后来,我弄丢了。我又请人配制了一把;因为除了我,谁也不进去。有时,伊莎琳陪我去。梅朗德只上去了一次,他头晕了。您会看到,那儿是太高了。我们可以眺望整个海洋。除了靠城堡的那一边,海水在塔楼的周围溅起了阵阵泡沫。所有的海鸟,都来栖息在围墙上的窟窿里。当它们认出我时便大声喊叫。还有成千上百只鸽子;有人想把它们放养到别处,但它们不愿意离开塔楼,总是飞回来。您累了吗?

阿格拉凡 是的,赛莉塞特,我有点疲劳,我旅途很长。

赛莉塞特 是的,这倒是真的。我们明天去吧,再说,今晚风很大。

〔静默。

梅朗德 阿格拉凡,真奇怪。我有那么多的话要对您说。然而,在刚见面的瞬间,一切都说不出来了,的确,我们仿佛在等待某件事发生。

阿格拉凡 的确,在等待沉默的东西开口。

梅朗德 它对您说些什么？

阿格拉凡 如果我能重复它所说的，那么这就不是沉默了。我们只说了一些几乎无用的话，说了一些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的话，然而，我们内心不是并不坦然吗？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曾经交谈过比我们说的话更有价值的事情吗？我们彼此间说了些陌生人遇见时所说的无关紧要、不着边际的话。但是，谁知道刚才在我们三人之间发生的一切；谁又知道我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并没有在这些话里得以解决。是否存在一种说话时从不提到的命运呢？但是，不管怎样，我所知道的是，我们避而不谈的东西向我预言，我会像爱小妹妹那样爱赛莉塞特。从我迈进这大厅的第一步起，这一点就在我整个灵魂里呐喊；这是我内心清楚地听到的唯一呼声。（拉着赛莉塞特）赛莉塞特，为什么我要这么爱您呢？当我拥抱您时，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呢？（她久久地拥抱赛莉塞特）梅朗德，您也过来。（她同样地拥抱梅朗德）也许这就是我们都在等待的亲吻，这将是盖在我们如黑夜一般的沉默上的印章。

第二幕

第一场

花园里一个树叶编织的摇篮。

阿格拉凡和梅朗德上。

梅朗德 我们一起住在这儿八天不到，我就再也不能想象我们居然不是诞生在同一个摇篮里。我们仿佛从未分开过，我好像在了解我自己之前便已经了解你。我觉得似乎你先我而有，我感觉到你的灵魂更甚于我自己的，你比我全部的自我更接近我；如果有人对我说"您应该拯救您的生命"，那么我应该救的是你的生命，使我能生存下去。如果你不在这儿，我将看不到自己，我无法认识自己，不能使自己满意，我只能在你身上来爱我自身。我常常觉得我的灵魂和生命以及我身心所拥有的一切都已换了地方，我觉得，当我这样拥抱你的时候，我哭泣着拥抱的是那已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自身的一部分。

阿格拉凡 梅朗德，我要说同样的话。当我拥抱你时，就仿佛在拥抱我自己，那时，我似乎显得更美。只有当你在场时，我才是真正的我；我听见我的声音与你的糅合在一起。我在我之

外认识自我，而正是在我的身上，我找到了你。我再也区别不清我们的手、我们的灵魂和嘴唇。我再也弄不清究竟你是我的光辉。抑或你是我的光明。一切就如此和谐地融汇在我们的内心，以致无法说出我们中间的一个在哪儿开始而另一个又在哪儿完成。你稍一示意便能使我明白自己的处境，你的每一次微笑，你的沉默和每一句话都使我感受到一次新的陶醉。我觉得我在你的身上得以焕发活力，正如你通过我而有所发展一样，我们彼此不断地感受到对方。

梅朗德　只有一样东西还在使我们分开，那就是我们的惊讶。

阿格拉凡　的确如此。我时时刻刻惊奇地感到居然确实存在像你这样的人。

梅朗德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的眼睛、我的耳朵和手都不够用了。当我看着你时，我以为在做梦；当我听着你说话时，我以为在做梦；当我见不到你时，我以为刚刚做了一场梦；当我听不见你说话时，我以为产生了错觉。我回到你的身旁，但我以为仍然搞错了。我看着你，听着你说话，拥抱着你，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想逃遁而去，重新找回我另一种自信心。

阿格拉凡　我也是……当我在你身旁时，我就想要离得远些，让我独自一人能更近地看着你；当我孑然一人，我便来寻找你，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你那颗比我所能想象的还要深沉一千倍的灵魂正在等待着我。我不知道，沉浸于像我们这样的幸福之中，应该做些什么；有时，好像我因为得到了幸福反而倒成了不幸的人。

梅朗德　这些年来，我们毫不怀疑我们俩都活在人世，可是，你在哪儿呢？

阿格拉凡　梅朗德，我也在想这一点，因为，我们两颗心在我们

开口之前已互相倾诉。

梅朗德 然而，当你对我说话时，我却第一次听到是我自己的声音在说。

阿格拉凡 我也有同感。当你说话时，我却听到我的心在说话；我一言不发时，我却听见你的心在说话。我不可能在觉察到我自己内心跳动时不与你的心灵碰撞。我也不可能在寻求你的心灵时会认不出我的内心。

梅朗德 在我们身上，我们拥有相同的世界。毫无疑问，当上帝在创造像我们这样的两个人时，他失算了。

阿格拉凡 在我孤零零地等待的那些年里，你在哪儿？

梅朗德 我也形单影只地等待着，我不再希冀……

阿格拉凡 我同样寂寂一身等待着，但我总在希望……

梅朗德 但是，谁曾对你说过有人在这样苦苦地等待着你？

阿格拉凡 没有人对我说；除了可能不知不觉中得知的事以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在我还从未见到你时，我便已了解你。

梅朗德 但是，在见到我之前，你能像我爱你那样爱我吗？

阿格拉凡 那么，你呢？你像我在重新见到你之前就理解你那样地理解我吗？

梅朗德 我不相信我们所发生的一切有一天会在别人身上发生；而且也不会有跟我们的生活相同的另一种生活。

阿格拉凡 哦，有时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梅朗德 我也一样，我怕……

阿格拉凡 你害怕什么？我们久别重逢，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梅朗德 正是在感到幸福的时刻反而应该感到恐惧，没有什么比幸福更危险的了；每一次的亲吻都可能引出一个敌人……然后，还有另一件事。

阿格拉凡 什么？

梅朗德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　那又怎么啦？

梅朗德　你有没有想到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　想到的。

梅朗德　这不使你困惑吗？

阿格拉凡　不，这不会使我感到不安的。

梅朗德　她也许会痛苦的。

阿格拉凡　难道我不能像爱一位兄长那样爱你吗？梅朗德。

梅朗德　然而，要是她为此而哭泣呢？

阿格拉凡　如果她同我们一起达到那样高的精神境界，她就不会哭得很久的。为什么她不会和我们一起同时攀上那座无视微末小事的爱情的顶峰呢？梅朗德，她比你所认为的更好；我们要向她伸出手去，她会同我们一起，一旦她在我们身旁，她就不会再哭泣。她将会因为那业已倾洒的眼泪而感谢我们，因为眼泪比亲吻更有益。

梅朗德　阿格拉凡，你以为我能像爱姐妹那样爱你吗？

阿格拉凡　啊……

梅朗德　你以为你能够像爱兄弟那般爱我吗？

阿格拉凡　你这样问我，我真不知道……

梅朗德　我不能相信这一点。我们要时时刻刻作斗争，我们将长久地作斗争；我们那从可贵的爱情，也许是从美或更深刻的真理而生成的才智，将在一场无效斗争中枯竭。我们越是斗争，就越会发现我们之间升腾起一股欲望，这欲望就像一层越来越暗的帷幕。由于这种欲望，我们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将渐渐消逝。在这一切中似乎只蕴含着极其微不足道的东西；然而这渺小的东西则可能有力量使两个人永远失去完美的幸福。星星与鲜花、晨曦与黄昏、思想与泪水，所有这一切是

否都不会因一个亲吻而改变?同样的一个夜晚,在姐妹和在情人的眼里看来是一样深沉吗?我们不要向真理关上大门,我们俩生活中的光华将因一个小小的谎言而破灭。你并不是我的姐妹,阿格拉凡,而我也不可能像爱一个姐妹那样爱你。

阿格拉凡 你确实不是我的兄弟;但是,毫无疑问,正因如此,我们应该忍受痛苦。

梅朗德 难道你也喜爱无谓的痛苦吗?

阿格拉凡 我只喜欢能替别人分担痛苦。

梅朗德 如今,我们能承担别人什么痛苦而又不抹杀我们自己最美好的东西呢?

阿格拉凡 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应该尽力而为,就好像我们已成竹在胸;如果必须自欺欺人的话,那么宁可牺牲自己,欺骗自己。

梅朗德 我知道,可是怎么办呢?

阿格拉凡 命运使我们更加靠近。作为两个也许至今从未了解对方的人,我们互相有了了解。我们彼此爱慕。世上任何东西也无法使我不爱你,也不能使你不爱我。

梅朗德 我同你一样相信这一点。我看不到世上有什么东西……

阿格拉凡 然而,要是我使某个无辜的人伤心落泪,你还会这样认为吗?

梅朗德 她只是因为自己弄错事实而哭泣。

阿格拉凡 因误解而流泪也是痛苦的。

梅朗德 阿格拉凡,也许我们唯有一走了之;但这是不可能的!一件如此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为死亡而产生的;我们应该对自己负责。

阿格拉凡 梅朗德，我也这么想的；而且，我认为有比逃避更好的事要做。我不能想象这些事情是为了日后在眼泪中结束而产生的。

梅朗德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但是，我知道眼泪从来就是不必让人等待的。

阿格拉凡 在此期间，如果必须有人受苦，那就应该是我们。有成千上万的责任，但是我认为，当人们力求要先解除弱者的痛苦，并把痛苦转移到自己身上时，是不会自欺欺人的。

梅朗德 （搂抱着她）阿格拉凡，你真美。

阿格拉凡 （也搂着他）梅朗德，我爱你。

梅朗德 阿格拉凡，是你在哭泣吗？

阿格拉凡 不，梅朗德，是我们。

梅朗德 是我们在颤抖吗？

阿格拉凡 是的。

〔他们互相拥抱。叶丛中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声，然后，披头散发的赛莉塞特向城堡逃去。

梅朗德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 是的。

梅朗德 她听见了我们说的话。她逃到城堡里去了。

阿格拉凡 （向他指着远处的赛莉塞特）去！快去！

梅朗德 好。

〔梅朗德奔跑着去追赛莉塞特。阿格拉凡靠在一棵树旁，无声地哭泣着。

第二场

在花园尽头。水池旁有一条石凳。

观众见到阿格拉凡身上盖着东西，躺在石凳上。赛莉塞特上。

赛莉塞特 “赛莉塞特，小赛莉塞特，她不应该伤心落泪……”他可怜我，因为他不再爱我……我也不再爱他了。他以为我会泰然处之，以为眼睛看着别处来拥抱我就足够了。“赛莉塞特，小赛莉塞特……”他非常温柔地这么说；哦，比平时温柔得多了。现在，当他拥抱我时，眼睛却在看着别处，或者，他看着我，却好像在求我宽恕。然而，他们拥抱时，我倒应该像个贼似的躲起来。今晚，他们又出去了，我没有见到他们。“小赛莉塞特”不知内情，别人只是暗暗好笑地对她说话，吻她的额头，送她鲜花和水果。“小赛莉塞特”居然受一个外来女子的保护，别人含着眼泪拥抱她，心中暗自思忖：“哦！可怜的小女孩，没办法。她不会走的……但她什么也不会明白。”等她转过身去，别人就手牵着手。是的，是的，直到……耐心点，耐心点，“小赛莉塞特”也会有那一天，她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耐心些，耐心些，走着瞧吧。（瞥见躺在石凳上的阿格拉凡）他们在那儿！他们互相拥抱着睡在那儿！哦！这样！哦！这个模样！我走！伊莎琳！奶奶！应该让别人看看！应该让别人看看这一幕！没有人会来！我总是孤独一人。我要……（走近）她也是独自一人。那是一

道月光，抑或是她那白色的头巾？她睡着了，我怎么办？哦！她不会知道的！她就在水池旁，如果她一翻身就会落入水中。下过雨了。她把脑袋遮着，但她的胸部却露在外面。她被淋湿了，她感到冷。她不了解当地的天气。她是跌了跤还是病了呢？哦，她睡着了，却在颤抖。我来把我的大衣给她盖上。（把大衣盖在阿格拉凡身上，掀起遮在她脸上的头巾）她睡得很沉。我想她哭过了，她显得很不愉快，她并不显得比我高兴。她脸色苍白，我看得出她也哭过了。她长得真美。她脸色这样苍白时，显得很美。好像她与月光浑然一体。不能突然叫醒她，她会因为受惊而掉入水中。（轻轻地俯下身）阿格拉凡，阿格拉凡。

阿格拉凡　（醒来）啊！真亮！

赛莉塞特　小心，您正在岸边。别回过头去，不然，您会头晕的。

阿格拉凡　我在哪儿？

赛莉塞特　正在城堡的水池旁。您不知道吗？您是一个人来的吗？一定得留神，这儿很危险。

阿格拉凡　我不知道。天很黑，我走过了黄杨木栅栏，后来又见到一只石凳。我很难受又很疲倦。

赛莉塞特　您冷吗？把大衣裹严。

阿格拉凡　这大衣是怎么回事？赛莉塞特，这是你的大衣！我刚才睡着时，是你给我盖上的吗？可是，你感到冷了。过来吧，让我给你也披上大衣。你比我抖得更厉害。（转过身去）哦，我明白了。现在，月亮升起，我看见两堵墙之间的水在闪闪发亮。刚才，如果我动一下……是你……（久久地凝视着赛莉塞特，拥抱她）赛莉塞特……

赛莉塞特　我们别耽在这儿。这地方让人头脑发热。

阿格拉凡　永远不该再有这样的时刻；这种情况不能发生两次。

赛莉塞特，我看到了你的内心，因为，刚才你已不由自主地喜欢我了。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我们会着凉的。

阿格拉凡 我求求你，不要试图在这时刻逃避，现在，你内心所蕴含的一切严肃认真的思想感情都浮现在我心中。你以为我不理解大家所做的一切努力吗？你以为我们俩之间不会更加亲近些！不要说那些孩子气的话，这些话就像扎在我们可怜的心灵上的刺。让我们像成人那样谈话，像我们这样可怜的成年人，当我们要说一些比言语所能表达的更为真实的事情时，我们能够用手、眼睛、灵魂来叙说。你以为我不懂得，你心里有许多话要说？在这夜里，紧紧地靠着我吧，让我用双臂抱着你，如果你不能回答我，也不必忐忑不安。有些东西在你身上流露出来，我同你本人一样明白。

赛莉塞特 （泪如雨下）阿格拉凡。

阿格拉凡 阿格拉凡也在哭泣。她哭泣是因为她爱你，因为她无法确切地说她应该做什么，应该说什么。现在，只有我们俩，我可怜的赛莉塞特，现在在这儿就只有我们俩在黑暗中彼此紧紧相依。即将降临于我们的幸福或者不幸也许就在此刻取决于我们本身。但是，谁也无法知道。要问前途如何，除了眼泪，我没发现别的东西。我本来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然而，当应该知道怎么做时，我感到我需要你更甚于你对我的需要。正因如此，我伤心落泪，也正因如此，我这样拥抱你，尽我所能做的使我们俩更接近，使我们内心深处作出的决定……今天早上，我伤害了你。

赛莉塞特 不，不，你并没有伤害我。

阿格拉凡 今天早上，我的确伤害了你。我希望永远不再伤害你。但是，为了不伤害自己挚爱的人该怎么办呢？好像真的

一旦爱上一个人的同时，就会使他受到尚未觉察的痛苦。就这样，在我感到我深深地喜爱你的同时，我给予了你一个因你而引发的亲吻，而这个亲吻使你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我哭过，但我并不是不理智的。我不会再哭了。

阿格拉凡 我可怜的赛莉塞特，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理智的。不应该寻思哭泣的人究竟是否理智，只是要考虑，为了使他们不再伤心落泪，能做些什么。

赛莉塞特 （抽噎）阿格拉凡！

阿格拉凡 什么事？你怎么全身颤抖？

赛莉塞特 我还没有见过你熟睡的样子。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你将会常常看到我高枕无忧的。

赛莉塞特 此外，别人从不对我说什么，不，谁也不说。

阿格拉凡 不，可怜的赛莉塞特，会有人对你说的，毫无疑问，别人会对你说那些对所有的人都说的话；因为，每个人在愿意说的时候就说，而且，任何人都有机会听到自己需要的话；不过，你还不懂得怎样听。

赛莉塞特 这不是一回事，永远不是，永远不……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那是因为你不听。要知道，并不是用耳朵听；你现在所理解的，并不是你真正用耳朵听到的东西；因为，实际上，你并没有在听我所说的，你只是明白我喜爱你。

赛莉塞特 我也爱你。

阿格拉凡 因此，你听得很清楚，而且也非常理解我可能说的话。我可怜的赛莉塞特，此时此刻，不仅仅是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但是，梅朗德也爱你，你为什么不听他说呢？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他跟你不一样。

阿格拉凡 他比我更好；想必他不止一次地对你说，而且说得比我所能说的更好。

赛莉塞特 不，不，这不是一回事。听着，我无法确切地告诉你这是什么。当他在场时，我就把自己隐藏起来。我不愿掉眼泪，不愿让他以为我懂得……我太爱他。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说下去。你对我说话时，我会一直温柔地抱着你。

赛莉塞特 这多难呀。你不会理解的，我无法说……

阿格拉凡 如果我不懂得你所说的话，我会理解你的眼泪所表示的。

赛莉塞特 是的，只是……我不愿意他因为别的什么而爱我。我要他仅仅是因为我而爱我。哦！这不可能讲得十分清楚。我不愿意他爱我是因为我同他意见一致，或者因为我能适应他。好像我在嫉妒我自己似的。阿格拉凡，你懂了吗？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要看清水晶花瓶里是否有清水是毫无困难的。你害怕向他证明你是美的。不知为什么，当人们在恋爱时，常常会有这样的恐惧。也许太希望别人猜测到……但是，这是一种必须要克服的恐惧心理。不然，你瞧，由于对别人隐藏起自己，最终再也找不到自我。

赛莉塞特 我并不是通情达理的，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希望他爱我，甚至我是个一无所能、无所事事、寡见少闻、碌碌无为之辈，他也爱我。我好像要他在我不存在时也爱我。于是，我隐藏……我想把一切都隐藏起来。这不是他的错。所以当他耸着肩，摇着头拥抱我时，我感到幸福；比他因为欣赏我而拥抱我时更幸福。然而，我想，难道不应该这样相爱吗？

阿格拉凡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相爱。有些人这样爱，另一些人又是那样爱；爱情创造这个或那个，但总是非常美好的事物，

因为这是爱情。人们在自己的内心注视着爱情，它就像笼子里的秃鹫或古怪的老鹰，笼子是属于您的，而鸟儿则不属于任何人。人们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它，给它以温暖，喂养它，但是人们并不知道它要做什么，不知道它是否会飞走，会碰得头破血流还是放声歌唱。可怜的赛莉塞特，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爱情离我们更远了。我们必须等待，我们只能学会理解它。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你爱他吗？

阿格拉凡　谁呀？赛莉塞特。

赛莉塞特　梅朗德。

阿格拉凡　我怎么会不爱他呢？

赛莉塞特　但是，你如同我那样爱他吗？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我尽力像爱你那样爱他。

赛莉塞特　如果你太爱他呢？

阿格拉凡　我的孩子，我想人们不会爱得过分的。

赛莉塞特　要是他爱你更甚于爱我呢？

阿格拉凡　他会爱你身上那曾在我身上爱过的东西，因为这是相同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梅朗德那样与我相像。既然我爱你，他又怎么会不爱你呢？如果他不爱你，我又怎么可能爱他呢？不然，他就不再像他自己，也不像我了。

赛莉塞特　在我身上，他没有什么可以爱的。阿格拉凡，你知道那么多我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东西。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拥抱我吧，当我说，我所知道的这一切也许并不比你以为你不知道的一切更有价值时，你要相信我。我会告诉他，你比他所想的更深刻、更美丽。

赛莉塞特　你在这儿时，你能使他仍然爱我吗？

阿格拉凡　如果说，因为我在此地他不再爱你的话，赛莉塞特，

我立刻就走。

赛莉塞特 我不愿你离开。

阿格拉凡 我必须走，我不愿意……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那我会很难受的。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也许……

赛莉塞特 哦！我开始爱上你了，阿格拉凡，我开始喜欢你了！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我很久以来就喜欢你了。

赛莉塞特 我不是的。我刚见到你时，我并不喜欢你，后来，我还是喜欢你了。有一阵，我曾经怀有……哦！恶意，很强烈的恶意。但是，那时我并不知道你是这样的。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我也许会很刻毒的。

阿格拉凡 不，不，我可怜的赛莉塞特，在你内心深处，你并不坏，但你不知道别人怎样能够处在不幸之中依然保有善良的心地。你也许以为你应该是坏的，因为你没有勇气表现得善良。人们希望所有的恶运降临到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身上；然而，一旦他们稍有一点不幸，人们则又想给予他们自己所拥有的幸福，使他们不再哭泣。但是，为什么不在他们处境不幸之前就爱他们呢？事先爱他们是不会错的，因为在这世界上，没有人会自始至终都幸福的。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我想再吻你一次。真奇怪，起初，我不能拥抱你。哦，我怕你的芳唇……我不知为什么……然而，现在……他是否经常拥抱你？

阿格拉凡 他？

赛莉塞特 是呀。

阿格拉凡 是的，赛莉塞特，我也拥抱他。

赛莉塞特 为什么？

阿格拉凡 因为，有些事我们只能在互相拥抱时才能表达清楚。

因为，最深刻，也许最纯洁的东西，在亲吻的呼唤中才能从灵魂深处流露出来。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当我见到他时，你可以拥抱他。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随你怎么说，我不会再拥抱他的。

赛莉塞特 （突然哭泣起来）那么，我没看见时，你可以拥抱他（倚在阿格拉凡肩上，继续轻轻地抽噎着）。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别哭，因为你比我们俩更善良。

赛莉塞特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我并不是不愉快，阿格拉凡，我因为得到了你的理解而感到幸福。

阿格拉凡 我也因为你的理解而感到高兴。来，咱们走吧。我们不应该在内心曾感到比一般人更幸福的地方耽搁太久。

〔她们互相搂着走下场。

第三场

城堡的某个套房。

幕启时可见到大厅尽头暗处的梅莉格拉娜和赛莉塞特。

梅莉格拉娜 我可怜的赛莉塞特，你不能这样，别说不字，不要一边擦眼泪，一边摇头。

赛莉塞特 但是，奶奶，我对你说过，我流泪是因为我幸福。

梅莉格拉娜 别人感到幸福时，可不是这样哭泣的。

赛莉塞特 不，是这样的，别人也是这样哭的，既然我是这样哭泣。

梅莉格拉娜 赛莉塞特，听我说。我刚才听了你说的有关阿格拉凡的那番话。我不会像她那样说话。我是个老人，不知道什么大事，但是，我也曾经痛苦过。在这个世上，我只有你，我是个半截入土的人了，你明白，这一切表明现实情况也许并不像阿格拉凡对我们所说的那么美好，但是，最美好的现实也并不总是有理由违背最古老最朴素的道理。我可怜的赛莉塞特，我只看到一件事，那就是，你尽管面露微笑，但你脸色苍白，只要你以为自己孑然一人时，你便悄悄流泪，不应该这样与自己的能力作斗争。不论你怎么以为流泪是不理智之举，那也是枉然；当你走到生命的尽头时常常会觉得，唯有眼泪才是有理性的，因为，赛莉塞特，你看，命运常常透过泪水而说话，泪水是从未来的深处涌上我们的眼睛的。

〔阿格拉凡从大厅尽头走入，赛莉塞特和梅莉格拉娜未看见她。

我可怜的赛莉塞特，你哭了很久。你想使这一切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我在一旁曾苦苦思索，尽管因为我看到你受到不公正的痛苦而苦恼，但是，我尽量力求冷静地说话。对这类伤心事，没有两种合乎情理的解决办法；你们两人中必须有一人死去或离开……要不是命运使她来得太迟的这个人，是谁该离开呢？

赛莉塞特 那为什么不是那个来得过早的人呢？

阿格拉凡 （走上前来）可怜的赛莉塞特，没有谁来得过早，她是在注定的时间而到来，我想奶奶说得对……

赛莉塞特 如果奶奶说得对的话，我们将会很不幸的。

阿格拉凡 如果奶奶说得不对，我们也将伤心落泪。赛莉塞特，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经常只能选择眼泪，如果我只凭着我那点才智行事的话，那么，我会对你说，我们应该选择善意的

眼泪，在这里，善意的眼泪就是你的眼睛里流淌出来的。但是，这几天，我也感到不安，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在我们能够获得的真理中，有一种更为严肃的真理，它在我们内心深处等待时机，我们所有的话语都不会使微笑变质，也不会揩干我们的眼泪。今天，我认为已经找到了这一真理，尽管我们作了一切努力，它仍然使我们有所行动。再见，我的赛莉塞特，拥抱我。天色已晚，梅朗德在等你。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你不和我一道去拥抱他吗？

阿格拉凡　我再也不会拥抱他了。当我们在一起时，我只拥抱你。我可以对他讲一切应该讲的话，就像从前拥抱他时那样。

赛莉塞特　怎么啦？你的眼睛闪闪发光，你瞒着我什么事。

阿格拉凡　相反，要是我的眼睛闪闪发亮，那是因为我什么也不隐瞒。我看得出他深深地爱着你，比他自以为做到的更深沉。

赛莉塞特　他对你说过吗？

阿格拉凡　不，如果他对我这么说，我倒不会那么肯定了。

赛莉塞特　但是，他不再爱你了吗？

阿格拉凡　他爱我不如爱你那样深。

赛莉塞特　哦！我可怜的阿格拉凡！但这不可能。为什么他更爱我呢？你要我做些什么？今天晚上如果你不愉快，你不应该单独一人，你愿意我和你呆在一起吗？我会告诉他……

阿格拉凡　去吧，去吧，快走吧，赛莉塞特，我从来没有像今晚那样高兴。

〔她们互相默默地拥抱，分别下场。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在花园里。

梅朗德和赛莉塞特上。

赛莉塞特 梅朗德，请原谅，也许你愿意一个人呆着。我总是使你不快活；不过，我马上就会走开的。我从阿格拉凡的房间来，她已经睡了，我吻了她的双唇；虽然灿烂的星光照亮她整个床，她也没有醒来。我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我们一会儿去叫醒她，因为她在睡梦中哭泣。我不敢单独一人叫醒她。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还不知道我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我不能去问阿格拉凡，但如果我弄错了，你会原谅我的。

梅朗德 什么事？赛莉塞特。来，坐到这凳子上来，坐在我膝盖上吧。在你同我说话时，我会抚摸你的秀发；你不会看见我，这样你就不会害怕了。我想，你心里有些沉重的事。

赛莉塞特 并不是在心里，而是在我全身心。我无法说出在哪儿，也许是在灵魂里，有某些沉甸甸的东西，某些让人懂得……什么呢？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现在感到更幸

福，比我感觉不到什么压力时更幸福。

梅朗德 赛莉塞特，你变得很多，我也一样。我要对你说，我再也见不到你往昔的面容，你脸颊上鲜艳的花朵甚至在我亲吻时也不再出现。过去，当我这样拥抱你时，你总是很快乐的。

赛莉塞特 过去，我经常笑，但现在，我感到更幸福。

梅朗德 赛莉塞特，我不懂。有时，当内心感到承受不了时，精神上却反而感觉幸福。不过，现在且不谈这些；先跟我说说今晚什么事使你心绪不安。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要走了。

梅朗德 阿格拉凡？她对你说了？

赛莉塞特 是的。

梅朗德 什么时候？她为什么要走？

赛莉塞特 她没对我说，但可以肯定，她要走，因为她认为今天必须走。所以，我寻思，是否我离开更好。

梅朗德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赛莉塞特 什么也没有发生。如果你不愿意她无缘无故地痛苦，那么我求你，不要对阿格拉凡提起什么。梅朗德，你要明白，你们在一块儿时，我就已经考虑过了，当时，我在奶奶身旁等着，你们显得那么幸福、那么融洽地来到这儿，当你们走近时，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缄口不语。我常常暗自思量；我，我只是微不足道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你们，然而，你们总是对我那么好，而我很晚才看到这一点。你们经常想带着我同你们在一起，因为我显得忧心忡忡；我陪着你们时，你们显得比平常更快活，可是，你们内心并不幸福，我仿佛是个陌生人插在你们中间，心里感到凉飕飕的。然而，这并不是你们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我知道，我无法理解，然而，我知道，必须理解……

梅朗德 我亲爱的，亲爱的好赛莉塞特，阿格拉凡说得对，我原来不知道你是如此清纯。但是，你以为你不理解吗？你以为我们理解你所不理解的某些东西吗？唉！我可怜的赛利塞特，事物内在的区别如此微小，以致人们无法说出为了什么理由而爱。但是，既然你能表述刚才你所说的，那么，你不再需要弄懂什么；只是我一人不明白……

赛莉塞特 不，不，我可怜的梅朗德，你这是出于好意才说这一番话的，我知道应该做怎样的人，但是，我永远无法像你们那样。

梅朗德 塞莉塞特，我再也认不出你了，而且，我什么也不明白；你这样说话时，我真不知你是从哪个天国降临的。

赛莉塞特 梅朗德，我从阿格拉凡那儿来的。

梅朗德 我的孩子，我们都是从阿格拉凡那儿来的；一旦人们认识了美，便只有一个来源，别无其他。但是，赛莉塞特，你以为你的心灵与阿格拉凡的心灵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吗？

赛莉塞特 是的，我认为差别很大。

梅朗德 我并不这么认为，当我隐隐约约感到在孩子般的笑容后面掩盖着什么时，我觉得这差别越来越小。我们总是看到表露出来的灵魂，我们应该记住，不表现出来的灵魂是同其他的人一样高尚，也许更高尚，因为它们对此根本没有察觉。

赛莉塞特 不，不，我也许白说了，梅朗德，这永远不会是一回事。当我做某件你喜欢的事，那是因为我试着模仿阿格拉凡。

梅朗德 赛莉塞特。

赛莉塞特 哦，梅朗德，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指责什么，你理解这些话吗？我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也不会再指责任何人。我

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使我变成这样，不久前，我也许不会相信对我说这种话的人，他说，在我觉得更加忧愁的同时，就会感到幸福；而且，有朝一日，我会用我的嘴唇亲吻你可能正在爱着的女子。然而，我现在就情不自禁地这样做了。

梅朗德 我不知道，当上天这样关心一个人的时候，准备向他要求什么。

赛莉塞特 梅朗德，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是，我也想变得比我现在更好，也希望别人流着泪爱我，就像你倾心于她时会落下眼泪。

梅朗德 你在说谁？

赛莉塞特 我在说你正在想念的人，当然，你并没有提起她。

梅朗德 当我在你身旁时，我想的是她，而当我在她身旁时，想的却是你。

赛莉塞特 梅朗德，我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一回事，流的眼泪也不同。这些眼泪比人们因怜悯而流的泪水来自更远的地方，而且，我知道，它们使人们无法忘怀。当你为了使我减轻痛苦而对我说你爱我时，你永远不能对我说你曾对阿格拉凡说的那些话。

梅朗德 赛莉塞特，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对你说同样的话。人们并不如实地说那些自己想说的话，而当人们想要对自己所爱的人深谈时，向来只是回答一些耳朵听不见的问题。内心提出的问题从来不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的话不知不觉就有了差别。但是可怜的赛莉塞特，你孩子般的心灵所提出的问题与阿格拉凡的是一样美好的。这些问题都出自于另一个范畴，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你别伤心。不应该嫉妒高尚的心灵。你真以为我现在并不是像对阿格拉凡那样在对你说话吗？你以为我能对别人说一些与我对你说的一样的话吗？哦！美

丽的赛莉塞特，如果一位天使降临在我怀里来取代你的位置，我也不可能像对你那样深挚而爽直地向她敞开我的心房。至于其他应该说的一切在此都无法言传。赛莉塞特，等着吧，不管阿格拉凡走还是不走，只有她一人知道这一切，她也不会欺骗自己。但是，无论她留下或离去，她都将教会我发现你的宝贵之处，最终爱上你，因为，我本来还不懂得爱。赛莉塞特，无论怎样，如果还需要有人流泪，那么不该是你哭泣了。此外，我的孩子，如果你离去，你以为我们就会幸福了吗？你以为一种建立在像你这样弱小、纯洁、温柔的人儿的痛苦上的幸福会持久吗？这种幸福与我们相称吗？如果我和阿格拉凡中有一个人接受了这种幸福，你以为我还能拥抱阿格拉凡吗？你以为她还能爱我吗？赛莉塞特，我们互相爱慕，并超越了自我，我们相爱而又纯洁无瑕，也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你的看法一致；一段时间以来，是因为你，而不是因为没有理解你，我们才应该爱你的。来，把你的嘴唇给我，赛莉塞特，今晚，我在亲吻你的心灵。走吧，我想，现在已是午夜了。咱们去看看阿格拉凡是否还在睡梦中流泪。

〔他们俩互相搂着走下。

第二场

城堡的某套间里。

阿格拉凡和梅朗德上。

阿格拉凡 你听见关门声响了吗？

梅朗德 是的，我听见了。

阿格拉凡 那是赛莉塞特，她听见了我们的说话声，想让我们单独呆在一块儿。

梅朗德 她告诉过我，说她今天早晨要上塔楼去，有人同她说起有一只奇怪的大鸟。

阿格拉凡 我可以肯定，她刚才就在这儿，整个房间好像都在等着她回来。你看，她落在窗槛上的做活计的小玩意儿：一绞绞丝、一股股金线、银线，还有珍珠和宝石。

梅朗德 这是她戴的刻有我们名字的戎指，这是紫罗兰花，这是她的手帕。（拿起手帕，一触摸到手帕便颤抖起来）啊！

阿格拉凡 怎么回事？

梅朗德 （把手帕递给她）拿着。

阿格拉凡 啊！

梅朗德 它还留有她热泪的余温。

阿格拉凡 你看，既然她默不作声，那么最细小的事物都会替她说话的，来告诉我是时候了（手持手帕）把这给我吧。这就是对我们掩盖了一切的可怜见证，要是再不明白它，可真该去死。

梅朗德 阿格拉凡……（欲拥抱她）

阿格拉凡 今天别吻我。梅朗德，好好爱她吧。

梅朗德 我不知该不该相信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有时，我爱她，几乎同爱你一样，有时，我爱她甚于爱你，因为她离我更远，或者说，更不可理解。然而，当我又见到你时，环绕着她的一切又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眼前又没有她了；可是，要是我永远失去了她，那么我永远不会毫无痛苦地拥抱你。

阿格拉凡 我清楚地知道你爱她，所以我应该走。

梅朗德 但是，唯独在你身上，我才能爱她，当你远离他去时，我

将再也不爱她。

阿格拉凡 我知道你爱她，我知道得那么清楚，以致我不止一次情不自禁地嫉妒你对这可怜的小女孩的爱。你不应该以为我是十全十美。如果说赛莉塞特不再是原来那样，那么我在同你们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也变了样。我来到此地时，表现得比应有的更为明智、审慎，我曾相信美貌不应该为那些由它而引发的泪水感到忐忑不安，而且，我以为善良只能以谨慎、明智为指导。但是，现在，我认识到善良不应该是谨慎、克制的，它还是显得狂热和合乎人情更好。我曾自认为是最美的女人，现在，我意识到渺小的人物也同我一样美，而且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美的。当我注视着赛莉塞特时，我时时思忖，在她孩子般的心灵里，她摸索着做的一切是否不比我可能做的更伟大、更纯真。梅朗德，我内心想到这一点时，她的美就显得无法描述。她只要弯一下腰便可找到她心灵中闻所未闻的宝藏，于是，她颤抖着把它们奉献出来，好比一个瞎子不知道自己双手满捧着金银珍宝。

梅朗德 真奇怪，当你对我谈起她时，只有你才是我欣赏和爱慕的。世上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得你对我说过的一切溢美之词不落在你身上；连上帝都来干预我，使得我不可能像爱你那样去爱她。

阿格拉凡 这是爱情所包含的不公正。如果你向我赞扬你的兄弟，那么我知道是你变得更美好。梅朗德，我真想抱着你痛哭。一旦人们相爱了，就不可能不再爱对方！

梅朗德 是的，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刚才，当我同赛莉塞特谈话时，我也看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我同她说话时，我感到爱情并不取决于我所说的，也不取决于她所说的，既不取决于我所想的，也不取决于她所想的。

阿格拉凡 当我来到此地时，我觉得一切都是可能的，没有人会痛苦。但是，今天我看到，生活并不服从于我们美好的愿望和设想。同时，我知道，如果我呆在你身旁，他人便会因此而痛苦，这时，我就不会像你现在这样，你也不会像我现在这样，而我们的爱情也就不再像我们的爱情了。

梅朗德 阿格拉凡，这也许是真的。然而，难道我们错了吗？

阿格拉凡 啊！梅朗德，对或错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且，我认为宁可我一辈子都错了也不要使得那些有差错的人伤心落泪。我也明白人们可能说的一切；但是，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既然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丝毫不能改变一种更为深刻的事实，这事实并不会证实我们所说的最美好的话语。不要去听那些夸夸其谈的话。不管我们一切言行如何，引导我们生活的仍然是朴实和单纯的事物；人们常常在想与简单的事情抗争时出差错。谁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们相遇太迟，谁敢说命运不是天意呢。今天，我听到的是你和我心灵的呼声；我们所说的不会改变那些我感觉到的在我内心深处毅然决定的事情。梅朗德，此刻，我们是如此理智，以致偶然听到我们讲话的人会一边走一边心里思量："他们爱得很冷漠，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因为我们爱得就像很少考虑如何相爱的一对萍水相逢的情人。

梅朗德 （搂着她）我的阿格拉凡，我爱你，真的，此时此刻，我们深挚地相爱。

阿格拉凡 （也搂着他）我的梅朗德，我爱你，的确，此时此刻，我们誓死相爱。

〔静默。

梅朗德 现在，你是否已经想过，一旦我们彼此分手，我们之间强烈的爱情只留下一点像其他事情一样可能淡忘的回忆

时，我们的生活将是怎样的呢？明年，我在此将干些什么？你在那儿又做些什么呢？我们会百无聊赖，生活空虚而感到疲惫不堪。唉！我不愿意哭泣，但是只要稍微想到这些，也许应该心碎地互相拥抱。我们枉然表白，不管岁月荏苒，不管我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我们将相爱不渝；在我们可怜的一生中，很多时候，最温柔的回忆并不能安慰过久分离所造成的痛苦。

阿格拉凡　我知道，当人们不能相见时，只能在口头上安慰那些深知自己正在倾心相爱的人儿。在这儿，我们可能是幸福的，到那时，我们将肯定是不愉快的。然而，我们俩都会感到我所做的正是我应该做的事。你将久久地哭泣，我也将总是痛哭，因为，为了阻止泪水涌向眼睛，光明白自己做了件杰出的事是不够的。然而，即便你知道有一个字能使一切保持原状，而我又不会离去的话，你也不会说出这个字的。当人们这样爱着别人不喜欢的东西时，就应该忍受不为人知的痛苦，我可怜的梅朗德，不会有人酬谢你的，不过，我们也不指望什么报酬。

〔两人下场。

第三场

塔楼脚下。

阿格拉凡与梅朗德上。

阿格拉凡　我瞧见她在塔楼顶上，周围飞着大声叫嚷的海鸥。这

两三天里，她老是上去，我自己也说不清我心里不时闪现的东西。她显得更加心绪不定，同时却又不那么伤心，好像在她那颗如此深邃的小小心灵中将有什么事要发生。

梅朗德 的确，我觉得她再一次地向过去的赛莉塞特的渺小生活微笑。你没注意到她欢声歌唱，重新振作起来了吗？她在我们面前行走时仿佛有一道出乎意料的亮光在照耀着她。在她情绪更加平静，等到她内心使她产生这一变化的东西更加稳定之前，不提你的行期，岂不是更好吗？

阿格拉凡 不，我今天就要告诉她。

梅朗德 可是，你怎么对她说呢？你也许会同意一个好人这样牺牲自己而屈就于与自己并不相宜的命运，然而，难道你不担心这个与我们如此亲近，唯你为楷模而生活的孩子，看到你离去，能接受这事实吗？

阿格拉凡 我们无权衡量别人的命运。但是，我也已经考虑过应该对她说些什么；起先，为了使她不感到痛苦，我曾想过说谎。你别笑，梅朗德。的确，平时我很少婆婆妈妈的，因此，你无法想象我内心深处也会有这种拐弯抹角和稚气的女性小聪明，而且，一旦爱情需要撒谎时，我也和我的姐妹们一样会撒谎。我想对她说，我本来就不爱你，我搞错了，你也早就不再爱我，而且，在许多小事上，我远逊色于她，因此，她也同样可以减轻心中的遗憾。但是，说真的，面对她那双纯洁无瑕的大眼睛，我觉得不可能做到，因为这些不是事实。你听，我听见有人唱着歌走下塔楼。你躲一躲，我应该单独同她谈谈，因为，她会告诉我一些还不能对你说的事。只有在我和她两人可以单独坐着时，真话才能从她那最美的天国中倾泻而下。

〔梅朗德下。静默片刻，然后听到赛莉塞特的声音越来

越近。

〔赛莉塞特的歌声：

当爱人走出去时

（我听到门声）

当爱人走出去时，

她曾经微笑……

但是，当他回来时

（我听到开灯声）

但是，当他回来时，

另一名女子在那儿……

我见到了死神

（我听见他灵魂的呼声）

我见到了死神

他还在期待他……

〔赛莉塞特上。

阿格拉凡 哦！赛莉塞特，今晨，你的眼睛多么明亮，多么有神！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因为我有个好主意。

阿格拉凡 我的孩子，告诉我吧，不要把好的想法瞒住，因为这可以使大家都快活。

赛莉塞特 我还不能告诉你。

阿格拉凡 还是告诉我吧，也许我能帮助你。

赛莉塞特 这正是让我为难的事，我很想把这主意告诉某个人，但是，如果我说出这个想法，它就可能不是那么好了。

阿格拉凡 我不知道这可能是什么想法，相反，我觉得一个好主意在得到别人赞赏时会变得更好。

赛莉塞特 啊！好啊！小赛莉塞特也有她的秘密了，她知道怎么保守这秘密。但是，如果你是小赛莉塞特，某一天，另一个比你更美的阿格拉凡来拥抱梅朗德时，你在我这位置上，你会做些什么？

阿格拉凡 我想我会努力使自己心情快活，仿佛有人把更多的阳光带到家里来，而且，赛莉塞特，我会努力去爱她，就像你爱我那样。

赛莉塞特 你不嫉妒吗？

阿格拉凡 我不知道，也许在我内心深处，有一时可能会嫉妒的，但是，我会意识到这样不好，于是，我尽量使自己快活。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我很快就会幸福的。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你再也不应该有一分钟不愉快。

赛莉塞特 如果我能肯定我的主意的确不坏的话，我将十分快活。

阿格拉凡 既然这主意会使你快活，为什么它可能是不好的呢？

赛莉塞特 这很难说，而且，我独自一人……

阿格拉凡 那为什么不对我说说，我肯定可以帮助你。

赛莉塞特 是的，是的，你会帮助我的，但是，我希望你在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帮助我。

阿格拉凡 你要瞒住我什么？

赛莉塞特 我有些事要瞒住你，但是是为了当一切都顺利时让你看看……

阿格拉凡 什么时候一切都顺利呢？

赛莉塞特 当我能够……当我能……小赛莉塞特也能干得漂亮，你瞧着吧，你瞧着吧。哦，你们俩将会更加爱我。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我们能更加爱你吗？

赛莉塞特 我多想知道换了你会怎么做！

阿格拉凡 我正要说……

赛莉塞特 要是我告诉你这不是一回事，而且你也不可能对我说真话。

阿格拉凡 难道我不是一直在说真话吗？

赛莉塞特 是的，我知道，但是，此时此刻，你不可能对我说真话。

阿格拉凡 今天早晨，你显得真古怪，你要小心，你也许搞错了。

赛莉塞特 不，不，阿格拉凡，让我拥抱你吧，我拥抱你越多，我就越发肯定自己没有弄错。

阿格拉凡 我的小赛莉塞特，我从未见过你的眼睛像今天早上这么明亮。好像你的心灵在你的身体内陶醉了。

赛莉塞特 你的眼睛也比平时更明亮，不过，你却想要掩盖起来。

阿格拉凡 我也有些事要对你说。

赛莉塞特 哦！什么事？好像你也不敢说出来，是否可能是一回事呢？

阿格拉凡 什么事呢？

赛莉塞特 没什么，没什么，我随意说说而已。但是，请你立刻告诉我是什么事。

阿格拉凡 我怕会使你伤心，不过，大概也会使你快活些。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我再也不会哭了。

阿格拉凡 （攫着她的手臂）又怎么啦？你说这话时的神色好古怪。

赛莉塞特 不，没什么，我将不再哭哭啼啼的了，就是这么回事，难道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阿格拉凡 让我看看你的眼睛。

赛莉塞特 看吧，看吧，你看见什么啦？

阿格拉凡　无论怎么坚持说，凝神注视时，心灵便显现在眼睛里，也是没有用的，好像心灵已经逃遁他去。当我怀着不敢明言的恐惧，投身入你那双眼睛的纯净的海洋中时，仿佛它们在询问我，颤抖地对我说："你读到了什么？"而不是在回答我无法提出的问题。

〔静默俄顷。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

赛莉塞特　你要对我说什么？

阿格拉凡　我的小赛莉塞特，到我的怀里来，唉！我几乎夺取她所拥有的。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你很忧郁。

阿格拉凡　不，我并不难受，因为你很快就会感到幸福了。

赛莉塞特　你脸上流淌着眼泪，我要擦干它。

阿格拉凡　别担心；要是你也伤心落泪的话，我会先擦干你的眼泪。我们来这儿坐下吧，来坐在这塔楼的门槛上，这样我可以更好地拥抱你，就像我们第一次交谈的那个傍晚。你还记得在水池旁的那个夜晚吗？可怜的赛莉塞特，一个多月前，许多事已销声匿迹，有许多事却发生了，灵魂则因此看得更清楚些。赛莉塞特，让我亲吻你吧，就像普通人之间那样充满人情味地拥抱你。我们不会再有很多时间，因为我明天就要离去，在我们可怜的内心最后一次所做的一切看来是如此透彻，如此严肃。

赛莉塞特　你明天就走？

阿格拉凡　是的，赛莉塞特，明天就走。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件事。起先，我想瞒住你，不对你说实话，也许可以推迟使你痛苦的时间。但是，我见到你是那么高尚，而且我又那么爱你，

我不忍心让你承受那份使你与我们亲近的苦涩。当人们试图诚实地生活，就像我们三个人在这个月中的生活那样，气氛就变了，我们不能说假话。我一旦想到你，我立刻想到不可能说假话。所以我来告诉你，我明天就要动身，为的是使你高兴，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是为了使你明白，我这样走内心所承受的痛苦，而在你这方面来说，你也作出了牺牲；因为，我们三人都为某样说不清而又比我们自身强有力的东西作出了牺牲。赛莉塞特，难道这不奇怪吗？我爱你，也爱梅朗德；梅朗德爱我，也爱你；你爱我们俩，然而，我们却不能在一起幸福地生活，因为，人类能这样融洽相处的时刻尚未到来。我要走了，我请求你同意我这颗作出奉献的心灵的启程。我可怜的赛莉塞特，当你这样接受这件事时，你将做一件比我做得更好的事，也许作出比我更大的牺牲；因为正在作出奉献的并不同已经作出奉献的人一样快乐。我爱你，我的赛莉塞特，我要尽我所能地紧紧地拥抱你。当我们怀着最纯朴的真情这样拥抱时，你不觉得我们接触到了某种比我们本身更重要的东西吗？

赛莉塞特 明天别走。

阿格拉凡 既然明天必须启程，又为什么别走呢？

赛莉塞特 我求求你，在我告诉你这件事之前别离开。

阿格拉凡 你很快就会告诉我吗？

赛莉塞特 是的，我现在确信……梅朗德知道你刚才说的事吗？

阿格拉凡 知道的。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我再也不伤心了。

阿格拉凡 如果我不辞而别，你怎么办？

赛莉塞特 我会去追你，然后把你带回来。

阿格拉凡 要是你找不到我呢？

赛莉塞特　我会一辈子寻找你。

阿格拉凡　我怕你比我早离开此地，你不久前说过这一想法。

赛莉塞特　这是一种不愉快的想法，现在我却有个令人高兴的主意。我也曾想不辞而别，可是，现在……

阿格拉凡　那么，现在你不会走了？

赛莉塞特　是的，我的阿格拉凡，我不会走出这座城堡的。

阿格拉凡　你是出自内心深处向我作出这个许诺吗？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这是出自我的内心，并以我永恒的幸福起誓。

阿格拉凡　我不知道，要是我没来是否更好。

赛莉塞特　如果你不来，我既不会不快活也不会感到幸福，我将什么也不是。

阿格拉凡　谁知道是否可以唤醒那些沉睡的人，尤其当睡眠是纯洁而又美好的时候……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当然是可以的，因为那些人不愿意再入睡乡。当我想到我视而不见的时候，我真想要躲藏起来。我那时像个瞎子那样拥抱梅朗德，我不知道……如果说我十分幼稚，那是我的错吗？但是，现在……今晚，他已入睡，我瞧着他……然后……我可以把这些告诉你吗？

阿格拉凡　（拥抱她）赛莉塞特，我的小赛莉塞特。

赛莉塞特　然后，我吻了他，但没有弄醒他。这时，透过窗户，我看到一方蓝天上空的星星；就好像所有的星星都来到我的灵魂中，组成了一片天穹。哦，我可怜的阿格拉凡，你永远不会知道，因为你早已什么都明白了。但是，可以说，可以明确无误地对某个人说："我爱你！"……我懂得……我不知道，因为什么，我愿为你们俩而远走他乡或死去。我是幸福的，但我愿为了臻于更加幸福的境界而死。

阿格拉凡 一个人感到非常幸福的时候想到死亡，那是很危险的。我是否应该承认这一点？我曾经有一阵很怕你提到过的主意……

赛莉塞特 是的……

阿格拉凡 我怕那就是你的主意。

赛莉塞特 别害怕，阿格拉凡，那不过是一个小女孩的想法。

阿格拉凡 是的，这可能是盲目而幼稚的人的想法，以为只能通过死亡来证实爱情。人们在恋爱时，相反，应该活下去，人们爱得越深，就越应该活下去。而且，我知道你太爱我们了，因而，反倒不能这样来爱我们。只要稍微想一想，如果真要两个人感到痛苦和不幸，那就不会有比在他们俩之间放上一个无辜的死人更残酷的了。

赛莉塞特 你愿意我向你坦白一些事吗？

阿格拉凡 我的小赛莉塞特，你应该和盘托出，就像我一切都直言不讳那样，两个人之间不再有任何隔阂，那该多好，甚至，哪怕是一朵花，在它背后也可能隐藏着某种别人并不赞同的想法。

赛莉塞特 我曾一度想到过这一点。

阿格拉凡 死亡？

赛莉塞特 是的，不久前。但是，我立刻又考虑到你刚才所说的那些情况，于是，我找到了另一种……

阿格拉凡 你找到了什么？

赛莉塞特 哦！那是另一回事，是生活方面的。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你以后看吧。让我拥抱你。我不知道我所拥有的。好像我的灵魂……你曾经说过这句话？好像我的灵魂在我的身体内陶醉。此外，我终于知道了，换了你，你会怎么做。

〔她们互相搂着走下。

第四幕

第一场

伸向大海的一片平地。

阿格拉凡和赛莉塞特分别上场，并相遇。

阿格拉凡 太阳升起在海面，你看到海涛那平静而又深沉的欢乐吗?置身于黎明清新的空气和透明般的寂静中，人仿佛在世界上是唯一的，而且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组成黎明的一部分，你不觉得是这样吗？赛莉塞特，时光将无比美好。你也一样，你美丽动人，并且随着每天升起的黎明，你将越来越美。你怎么不告诉我是什么改变了你，让我走之前能知道一些呢？是你那颗纯洁无比的灵魂吗？你是否祈求了一位我不认识的神明，抑或你从未有过的那样在爱恋呢？

赛莉塞特 是的，我想我现在更加钟情。

阿格拉凡 我从房间的窗户见到你，因此，我特地来同你见面。刚才我很担心。你倾斜着身子，你把整个身子都斜靠在塔楼顶上那倒塌的旧墙上。有一阵，我竟以为砖瓦在摇晃。我浑身冰凉，面色发白，那时，我不知会怎么样，我觉得我的生命在我的唇边闪现。这是我第一次品尝到生与死的滋味。对

生命与死亡，我们又知道些什么呢？我打开窗户，叫喊了很久，想提醒你注意，但是，你没有明白。不该这样来试探捉摸不定的命运。你在上面干什么？这已经是第三次我见到你在那儿。你的双手仿佛在抠石头。是怎么回事？你似乎在空际寻找某样东西。

赛莉塞特 我的确是在寻找某样东西。你还不知道吗？但首先，不用害怕，没什么可怕的。我那个古老的塔楼比他们想象的更坚固，而且将比我们所有的人更长久地挺立着。别人为什么要抱怨它呢？至今为止，它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我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石块纹丝未动，难道你没看见吗？你对身边发生的事无所察觉吗？五六天来，一只陌生的鸟儿来到我们这儿，它不知疲倦地围绕着塔楼盘旋。它的翅膀是绿色的，一种无法形容的奇特而又淡淡的绿色。另外，让人解释不清的是，它仿佛每天在长大。没有人能告诉我它来自何方。我想它在墙洞里筑窝，正好在你看见我斜着身向下观察的那个地方。

阿格拉凡 你手中把玩的那把金灿灿的大钥匙是开塔楼的钥匙吗？

赛莉塞特 是的，你记得，它在你到达的那天被发现的。

阿格拉凡 你愿意把它给我吗？

赛莉塞特 把它给你？为什么？

阿格拉凡 我想要保留它，直到我走的那天。

赛莉塞特 为什么？阿格拉凡。

阿格拉凡 我说不清。赛莉塞特，不要再上塔楼去，即使在我走之后也不要再上去。别再为绿翅膀的鸟儿担心。我做了个恶梦，梦中那鸟儿是杂色的。

赛莉塞特 好吧，这是钥匙。我并不非要留着它，它可挺沉。

阿格拉凡 的确,它很沉。

赛莉塞特 吻我吧,我使你不高兴了吗?

阿格拉凡 不,至今为止,你没有使任何人不高兴。你的眼睛满含着泪水……

赛莉塞特 那是因为我拥抱你时看着太阳。再吻我。我现在去看看梅朗德,他对我说过,他会很早起床的。阿格拉凡,再见。

阿格拉凡 (缓慢地)赛莉塞特,再见。

〔赛莉塞特下。阿格拉凡等她走远后,向靠海的平地边缘走去。她凝视着手中的钥匙,一会儿,她突然把它扔向远处海中,随后,她即下场。

第 二 场

城堡的某个套间。

房间尽头,熟睡的梅莉格拉娜正躺卧着。赛莉塞特携着小伊莎琳的手上。

赛莉塞特 我们先去拥抱奶奶;不然,我们走后,谁来拥抱她呢?她可是跟别人一样,非常需要被人拥抱的。不过,你什么也别说,阿格拉凡拿走了我们塔楼的钥匙,因为她怕……可我又找到了一把,别人以为已经丢失了。嗯,咱们这就上去,谁也不知道,然后,我去逮那个绿色的鸟儿。

伊莎琳 你会立刻就把鸟儿给我吗?

赛莉塞特 如果你不告诉别人的话,我就把它给你。可是,你可

得当心。我去叫醒奶奶。小伊莎琳,我看上去显得不快活吗?

伊莎琳 小姐姐,为了使你高兴,我该对你说什么呢?

赛莉塞特 你应该说实话。不该让奶奶以为我心情不快。你看,有时你挺高兴时,别人却弄错了,以为你哭过。人家看不出我哭过吧?

伊莎琳 等等,小姐姐,让我好好看看。

赛莉塞特 看不出什么吧?

伊莎琳 小姐姐,再稍微弯下腰来。

赛莉塞特 等我把你抱起来吧,这样我可以同时拥吻你,你没看见什么吗?

伊莎琳 其实,你哭的时候,别人也搞不清,小姐姐,你从来也不哭出声的。

赛莉塞特 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哭。我想是烟灰或看不清的什么东西的缘故。另外,如果今天你独自一人时,有人问你"她说了些什么?她做了些什么?她是不是脸色苍白、神情忧郁?"当你见他们很害怕或围着你的人显得面色发白时,你不要马上回答他们……不过,应该让人注意到我很愉快,这一点人家倒看得出来,因为我总是笑眯眯的,决不应该掩盖真相。现在,咱们乖乖的,因为我快走近奶奶的身旁了。啊,她看上去很放松。(她走近梅莉格拉娜,久久地吻她)奶奶。(梅莉格拉娜未被叫醒)是我,奶奶,她睡得很熟。奶奶,我来向你告别。

梅莉格拉娜 (醒来)啊!是你,赛莉塞特。

赛莉塞特 是我,奶奶,我和小伊莎琳要去乡间散步,走之前来拥抱你。

梅莉格拉娜 你们去哪儿?

赛莉塞特 我还不知道。但是,我们想上比平常去的远些的地

方。傍晚前我们不会回来。奶奶，你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吗？阿格拉凡会代替我来照料你的。你愿意我走之前帮你整理一下枕头吗？只有我一个人会托起你的身子而又不弄痛你。不过，阿格拉凡会学会的。她心地善良，如果你让她干什么的话，她马上就会干的。你要我把她叫来吗？

梅莉格拉娜 不，不，我一直睡到你回来吧。

赛莉塞特 再见，奶奶，再见。

梅莉格拉娜 再见，赛莉塞特，天黑前回来。

〔赛莉塞特拉着小伊莎琳的手匆忙走下。

第 三 场

城堡的走廊。

梅朗德上，遇见携着小伊莎琳手的赛莉塞特。

梅朗德 赛莉塞特，你这样匆匆忙忙地去哪儿？

赛莉塞特 随便走走，梅朗德，我们去找个阴凉的地方。

梅朗德 今天，石头都仿佛溶化在墙洞里似的，大海也仿佛是一片火湖，而森林一贯有的凉爽感也只是散发出柴堆阴影处的凉意，太阳就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在吞噬天空。赛莉塞特，吻我吧，因为你的亲吻是黎明的露珠给我们留下的一切。

赛莉塞特 不，我没有时间，有人在等我，你今晚再吻我吧。

梅朗德 赛莉塞特，你怎么啦？

赛莉塞特 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很快就过去了。

梅朗德 你说什么？

赛莉塞特 没什么，没什么，快吻我吧！

〔赛莉塞特用力地亲吻梅朗德。

梅朗德 啊，我嘴唇出血了。

赛莉塞特 什么？

梅朗德 我嘴唇出了点血，赛莉塞特，你美丽的牙齿把我弄伤了。

赛莉塞特 哦，我是个小……我是头小母狼，梅朗德，你疼吗？

梅朗德 不，一点也不痛，没什么了。

赛莉塞特 我是个小……我是头小母狼。现在几点了？

梅朗德 快中午了。

赛莉塞特 中午？哦！我再也没有时间了。有人在等我，有人在等我，再见，我的梅朗德。

梅朗德 赛莉塞特，赛莉塞特，你上哪儿？

赛莉塞特 （一边唱歌，一边同小伊莎琳匆匆走远）

当情人走出去时

（我听见了门声）

当情人走出去时

她微笑了……

〔梅朗德看着她离去，随后也走下场。

第四场

在塔楼顶。

赛莉塞特和小伊莎琳上。

赛莉塞特 伊莎琳，咱们来到塔楼的高处啦，现在我大概知道该怎么办了。哦，天空多么晴朗，阳光照耀着大地和海洋，为什么今天比其他任何一天的天气更好呢？

伊莎琳 绿色鸟儿在哪儿？

赛莉塞特 它在那儿，不过，我们还瞧不见它。一会儿，我们仔细看看墙上，不过，先从这儿观察吧。我们看到整座城堡，内院，花园和树林。池塘边鲜花盛开。哦！今天早晨，青草分外翠绿。我没找到阿格拉凡。哦，可是，你看，那儿，是梅朗德吗？他在等她。弯下身子，咱们躲起来，不能让他发现我们在这里。他在水池边，我就是在那儿叫醒阿格拉凡的。

伊莎琳 小姐姐，小姐姐，从这儿看呀！我瞧见园丁正在房子周围种花哩。

赛莉塞特 伊莎琳，你将看到花儿长大，盛开，你将会为我采摘鲜花。来吧，来吧，我再也不能……咱们从这儿看，我们只看见离我们更远的大海，

〔她们俩从塔楼另一端走过来。

它也非常美！今天早晨，找不到一处凄凉的地方。大海是如此美妙，如此碧绿，如此深沉，以致我不再有勇气……而且，我的小伊莎琳，一切都不会阻止它一直欢笑到傍晚。你看到海滩上小小的浪花吗？我不能，我不能，告诉你，我不能！鲜花和大海在阻挠我，我绝不能在白天干这件事。

伊莎琳 哦，小姐姐，是海鸥，海鸥来啦！哦！哦！这儿有，那儿有，有成千只海鸥！

赛莉塞特 它们一起从海洋的另一端飞来，好像它们带来了好消息。

伊莎琳 不，不，小姐姐，它们带来了鱼儿。小海鸥在墙缝中叫

唤，它们的嘴比身体还大。那儿，那儿，你看见那个衔着一条鳗鱼的大海鸥吗？你没看见吗？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小海鸥已经把它吃掉了，那儿，还有一条鱼也被吃了。大海鸥什么也不吃。你看见了吗？大海鸥什么也不给自己留下，小姐姐，它是妈妈吗？

赛莉塞特 伊莎琳，我对奶奶说过什么了吗？

伊莎琳 小姐姐，你为什么哭呢？

赛莉塞特 我跟你说，我没哭，但是，我在想，我在想，我走之前是否吻过奶奶了？

伊莎琳 是的，走的时候你吻过她了。

赛莉塞特 吻过几次？

伊莎琳 小姐姐，一次，那时，我们没有时间了。

赛莉塞特 我想，我显得不大温柔。

伊莎琳 小姐姐，当时我们很匆忙。

赛莉塞特 不，不，我不能这样。她将孤独一人，永远无法回忆起别的事。你想，当我们动身离去时显得不比平时更温柔，那么，人家会以为我们不再爱……但是，应该相信的恰恰是与此相反的情况，因为，当我们爱得太深时才害怕显得温柔。人们的确是错了；因为他们将白白努力，即使他们可能生活上千年，他们也只不过听进去别人说的最后的话。我母亲离世时，我明白了这一点。她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对我微笑，我老是看到她面无笑容的形象。仿佛生命中其余东西都无关紧要。然而，关于阿格拉凡，我说过些什么呢？我再也记不起来了。我应该再见见奶奶。至于其他人，他们不该知道是因为他们……可是，她孤苦伶仃，我不是为了她而登上塔楼，然后再从那儿下来的。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来，来呀，我们现在去更用力地拥抱奶奶。

第五场

城堡的某套间。

观众见到熟睡的梅莉格拉娜。赛莉塞特和小伊莎琳上。

赛莉塞特 （叫醒梅莉格拉娜）奶奶。

梅莉格拉娜 你终于回来啦，赛莉塞特！你让人好等。

赛莉塞特 请原谅，奶奶，我想刚才我显得不够温和。

梅莉格拉娜 不，不，你很温柔。出什么事啦？你怎么看上去心烦意乱？

赛莉塞特 奶奶，我没什么可心烦意乱的，但是，我要对你说我爱你。

梅莉格拉娜 我知道，赛莉塞特，在生活中你不止一次地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对此，我从不怀疑。

赛莉塞特 是的，奶奶，我现在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我本来还不知道……

梅莉格拉娜 我的孩子，靠近些，你知道我无法拥抱我喜爱的人，因为我那可怜的胳膊不听使唤。吻我两次，既然现在只有你一人在吻我。我觉得你今天显得很古怪。嗯，你原来还不知道你爱我吗？

赛莉塞特 不，不，我是知道的，不过，我们懂得有时自己很长时间内都是一无所知的。后来，有一天，我们对自己说，这样不好，可以做得更多些，自己没有像应该做的那样去爱。于是，

想要在为时尚未太晚时重新开始。我无父无母，我的奶奶，如果没有你，我也许不会记得母亲究竟是怎样的。可是，你并没有抛弃你的小赛莉塞特，当我不愉快时，我是多么高兴地知道该上哪儿去倾诉。

梅莉格拉娜 不，不，我的赛莉塞特，是你没有抛弃我。

赛莉塞特 不，奶奶，我知道是你没有离我而去。

梅莉格拉娜 赛莉塞特，今天下午，你显得心事重重，不过，我想你不是因为内心痛苦吧。

赛莉塞特 我的奶奶，我总是感到非常幸福，现在，我懂得了幸福是怎么回事。

梅莉格拉娜 赛莉塞特，并不是因为你失去了它吗？

赛莉塞特 相反，正因为我相信已经找到了它。奶奶，你也曾经幸福过吗？

梅莉格拉娜 什么时候？

赛莉塞特 过去，奶奶。

梅莉格拉娜 我的孩子，你说的是哪一段时期？

赛莉塞特 我的奶奶，我说的是在你过去的生活中。

梅莉格拉娜 和大地上一切生灵一样，我曾有过艰难的时日，但是，我可以说我是幸福的，因为你从未离开过我们的家。

赛莉塞特 奶奶，幸福不应该取决于这些。这么说，如果我不在这儿，你就不可能感到幸福了？

梅莉格拉娜 我的孩子，如果我谢世而去，你能够依然幸福，因为你还拥有那么多东西……

赛莉塞特 奶奶，如果你失去了我，你还有阿格拉凡。

梅莉格拉娜 我的赛莉塞特，她可从来没有在我膝上睡过。

赛莉塞特 我的奶奶，还是好好地爱她吧。

梅莉格拉娜 我的孩子，我爱她，那是因为你爱她。

赛莉塞特 因为是她使我幸福，所以你尤其应该爱她。而且她是那么美丽，奶奶，她是那样的美，以致自从我在内心了解了她以后，我便含着眼泪生活在她身旁。

梅莉格拉娜 赛莉塞特，今天你的双手是多么热啊！

赛莉塞特 奶奶，因为我感到太幸福了。

梅莉格拉娜 我的赛莉塞特，我爱你。

赛莉塞特 奶奶，我有时是否使你不高兴了？

梅莉格拉娜 我的孩子，我不记得了。

赛莉塞特 不，不，你应该想得起来的，因为我们常常使得自己挚爱的人伤心；不过，当我使你痛苦时，你应该告诉我。

梅莉格拉娜 只有在你伤心落泪时才使我感到痛苦，然而，你伤心落泪又并非是你的过错。这就是我所记得的一切。

赛莉塞特 奶奶，你将不会再见到我哭泣了。

梅莉格拉娜 赛莉塞特，你看得很清楚，幸福就像一个钟摆在人类之间摆来摆去，因而，应该尽可能晚地哭泣。

赛莉塞特 奶奶，你说得对。当幸福重新回到你们身上，回到他们俩和你身上时，我的奶奶，某个晚上，你把他们聚集在你周围，你就给他们讲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梅莉格拉娜 赛莉塞特，你在说什么？

赛莉塞特 没什么，奶奶，没什么，我想起了我儿时的事。

梅莉格拉娜 我也常常想起那时的情景，我的孩子，那时我还没有生病，我能够把你抱在怀里，或跟着你东奔西走。你走来走去，在各个房间里开怀大笑，然后你打开房门，用吓人的声音大叫："她来啦！她靠近啦！她在这儿！"不知道你听见谁在吓唬你时是这样说的，你自己也不明白；但是，我装作十分害怕，陪着你走过长长的走廊，一直走到花园门口。这一切，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事，而且漫无目标，但是，我们互相

理解，整天欢欢喜喜的。就这样，当我不再年轻美丽时，多亏了你，我得以第二次做母亲；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女人是永远不会厌倦于当母亲的，甚至，如果死神来睡在她们的膝盖上，她们也会像摇晃孩子一样，哄它睡觉。但是，一切都渐渐地成为过去，赛莉塞特，小不点儿变成了大姑娘。

赛莉塞特 奶奶，我知道得很清楚，痛苦也成为过去，并且消失了，然而，它却变得更为巨大而重新出现。但是，美依然存在，其他的人是幸福的。

梅莉格拉娜 我的孩子，谁对你说这番话的？

赛莉塞特 我的奶奶，是阿格拉凡对我说这一切的。

梅莉格拉娜 赛莉塞特，你的眼睛多么明亮！

赛莉塞特 （抑制住一阵抽泣）奶奶，因为我爱所有的人。

梅莉格拉娜 我的孩子，我想你在流泪吧？

赛莉塞特 不，不，我没哭，或者说，我之所以哭的话，那也是因为高兴才掉眼泪。

梅莉格拉娜 赛莉塞特，吻我，更有力地吻我，然后，呆在我身边。

伊莎琳 小姐姐，我也要你吻吻我。

赛莉塞特 （轻轻地推开伊莎琳）不，不，我的伊莎琳，今天让我只吻她一个人，别人只吻你一人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再见，奶奶，再见。

梅莉格拉娜 赛莉塞特，出什么事？你去哪儿？

赛莉塞特 （脱身而出）再见，奶奶，再见。

梅莉格拉娜 赛莉塞特，留在这儿，我不愿你走开。（她竭力要站起身来，但无可奈何，便伸出双臂）我不能，赛莉塞特，你看得很清楚，我无能为力。

赛莉塞特 奶奶，我也无能为力。再见，奶奶，今晚安静地睡吧，

不要做恶梦。再见，奶奶，再见。

〔赛莉塞特匆忙地拉着小伊莎琳的手走下。

梅莉格拉娜 赛莉塞特！赛莉塞特！

〔在渐渐升起的夜幕中，人们听见梅莉格拉娜轻轻的抽泣声。

第六场

城堡某处的走廊。

赛莉塞特牵着小伊莎琳的手上。她瞥见迎面而来的阿格拉凡，便与小伊莎琳躲在一根支撑拱穹的支柱后面。

阿格拉凡 （走近）赛莉赛特，是你吗？你为什么躲起来？

赛莉塞特 我的确不知道。我以为，你也许想单独呆会儿。

阿格拉凡 你上哪儿去？小伊莎琳在偷偷打量我，你们策划了什么事？

赛莉塞特 是的，我答应了一件事，我必须遵守诺言。

阿格拉凡 伊莎琳，赛莉赛特带你上哪儿去？

〔伊莎琳不回答。

你不愿意说？假如我拥抱你，直到你把这件事说出来呢？

赛莉塞特 哦，她已经和大人一样知道保守秘密了。

阿格拉凡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暮色降临，你显得脸色十分苍白。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我想拥抱你。

〔她们俩久久地拥抱。

阿格拉凡 哦，今晚你的嘴唇是那么美，那么温柔！

赛莉塞特 你的也是这样。我的确感到很幸福，而在你的嘴唇上蕴含着力量。

阿格拉凡 赛莉赛特，你仿佛是盏小灯在闪闪发光。

赛莉塞特 你没有看见奶奶吗？

阿格拉凡 没有，我应该去看看她吗？

赛莉塞特 不，不，不必了，现在她正在睡觉。你又见到梅朗德了吗？

阿格拉凡 是的，你呢？赛莉赛特。

赛莉塞特 你再见到他时，请代我吻他。当我想到我不在的时候是你吻他，我将为此感到高兴。你没瞧见伊莎琳正不耐烦地拉我的手呢？再见，我的阿格拉凡，你晚些时候会见到我的。

〔赛莉赛特与小伊莎琳下，远处传来她的歌声。

但是当他回来时

（我听见开灯声）

但是当他回来时

另一个人在那儿

于是，我见到了她……啊！啊！

〔歌声骤然停止，阿格拉凡下。

第七场

在塔楼顶。

赛莉赛特和小伊莎琳上。

赛莉塞特 现在是时候了，我的小伊莎琳，我再也不会为了他们的微笑而下去。塔楼里真冷，今天晚上，北风刮得海浪也熠熠发亮。再也看不见鲜花，再也听不见人的说话声，一切都比上午更凄凉。

伊莎琳 小姐姐，鸟儿在哪儿呀？

赛莉塞特 必须要等到太阳降落到海底，一切亮光都消失在地平线的时候，因为它害怕亮光，太阳和它还没有相遇过。

伊莎琳 小姐姐，要是有星星呢？

赛莉塞特 要是有星星呢？（抬头注视天空）天上还没有星星出现，不过，它们快要从四面八方显现在空中，必须赶紧，一旦它们出现在空中，那将很可怕的。

伊莎琳 小姐姐，我很冷。

赛莉塞特 咱们坐这儿吧，靠着那堵避风的墙，等待那最后一道夕阳消失在海面。你看见太阳是落得多么慢吗？等到再也瞧不见它时，我再考虑。让我用我的白披巾来裹着你，我已不需要它了。

伊莎琳 小姐姐，你抱得我太紧啦。

赛莉塞特 那是因为我太幸福了，伊莎琳，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幸福过。但是，好好看着我，我是不是比过去更漂亮？我微笑了，我感觉到我在微笑，你呢，你不对我微笑吗？

伊莎琳 不，你说得太快了。

赛莉塞特 我说得太快了吗？因为我急于……

伊莎琳 是的，你说得太快，而且你把花儿撕碎了。

赛莉塞特 什么花儿？哦，是这些花儿，我忘了这是你的花儿。

伊莎琳 小姐姐，我不愿意你哭。

赛莉塞特 我的小伊莎琳，我没有哭，你尤其不该想到我哭。正

因为我是在笑，所以看上去反倒像是在哭。

伊莎琳 那么，为什么你的眼睛就像在哭一样地流泪呢？

赛莉塞特 我无法知道我的眼睛是怎么回事？但记住一点：如果你对别人说你觉得我看上去很伤心，那么你会久久地受到惩罚的。

伊莎琳 为什么？

赛莉塞特 为了一些你以后有朝一日总会知道的理由。此外，你不该这样问我，你只是个孩子，还不可能理解别人懂得的事情，我在你现在的年纪也不懂这些事，甚至很久以后还不明白。我干这干那，但全然不是你所看到的应该做的事。我的小伊莎琳，你看，我不能说这些话，然而，我又需要对人倾诉，因为当一个人唯有自己知道这些事，是多么令人伤心啊！

伊莎琳 小姐姐，我们几乎瞅不见太阳了。

赛莉塞特 等等，我的小伊莎琳，再等等吧，随着太阳的离去，另一样东西走近了，而随着它的到来，我看得更清楚了。我不知道把你带到塔楼是否好；但是，应该有个人到这儿来，因为有人要知道全部事实；因为，只要他们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将不会感到痛苦。小妹妹，现在我告诉你的一切，你都不理解的，是的，但总有一天，你将领会这一切，那时你会明白你今天所见到而并不理解的一切。于是，你会感到伤心，你不可能忘记你那双可怜的眼睛即将看到的事。然而，为了使别人不明个中原由，你就不该不知就里地目睹这一切吗？可是，等你长大成人后，你不可能阻止你自己不为此流泪。这也许会影响你的一生。因此，今天虽然你懵然无知，我依然请求你宽恕我，日后，当你对这一切理解深刻时，你会感到痛苦的。

伊莎琳 小姐姐,羊群回家了。

赛莉塞特 明天,羊群也会回家的。

伊莎琳 是的。

赛莉塞特 明天,鸟儿也还会歌唱的。

伊莎琳 是的,小姐姐。

赛莉塞特 明天,鲜花还会开放的。

伊莎琳 是的,小姐姐。

赛莉塞特 为什么应该是最年轻的呢?

伊莎琳 小姐姐,只有一线小小的红光了。

赛莉塞特 你说得对,是时候了。是你在催促我,连星星也不耐烦了。再见,我的伊莎琳,我感到非常非常幸福。

伊莎琳 小姐姐,我也很幸福,快点吧,星星就要来临了。

赛莉塞特 伊莎琳,别怕,它们不会再见到我了。起来,坐在这个角落里,让我把裹着你身子的披巾的两头系紧,因为风很凉。你真的爱我吗?不,不,别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我来把这四块大石头滚到这儿,使你无法走近我一会儿将倾身而下的大窟窿。如果你见不到我,你可别害怕,因为我必须从另一端下去。你别等在那儿,你自个儿从石阶梯下去,尤其不要靠近这堵墙来看我在干什么。你将什么也看不见,不然你会受到惩罚的。我会在下面等着你。伊莎琳,吻我,你告诉奶奶……

伊莎琳 小姐姐,应该告诉她什么呢?

赛莉塞特 没什么,没什么,我想我忘记了一些事。(她走近靠近大海的那堵倒塌的墙,俯下身去)哦!大海看上去又凉、又深!

伊莎琳 小姐姐?

赛莉塞特 它在那儿,我瞧见了。你别动。

伊莎琳 它在哪儿?

赛莉塞特 等等,等等,我必须再斜些身子,伊莎琳!伊莎琳!石块丢下去了!我跌下去了!哦!

〔一堵墙面断裂。人们听到崩塌的声响,一声微弱而恐慌的叫声。然后长时间的静默。

伊莎琳 (泪流满面地站了起来)小姐姐!小姐姐!你在哪儿?我害怕,小姐姐!

〔伊莎琳独自在塔楼顶哭泣着。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城堡的走廊。

阿格拉凡和梅朗德上。

梅朗德 她刚刚睡着，但是，尽管我苦苦哀求也无法从离去的医生那儿得到一句有希望的话。她摔倒在沙堆上，今天傍晚，海风已把这沙堆从塔楼脚下吹得一干二净，仿佛是为了更温柔地接待她。女仆们在那儿找到了她，而你则想在通往乡间的路上与她相遇。我们没看到她有什么伤痕，而且她那娇小的身躯仿佛完整无损，但是一缕鲜血不停地在她唇际流淌，当她睁开眼时，她朝我微笑，什么也没说。

阿格拉凡 但是，伊莎琳呢？她说了什么？有人告诉我她和她在一起的。

梅朗德 我问过她了。别人在塔楼顶发现她因为害怕和寒冷而直发抖。她一边哭一边反复地说，正当赛莉塞特俯身去抓一只飞过的鸟儿时，墙就裂开了。今天下午，我在我们去过的走廊那儿遇见了赛莉塞特，她看来没有往常那么忧郁。……“她看来没有往常那么忧郁”。这句话不就在谴责我们俩吗！

现在，她对我们说过的话，她所做的一切，一下子都涌现在我脑海中，形成可怕的疑团，这疑团会毁坏我的一生。爱情与仇恨同样残酷……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一切痛苦都变得令人恶心！我唾弃那导致不幸的美，我唾弃那旨在完美的理性，我唾弃什么也不愿接受的命运，我唾弃那些欺骗蠢人的词语，我唾弃那不听听生命呼唤的生活！

阿格拉凡 梅朗德……

梅朗德 （咄咄逼人地）你要我做什么？

阿格拉凡 来，来吧。我要去看看她，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必须知道……她不是故意这么做的。她不能这么做，因为当时……

梅朗德 当时怎样？

阿格拉凡 我们应该知道……来，来吧，不管怎么样，她走到这一步已吃了太多的苦！我再也不会，而且我也不可能……

〔她匆匆地拉着梅朗德下。

第二场

赛莉塞特的房间。

赛莉塞特平躺在床上。阿格拉凡和梅朗德上。

赛莉塞特 （略微抬起身）阿格拉凡，是你吗？是你吗，梅朗德？我在等你们俩，这样才使我感到幸福。

梅朗德 （泪流满面地扑向床前）赛莉塞特！

赛莉塞特 你们怎么啦？你们俩都哭了。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赛莉塞特！你都干了些什么呀！我真是个不祥的人。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发生了什么事？你看上去心神不安，我做了什么使你不高兴的事？

阿格拉凡 不，不，我可怜的赛莉塞特，并不是你使我不高兴，是我害死了……是我没有做任何我应该做的事。

赛莉塞特 我不明白，究竟出什么事了？

阿格拉凡 我应该知道的，那天，我同你谈话时，我以为我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某种东西在我内心叫唤。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毫无办法，然而，当时，头脑最简单的人都可能说出的最简单的话就能拯救一个仅仅要求重新生活的人的生命。

赛莉塞特 可是，你知道什么呀？

阿格拉凡 那天，当你对我谈起你的想法，还有今天上午和下午……我应该让你紧紧挨着我。我应该把我的双手探入你的灵魂寻找那我清晰地感觉到的死神。应该用爱来拔除某种东西，然而，我却束手无策；我注视着却似乎视而不见，什么也不明白！但是，在这穷乡僻壤里，哪怕最差劲的女孩也会想到用亲吻来拯救我们的生命！我真是说不出的怯懦、糊涂！这也许是我第一次像个孩子一样逃避现实！我再也不敢扪心自问。赛莉塞特，宽恕我吧。因为我再也不会感到愉快了。

赛莉塞特 我向你保证，我真的不明白……

阿格拉凡 你也不要回避事实了。你已经看到，当我们不听听自己内心深处所理解的一切时会发生什么事。

赛莉塞特 在你内心深处，你听见了什么？

阿格拉凡 我日夜都听见你在寻求死亡。

赛莉塞特 我的阿格拉凡，我并没有去寻觅它，我没有刻意去与它相遇，而是它找到了我。

阿格拉凡 它怜悯我们所有的人；而且，你很清楚它并没有寻找你。

赛莉塞特 不，不，我的阿格拉凡，它只是盼望你更加幸福。

阿格拉凡 我可怜的赛莉塞特，那它将漫漫无期地等待着。

赛莉塞特 听我说，我很高兴你立刻就来到这儿，因为，我觉得我清醒的理智不会保持很久。我感到似乎有些东西在扰乱我的眼睛。但是，过一会儿我说的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对你说些什么。你知道，临死的人总有些怪念头。我曾见到过一次死亡，现在轮到我了。好吧，一会儿我说的话你都不要在意。但是，现在，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只有这些话是你应该听而且必须牢牢记住的。阿格拉凡，我想你有怀疑，对吗？

阿格拉凡 唉！肯定无疑……

赛莉塞特 你以为……

阿格拉凡 是的。

赛莉塞特 你以为我是故意摔下去的？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我对此深信不疑。

赛莉塞特 有人说，临死之际是不能撒谎的；因此我要对你说真话。

阿格拉凡 我知道，你爱我们，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

赛莉塞特 我并不是故意跌下来的。我听到了哭声，是你吗？梅朗德。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你听我说。你明白，我们都知道真相。然而，我现在之所以问你，并不是因为我怀疑，而是我要你自己不再有所怀疑。我可怜的小赛莉塞特，我现在跪在你的面

前。你仅仅做了一件爱情发生谬误时可能做的最漂亮的事。可是，现在，以另一种并未发生谬误的爱情的名义，我要求你做一件更美好的事。此时此刻，在你的樱唇间掌握着我们整个一生的安宁。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你说的是什么安宁？

阿格拉凡　我说的是如此悲伤、如此深邃的安宁。

赛莉塞特　但是，我怎么可能给予你们这么深邃的安宁呢？我一点看不出在我身上什么地方能掌握它。

阿格拉凡　你应该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你想死，为的是使我们幸福。

赛莉塞特　我倒是愿意这样对你说，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是真的。难道你以为一个人临死时会这样说谎吗？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求求你，别再去想死。当我这样拥抱你时，我就把我整个生命给予了你，而当灵魂这样投入到生命气息中去时，人就不可能死！我的上帝，为了阻止你的死亡，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明白，要是死神近在咫尺，一个人也许就会撒这样的谎。可是，它离我们尚远，是整个生活要求知道真相。正因为爱你，要知道你那美好爱情的全部真实。不要说不，不要摇头，因为你知道，我们这样交谈时，是不能欺骗对方的。

赛莉塞特　然而，阿格拉凡，你弄错了。

阿格拉凡　我们即将洒泪永别！

赛莉塞特　你为什么不相信真话呢？

阿格拉凡　因为你的一言一行无不在证明其反面，连三岁小孩也骗不过！

赛莉塞特　哪些言行？

阿格拉凡　你为什么去向奶奶告别？

赛莉塞特 每当我外出时，我都要去向她告别的。

阿格拉凡 为什么？我的赛莉塞特，为什么做这一切事！当死神已近在眼前，当我对唯一的真相了如指掌时，这样询问不是太卑鄙了！

赛莉塞特 我想我是幸福的，但是，如果你心存疑窦，则会使我伤心的。我应该做些什么使你不再怀疑呢？

阿格拉凡 只要说出真话，赛莉塞特！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你要什么样的真话？

阿格拉凡 是我不知不觉中把你推向这一步的。

赛莉塞特 不，不，没有任何人迫使我这样做。

阿格拉凡 只要一个字便足以弄清真实情况，我卑躬屈膝地向你恳求说出这个可怜的字。轻轻地告诉我吧，如果你愿意，用眼睛表示一下；甚至梅朗德也永远不会知道的。

梅朗德 阿格拉凡说得对，赛莉塞特，我也请求你。

赛莉塞特 我是在斜着身子时坠下去的。

阿格拉凡 你曾经经常问我，我处在你的位置上会做什么事。

赛莉塞特 我是斜着身子时掉下去的。

阿格拉凡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问你这件事吗？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怎么啦？你脸色苍白，是否感到更疼了？

赛莉塞特 不……我疼得高兴……哦，梅朗德，你哭得多伤心！

梅朗德 赛莉塞特！

赛莉塞特 我可怜的梅朗德，别这样哭。现在大家相亲相爱，没什么可哭的。你们一会儿会看到，我死的时候将多么快活地向你们微笑，我看起来那么幸福，你们不可能相信我已经死去。当人们这样微笑时，那是因为从内心感到幸福……我不明白，我这样渺小的人，在我的心灵中竟能拥有如此伟大的

天堂；有时，我害怕会带着所有的幸福而离去。怎么？你哭了，阿格拉凡，你也哭啦？难道这不令人高兴吗？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给我们内心以安宁吧！

赛莉塞特　阿格拉凡，我将把你给予我的安宁归还给你。

阿格拉凡　你能够给的，但是你不给。

赛莉塞特　然而，我所具有的是如此巨大……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在你面前，连上帝也是有错的。

赛莉塞特　（声音变了）我奶奶对我说："你为什么走；可是，我的孩子，你为什么离开呢？"这是因为一把重新找到的钥匙，我的奶奶，是由于一把重新找到的钥匙。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

赛莉塞特　（又恢复原状）伊莎琳呢？我说了些什么？告诉我，我说了些什么，这不是真的，我事先告诉过你的。

阿格拉凡　没什么，没什么，你什么也没说，我可怜的赛莉塞特，别苦恼了。

赛莉塞特　我事先告诉过你。我一会儿可能讲的话都不是真话，必须原谅我，因为我变得很虚弱。我刚才提到奶奶了吗？

阿格拉凡　是的。

赛莉塞特　对，我要告诉你。托起她的身体时，一定不要碰她的手臂。我想教你怎么做，可是时间，时间不允许。哦，阿格拉凡，小心些！

阿格拉凡　（惊慌不安）怎么啦？赛莉塞特，怎么啦？

赛莉塞特　没什么，没什么，过去了。我想我再也不会讲出真相。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我也不会再问这件事的真相。

赛莉塞特　我不会再讲出真相，把手放在我的嘴上，答应我，求求你答应我。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我答应你。

赛莉塞特 （对梅朗德）梅朗德，我有些事要对她说。

〔梅朗德默默地走开。

他很伤心，很忧愁。稍晚些，当一切都被遗忘时，有一天，你要对他说……阿格拉凡，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嘴唇上，我突然感到非常痛苦。

阿格拉凡 告诉我，赛莉塞特，告诉我。

赛莉塞特 我忘记了应该说的一切，这不是真话，而是谎话到了嘴边，阿格拉凡，你同时把你的手放在我的眼睛上。你应该把它们合上，就像你让它们睁开那样……真的，真的……

阿格拉凡 赛莉塞特？

赛莉塞特 （非常虚弱）我是，我是在俯身时坠落下来的。（随即，她便咽了气）

阿格拉凡 （抽泣着叫唤）梅朗德……

梅朗德 （哭泣着扑倒在赛莉塞特身上）赛莉塞特！

——剧　终——

乔　珊　儿

（五幕剧）

周国强　译

人　物

梅尔林

兰塞奥　梅尔林之子

乔珊儿

阿丽耶尔　梅尔林的精灵(其他人物见不到她)

故事发生在梅尔林岛。

第一幕

梅尔林宫里的一条长廊。

第一场

梅尔林、阿丽耶尔。

夜晚。阿丽耶尔沉睡在大理石楼梯的梯级上，梅尔林在她身边。

梅尔林 你睡着了，我的阿丽耶尔，我内蕴的力量，你是被遗忘的权能，蛰伏在每个人的心灵中，迄今，唯有我能随意把你唤醒……你睡着了，我温顺款洽的小仙女，你散乱的柔发像蓝色的雾霭，不为人们所见，它们与月亮、夜晚的芳馨、星光、花瓣凋落的玫瑰，与浸润着皓月的穹苍混然一体，以此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将我们与天地万物隔开，提醒我们，我们的思想并不清楚它希冀的光明始于何处，它躲避的黑暗又终于何方……你沉沉地睡着了，即在你睡着的时候，我便失去我的所知所能，重新变得和我的盲人兄弟们一样。

他们尚不知道，在这片土地上隐藏着与跳动的心脏一样众多的神仙……唉！在他们看来，我竟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精怪，与他们的敌人结成同盟的恶毒的魔法师……他们没有敌人。他们只有再也找不到国王的臣民……他们坚信我有神秘的法力，能使花木和星辰、水、石头和火听命，有时，未来还向它揭示自己的一二风采；这种新的法力，其实只是人皆有之的力量，他们坚信它隐伏在春药、咒语、毒草和可怕的手势中……不！它即在我的身上，就像存在于他们身上一样。它即存在于你，我脆弱的阿丽耶尔身上，在于我身上的你……我向黑夜中迈出了比较大胆的两三步。我稍早一些做了他们以后会做的事情……当他们终于学会唤起你的善意，就像我已经唤起的那样，一切便将唯他们之命是从……然而，就算我告诉他们你在这里酣眠也无用，就算我用手指给他们看你照眼的芳菲也是白搭，他们根本就看不见你……他们必须在各人自己的身上去发现你；他们必须像我一样微微开启各自生命的坟墓，像我这样去唤醒你……

〔他弯下身子，吻一下阿丽耶尔。

阿丽耶尔 （醒来）主人！……

梅尔林 阿丽耶尔，是爱情值夜的时候了。最近这些日子我会常常打扰你的酣眠……

阿丽耶尔 我的睡意是那么地久长，它总在使我陷入睡乡。然而每当你的思维强制我醒来，我便感到自己更强壮，变得更幸福……

梅尔林 你把我的儿子引导到什么地方了？我什么时候能与他重逢？……

阿丽耶尔 我在凝神专注的梦中目随着他……他在向我们靠拢……他以为迷失了方向，其实，他的命运正把他带向幸福等

待着他的地方……

梅尔林　他会认出我来吗？……命定的苦难强迫我们分离生活形同陌路已有多年。我急于像从前，像他还是小孩时那样拥抱他……

阿丽耶尔　不，必须让命运不受约束地作出决定，不可让他不该知悉的一位父亲的爱把考验引上歧途……

梅尔林　可是，自从乔珊儿来到这里，来到我们身边，自从他向她走来，未来如何不是已变得一清二楚？你能看得更远一些吗？

阿丽耶尔　（出神似的望着大海和夜空）我看到一开始就已看到了的东西。你儿子的命运整个儿地被登录在一个爱情圈子里。如果他爱，如果他以令人赞叹的真情去爱，虽说本来每个人都应该这样真诚地爱，这种爱却已变得如此罕见，对他们说来，它现在竟然显得耀眼和疯狂；如果他爱，如果他能得到一种质朴而又有洞察力的爱，一种山溪般纯洁朴素和有力量的爱，一种壮烈而又比鲜花更甜美的爱，一种攫取一切却又报之以更多的爱，从不犹豫，互不欺骗，不为任何东西所困惑，也不因任何缘由而气馁的爱，这种爱一心一意只追求别人谁也见不到的神秘的幸福，它透过各种各样的外貌、形形色色的考验，处处都瞥见这种幸福，含着微笑迎上前去，哪怕陷入罪孽的渊薮也要把它追还……如果他能获得这种存在于某地的爱，以一种仿佛已经被我认出来的情感等待着它，他的生活将比其他人更绵长、更美好和更幸福。然而，倘若在月底前因为圈子封闭，他没找到这种爱，倘若乔珊儿的爱并不是在九霄云天的未来向他伸出的那种爱，如果情火没有达到它的极限，因为一丝疑虑使之黯然失色或者一件憾事遮蔽了它的光彩，占上风的便将是死亡，你

的儿子也就完了……

梅尔林 啊！当然，爱情的时刻对任何人都是重要的……

阿丽耶尔 唉！对兰塞奥而言，它却是冷酷无情的……近日内他将触及他生命的巅峰。他将摸索着擦过幸福和坟墓的边缘……是生是死完全取决于他迈出的最后几步和迎他而来的童贞女作出的姿态……

梅尔林 如果乔珊儿根本就不是命运指定的那个女子可怎么办？……

阿丽耶尔 我很担心，我们冒险进行的考验并不是命运所作的唯一的考验。然而在未来面前，人绝不可丧失勇气……

梅尔林 既然没有把握，何必去冒这个险呢？……

阿丽耶尔 我们不提供，命运也会提供，这种考验不可避免却又完全盲目，所以我要尽力引导它的发展……

梅尔林 要是他爱乔珊儿而乔珊儿却不像命运要求的那样爱他的话……

阿丽耶尔 那时将需要我们进行比较明显的干预。

梅尔林 怎么干预？

阿丽耶尔 我将尽量弄清楚该如何干预……

梅尔林 阿丽耶尔，由于事情牵涉到我最亲爱的人，我爱他远远地胜过爱我自己，也由于我只有一个儿子，我们清楚地知道，他可能变成我实在不能够成为的那种人，我求你了。难道已不可能向未来作一次空前未有的、几近绝望的努力，违反时间的规律，揭露岁月包藏得如此严实的秘密，比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幸福的内涵丰富得多的秘密？哪怕岁月在我俩身上进行报复……

阿丽耶尔 不，我劳而无功，我不可能达到更远的地方……未来是一个被我们自己所拘囿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只能发现与

我们有关的事物，有时，偶尔也能发现与我们最最心爱的人有利害关系的东西……我十分清楚地看到展现在兰塞奥周围的一切，直至他的道路与乔珊儿的道路相切。然而围绕在乔珊儿四周的岁月如云遮雾障。那是一种光彩夺目的云雾，光线织成的帷幔，可它和黑暗的帷幕一样深深地遮掩了日月……它中断了生命的进程。然后，在帷幕的那一头，我重又看到幸福和死亡，它们伫候在那里，像两位旗鼓相当的客栈主，无动于衷，不可捉摸。我实在难以说出它们谁在前面，谁更蛮横……我无法知道乔珊儿是不是命中注定有缘分……一切都预示是她，可没有丝毫迹象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肯定。……她的脸朝向未来的岁月……我竭尽全力千呼万唤，她却一直不回答我，也不转过身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分一下她的心，我从来都没看到过她在我揣摩中的面貌……只有一个朕兆是确实无疑的，那便是考验的朕兆，她必须通过的非常清晰、非常残酷的考验……我们也只是在她经受这些考验的时候才能了解她。

梅尔林 因此，从我能够越过的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必须和其他人一样，服从这些陌生的力量，考察事实，等待它们的答复，并且，如果它们想让我们亲爱的人遭到不幸，我们就必须战胜它们……

阿丽耶尔 瞧他们现在正走在东升的曙光之中……我们快点儿，他们来了。把孤独和宁静留给他们的已经开始行动的命运，这是它所需要的。

〔梅尔林和阿丽耶尔下。过一会儿，在迅速升起的曙色中，乔珊儿和兰塞奥上，并相遇。

第二场

乔珊儿、兰塞奥。

乔珊儿 （惊讶地在兰塞奥面前站住）您在找什么？

兰塞奥 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我寻找一个栖身之处……您是谁？

乔珊儿 我叫乔珊儿。

兰塞奥 乔珊儿……我说这个名字……它给人安抚，像一只翅膀，一阵花香，一缕喜悦的气息，一绺光线……它描述出整个儿的您，它在心灵里歌唱，它使口角噙着欣喜……

乔珊儿 您呢，您是谁？

兰塞奥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几天前，我还叫兰塞奥，我还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我还认识自己……今天，我在寻找自己，我在我自己身上和周围摸索，我在雾中徜徉，周围尽是幻影……

乔珊儿 什么雾？什么幻影？……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座岛上的？……

兰塞奥 昨天。

乔珊儿 真怪，没人对我说起……

兰塞奥 谁也没见到我……我在海滩上转悠，我很失望……

乔珊儿 啊！为什么？

兰塞奥 我接到一封信，信上说我年迈的父亲不久于人世，当时，我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离他很远的地方……我立即上

船登程。我们久久地航行;后来,在船儿停靠的第一个港口,我得知家父已不在了,太晚了……我继续前进,希望至少能见一见他最后的忆念,完成他最后的意愿……

乔珊儿　那您怎么上这儿来了?……

兰塞奥　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还有,我是怎么来的,我也莫名其妙……大海非常明亮,天空中万里无云……唯见碧木酣眠在穹苍中……突然,无缘无故地,大片大片蓝色的雾气弥漫在波涛上。它们像帷幕一样升起,挂在手上、帆索上、脸上……接着刮起了风,我们的锚断了,船儿失去了方向,被一股水流推动着、颤动着,向晚时分,它来到了这座未及预料的岛屿,一个陌生的港湾……我伤心泄气,走上海滩,在一个能眺望大海的岩洞里,我沉入睡乡。当我醒来的时候,雾已经消散,我看到航船像一只闪光的翅膀正消逝在天水相连处。

乔珊儿　那是怎么一回事?

兰塞奥　我不知道……我真想去追赶它,可我在海港里找不到一条小船……这样我便只好等待别的船经过了……

乔珊儿　真奇怪……跟我一样……

兰塞奥　跟你一样?……

乔珊儿　是的,我也一样,是一片浓雾把我带到了这座岛上……只是我曾掉进大海……

兰塞奥　这是在什么时候?——怎么一回事?……乔珊儿,您是从哪儿来的?

乔珊儿　我来自另一座岛屿……

兰塞奥　您当时是要上哪儿去?

乔珊儿　到有人等待着我的地方去。

兰塞奥　谁?

乔珊儿 他们认为该为我选择的那个人……

兰塞奥 您订有婚约？……

乔珊儿 是的。

兰塞奥 您爱他吗？……

乔珊儿 不。

兰塞奥 那为什么要订婚？……

乔珊儿 我母亲希望如此……

兰塞奥 您打算服从吗？

乔珊儿 不。

兰塞奥 啊！那好！……我喜欢这样……我也是的，家父去世前也希望我选择他选中的那个女子……他有他的理由，仿佛是很深刻，很严肃的理由……而由于他希望如此，再者也由于他已不在人世，我必须服从……

乔珊儿 为什么？

兰塞奥 死者的遗愿是不可违拗的……

乔珊儿 为什么？

兰塞奥 因为这些意愿不可能再改变……我们必须有孝心，应该尊敬他们……

乔珊儿 不……

兰塞奥 您是不会服从的，是吗？……

乔珊儿 是的。

兰塞奥 乔珊儿！……这是不应该的！……

乔珊儿 不，如果死者要我们爱我们并不喜爱的人，那他们才是不应该的……

兰塞奥 乔珊儿！……您使我感到害怕……

乔珊儿 我说了……我说了些什么？……我也许太急躁了……

兰塞奥 乔珊儿，提到死者您热泪盈眶，您说的是违心之言……

乔珊儿 不，那不是因为他们的缘故……也许我有些狠心……可他们是错的。

兰塞奥 别再说那些死者了……您还没告诉我您是如何溺水的……

乔珊儿 那是因为一片浓雾使我们迷失了方向……雾是那么浓重，仿佛伸手便能抓到一把把白色的羽毛……驾驶员弄错了。他迷了路……他仿佛看到了灯塔……船儿撞在暗礁上裂开了……但没有人殉难……波涛把我卷走，接着我看到蓝色的水在我眼前滑过，我仿佛在一片令人窒息的天空中沉沦……我始终在沉落下去……后来，有人抓住了我，我失去了知觉……

兰塞奥 谁抓住了您？……

乔珊儿 这座海岛的主人。

兰塞奥 这位主人，他是谁？

乔珊儿 他是位老人，他在这大理石的宫殿里转悠，像一个忧心忡忡的阴影……

兰塞奥 我当时在那儿就好了！……

乔珊儿 那您会怎么做？

兰塞奥 我会把您救起来的！……

乔珊儿 我不是已被救起来了吗？……

兰塞奥 这不是一回事！……您将不会受苦，没有任何东西能碰到您……我会把您高举在波涛的顶峰……啊！我不知道怎么……像举起盛满贵重的珍珠的酒杯，不让阴影擦着其中任何一颗，像捧起晨曦中的鲜花，生怕摇落上面的露珠……当我想到您曾经历的危险，您如此美丽，如此纤弱，在冷酷无情的悬岩间，躺在那老头儿的怀里，我的心都要碎了！……他的作为是高尚的，他尽了一切可能……可这是不够

的……您最后是怎么到达这岸上的？……

乔珊儿 我醒来时躺在沙滩上……老人在那里。后来，他把我抱进了这座宫殿……

兰塞奥 他是这座岛屿的国王？

乔珊儿 这座岛屿几乎荒无人烟，除了一些默默来去的仆从，见不到一个人影……他的居民只能是树木、鲜花和欢快的鸟儿，这在岛上倒比比皆是。

兰塞奥 他所做的事是好事……

乔珊儿 他很善良，仁慈，他对我的接待，简直胜过我的生身父亲……可我并不爱他……

兰塞奥 为什么这么说？

乔珊儿 我觉得他爱我……

兰塞奥 怎么？……他怎敢如此！……不，这不可能，或许岁月已没有它们应有的压力，死亡临头失去了理智……

乔珊儿 可我还是担心他……他让我感到了这一点……他怪僻、忧郁……听说，他有一个儿子，在离这儿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已经失去了……他总在念叨他……当他以为自己见到他了的时候，他容光焕发，他……瞧，他来了！……

〔梅尔林上。

第三场

兰塞奥、乔珊儿、梅尔林。

梅尔林 乔珊儿，我正找您……（转向兰塞奥并用威胁的目光望

着他)您,我知道您是谁,我还知道把您引导到这个岛上来的原因是什么,这场假海难的诡计,还有派遣您的敌人是谁……

兰塞奥 我？可这完全是偶然使我登上……

梅尔林 别说废话。

乔珊儿 他干了什么？

梅尔林 唉!他想干的可是一个人能干出来的最不光彩的事情,恩将仇报,骗取友情,把即将接待他的过于宽厚的主人出卖给敌人……

乔珊儿 不。

梅尔林 为什么不？您了解他吗？

乔珊儿 我了解他。

梅尔林 从什么时候开始？

乔珊儿 从我见到他开始。

梅尔林 您什么时候开始见到他的？

乔珊儿 从他走进这间大厅。

梅尔林 时间不长……

乔珊儿 已经足够了。

梅尔林 不,乔珊儿。很快就会有证据和事实告诉您这是不够的。正直的目光、天真无邪的微笑、坦率的话语往往掩盖着一些陷阱,比令人不快的衰老和希望不大的爱情布下的陷阱更危险。

乔珊儿 您打算怎么处置？

梅尔林 我等待最后的证明,所以,我要做合情合理的和必须做的事情,免得为一个肆无忌惮的敌人去担惊受怕。我将采取的严厉措施对我的安全很重要,对您的安全也十分重要,因为,同样的生死荣辱牵住了您和我,命运把我们连接在一起

……今天,我无法对您作更多的解释,请相信我,也许您已经知道您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乔珊儿 您救过我的命,这我记得……

梅尔林 您虽然记得,心里却只有苦涩,而我希望有一天您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向兰塞奥)至于您,来吧!我收到的忠告绝对可靠,一旦我担心的事实为此作出进一步证明,我将采取行动。在这之前,您是我的阶下囚。我将告诉您宫中留给您起居的那部分地方。如果您越过规定的界线,您将自我裁决,自我宣判。判决结果不得违抗。来吧,我的命令已经下达了……

兰塞奥 我服从,但这是在等候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再见,乔珊儿……

梅尔林 不,您该对她说永别,因为,恐怕您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她了……不过,乔珊儿,可能会有偶合让您又出现在这个人的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您要避开他,您的生死和他的生死完完全全地取决于您的即时回避。倘使让我知道你们又见了面,那你们就无可挽回地完蛋了。(向兰塞奥)您答应我避开她吗?

兰塞奥 如果这牵涉到她的生命,我答应。

梅尔林 乔珊儿,您呢?

乔珊儿 我不。

第二幕

一座废弃、荒芜的花园，园内荆棘丛生，野草遍地。右侧，阴森森的大墙，墙上开着一扇栅栏门。

第一场

乔珊儿，兰塞奥（后上）。

乔珊儿 （上）这是座无人问津的花园。太阳光已经不再照射进来，可怜的野花惨遭攻讦，因为它们不美，它们等待着死亡，鸟儿也默不作声。这里是失去香味的蝴蝶花，金毛茛颤栗着，那么孱弱！还有丽春花，花瓣儿不住地凋落……这是轮锋菊，它在请求给点儿水，有毒的大戟草藏起它绿色的花儿，风铃草默默地摇曳着它无用的铃铛……我把你们全认出来了，你们低微而被鄙弃，那么善良和丑陋！……你们尽可变得很美，这里几乎什么都不缺：一道幸福的光线，一刻优美的姿色，更加大胆的嫣然一笑，以召唤蜜蜂……然而却没有谁看到你们，没有谁为你们播种、把你们采撷。我现在

来到你们中间，同你们一样地形影相吊……这里的一切全都那么沉闷！……芳草凄凉而干枯，绿叶病恹恹的，古老的树木在死去，连春天和朝露都怕在这寥落孤寂中黯然神伤……

〔兰塞奥出现在栅栏门外。

兰塞奥 乔珊儿！……

乔珊儿 （突然转过身来）兰塞奥！……

兰塞奥 乔珊儿！……

乔珊儿 快走！……快走！……你要小心！……你要是被他见到，那就没命了！……

兰塞奥 他不会见到我们，他离这儿远着呢。

乔珊儿 他在哪儿？……

兰塞奥 我看到他走远。我在被囚禁的塔楼上守候着他动身……他现在在海岛的尽头，天边那片黛色的森林附近……

乔珊儿 可他会回来，要不，会有人告诉他的……快走！我说，你快走吧！……这事儿与你生命攸关！……

兰塞奥 宫里一个人影也没有，我已经跑遍了每个殿堂、花园和庭院，长长的黄杨绿篱，大理石阶梯……

乔珊儿 你快走开，这无非是个陷阱……他想要你的命，这我知道，他说过这话……他怀疑我爱你……你正要找个借口做他想做的事情……快走！……这已是太……

兰塞奥 不。

乔珊儿 你要是不走，那我就走开……

兰塞奥 你要是走开，乔珊儿，我就呆在这门边，直至夜色把他带回宫里……他将看到我在这不准逾越的门槛上……我已经越过了他给我划定的界线，所以，我已经抗命了。我要他

看到，我也希望他知道！……

乔珊儿 兰塞奥，可怜可怜吧！我求求你，兰塞奥！……你如此冒险行动，得失是我们全部的幸福！……别只想到你自己！……如果你离开这道栅栏，我会去你要我去的地方！……将来，另一天，我们可以在另一个地方见面……我们必须等待，我们必须警惕，必须进行准备……你瞧，我向你伸出双臂……你还想让我做什么？……还需要我答应你什么？……

兰塞奥 把门打开。

乔珊儿 不，不，不行，我不能……

兰塞奥 开吧，快开门吧，乔珊儿，你如果还要我活着……

乔珊儿 你为什么要我开门？……

兰塞奥 我想细细地端详你，我想碰一碰你那双我没碰到过的手，像第一天我看到你那样再看看你……开门吧，要不，我就不想活了，我是不会走开去的……

乔珊儿 一旦如此你就走开？……

兰塞奥 我答应你，乔珊儿……只等你把门儿打开，我不会让一只燕子，一道思绪来得及跑来发现我的手碰到你的手……乔珊儿，我求求你，这太残酷了……我像个瞎子在这扇门边乞求……我只看到你来去在枝叶间的身影……这些可恨的栅棍遮住了你的容颜……只让我瞧上一眼，乔珊儿，整个儿地瞧你一眼，我就走开，像个窃贼扛着流光溢彩的巨额财富，逃之夭夭……谁也不会知道，而我们又幸福快乐……

乔珊儿 兰塞奥，真可怕！……我从来不畏缩，可我今天在发抖……这也许会要了你的命，它已经要了我的命……那迅速升起的光华是什么？……它给我们带来威胁，它将泄露我们的秘密！……

兰塞奥 不会的，那是大墙外升起的太阳……这毫无恶意的太阳，五月和煦的太阳，它前来为我们助兴……开门吧，快开门吧，每流逝一分钟都将为你担心的危险增添一分。只要一个动作，乔珊儿，举手之劳，你便为我真正地开启了生的门扉！

〔乔珊儿转动钥匙，门开了，兰塞奥跨过门槛。

兰塞奥 （把乔珊儿拥进怀里）乔珊儿！……

乔珊儿 我来了！……

兰塞奥 我拥有你的双手和你的明眸、你的秀发和你的樱唇，在同一时刻的同一个吻里，我拥有了我从不曾遇到的爱情的所有赠予，和它整个儿的存在！……我的手臂因为惊喜而举不起这些礼品，而我整个儿的生命都无法把它们装下……别移去你的额头，别挪开你的双唇！……

乔珊儿 我这不是要避开你，而是为了凑得更近……

兰塞奥 别转动你的头，不要让你睫毛的阴影和两汪秋波躲过我的眼睛，威胁这种幸福的不是一个个的小时，而是每一分钟……

乔珊儿 我是在寻找你的微笑……

兰塞奥 在第一个吻中你的微笑与我的相遇，它透过我们的唇吻把我们的命运连接成一体……今天，我仿佛觉得，我总是看到你，总是拥抱你，我仿佛觉得，今天，在天堂门口，我真实地重新开始我在人世拥抱你的身影时做过的事情……

乔珊儿 夜晚，当我拥抱着睡梦的时候，我拥抱着你……

兰塞奥 我不曾有过狐疑……

乔珊儿 我不曾有过畏惧……

兰塞奥 什么都允许我做……

乔珊儿 一切都使我幸福……

兰塞奥　你的目光是那么深邃，洋溢着信赖之情！……

乔珊儿　你的双眼是这么纯净，充满了可靠信念！……

兰塞奥　完全是似曾相识！……

乔珊儿　在我的寻寻觅觅之中！……

兰塞奥　你的双手放在我肩上，正是我梦中不敢醒来时期待它们的动作……

乔珊儿　你的手臂挽住我的脖子，返回它们原来搁置的地方……

兰塞奥　以前你就是这样在爱情的吹拂下阖上眼皮。

乔珊儿　同样，这时候热泪涌上你睁着的双眼。

兰塞奥　当幸福达到这般程度……

乔珊儿　只要爱情把它锁住，灾祸便不会到来……

兰塞奥　你爱我吗？……

乔珊儿　爱……

兰塞奥　啊！你这爱字说得那么深情！……爱，直至心房的深处，直至思想的深处，直至灵魂的深处！……我也许早知道你会这么说，但还是需要说出来，没有它，我们的吻便是逢场作戏……现在，够了，它将滋润我的生命。人世间所有的怨恨都不能将它抹杀，三十年忧患也不能叫它干涸！……我沐浴着日月光华，春色令我不暇应接！……我仰望长空，花园在复苏！……你听百鸟婉转林间，重复着你的倩笑和那神奇的“爱”；你看光明轻抚着你的柔发，像钻石嬉戏在烈焰之中，成千上万朵鲜花朝我们俯下身子，企图从我们眼里偷觑到它们尚未识得的爱的奥秘！……

乔珊儿　（睁开眼睛）这园里可惜只有凋谢的花儿……

〔她环顾四周，愕然；因为自从兰塞奥进来后，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死气沉沉的花园渐渐地发生了魔术似的大变。

发出腐臭的野生花木和杂草长大了，它们奇迹般地绽开各自品种的花卉，竟如琼花瑶草千姿百态、争芳斗妍。纤弱的牵牛花变成了强劲的紫藤，奇妙的花萼花环般围绕着硕果累累的树木，树上栖息着许许多多的珍禽。白海绿成了巨大的绿色灌木，既热烈又娇嫩，盛开的花朵比百合还大。苍白的轮锋菊伸长了花茎，挺起的花冠现在宛如淡紫色的锦葵……彩蝶飞舞，蜜蜂嗡嗡，百鸟歌唱，硕果摇曳、落下，光华流溢。右侧现在还能瞥见一个大理石池，掩隐在修剪成拱廊形的夹竹桃和天芥菜绿篱下。

兰塞奥 这里已经只有生命的花卉了！……你瞧！……它们在下来，它们朝我们涌来！……它们开放在枝桠上，它们压弯了树干，它们挡住了我们的脚步，它们推推搡搡、互相挤压，它们开得大大的，一批又一批，蒙住了绿叶，引得青草尽折腰。我一朵也不认得它们，春醉了。我从来也没见到过它们如此地奔放，如此地五色缤纷！……

乔珊儿 我们在什么地方？……

兰塞奥 我们在你不愿为我的爱情敞开大门的花园里……

乔珊儿 我们干了什么？

兰塞奥 我给了你人们只给一次的吻，你说了人们不说二遍的词……

乔珊儿 （变得有气无力）兰塞奥，若不是我疯了，那便是我们要死了……

兰塞奥 （扶住她）乔珊儿，你的脸变得煞白，你可爱的手臂紧挨着我，仿佛你害怕隐伏的敌人……

乔珊儿 你难道就没有发现？……

兰塞奥 发现什么？

乔珊儿 我们掉进了陷阱，这些花儿暴露了我们……以前，鸟雀

默默无声，树木枯死，这里只有无人铲除的杂草……我能把它们全都认出来，还能叫出使我回想起它们当初的凄凉面貌的名字……现在这毛茛上长满金色的花盘，拙劣的白海绿变成了百合花丛，高大的轮锋菊在我们头上花瓣零落，那些紫红色的风铃翻越大墙，向人们宣布我们见面了，阴影中生长着的却是毛地黄……仿佛老天撒下了他的鲜花……别去看它们，它们来这儿是要让我们倒霉……啊！我不该思索，我早就应该明白……他曾低声道出模糊的威胁……是的，是的，我早就知道他会魔法……有一天我曾听说过，可我没有相信……现在，是他回来的时候了。已经为时太晚，可是，以后再说吧，爱情说不定也能够……

〔传来号角的召唤声。

兰塞奥 听……

乔珊儿 这是马蹄声和号角声……他回来了。你快逃吧……

兰塞奥 那你呢？……

乔珊儿 我吗，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除了他可憎的爱情……你快走！……

兰塞奥 我留在你身边，如果他的强暴……

乔珊儿 你会把我俩一起断送的……快走吧……到那儿去藏起来，藏到那些大戟草的后面去……不管他说什么，不管他做什么，你都别暴露，不要为我担任何心，我会自卫的……快走！是他来了！……快走！……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兰塞奥藏身在一丛高高的大戟草后面。栅栏门打开，梅尔林走进花园。

第二场

梅尔林，乔珊儿，兰塞奥（藏着）。

梅尔林 乔珊儿，他在这儿吗？……

乔珊儿 不在。

梅尔林 这些花儿是不会撒谎的，它们告发了爱情……它们曾是你的看守，对我也忠心耿耿……我并不残忍，准备不止一次地原谅……您只要用手指一下他藏身的灌木丛便能把他救了……（乔珊儿依然纹丝不动）别用这种仇恨的目光望着我……有一天您会爱我的，因为爱情有幽暗的、宽厚的道路……难道您不相信我会信守诺言？……

乔珊儿 是的！……

梅尔林 乔珊儿，我没做过任何值得深恶痛绝的事情，也不应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既然您愿意这么做，那就听天由命吧……

〔大戟丛后传来一声痛苦的叫喊。

乔珊儿 （扑向灌木丛后）兰塞奥！……

兰塞奥 乔珊儿！我受伤了……蛇咬了我……

乔珊儿 那不是条蛇……那是个可恶的动物！……它朝你挺起身子！……我用脚把它踩死了……它流涎……它死了……兰塞奥，你脸色越来越苍白！……你靠在我颈子上……什么也别怕，我有劲儿……给我看看你的伤口……兰塞奥，我在这儿……兰塞奥，你回答我呀！……

梅尔林 （走上前去检查咬伤的伤口）这种伤是致命的……毒性发作缓慢，反应奇特……别泄气……只有我知道解药……

乔珊儿 兰塞奥！兰塞奥！回答我！快回答我吧！……

梅尔林 他不会答应的，他睡得很沉……乔珊儿，如果您不想让这一般的睡眠以进坟墓告终，请您快离开……乔珊儿，走开吧，这不是背叛他，而是赶走死亡……

乔珊儿 请您先作出要使他复活的表示！

梅尔林 （严肃地望着她）我会做到的，乔珊儿。

〔乔珊儿缓缓下，她回过头来，看到梅尔林一个严肃的、不容置喙的手势，终于走开了。梅尔林独自留下后，在兰塞奥身前跪下，给他包扎伤口。

梅尔林 行了，我的儿子，一点不用害怕，这是为了你的幸福，在我能够给你的第一个吻里，我敞开了整个的心扉。

〔他久久地吻兰塞奥。阿丽耶尔上。

第三场

梅尔林、兰塞奥、阿丽耶尔。

阿丽耶尔 主人，得赶快抓紧，布下新的陷阱。

梅尔林 他会掉进去吗？

阿丽耶尔 男人，当他受本能引导的时候，非掉进去不可。让我们蒙住他的理智，改变他的个性。我们将看到令人发笑的情景……

梅尔林 我不会笑的，因为这种情景挺可悲。我也不愿看到一次

崇高甜美的爱情，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无与伦比的姻缘，就这样，一经考验，便在幽灵的怀里化作泡影……

阿丽耶尔 兰塞奥没有自由，因为他已经不是他本人了，我将有一个小时把他交由本能左右……

梅尔林 他本来应能战胜这个本能……

阿丽耶尔 你这么说是因为我唯命是从，你别忘了我曾一度并不这么俯首帖耳。

梅尔林 由于我战胜了你，你便自以为已俯首帖耳，可即便是在我扶掖你起来的光明之中，你仍能找到残有的阴影，我在你身上又看到了某种残酷的东西，它因为人们的弱点而幸灾乐祸……

阿丽耶尔 人的弱点对生的意图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梅尔林 倘若他抵挡不住会有什么后果？……

阿丽耶尔 他必然抵挡不住，这是命中注定的。——问题是要知道乔珊儿的爱是否经受得住考验。

梅尔林 这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阿丽耶尔 不，她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并不完全在我的能知范围内。它从属于一条我不知道的准则，只在她身上我才看到了的准则，它能改变未来……我曾力求降服她，可她只是在那些微末琐事上才服从我。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把你的儿子留给我，你去把乔珊儿找回来。——快去，别让这场考验出现偏差……我来使他恢复知觉，我将更新刚才我让他陷入的醉意，使他醉得更深沉、更丧失理智；我还将变得能让他看见，来骗取他的亲吻……

梅尔林 （声音中带着笑嗔）阿丽耶尔……

阿丽耶尔 你快走，好让我行事……这你是知道的，给可怜的阿丽耶尔的吻一纵即逝，犹如投到流水上的飞鸟掠影……

〔梅尔林远去。阿丽耶尔走向大理石水池。她在那儿，半掩半露地，藏在夹竹桃绿篱后，她微微打开裹在身上的一件件纱衣，在围绕着水池的绿草台阶上坐下，慢慢解开她的长发，这时，兰塞奥渐渐地醒来。

兰塞奥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睡着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毒药进入了我的心脏……我不再是从前的我，我失去理智……我向醉意抗争，我不知道何去何从……（瞥见阿丽耶尔）夹竹桃后的那个女人是谁呀……（他走近夹竹桃篱观望）她很美！她半裸着身子，那只弯曲的脚像一朵花，小心翼翼地点着水，笑盈盈的水波用珍珠把它包围……她举起双臂扎拢她的秀发，月光在她的双肩间流泻，仿佛流淌在大理石侧翼上的清澈的水……（他走得更近）她很美，她真美！……我要看清她的容貌……她现在转过身来，她一侧裸露的乳房，透过柔发，为纠缠着她的光线更增添光泽……她谛听，她听到了，她圆睁双眸询问玫瑰……她看到我了，她躲藏，她要逃走……（穿过绿篱）不，不，别避开我！……我看到了……晚了！……（把阿丽耶尔揽在怀里）我想知道，一个如此纯净的幻影，把我过去之所爱统统抛入黑夜之中的幻影的名字！我还想知道，是哪片忠心耿耿的黑荫地，哪个深邃的藏身处曾隐匿现在被我抱在怀里的倾国倾城！……哪些树木、哪些洞穴、哪些塔楼、哪些大墙竟能窒息这冰肌玉骨的光彩、这生命的芳馨和这双明眸中的火焰？……哪怕是瞎子也能毫不费力地在节日的人群中认出你来，你能在哪里藏身？……不，别离开我，我这不是一时的激情，醉后的胡言，这是爱情持久的芳菲在照耀！……我谦卑地在你的膝边拥抱着它们……我唯独倾心于你……我永远只追随着你……我只求你赐我一吻，让我忘却一切，确定终身……愿你点一点头……

我看到它垂下，我看到它俯允，我召唤那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把它抹掉的印记……（他热烈地拥抱她。灌木丛后传来一声惨叫）——这是什么声音？……

〔被他抱在怀里的阿丽耶尔挣脱出来，逃跑，消失。——乔珊儿上。

第四场

兰塞奥、乔珊儿。

乔珊儿 （玉容失色）兰塞奥！……

兰塞奥 乔珊儿，你从哪儿来？

乔珊儿 我看到了，我听到了……

兰塞奥 怎么，什么呀？……你看到了什么？……你朝四周看看，没什么可看到的……夹竹桃正在开花，池水平静如镜，鸽子咕咕叫着，睡莲含苞欲放。这便是我看到的一切，也是你能看到的一切……

乔珊儿 你爱她吗？

兰塞奥 谁？……

乔珊儿 刚才逃跑的那个女人……

兰塞奥 你叫我怎么爱她？……我从来没见到过她……那个女人在这里，我偶然经过……她发出一声尖叫……我跑上去……她好像要站不住脚了，可就在我把手伸给她的当儿，她给了我一个吻，你听到了……

乔珊儿 这是你在说话吗？

兰塞奥 是呀，你且望着我，这不整个儿的就是我……你再走近一些，要是不信你可以碰碰我……

乔珊儿 考验是可怕的，可这却是致命的……

兰塞奥 什么？……

乔珊儿 你是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吗？

兰塞奥 是的。

乔珊儿 我不会再提起这件事情……我也许能理解，反正我都原谅……

兰塞奥 没什么要原谅的呀。

乔珊儿 你说什么？……

兰塞奥 我说，我没有犯什么错误，用不着你强加给我的原谅。

乔珊儿 你没犯？……我难道没看到我看到的事，没听到我听到的话？……

兰塞奥 没有。

乔珊儿 兰塞奥！……

兰塞奥 兰塞奥！兰塞奥！……就算你像这样把我的名字叫上一千遍，也绝不能使本来就没有的事情发生什么变化！……

乔珊儿 在我们两个的幸福之中，我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可请你还是望着我，摸着我的双手，我要知道你变到了什么程度！……既然你这么说，那么今天早晨，在我披肝沥胆的那个神奇的花园里，我见到的便不是你！……不，像这样仅仅为了一句话便全盘尽失是不可能的……我寻思，我糊涂了……我见到过你，当时，还有全部的真实，全部的信赖，就像在树木间突兀见到苍海！……我曾确信，我知道……爱情不是假的……那就是现在他在骗人！……不可能就为了一个是或不是便造成这一切分崩离析……不，不，

我不愿！……行了，为时还不太晚，我们还没有丧失我们的幸福……它还在我们紧握着的手中……你刚才那样做也许是疯了……我忘掉它，我不在乎，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对你说了！……这并不存在：只要一句话你就能把它从记忆中抹掉……你同我一样清楚，爱情的有一些词语是无坚不摧的，在光明正大的一吻中坦白承认能使弥天大错变成比无辜更美的诚实……告诉我这个词，给我这个吻，坦白真情，承认我看到的、听到的真情，这样一切就会重新变得同原来那样纯洁，我也将重新获得你曾给予我的一切……

兰塞奥 我说过的话已经说了，你要是不相信我，那就滚开，你让我讨厌……

乔珊儿 望着我……你这么撒谎，难道你爱她？……

兰塞奥 不，我谁都不爱，不爱别人，更不爱你……

乔珊儿 兰塞奥！……我干了什么啦？……也许我这么做是不知不觉的？……

兰塞奥 什么也没干，并非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我，我根本就不是你以为的我，并且不打算再这样下去……我跟别人没什么两样，我希望你了解这一点，别再为这件事苦恼……我们的诺言全都随着新的梦幻一阵风烟消云散，就像这片揉在我手里的枯叶！……啊！女人的爱情！……活该她们倒霉！……跟别人一样，我将生活在一个没有信念的世界上，没有谁被人爱，任何誓言一经考验便低头屈服！……啊！眼泪！……早该流眼泪了，我等着它们呢！……你心肠很硬，这我知道，你的眼泪难得见到……我在一滴一滴地数！你没爱过我……像这样一呼即至的爱情，在它上面建造不起幸福……不管怎样，它不是我所向往的爱情……而且还有眼泪！……它们流得太迟了！……你没爱过我，我没爱过你

……换个女人早就会对我说……啊!换个女人早就知道了!……可你,不知道,不知道,你滚!……我对你说,你快滚呀!……

〔乔珊儿抽泣着,默默地走开去。她走了几步后,回头,犹豫一下,伤心地望着兰塞奥,然后低声喊着:"我爱你!……"消失了。兰塞奥疲惫不堪,神志迷惘,踉踉跄跄前去靠在一株树干上。

兰塞奥　我干了些什么?……我到底受了什么的……驱使?……我不知道……我失去了幸福,失去了现在、未来……我已身不由己……我做我所恨的事情……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乔珊儿!……啊!我的乔珊儿……

〔他哭泣着脸朝前倒下。

第 三 幕

宫中的一个套间。

第 一 场

兰塞奥，乔珊儿(后上)。

兰塞奥瘦了，驼着背，他老了，变得认不出。

兰塞奥 (对镜)我是谁？在几个钟头里我老了三十年……毒素在起作用，还有痛苦……我心惊胆战地照着镜子，镜子里映照出我自己的残骸……可它并没有撒谎。(走向另一面镜子)因为这另一面说的是同一回事……只要它们不全部在撒谎，就像在这奇异的海岛上，仿佛什么东西都在骗人，在愚弄我。(他慢慢摸着自己的脸庞)唉！它们没错！……我手下摸到的这些皱纹，并不是镜子玻璃恶意造成的……它们好好地长在我的肌肤上呢！……还有这些讨厌的、擦不掉的瘢痕，我的手指能感觉到它们……这拱起的肩头，再也挺不起来了。我的头发颜色褪成了灰白，上面的火焰似乎已经

燃尽。我的眼睛，连我的眼睛都变得快认不出来了……它们过去睁得大大的，洋溢着欢笑，充满了朝气……现在，它们不停地眨巴着，捉摸不定的目光滴溜溜像个骗子……我从前的一切什么都没给我留下，就算我母亲也会看都不看就从我面前过去……已经完了……（拉上一扇高窗前的帘子）让我们躲藏起来吧，让长夜把这一切统统遮盖起来吧！……（他走向房里的一个阴暗角落准备躺下）我放弃一切，我听天由命吧……我做了爱情绝不能宽恕的事……我终于失去生命就像我已失去了乔珊儿……她不会再来见我，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一扇门打开。乔珊儿上。

乔珊儿 （黑暗使她惊讶，她在门口顿了顿。然后，她扫视房里，后瞥见兰塞奥躺在一个角落里，她张开双臂扑向他。）兰塞奥！……啊！在这过去的三天里，我生活得像个疯子！我到处找你。我渐渐走近塔楼……门全都关着，窗也全都关着。我爬在门槛上，想碰巧瞥见你的影子，我呼唤，我叫喊，没人答应……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你瘦了！……我在对你说话，真想不到……把你的双手给我……

兰塞奥 你能认出我来吗？

乔珊儿 为什么不？

兰塞奥 我难道没有变化？……我仍然还是我自己？……你望着我呀！……从前的我还留有什么痕迹？……（走近窗边，突然一下拉开窗帘）你瞧！你瞧吧！……你从哪一点上认出了我？……告诉我是这儿吗？……是我的双手、我的眼睛，也许是我的衣服？

乔珊儿 （望着他，满面珠泪扑进他怀里）啊！你受了多少苦啊！……

兰塞奥 我受苦，我受苦！……我说了那些话、做了那些事以后，受苦完全是罪有应得！……对我说来重要的、或者令我挺不起腰杆的并不是受苦……我愿意死，只要你能找回你爱过的东西，哪怕只是在一瞥之间……我拼命抓住自己身上余存的那一点点……我真想藏起来，埋藏起我的忧伤。可我也希望首先能让你看到我，如果你还爱我的话，使你知道毕竟应该爱什么……来吧，来吧，靠近些，再靠近些……不是向我靠近，而是更靠近照亮我的不幸的光线……你瞧瞧这些皱纹，这双呆滞的眼睛，还有这嘴唇……不，不，别过来，我怕你会感到恶心……我好似刚从一个生命从不涉足的世界回来，甚至比这更不像从前的我……你不退缩？你丝毫不感到惊讶？……你看到的难道不是像这些镜子看到的我吗？……

乔珊儿 我看到你脸色苍白，我看到你精神疲惫……别推开我的双臂……让你的脸靠近一些……为什么你不愿意我印上唇吻，就像在那鲜花盛开的花园里，当一切都在向我们微笑的时候我吻过你的那样？……爱情有不少日子我们见不到它一丝笑靥……当我们在哭泣，它在那里再笑也没有用呀……我分开你的头发，它们遮住你的脸庞使你愁容满面……你瞧，它们跟我第一次为了吻你把它们分开的时候是一样的……行了，别再想那些镜子的诳语……它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然而爱情却知道得很清楚……生命已经返回这双重又见到我的眼睛……你心里丝毫也别再怀有恐惧，既然我一点都不怕……我知道该做些什么，我将取得能治愈你的痛苦的秘方……

兰塞奥 乔珊儿！……

乔珊儿 是的，是的，我愿你比那万物都在促使我们结合的幸福

时刻更靠近我……

兰塞奥　啊！这我理解，只是另一件，另一件事！……

乔珊儿　什么事？

兰塞奥　我理解人们能在废墟中找回他的爱情，收集起爱情的残骸，仍然爱它们……可我们的爱情残骸在哪儿！它已经荡然无存，因为在命运像你看到的这样打击我之前，我已经夷平了它不可能摧毁的东西……我欺骗了你，我撒了谎，而且即在这样的时候，这种时候，在再也不可能抹掉任何东西的范围内，最微不足道的谎言都是在重复爱情本来可以原谅的错误……在我们只此一个的内心世界里，真诚已经死亡……我原以为我的思想全都接近于你的思想，就像一片透明的水包围着另一片更加清澈的水，我已失去这个信念……连我自己对此也已不再相信，我不再相信自己。我已经没有一点纯洁的东西，能让你俯身从中认出我的影子。而我的灵魂比我的躯体还要可悲……

乔珊儿　那个女人，你拥抱了她？……

兰塞奥　是的。

乔珊儿　是她叫你去的？……

兰塞奥　不是。

乔珊儿　那你为什么说我搞错了？……

兰塞奥　对你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乔珊儿，为时已经太晚……你不会再相信我了，因为那是逼你相信不可思议的东西……我那时是行走在一场梦中，一种不可抵御的、恶作剧似的梦幻……我的心灵、我的理智、我的意志，我怎么知道，全都变得与原来的大相径庭，比我这病入膏肓的躯体和原来的身体之间的差别还大……我本来想对你说，一千次地对你大喊说我是一派胡言，可我已经不听使唤，那些强迫我的

嘴巴说出来的无耻言语，不能自已地在扼杀爱情冲着你发出的绝望而炽烈的情话和悲悲切切的供认……我作着亡命的努力，肝肠寸断，可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背信弃义地把我叛卖，我的手臂，我这双手、我的眼睛都没能出来揭穿它的谎言，因为：除了你见不到的灵魂，我感到自己已经被一股敌对的、不可抗拒的，唉！还是难以理解的力量所操纵……

乔珊儿 不，我早看到它了！……而且我当即就知道了像那样对我撒谎的不是你，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兰塞奥 你是怎么知道的？……

乔珊儿 因为我爱你……

兰塞奥 可我是个什么东西？乔珊儿，在我这把你曾爱恋的一切亵渎了、毁坏了的人身上还能有什么值得你爱？……

乔珊儿 你。

兰塞奥 这个我还剩下些什么？……不应是这双已经失去了力量的手，不应是这对不再有光泽的眼睛，也不应是这颗曾背叛了爱情的心……

乔珊儿 我爱的是你，始终是你，也只是你本人！……你是谁有什么关系，只要我找到你！……啊！我实在说不清楚这该怎么解释……当一个人爱得像我爱你这样，她便成了盲人和聋子，因为她看到更远的地方，听着别处的声音……当一个人爱得像我爱你这样，在她之所爱中，她爱的不是对方说些什么，不是对方做些什么，也不是对方是什么人；而是他，也只是他，经过岁月流逝和一场场灾祸始终不变地是他……唯有他，唯有你，什么也不会改变，在加深爱情……全部的爱便在于你，整个的你也就是爱，这便是我看到、我听到、我在不断地聆听和我始终爱着的……

兰塞奥 乔珊儿！……

乔珊儿 是的，是的，拥抱我，紧紧地抱住我！……我们需要抗争，我们还会痛苦；眼下的我们是在一个遍地陷阱的世界上……我们只是两个人，但我们是全部的爱！……

第二场

乔珊儿，阿丽耶尔，梅尔林（后上）。

一片小树林，乔珊儿在草坪长凳上睡着了，背后是修剪成拱廊形的黄杨篱，拱廊上开放着百合花。夜晚。一孔喷泉汩汩喷水。月光似泻。阿丽耶尔上。

阿丽耶尔 她睡着了……她周围的花园全都屏气宁息，聆听她的呼吸，唯有夜莺，她这沐浴在银光中的夜的使者，前来抚慰她的睡梦……她多美，多么恬静；她显得那么纯洁，比那边流淌着的清水纯净一千倍，那来自冰川，倾泻在歌唱的玉石上、流淌在淡淡的叶丛下的清水……她柔密的长发披落下来，像不动的光波，而月亮已不清楚这金光是属于谁的，它掺杂在浮游着月魄清辉的天穹中……她阖上了清澈的秋水，然而闪烁的星光颤抖着要拨开她虔诚的眼皮，企图在眼皮下再看上一次这已然逝去的好日子的最后记忆……她的唇吻是一朵呼吸着的湿润的鲜花，百合把一颗颗露珠洒在她裸露的肩头上，夜晚以向各界宝库敞开的天庭的名义，默默地分发着珍珠，而它们把她那份奉献给她……啊！乔珊儿，乔珊儿！我只是个幽灵，迷失在黑夜里，尽管我有预见，却比你更迷惘，更接近于幸福殒灭之处的坟茔……我不属

于我，我服从我的主人，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予，只有一个看不见的吻，它不会把你吵醒，甚至连它都不属于我……但是我爱你，我爱你，像一个不如妹妹幸福的姊姊，爱一个比她先被爱情选中的妹妹……我爱你，我用人们的祈祷中并不提及的所有力量围绕着你，我真愿我的主人能早一些遇上你，即在命运，驱赶着那难于匹敌的时刻的命运确定下痛苦的未来之前，那正等着他，也等着和他一起的我的未来……我把无所能为和局促不安的柔情倾注在你恬静的睡梦上……这是我能够给你的唯一的吻……啊！我只是那个人的无意识和唯命是从的影子，为什么那个人自己不来把这个吻印在你的樱唇上，那召唤着我的唇吻的樱唇，因为美的东西全都召唤着神秘……

〔她在乔珊儿的前额上吻了一下。

乔珊儿 （睡梦中）兰塞奥！……

阿丽耶尔 再吻一下……最后一下，就像偷饮由天使守卫的源泉，他们守护着时间和空间的秘密，而在这个源泉的边上，我们已不能坐下憩息……

乔珊儿 （睡梦中的呓语）兰塞奥，是你吗？你的亲吻在凌晨的气息中是那么温柔！……天国飘落的鲜花快把我压死了……

阿丽耶尔 睡梦中都忠贞不渝啊！……一颗装满了过去和未来的爱情的心，黑夜的魔鬼是不能从中偷走什么的！……啊！我的主人，我的父亲！……为了改变威胁着你晚年的命运，你唯一的希望曾空自等待的正是她！……主人啊！如果你愿意，时间还不算太晚，幸福就在眼前，只要你伸手采撷……它左右不定地摇摆在你和你儿子之间，把它固定在我们身上也只是唾手之劳……走近一些！她是你的！……来吧，来吧，来吧，我在呼唤你……我知道我是对的，人不应该

放弃生的希望，为了拯救心爱的人而自我牺牲……

梅尔林 （远远地，叱责）阿丽耶尔！……

〔梅尔林裹着长斗篷，上。

阿丽耶尔 我这话是为你说的，我的声音就是你的声音……我这是以你内心的名义说话，它深深地爱却又不敢承认……须在这命中注定的时刻与这入睡的女人相遇，以避免另一个将毁了你晚年的女人……

梅尔林 滚开，为时已经太晚。

阿丽耶尔 不，为时还不算太晚，这是唯一的时机，你的归宿取决于你即将采取的行动……

梅尔林 滚开，别诱惑我，要不，我把你重新抛进你无法施展的阴影……我把你从那儿救拔出来，是要你帮助我睁开双眼，而不是要让你迷惑我的本性……

阿丽耶尔 听从本能绝非迷失本性，只有本能才能拯救人们……想想维维亚娜苦心经营的那些可怕的日子吧，你要是不爱这一个就得去爱那一个了……

梅尔林 维维亚娜？……这个回荡在我心灵深处的名字，浑似疯狂、忧伤、耻辱的名字，这是现世还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阿丽耶尔 不，这是现世的事情，是你唯一拥有的女人……是那个妖婆的名字，她正在命运引导你前去的布洛塞里昂德[①]等待着你的出现，好毁了你的晚景……啊！主人！我看到她了！……你要小心，她来了，她即将赢取你的心！……一旦这个如此纯洁、如此有益的爱情失去它的权利，她的便将爬出阴影……主人！我恳求你了！……我的眼睛计算着她的

① 指布列塔尼大森林，圆桌小说中魔法师梅尔林生活的地方。

诡计，她的手臂好笑地装出多情的样子缠绕着你，她取走你的能力、你的理性、你的智慧，最后夺走你力量的奥秘，而你则像一个喝醉了酒的老头倒在地上……这时她抛弃你，嘲笑你，抬头挺胸，把我们关在永不再打开的死亡的洞穴里……

梅尔林 这难道是不可避免的？……

阿丽耶尔 你跟我一样清楚，当问题涉及到你的时候，任什么也骗不了我……主人，我求求你，为了你，也为了我，我那么爱光明，而现在我要同你一起把它丧失了！……这是一去不再复返的时刻！……选择吧，选择生吧！……既然它还能任我们支配，那是因为它属于我们，你有这个权利！……

梅尔林 滚开，你再说也没用……况且这个女子绝没爱过我……

阿丽耶尔 只要你爱她，而她爱的那个人又不再夹在你们中间……这便是我在另一个并行的未来中看到的……

梅尔林 （擦拭惴惴不安的汗颜）你走吧，因为我知道……难道真的命中注定我爱上这个女孩便能够得救……可她并不该为我所有，而我的时刻已经过去……现在是来者的时辰，他们按时间所欲、生命所欲而相遇……你快走吧，我让你走开！……（阿丽耶尔蒙着脸默默地离去。）我放弃自己的份额，这是为了你，我的儿子，让我来把这场考验进行完毕……（他脱下斗篷，个子仿佛变高大了，人变年轻了，他穿着和兰塞奥一样的服饰，与他像极了。他走近乔珊儿）啊！我纯洁的乔珊儿！……你也要受苦了，你还得受熬煎，因为你的命运是淹没在泪水中的，可是，通往爱情的苦难算得了什么……我真愿用我这可悲的一生中有过的全部欢乐，换取这些幸福的苦难中最最残酷的一桩……（俯身向乔珊儿）阿

丽耶尔说的是真话。我只要抬一抬手就能让时日倒流，从而避免命运为我准备下的可怕下场……是的，然而这一抬手之间也便毁了那个我爱之胜过爱我自己的人，岁月已经为我所曾希冀的爱选中了的那个人……啊！当我们手中把握着自己的和另一个人的幸福，当我们为了这个幸福的存在而不得不踩熄那一个的时候，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会感到连接我们和这片我们痛苦地生活着的土地的根扎得多么地深；正是在这种时候，生会发出一声超乎常人的呼喊，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维护自己的权利！……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侧耳倾听另一个说话的声音，它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肯定的东西要告诉我们，它没有什么要应承的，它只是一种低语，但它却比生的怪叫更加神圣……兰塞奥和乔珊儿，你们相爱吧，你们要爱我，因为我爱过你们……我软弱，我不堪一击，我像别的人一样为幸福而生，我牺牲自己的份额并非没有斗争……相爱吧，孩子们，我倾听那细弱的声音低语，它没什么要告诉我的，但只有它才是对的……

〔他在乔珊儿身边跪下，吻了她的前额。

乔珊儿 （醒来。）兰塞奥！……

梅尔林 是的，是我，夜色把我带到你的身边，我把你唤醒在一个新的吻里，让你能重新找到……

乔珊儿 （突然挺起身子，恐惧地望着他）你是谁？……

梅尔林 （伸出手臂要拥抱她）这你很清楚，爱情会告诉你……

乔珊儿 （急忙躲开）啊！别碰我，要不我就叫死亡来结束这场可怕的恶梦！……我不知道这一夜有多少幽灵出没，但眼前这个是黑暗派出的最丑陋、最下流和最卑劣的！……我仍然不敢相信有这种事！……我揉着双眼力求清醒！……啊！别靠拢我！……退后些！……滚开！您让我讨厌！……

梅尔林 看看我吧，乔珊儿……我弄不懂你这是怎么了，也许睡意还在扰乱你的心神……

乔珊儿 他在哪儿？……

梅尔林 醒一醒吧，乔珊儿……

乔珊儿 他在哪儿？您把他变成什么了？……

梅尔林 我在哪儿他便在哪儿，而如果你的双眼把你引入歧途……

乔珊儿 您难道不知道我眼里装着他，在我这双看到您、并且把他是什么和您是什么进行比较的眼睛里装着他吗？……您实在是不清楚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才这么东施效颦！……您怎能与他同日而语？您穿着他的服饰，模仿他的外表，啊！就像死想要变成生！……可是，哪怕你们有二万个全都与他相像，而唯有他在你们中间而且已不再像他昨天那样，我也要搅得这二万幽灵天翻地覆，找到众多梦幻中唯一不是梦幻的人！……啊！不用想躲到阴影里去了……您已退得太晚，我已经看到您的真面目，我知道您是谁……我知道您会魔法，要不是我怕您借助魔法让他受苦，窃取了一个如此亲爱而又如此难以辨认的外形，我才不会把您的魔法放在眼里呢！……您对他干了些什么？……他现在在哪儿？……我会知道的……您不回答就别想溜……（抓住梅尔林的手）我只是一个人，我是个弱女子……但是我想要，我想要……我会知道的，我会知道的！……

梅尔林 我太爱你了，乔珊儿，所以只要你还爱他我就绝不会动他一根毫毛。——他没什么可害怕的。——你也不用怕我。我来这里绝不是想利用夜色欺骗你的感情。我另有目的。听我说，乔珊儿，跟你说话的人不再是情敌或者不幸的情人，而是个深谋远虑的、不安的父亲……即在那个赢得了

你的青睐的人到来之后，就像世上的人从来没有征服过女人的心，我曾经，这我承认，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种暮年之人徒劳追逐的幸福……今天，我放弃了，虽说伤心，却是真心诚意的……我知道，你爱那个心怀叵测的偶然放在你命途上的不知好歹的可怜虫……现在，我请求你，在这件事上你别搞错了，我这么请求，不怀怨恨、不带敌意，但一想到正在形成中的那些令你柔肠百转的日子，我不无畏惧……所以我冒着令你不快的危险，一意孤行要让你看清楚他的为人……我要使你摆脱一场不幸的爱情，因为在这场爱情中等待着你的是全部的失望和眼泪，除此我再没有别的挂虑……我并不希望自己能得到丝毫好处……我并不要求你让我取代他爱情的位置……你的表现已充分地向我说明这是不可能的……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爱他，这便是我向仁慈的命运哀求的全部内容，而今晚，命运满足了我的祈求……

乔珊儿　怎样？……

梅尔林　考验既严峻又悲惨，我真想免了你这场苦难……可你比我更清楚痛苦有时能够治病救命，在这种痛苦前逃之夭夭是可耻的事情……举一举手足以摧毁一个世界……动一动这尚且无忧无虑的低垂的颈子，抬一抬这双无限依赖、纯然无邪的眼睛，将在我面前摧毁爱情在一个女人心中建树的最美好的东西……然而却必须如此……今天她陷入也许是永远抹不干的眼泪的深渊是理所当然的，是好的，因为将来，她还会崩溃在找不到任何慰藉的痛苦之中。

乔珊儿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梅尔林　现在你心灵中全部完好无损和真实不假的东西，清澈见底和热烈似火的东西，你思想里所有光明磊落的美德，你童贞血液中的整个忠诚，正直和清白无瑕全都为他，为那个

被你选中、要使之成为最纯洁、最幸福的男子发扬伸张，然而，即在此时，他却在那里，我们身后离这张凳子两步远的地方，藏身在他以为不可穿透的叶丛里，躺在那个有一天你曾亲眼看到过的女人怀里，那天他就已亵渎了你给予他的有神效的爱情！……

乔珊儿 不。

梅尔林 为什么你看都不看一眼就对我说不？……

乔珊儿 因为他就是我自己……

梅尔林 我并不要你相信我的话，我只是要你回一下头……

乔珊儿 不。

梅尔林 你听到他们缠绵的窃窃细语吗？还有互相酬答的甜蜜亲吻？……

乔珊儿 不。

梅尔林 别说那么响，打断了一桩你不想见到的罪孽……他们是听不到你说话的，他们一心只注意自己的唇吻！……可你回过头去呀，乔珊儿，我求你了！……这里牵扯到你的生命和你将有权得到的幸福！……别这样把送上前来的真情拒之门外，如果你终于有勇气接受它的话，它能使你得到解救！过了此时，你再看到便只有伤心落泪了！……快看呀！看呀！……你现在都不用回过头去了！……你的星辰宽和而绝不懈怠！……别闭上眼睛，它会使它们睁开的！……瞧呀！……他俩手臂的影子被月光拉得长长的，爬到了这座绿廊下，甚至遮住了你的双膝！……睁开眼睛！看呀！……它都无视于你，一直爬上你的双唇！……

乔珊儿 不。

〔沉默片刻。

梅尔林 我理解你，乔珊儿，你不应在我面前抛弃你残剩的爱情

……我留下你独自去面对你的责任，面对你的命运……诸如此类的牺牲不应有见证，却需要缄默……事实摆在那里，逃避是怯懦的行为。等留下你独自一人的时候，你会知道如何对付它的……为时还不晚……我钦佩你，乔珊儿……你的生命和幸福需要你的勇气，它们取决于一瞥之间……

〔梅尔林下。乔珊儿久久地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双目圆睁，直盯着前方。然后，她站起身，挺起胸，头也不回地缓缓离去。

第 四 幕

宫中的一间殿堂。右侧，近背景处，一张宽大的大理石床，床上躺着兰塞奥，像死了一般。乔珊儿头发散乱，焦虑不安，在他身边手忙脚乱。

乔珊儿，兰塞奥，梅尔林(后上)。

乔珊儿 兰塞奥！兰塞奥！……他听不见我的声音了！……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兰塞奥，我在这儿呢，我俯身在你的眼睛上……你看看我，你看看呀！……不，他再也看不见我了！……兰塞奥，可怜可怜吧！……如果你的声音太微弱，那就示一下意！……我把你抱在怀里，这是我爱你的手臂！……来吧，来吧，快醒一醒，回到我们的热恋中来吧！……你瞧，你瞧，这是我的双手，它们正捧起你的头……你认出我这双抚摸着你的头发的手了吗？……在我们快乐的时候，你常常对我说，这双心爱的手轻轻一摸就能唤回你的灵魂，即使它在天国的深处乐而忘返，或者在那最深沉的黑夜中，阴曹地府……不，不，它不在那儿！可他的头歪着，他的手臂毫无生气地垂着，他的手指竟比这大理石还凉……(机械地摸索着一根床柱)不，不是这个……可我得知道……他的眼睛也不再……(她扶起他的头)是他的眼睛还是我的眼睛变得

这么混浊不清？……不，这不可能！……不，不，我不要！啊！我来张开你的双唇！……（她把嘴唇放在兰塞奥的嘴唇上）兰塞奥！兰塞奥！我全部的生命之火就将进入你的心中！……别怕，一点也别害怕！这是救命的火焰，给你活力的生命！……从我爱你的最后一丝一缕气息中把它全部都吸进去吧……我愿意为换回我们的生命而窒息！……我把我的精力、我的岁月、我的寿命倾注给你！……这便是它们来了！……你只要动一动，稍稍张开双唇！……这是必须办成的！……必须能够做到使我们爱之胜过爱自己的人重新获得生命！……既然我们把什么都给他们，他们必须能把它全部吸收！……（抬起头来好观察兰塞奥。）他又倒下了！他离我们越来越远！……（发疯般地重又把他抱在怀里。）救命啊！……不，这太过分了……救命啊！来人哪！……啊！不，我很清楚，不，不，那不是它……有爱情警戒它是不会冒然而来的！……不，不，我什么也不怕，不，不，我不要！……可我叫了救命！我不能光一个人，我一个人对抗不了大军压境的死亡！……要是谁也不来，它最终会赢得胜利！……我对你们说话呢，救命啊！……得有人来帮帮我！……得有生来帮帮我，要不就不行了，我们会支持不住的！……

〔她抽泣着倒在兰塞奥一动不动的身躯上。梅尔林上。

梅尔林 乔珊儿，我来了……

乔珊儿 （一边紧紧地搂住兰塞奥，一边挺起身子仿佛想迎着梅尔林跑去）啊！是您！……真的是您！……终于有人来帮忙，生终于来了！……您快瞧瞧，喏！……是这时候，他衰竭了！……我匍伏在您的脚下！……是的，是的，您什么都能办到，我什么都看清楚了！……啊？人到了这种时候，能看清楚从来没谁到过的黑夜深处！……啊，我求求您，告诉我该做些

什么？……我已经不再是乔珊儿了，我不再不能亲近，我已没有了傲气……我已经垮了、死了，我跪在您脚下，再没有这个那个、爱情亲吻和那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了！这是生和死两军相峙，它们就在我们眼皮下争斗，得把它们分开……您连一步都不肯往前走！……啊！我知道您恨，您讨厌这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是的，您是对的，他完全就是您说的那样，他怯懦，他狡滑，他是您的仇敌，他背叛过二十次，既然您一定要这么认为！……是的，我承认，我错了，我说实话，既然您想要这样，那我就再也不爱他了，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只要他能得救！……这才是必须的，这才是重要的，其余全都是愚蠢！……可您过来呀，过来呀，我告诉您，死正节节胜利，它要把他带走呢！……喏，他的手青了，他的眼睛在失去光泽，太糟了！……

梅尔林 乔珊儿，一点别怕，他的生命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要是愿意我救他，我就救他……

乔珊儿 我愿不愿意您救他！……您不觉得自己还在犹豫，您不知道这对他是必须的……不，不，我是想说……悲痛把我搞糊涂了……他呼吸停止了，我已经听不出他心跳的声音……我觉得您那么慢吞吞的！……您难道不认为有危险，需要抓紧时间吗？……我再不说话了，是我让您一分钟一分钟地丢失了也许是救他所需要的时间……您要是不愿意自己动手救他——这我也能理解，因为您不喜欢他——那就只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做可以对他有所裨益，我会做的……可我发现，我们绝对不能再等待了，得赶紧行动……

梅尔林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乔珊儿，他的生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不同意它就跑不了。我早就告诉过你。我认出了这种毒素，毒性会发作的。只有我能给他解毒，把他从死亡手中

夺过来，恢复他正在失去的活力和英俊，还你一个过去那样的他……

乔珊儿 啊！我求求您，别这么拖延时间了！……他的命都没了，他的英俊对我又有什么用处！……他是怎么样就使他成为怎么样吧，管他是什么样子，我只要找到他，只要他活着！……

梅尔林 是的，我会把他还给你的。我已经做了两次——我正为此后悔，可我还会做最后一次，既然你这么要求。可这是除了你谁都不可能得到的一次牺牲。在把生命还给他的同时，我有可能失去我的生命。要唤醒他的活力，召回他的灵魂，我得把自己的一部分力量和灵魂给他。很可能他会从我取走多于我身上尚剩的部分，我会倒在被我救活的情敌身旁死去……过去我也这样冒生命危险救一个路人，几乎毫不犹豫，也不要求任何回报……可今天我变得谨慎精明了。既然我要献出生命，那么让人对此作出补偿也是正确的，而且应是预先补偿，你只有答应把你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刻奉献给我，我才能把我的生命给他……

乔珊儿 怎么？……我该怎么办？……

梅尔林 （旁白）可怜这么纯洁的孩子！……而你们，我的冰清玉洁的思想，你们可不能掺杂到我的声音将围绕着情爱散布出来的丑恶语言中去！……我为考验脸红，我也因为不得不使用的言词而感到羞愧……等你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原谅我的……这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凡人不该知道的未来，无耻的未来，无情的未来，它发蒙一日，昭示一种命数，无非是要把其余的掩盖起来，想要我知道它所指定的是不是你……

乔珊儿 您说什么？……您为什么犹豫不决？……我百思不得

其解，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人世，或者在另外那个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您不能要求，也没有什么事儿我不准备接受的……

梅尔林 喏，我这就直说了吧……你看到的，在你怀里的这个人，他躺在这儿，离死已近在咫尺，就像已躺在墓石上……一个手势可以使他返回生命，转乎间也可以使他堕入相反的深渊……即在你说出是的这一刻，即在你的声音回响在大理石拱廊下，隐没在那头，还来不及传来你允诺的回声之前，我便会做出有效的动作，把他拔出地狱，只要你答应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在这座我将把他奉还于你的殿堂里，在这张你现在俯身在上面的床上，无所顾忌，毫不保留地委身于我……

乔珊儿 我？……委身于您？……

梅尔林 是的。

乔珊儿 就在把他还给我的时候我却委身于您吗？……

梅尔林 为了把他奉还于你。

乔珊儿 不，我不明白……肯定，有些词语我听不懂……不，一个人，只要他不是魔王，是不可能在痛苦之极的爱情，已不知还能有什么希望，不知应作何措置的时刻也来插一手的……不，我听错了，我有辱于您……您得原谅我，我是个愚昧无知的童贞女，我并不清楚这些话里包含的意思……可我现在明白了……是的，您是对的……是了，是了，您是想对我说，我也应该承受一部分危险，让我的生命有片刻与您的相结合，以创造出另一个将使他复活的生命……而这部分危险，我是愿意承受的，我愿意由我一个人独力承担，我愿意把它全部承担下来，再大的危险也不怕，我不曾想到还能由别人给予我这种危险！……

梅尔林 乔珊儿，时间紧迫……别转弯抹角的了，你清楚我所要求的是什么，那个词的意思正是你不敢相信的事……

乔珊儿 照您那么说，也就在他与我重圆旧好，笑迎找回的爱情时，我得从他手中夺下我已给予他的一切？……既然您拿走我们的一切，给他留下的又能是什么呢？当他拥抱我的时候，我该对他怎么说？……

梅尔林 如果你想使他幸福，你就什么也别对他说……

乔珊儿 既然我爱他，就必须把什么都告诉他呀！不，不，这一点我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存在的。应该有神仙或者魔鬼出来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否则我就不知道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了……我相信他们，我相信您……这只是一次考验，这一切不是，也不可能是真的……我仿佛已经看到您不再那么怨嗔地望着我们……喏，我请求您，我跪倒在您的脚下，我吻您的双手……我要向您坦白心底的想法……我并不爱您，您太憎恶他了，但我也从不认为您不公正或不值得爱……当您走进来的时候，我没有犹豫，我迎您而上，我请求您从死亡手中夺下我唯一钟情的男子，可我却知道您也爱着我……然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本能地感到您是位宽厚长者，您会做我也会为您做的事情，连他也会为您做的事情。而当您做完了我们该做的事情后，您将拥有我们心中的一部分爱，它既不是最不好的，也不是最不美的，也不是最易消失的……

梅尔林 是的，我知道。等我冒着生命危险使他复活以后，他将拥有亲吻，嘴唇和眼睛、白天和黑夜，总之，是构成爱情徒劳无功和昙花一现的幸福的一切！……而我则将拥有美妙得多的东西，有时，偶尔在经过时，赏我个嫣然的笑，只要我能适可而止别要求次数太多，这笑靥就不会消失！……不，乔

珊儿，一个人到了我这种年龄不会再满足于诸如此类的幻觉，或者这种令人失望的残羹剩饭了。对我来说，崇高的谎言的时代已经过去。我想要他将拥有的。你那微笑于我有什么关系，我知道那是不现实的。我要的是你本人，我要整个儿的你，哪怕只是片刻，可我拥有这片刻。这里的这一个会给我这个片刻……（走近兰塞奥）乔珊儿，你瞧他，他的脸在变样，我们拖延得太久了，危险每时每刻都在增长……你来不来？……

乔珊儿 （神色迷惘地环视四周）没有任何东西爆炸，也没有任何东西坠落，在这世上我茕茕孑立！……

梅尔林 （触摸兰塞奥的身躯）危险越来越严重了……我认出了那些朕兆……

乔珊儿 那么，好吧！我来！……我今天晚上就来！我今天傍晚就来！……但您得先救他，把他救活！……喏，他的眼睛陷下去了，他的嘴唇干枯了，而我还在这里讨价还价，仿佛他的生命只是……

梅尔林 我会把他还给你的，可你得记住，乔珊儿，倘若你不信守诺言，治愈他的这双手还能给予他无情的打击……

乔珊儿 我会信守诺言的，哪怕要我跪着从世界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我也会实践我的诺言！……啊！我对你说了，我来！我把自己整个儿地都奉献出来，我的一切都是您的！……您还需要什么？……我已一无所剩了！……

梅尔林 好吧。我有了你的许诺，我将完成我的承诺。（把兰塞奥抱在怀里，旁白）原谅我吧，儿啊，以你的命运的名义，它需要这种折磨……（他朝兰塞奥弯下身子，久久地吻着他的眼皮和嘴唇。大声说）他现在从没有光明的国度回来……他复活了，但他只能在你炽烈的胸怀里才会苏醒过来。我这就

让你进行你的工作。请记住你的许诺……

〔他下。——乔珊儿把兰塞奥抱在怀里，焦躁不安地望着他——她情人的双眼很快便微微开启，他的手稍稍动了一下。

乔珊儿 兰塞奥！……他的眼睛睁开又阖上，我看到太空中显现光明！现在他的双手仿佛在搜寻我的双手！……兰塞奥，它们在这儿，它们在你的不再冰凉的手里！……它们不敢松开你的双手怕失去它们，可我又想挽住你的肩膀，抱住你靠在我胸口上的颈子……啊！所有的财富全部回来了，一下子全回来了！……我听到他的心脏跳动，我呼吸到他的气息，我被夺走的一切全都又还给我了！……你听我说，兰塞奥，我真想再见见你，我寻找你的脸，别把你的头埋在我爱你的头发里，我的眼睛更爱你，也想要它们的那份儿呢！……（兰塞奥稍稍抬起头）——啊！他听到我说话了，他让我如愿以偿呢！……他在这里，他在这里，再没什么可怀疑的。他在这里，在我面前，完全彻底地活过来了！……他在我面前，晨曦中的玫瑰和苏醒的鲜花使他的双颊带上生机，它们掩盖着他的微笑，因为他好像看到了我已经微露笑意！……啊！神祇们太仁慈了！……他们怜悯凡人！……九重天宇敞开门扉！那里有爱情之神，那里有生命之神！……应该感谢他们，应该相爱，因为他们爱！……来吧，来吧，来到我怀里，你的眼睛还在搜寻着我，你的嘴唇却已找到了我！……它们急于张开以召唤我的双唇，而我的即在这里，噙着全部的爱情！……

〔片刻沉默，她久久地，热烈地拥抱他。

兰塞奥 （恢复知觉）乔珊儿……

乔珊儿 对，对，是我，正是我。你看着我，你瞧！……这是我的

双手，我的前额，我的头发，我的肩……还有你的吻已辨认出来的我的亲吻！……

兰塞奥 是的，是你，正是你，是你和光明……还有我已曾见到过的这殿堂……得稍稍等一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归来，归来……我曾躺在那儿，那儿，我不知道哪儿，在一扇扇人们企图打开的大门前……我裹着尸布，冷彻骨髓……后来我喊你，我不断地喊你而你不来……

乔珊儿 不，我来了，我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

兰塞奥 不，你不在那儿……当时我被夹在冰块中，沉没在黑夜里，我的生命在流失……可现在，这才是你！……是的，是的，我的眼睛见到了你，才走出地狱突然重又找到了你……它们在一片光明中虚惊一场。站在这里的正是你，我从坟墓来到欢乐的阳光下，回到爱情的怀抱里！对一个从那么遥远的地方过来的人来说，这仿佛是不可能的！……我得碰碰你，我得求助于你双手的抚摸，双眸的光芒，我得握一握真金的柔发来为我证实生命……啊！你真难以相信，人在死去时是爱得多么强烈，失去你后重新得到你，我会多么地爱你！……

乔珊儿 我也是，我也是……

兰塞奥 还有回到爱人怀里的欢乐，她紧紧拥抱着你，因为除此别无他求而颤栗着！……你感到你的手臂在发抖吗？……你感到我的手臂对你的眷恋吗？……它们相互搜寻，它们相互缠绕，它们怕失去对方，再也不敢张开……它们已经不听指挥，它们不知道在它们盲目的迷恋中会伤及我们，使我们窒息！……啊！它们终于知道了拥抱一个火热的躯体的代价，为了学会生活和领悟爱情，我们情愿把生命搭上！……

乔珊儿 是的，我们真愿意就此死去……

兰塞奥　真怪，当我还在那里，在那冰天冻地里的时候，曾有人向我走来，我仿佛认出了……

乔珊儿　那是他。

兰塞奥　谁？

乔珊儿　这座海岛的岛主。

兰塞奥　他？……可他恨我……

乔珊儿　就是他。

兰塞奥　我这就弄不明白了……难道是他把我唤回爱情和生命？……他怎愿意把我还给爱我的女人，而他自己也爱着这个女人？……

乔珊儿　是的。

兰塞奥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乔珊儿　我苦苦相求他才答允。

兰塞奥　他犹豫不决？

乔珊儿　是的。

兰塞奥　为什么？

乔珊儿　他说为了营救你的性命，他冒了送命的危险。

兰塞奥　没有任何东西迫使他这么做……如此说来，真的那么简单，他复活了唯一可能褫夺他爱情的希望的人吗？这能怡娱他晚景的爱情……

乔珊儿　是的。

兰塞奥　什么要求也没有，出于仁慈、怜悯和宽厚？……

乔珊儿　是的。

兰塞奥　啊！我们错怪了他，最凶狠的敌人想不到竟是最善良的好人！……即在那颗仇恨的心里竟有高贵和爱情的宝藏！……瞧他的所作所为！……不，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也这么做，我也真难以相信这可怜的老头……乔珊儿，这几乎是

不可思议的英雄行为，不是吗？……

乔珊儿　是的。

兰塞奥　他在哪儿？我们应该去匍伏在他脚下，认错请罪，求他忘却我们在不爱他的时候做下的不公正行为。他应该得到他的一份，而且是他使我们重新获得的幸福中最美好的一份！他应该得到我们的心、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微笑和我们爱情的眼泪，得到所有我们能奉献给赐予我们一切的人们的东西！……

乔珊儿　我们要去的，我们要去的……

兰塞奥　乔珊儿，这是怎么啦？……你似答非答……我不知道我刚走出来的那个黑夜是不是仍然影响我的感官，我居然认不出你的语言和动作了……好像你在寻觅、怀疑和梦中……而我，满怀着欢乐和爱情回到你身边，在你躲躲闪闪的目光里，在你遗忘了的我的手里，我找到的欢乐和爱情却那么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在我不在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了我之所爱，那么，为什么要唤醒我，让我复活？……

乔珊儿　啊！不，不，兰塞奥，你绝没有失去我！……

兰塞奥　你的声音力求带上笑意，却只找到了怨诉！……

乔珊儿　是的，我很想笑一笑，我也已经笑了……你其实不必惊讶，我哭了那么久，绝望之极，至使眼泪还禁不住会涌上眼眶……欢乐曾远远地离去，它不可能返回在最初的几个吻里……要在我心里重新得到信任，它先得有许多许多的吻，我几乎是悲伤地沉浸在幸福之中。

兰塞奥　啊！我可怜的乔珊儿！……这想必就是你沉默如斯的原因吧？……而我竟像个愚蠢的孩子般躁动不定……我只想到我自己，我为生而陶醉得忘乎所以了……我忘了，处在

你的位置上我会丧失勇气……真的，你说得有理，从死亡中回来的是你，不是我，当两个人像我们这样相爱的时候，真正死去的正是未亡人……再不要藏起你的眼泪……你越是显得伤心我越觉得你爱我……现在该轮到我来照顾你了，现在该轮到我唤回你的灵魂，温暖你张皇失措的双手，追逐你的嘴唇并把你带回到我们失去的幸福中来……我们很快就会到达那里，因为有爱情为我们引路……当它发现有两颗心无所畏惧和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它的时候，它能所向披靡……余下的全都微不足道，余下的全应被忘却，余下的都得闪开，得为它让出位置……

乔珊儿 （凝视前方）余下的都得闪开，得为它让出位置……

第五幕

宫中游廊。

第一场

梅尔林和兰塞奥(上)。

兰塞奥 父亲!……这么说,您真的是我的父亲!……自从我知道这一点以后,我仿佛觉得在我敏锐的心里其实早已清楚感到了……(靠得更近)真的,太奇妙了! 我终于又见到您了,就像我在童年游戏中见到过的您一样。而当我瞻仰着您的时候,我仿佛在一面镜子里看到我自己,比沿着这殿堂边挂着的面面镜子里照见的我更严肃、更高贵和更加深沉。乔珊儿又会怎么说呢?……想到她那一番胆战心惊她会哈哈大笑,因为她以为……不,作为对她没有理由的恐惧的惩罚,该让她自个儿告诉您她曾作何想法……她恨您,但那无非是一股怨气,已经带着微笑,好似马上将被爱的光芒刺穿……可她藏哪儿去了?……我找了她快两个小时,没找到她

……您见到她了没有？我得赶快告诉她今晚给我们带来的闻所未闻的幸福……

梅尔林 还没到时候呢。到天黑之前，我仍应是她心里诅咒的冷酷无情的暴君。我亲爱的可怜的孩子！……我多么残忍地折磨了你们令人艳羡的爱情！……可我已经对你说过这些考验的目的……在使你们经受磨难的时候，我无非是命运的工具和不知其源自何处的另一个旨意的愤怒的执行者，它仿佛要求，些微的幸福都必须用泪水浸透……我所做的仅仅是加快幸福的到来，催促悬浮在你俩命途上的泪水赶快降落……有一天，你将知道，我那几次呼风唤雨，役使令你们迷失本性的外形，依靠的是什么样的能力，这种能力与魔法、超自然毫无关系，可它依然隐藏在人类生命的深处。你们还将知道我已获得一种往往是无补于事的才能，我能比别人稍微清楚地看到未来，比别人看得稍远一些……因此，为了独一无二的爱情，也许是我曾浏览的二三百年间、藏匿在它们岁月的阴影中的最完美的爱情，我在时间和空间中摸索，找寻你们，我早就看到了你们……你们得经历众多曲折才能会合到一起，而期待中的相遇又得加快，因为你，儿啊，如果没有爱情，死亡便要夺走你的性命……另一方面，除了某些分散的和不明确的特点，以及她必须经历的那些磨难，乔珊儿身上并无任何地方表现出她适合于希望中的姻缘。所以我加快进行命中注定的考验，这些考验全都艰难曲折，然而又必不可少，最后的这一次将具有决定意义，而且更为严峻……

兰塞奥 严峻？……您这是指什么而言？……它对乔珊儿或别的人都没有危险吧？……

梅尔林 它对乔珊儿没有危险。但它将最后一次使得与你性命

攸关的命定姻缘陷入危险之中……所以，不管怎样，虽说我有信心，我能预测，甚至我可以肯定，我却仍然感到害怕，随着决定性的时刻越来越近，我有点发抖……

兰塞奥 如果乔珊儿作出决定，爱情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行了，别犹豫了，乔珊儿永远是欢乐的源泉……只是我不明白，您既然知道未来，为什么却不能预见它的胜利？……

梅尔林 在走进这里以前我已经告诉过你。乔珊儿能够改变她遭遇的未来……她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我只是在她身上才见到，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爱情所期待的圆满结局会不会被蒙上些许阴影和眼泪……

兰塞奥 您这话是指什么而言？……您好像忐忑不安……难道您还有什么瞒着我？……您怎么能认为乔珊儿会成为眼泪或阴影的起因？……在乔珊儿身上不存在任何、找不到任何不带有拯救、幸福和爱情的东西，甚至包括她可能使人遭受的痛苦！……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您对存在于她的声音、她的双眸、她的心灵中的充满活力的胜利、无穷无尽的朝气了解得太少了！……没有把她拥抱在怀里，便不可能知道呢喃在她唇间的片言只字、隐隐浮动在她脸上的浅笑能产生巨大而宝贵的希望和源源不断的信念……我把已经等得不耐烦的胜利耽搁得可是太久了。去吧，去吧，父亲……我就呆在这里，我等着，我望着幸福的时光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一直等到我的乔珊儿一声欢乐的叫喊告诉我，爱情已使命运确定不移……

〔梅尔林拥抱兰塞奥后，缓步下。

第 二 场

梅尔林、阿丽耶尔，乔珊儿（后上），兰塞奥（后上）。

同第四幕的殿堂。蓝莹莹的月光照耀着。右侧，一张巨大的大理石床上坐着梅尔林。阿丽耶尔跪在床边，搁床的床台石阶上。

梅尔林 阿丽耶尔，时间到了，乔珊儿快来了……我牺牲了自己无用的生命，可我真希望，有可能的话，我的死，不要给这人世间最炽烈、最纯洁的爱情带来悲恸……你怎么在发抖，你哭了，你藏起了因为泪水充盈而睁大的眼睛……你瞧见什么了，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这样惊慌失措？……

阿丽耶尔 主人，我求求你，放弃这场考验吧，现在还不失时机！……我的眼睛穿不透包围着它的浓雾……它可能是致命的，这我已看到，我已感到，偶然性放在一个盲目的、神魂颠倒的童贞女手中的是我们俩的生命啊……我不愿意死！……还有别的出路……我一直像你的思想般地为你效力……可今天，我害怕，我再不能追随你了……你清楚地知道，我的死是你的死的影子……你放弃了吧，我们可以在未来中另行寻找，这样我们还能躲过灾难……

梅尔林 我不可能放弃这最后的考验。你要监督把这场考验进行好。你得在她准备向我们举起尚在犹豫中的武器时让它停住……

阿丽耶尔 可我无法知道自己能否做到！……乔珊儿的动作是

那么迅捷，那么深沉，它会逃脱我的双臂、避开我的眼睛，它会逃出命运的把握！……我只见到钢刀落下的闪光……它全都掺杂在一片阴影之中，而我的生命和你的生命，竟取决于我笨拙的手做出的一个动作。

梅尔林 她来了，我听到她的声音，她在探摸房门。——别说了，听话，我也听天由命。看准了，动作要快而有力。——我这就闭上眼睛，等待我的归宿……

阿丽耶尔 （惊恐、慌乱）放弃了吧！……我不行！……我不干！……我想逃走！……

梅尔林 （不容置辩地）住口……

〔他在床上躺下，阖起双眼仿佛沉沉地睡着了。阿丽耶尔泣不成声，瘫倒在床台石阶上。左侧，殿堂的另一头，一扇小门打开了，乔珊儿走了进来，她身裹长斗篷，手里拿着一盏灯。她走出两三步，而后停住。阿丽耶尔挺起身子，她伫候床前，隔着沉重的帷幔不为人所见。

乔珊儿 （站住脚，惊恐、踌躇、颤栗）现在，在这儿……我走出最后的一步……目前的这个时刻，直至已不可能再挽留的午夜，就要看到一件再也不会泯灭的事情，直至这扇刚刚关上、禁锢起两个命运的小门，我早知道，我早知道该干的一切……啊！我已三思，我判断无误！……只有这样，再无别的办法。这是肯定无疑的，正确的，不可避免的！……然而现在全都变了，我把什么都忘记了……另有一些力量，另有一些声音，我只是孤身女子，对抗这变化不定的夜晚中言语着的一切……公道，你在哪里？……公道！该如何是好？……即将采取行动的是我，因为你希望如此……你说服了我，你催促着我……刚才还在那里，千万颗照耀着房门的星星，应你之召前来安抚我的灵魂！……那时，不曾有过犹疑！那时，

呼吸着的、颤动着的一切，爱和有权爱的一切以它们全部的确实性照亮我的心……可是一旦面对行动，连你们也都退避了，你们背弃自己的法则，你们抛下了我！……啊！我感到自己太孤单了，像一个盲目的奴隶被交付给陌生人……我将什么都看不见地朝前走去……我什么也不看，等到要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再朝床上抬起疯狂的双眼……（她竟似机械地朝前迈步，直至床前）现在，该由命运本身来作出肯定了……（她举起灯，看了看床上，隐约见梅尔林睡着，她感到奇怪，后退一步）他睡着了！……这是怎么啦？……我不曾预料到……唯独没料到这个……还需不需要等待？……啊！我真愿等一等！……他睡得熟透了！……可见他根本不想要……可是如果他没睡着，那我就干不成了……他会夺下我的武器，他会制服我……这难道是真的，这便是命运，这便是公正仁慈的命运，把他像这样交到我手里……我寻找过朕兆吗？……可这不就是朕兆吗？……然而如果还需要我做得更多，那么到底是要我干什么呢？……既然他睡着了，我便不可能知道……也许他动了恻隐之心，也许他放弃了，他会对我说："快走！"……他不是个没有心肠的人，好多次他对我说话的口气像个父亲……啊！如果他是站着的，如果他在那儿朝我张开双臂，动手动脚……那么，这种时候，我会坚强有力，我会战而胜之！……可一个睡着的男人……这叫人恨不下去……而且，我再也不知道……把一句话便能赶走的睡意变成任何人类的或超人的力量都不能再动摇的长眠，这样做行吗？……啊！我多么希望至少能有一句宽恕的话……啊！不，我太怯懦了！……正是恐惧在寻求……我可不是到这儿来继续浮想联翩的……他做了那些事，说了那些话以后还能有什么怀疑！……我只听从我的声

音，我命运的声音要求我救出我俩！……错了也就只好让它错了吧！……我是对的！我是对的！……你呀，我的灯，你熄了吧，我已看到了该看到的……（她熄了灯，把它放在床台石阶上，抓住她一直藏着的匕首，把它举起，并望了它一会儿）现在，该轮到你了！……啊！要是你能做成我心里想要做的事情，我进退维谷的怜悯想做到的事情该有多好！但愿闪烁在刀尖上的死亡不是真正的不可挽回的死亡！……这不太过分……是时候了……说到做到，我要刺杀他！……

〔她举起利刃准备刺杀梅尔林。看不见的阿丽耶尔抓住她的手腕，表面上似乎没使劲儿，却定住了她的动作。同时，梅尔林微笑着睁开双眼，站起身，欢快地一跃，双臂亲切地环抱乔珊儿。

梅尔林 好哇！……乔珊儿伟大，乔珊儿胜利了！……她在爱情的指引下战胜了命运，所以，我的孩子，你是命运指定的……

乔珊儿 （仍莫名其妙，挣扎）不，不，不！……我没能够……啊！如果说我冷酷无情，我却不乏勇气！……如果说我已经失去了力量，我的生命却完好无损，只要我一息尚存，绝不，绝不……

梅尔林 乔珊儿，你望着我……我把力量还给你为捍卫爱情而高举起的手臂……我没有夺下它想用来刺杀我，而且刺得有理的武器……在这个动作之前，一切都还朦朦胧胧，现在什么都一清二楚，光辉灿烂和确实可靠的了……你看着我呀，乔珊儿，再不用害怕我的嘴唇，它们寻找你的前额，就为了印上父亲给女儿的吻……

乔珊儿 这是怎么啦，您想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是的，我在您眼睛里看到您爱我的神情是人们爱自己子女的神情

……难道是我搞错了，我这是要干什么呀？……

梅尔林 不，你是对的，你要不是做了你将要做的事，你就不会是爱情所需要的女子。

乔珊儿 我再也弄不懂了，我在做梦吧……可既然这不是那糟透了的事情，那就是我陷入了梦幻……

梅尔林 不，这是真实的，我的乔珊儿，我滞留在我的欢乐上，推迟你幸福的意外的到来，我要细细欣赏你的目光，在惊惶的躲避中我觉得它们是那么美，就像海鸟不知哪边是海岸，可以一息它们的翅膀。它们显露出一丝信赖……我给予幸福，我在享用我的份额……我不会再有别的幸福了……你大可不必担忧，我们将一起进入命运的秘密，只等兰塞奥……

乔珊儿 他在哪儿？

梅尔林 啊！这个名字把你唤醒了，这便是迷失在空间中的目光前出现的海岸啊！……听，我听到他的声音……你的心，瞒着我们，已经去告诉他说，你爱他，爱得超过了爱情所能的范围……他跑来了，他到了……

〔门开了，兰塞奥上，阿丽耶尔后随，她不为人见。

兰塞奥 父亲！……她是我的！……

梅尔林 儿啊，她胜利了，命运把她给了你。

兰塞奥 （一把抱住乔珊儿，疯狂地吻着她）啊！我早就知道了！我对此一直是肯定不疑的！……乔珊儿，我的乔珊儿！……我并不问你曾怎么做才解除了命运的武装……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当人们像我们这般相爱，那便什么都能预知了，而在接触到你的心灵时应能发现的新的真实，我已经在向它欢呼呢！……啊！父亲，我的父亲！我不是早就对您说过了吗！……可她还不明白我为什么拥抱您呢……真的，我进行得太快了……乔珊儿，你过来，让我能把你们俩连接在

我的怀抱里……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爱我们的敌人，他不得已才让我们受苦，这位仁慈的敌人正是我的生身父亲，我一直以为已经失去了的父亲，他在这里，我重又找到的父亲，他正等待着你的微笑，好把你也一起拥抱……啊！你别闪开，别用这种带着疚责的目光望着我……我什么也没有瞒你……这是我今天才知道，今晚才知道的，就在你离开我之后，而我一得知这个情况，我就不得不远远地躲开你，以免露出马脚，因为我们全部的幸福，显然就取决于这最后的秘密。而放在爱情中的秘密，那就像藏在水晶瓶里的点燃的灯……你只要看到我的眼睛、我的手，甚至我的影子，就什么都明白了，我那时不能告诉你我的幸福……直至这次巨大的考验，你不得知道这个幸福……你必须做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这件事是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笑容相迎也无用处，必须顺从。我不得不等待，耐下性子数着如此分隔在两次没有耐心的兴奋间的每一分钟……可现在我跑来了，我在听，我想知道……说吧，说吧，我听着……

乔珊儿 既然你感到幸福，我也就感到幸福了……我并不多知道一点……我刚从一场充满了恐怖和费解的梦幻中醒来……

梅尔林 是的，我可怜的乔珊儿，这场梦幻是可怕的，但它已被战胜，考验也已经过去，一种再不受任何威胁的幸福已然建立，除非是那威胁着每一个人的敌人……

兰塞奥 这场可怕的考验究竟是怎么回事?

梅尔林 等这次胜利之后，你们不再心有余悸地初次交换的吻中，乔珊儿会告诉你的。它们比我可怜巴巴的语言更能遮盖在这场考验中显得不可原宥的东西……这场考验危险，而且几乎难以逾越……乔珊儿可以选择别的道路……她可能

屈从，牺牲自我，牺牲她的爱情，灰心丧气，我怎么知道？……这样她便不成其为期待中的乔珊儿了……这只是命运划定的一条小路。她走上了这条小路，一直走到底，挽救了她的爱情，同时救出了你的性命……

乔珊儿 难道真有规定说爱情必须打击和摧毁，试图阻挡它去路的一切？……

梅尔林 不，乔珊儿，我不知道……黑夜包围着我们的思想，不要用此时捡到的片鳞只爪制定法则……然而这条必须做你曾想做的事情的法则，却是命运为我儿子指定的……因此它是为你，也只是为你而制定的。或许也为那些与你有些相像的女子，她们有权得到命运为她们指出的爱情，而且这个爱情必须粉碎不公正的阻拦……我绝非给你下断语，是命运在赞扬你。但我非常高兴它在所有的女子中选上了你……

乔珊儿 父亲！……当我看到这柄利刃，心里仍然颤栗不止，它曾有一时……原谅我吧，父亲，我一直是爱你的……

梅尔林 眼下该是我请求你向我伸出宽恕的手来……

乔珊儿 不，不，不是冷冰冰的宽恕的手……应是抚慰、怜爱、恩宠的手！……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虽然怨恨，却又恨不起来！……您所做的比我所做的艰难得多，因为那是残酷。而当我重又想到所发生的事情，是您，是您，我的父亲，承受了最严重和最值得赞扬的考验……

梅尔林 不，最值得赞扬的并不在你所能见到的这些考验之中……它将是这颗爱你们并且把你们与它结合在一起的心的秘密，它只向你俩，我的孩子们要求分享你们片刻的欢乐，好把这深沉之极的秘密变成幸福，也许是一个吻，比人们顺便给予正在离去的老人的吻稍长……

兰塞奥 （扑到他怀里）父亲！……

乔珊儿 （也拥抱他）父亲！……

阿丽耶尔 （力求挤进这紧紧拥抱的三人中）谁也没见到我，谁也没想到把我的那份爱给我，这是我用自己看不见的双手从光阴和岁月的精明的手里夺下的爱啊……

梅尔林 我看到你了，阿丽耶尔，你爱我们三个。可你该给乔珊儿一个比你给我们的更热情的吻……去吧，你可以拥抱她，在我衰老的心中，考验同样也已结束了……再过一会儿，我们将远远地离开它，离开所有的爱……

〔阿丽耶尔久久地拥抱乔珊儿……

乔珊儿 您说什么，父亲，您在跟谁说话？……我仿佛觉得我无法采撷的鲜花刚刚擦过我的前额，抚着我的双唇……

梅尔林 别躲开它们，它们是悲哀的，纯洁的……那是我可怜的阿丽耶尔散落到你身上的，正是我这看不见的女儿，海岛仙女，发现和保护了你们。她很想最后一次加入到你们的缱绻柔情中去，她再审慎，还是想得到我们该给她的一份……

乔珊儿 她在哪儿？……我看到身边只有您和兰塞奥……

梅尔林 我的女儿，你真的以为，存在在我们深奥的生命中的一切我们都能见到吗？……对可怜的阿丽耶尔你要欢迎和温存……她现在给你的是告别的吻，她就要和我一起离去，消逝在天意要我结束自己的命途的地方……

兰塞奥 和您一起消逝？……父亲，我不知道……

梅尔林 不要询问那些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人……现在全都已成定局……多亏了不为人知的天神，我才得以缔结两颗我最亲爱的心灵的幸福。可我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而你们对我自身的幸福也毫无能力……我奔向自己的命途，我默默地前去，以免有损这只属于你们的良辰美景……我知道等

待我的是什么，可我还是得起程……

乔珊儿 不，不，不，不，父亲，您别走！……我们在您身边，要是有什么我们看不见的危险威胁您的晚景，我们至少能努力减轻对它的恐惧……一旦有三个人互相疼爱，共同承受一场灾祸，这灾祸便会变成爱的负荷，被愉快地承当下来……

梅尔林 唉，不行了，我的乔珊儿，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但愿天下人要经历的全是有益无害的苦难，就像你们所经历的！……然而，生活的秘密意旨并不全都那么清楚，也不全都那么美好……不过我们空谈命中注定也没用……我还在这儿，还在爱我的人们怀里……今天还不是我不幸的日子……让我们好好地享用这美好的时刻，即在随狂欢而来的甜美的忧伤之中，聆听我们爱的时光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乘这夜晚微弱的光线照耀，为了更加幸福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其余的尚不属于人们……

按 语

按一，（第三幕，第二场），如果在舞台上无法令人满意地完成梅尔林的这番易容，避开这一段是很容易的，只须去掉从 324 页到第 326 页紧随乔珊儿惊呼后的那段对话就行了。这样，这场戏便变成如下：

乔珊儿 （醒来）兰塞奥！……（认出梅尔林，惊惧地）您！……

梅尔林 是的，是我，考验既严峻又悲惨……

（其余同原下文第 326 页）

按二，（第五幕，第二场），如果怕有些部分过于冗长（如维里

埃·德·里斯尔亚当所曾指出那样的,则“To be or not to be”,以及哈姆雷特绝大多数的道白今天均应被称作冗长部分了),那么我们可以从阿丽耶尔的接话(第351页)起把结尾紧缩如下:

阿丽耶尔 (依然站在床边,用严肃、悲哀的声调)主人!……

梅尔林 我看到你了,阿丽耶尔,我这就听命……

乔珊儿 您说什么,父亲,您在跟谁说话?

梅尔林 跟那个曾为你们打开幸福之路的女人。她现在正在向你吻别,就像我一样……

乔珊儿 吻别?

兰塞奥 父亲?

乔珊儿 这是什么意思,究竟出什么事了?

梅尔林 不要询问那些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人。但愿天下人要经历的全都是有益无害的苦难,就像你们所经历的……

(其余即同梅尔林最后的道白)

青　　鸟

（六幕梦幻剧）

胡宗泰　译

服　装

狄狄尔　穿贝洛童话故事中人物小拇指的服装：鲜红色短裤，浅蓝色短上衣，白色长袜，浅黄褐色皮鞋或高帮皮鞋。

弥蒂儿　穿甘泪卿或贝洛童话故事中人物小红帽的服装。

光　月白长裙，即能闪烁着银辉的白金色纱罗裙。新希腊的款式，或是瓦尔特·克莱恩设计的英-希合璧式，或多少带有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风格的款式。——高束腰，两臂袒露，等等。——发式：冠冕式或轻环式。

仙女贝丽吕娜和女邻居贝兰戈　童话故事中贫穷女人通常穿的服装。第一幕中仙女变成公主的那一节可略去不演。

狄狄尔的父母亲和祖父母　格林童话故事中德国农民和樵夫的传统服装。

狄狄尔的兄弟姐妹们　小拇指的服装，稍作变化。

时间老人　时间老人的传统服装：黑色或深蓝色的大氅，白须飘拂，手里拿着镰刀和沙漏。

母爱　所著服装与光的服装大致相同。披着如同蒙在希腊雕像上的那种柔软、几乎透明的薄纱，颜色白得耀眼。身上戴着珍珠宝石，尽量显得富丽华贵，琳琅满目；但不要损害整体纯洁与诚挚和谐的形象。

众大欢乐　如第九场所述，穿闪光的长裙，色调细腻悦目，宛如沉睡初醒之玫瑰，笑靥醉人之水波，黎明时的苍穹，琥珀色的露珠，等等。

众家庭幸福 穿各色长裙，也可穿农夫、牧童和樵夫的服装，但这些服装须理想化，要超尘脱俗。

众肥胖幸福 本相显露之前，穿宽大厚实、红黄相间的织锦大衣，戴又大又沉的首饰。本相显露之后，穿咖啡色或巧克力色紧身衣，看上去像肠衣做的玩具人。

夜 穿宽大的黑衣服，上面缀满星星，闪烁着金褐色的光芒，令人有神秘之感。披着暗罂粟花颜色的轻纱，等等。

女邻居的小姑娘 金黄闪光的长发，穿白色长裙。

狗 红上衣，白短裤，漆皮长靴，亮光闪闪的帽子；这套服装多少令人联想到约翰牛。①

猫 穿缀着闪光片的黑绸紧身衣。

（狗和猫这两个人物的头最好要动物化）

面包 穿著华丽，如帕爱老爷：宽大的绸缎长袍或朱红色丝绒长袍，织着金线。头盘大缠巾，腰佩土耳其弯形大刀。大腹便便，脸色红通通肉鼓鼓的。

糖 阉奴穿的那种绸袍，颜色半白半蓝，令人想起圆锥形糖块的包装纸。发式也如看守后宫的阉奴。

火 红色紧身衣，金线点缀光闪闪的朱红色斗篷。头戴火焰状的羽冠，杂色斑驳。

水 穿驴皮故事时代的那种颜色的袍子，即近蓝色或海蓝色，光泽明亮，如水波荡漾的轻纱，款式也是新希腊式或英-希合璧式，但要更宽大更轻飘。发饰鲜花、水草或芦苇。

动物们 大众服装或农民服装。

群树 颜色深浅不同的绿袍或树干色袍。枝或叶须使人认出他是什么树。

---

① 约翰牛为英国人的绰号，其传统服装大致如此。

人　物[1]

（以出场为序）

狄母
狄狄尔
弥蒂儿
仙女贝丽吕娜
面包
火
水
奶
糖
狗
猫
光
众时辰
狄父
狄狄尔奶奶

狄狄尔爷爷
皮埃罗
罗伯特
让
玛德莱娜
皮艾蕾特
波丽娜
莉盖特
夜
睡眠
死亡
伤风
青衣童儿之一
青衣童儿之二
青衣童儿之三

[1] 此出场序与实际出场序，多有不符之处，如众青衣童儿应排在众幸福众欢乐之后；此外，亦有其他排置错误，如家庭幸福头儿即为健康幸福，系为一人，表中列为两人；更有遗漏之处，如众树木和众动物皆未列入……今从原人物表译出，未加理顺和纠正。原表中所列饰演者名单，则略去未译。

青衣童儿之四	新鲜空气幸福
青衣童儿之五	孝亲幸福
青衣童儿之六	蓝天幸福
青衣童儿之七	森林幸福
青衣童儿之八	日照幸福
青衣童儿之九	春天幸福
九大行星国王	夕阳幸福
青衣童儿之十一	观星升起幸福
青衣童儿之十二	雨天幸福
青衣童儿之十三	天真无邪思想幸福
青衣童儿之十四	赤脚踏露幸福
小男孩情人	正义欢乐
小女孩情人	善良欢乐
时间老人	荣光欢乐
将出生的小弟弟	思想欢乐
其他青衣童儿	明白欢乐
众女守护人	赏美欢乐
肥胖幸福头儿	爱情欢乐
其他肥胖幸福	母爱
儿童幸福	未名欢乐等
成年幸福	女邻居贝兰戈
家庭幸福头儿	女邻居的小姑娘
健康幸福	

第 一 幕

第一场 樵夫小屋

舞台上展现出一间樵夫小屋的内部,陈设简单,乡村风味十足,但一点儿也不显得寒伧。壁炉里的火正渐渐地暗下去。房内放着一些厨房器皿,衣柜,面包箱,挂钟,纺车,水龙头,等等。桌子上点着一盏灯。一狗一猫各踞衣柜脚的一边,蜷缩成一团,鼻子埋在尾巴下,已进入黑甜之乡。在它们中间,放着一大块蓝白两色的圆锥形糖块。墙上挂着一只圆形鸟笼,里面关着一只斑鸠。背景处有两扇百叶窗,朝内关着。一扇窗下放着张凳子。左边有一扇进口房门,门上横着一根大门闩。右边也有一扇房门。有部扶梯通上阁楼。右边还有两张小孩睡觉的小床,床头各放着一只椅子,上面搁着折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

(幕启。狄狄尔和弥蒂儿熟睡在各自的小床上。狄狄尔的母亲晚上最后一次走近床边,俯身端详两个孩子。狄狄尔的父亲从微微打开的门缝中把头伸进来,而

狄狄尔的母亲将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他别做声；然后，她熄了灯，踮起脚尖从右边的门走出去。舞台灯光转暗，一会儿，一道光线由百叶窗缝射入屋内，越来越亮。桌上的灯自行亮起来。两个孩子已睡醒，坐在各自的小床上。)

狄狄尔 弥蒂儿？

弥蒂儿 狄狄尔？

狄狄尔 你睡着了吗？

弥蒂儿 你呢？

狄狄尔 没有，我没有睡着，我不是和你在说话吗？……

弥蒂儿 今天是圣诞节，是吗？……

狄狄尔 还没到呢；明天才是圣诞节。不过今年圣诞老人一样东西都不会给我们带来了……

弥蒂儿 为什么呢？……

狄狄尔 听妈妈说，她没能到城里去通知他……但是明年他会来的……

弥蒂儿 明年，那要好长时间吧？

狄狄尔 不短……不过今晚他要到有钱孩子家里去……

弥蒂儿 是吗？……

狄狄尔 啊！……妈妈忘了熄灯了！……我有办法了……

弥蒂儿 ？

狄狄尔 我们起来……

弥蒂儿 爸爸妈妈不准我们起来……

狄狄尔 他们都不在这里呀！……你看到百叶窗吗？……

弥蒂儿 啊！百叶窗多亮呀！……

狄狄尔 这是过节时才有的灯光。

弥蒂儿　什么节呀？

狄狄尔　对面那些有钱孩子家里在过圣诞节呀。这是圣诞树上的灯光啊。我们去打开百叶窗吧……

弥蒂儿　能这样做吗？

狄狄尔　当然能这样做，只有我们俩啊……你听到音乐声吗？……我们起来吧……

〔两个孩子下了床，跑到一扇窗户下，爬上凳子，推开百叶窗。一道明亮的光芒射入屋内。两个孩子如饥似渴地望着窗外。

狄狄尔　我都看见了！……

弥蒂儿　（只在凳子上占到一小块地方，站都站不稳）我看不到……

狄狄尔　下雪了！……来了两辆车，有六匹马拉着呢！

弥蒂儿　从马车里走出十二个小男孩！……

狄狄尔　笨蛋！……不是小男孩，是小姑娘……

弥蒂儿　他们都穿着长裤……

狄狄尔　你倒有两下子…不要这样推我呀！……

弥蒂儿　我碰也没有碰你呀。

狄狄尔　（一个人把凳子全占了）你把凳子都占了！……

弥蒂儿　我连一点地方都没有了！……

狄狄尔　别说话行吗？我看见树了！……

弥蒂儿　什么树呀？……

狄狄尔　当然是圣诞树呀！……你在看墙壁！……

弥蒂儿　我没有地方了，只好看墙壁嘛……

狄狄尔　（挪出很小一块地方让给弥蒂儿）喏，让给你！够了吧？这是最好的位置吧？……多亮啊！多亮啊！……

弥蒂儿　那些人闹哄哄地在干什么呀？……

狄狄尔　他们在搞音乐。

弥蒂儿　他们不高兴吗？……

狄狄尔　不是的；唉，你真烦人。

弥蒂儿　又来了一辆车，有好儿匹白马拉着呢……

狄狄尔　不要说话！……快看啊！……

弥蒂儿　挂在树枝后面的，那金光闪闪的东西是什么呀？……

狄狄尔　那是玩具啊！……刀呀，枪呀，士兵呀，大炮呀……

弥蒂儿　那么玩具娃娃呢？你说，他们有没有把玩具娃娃挂在上面？……

狄狄尔　玩具娃娃？……那多愚蠢呀；他们不喜欢玩这种东西……

弥蒂儿　桌子上放的是什么东西呀？那么多……

狄狄尔　那是点心呀，水果呀，奶油水果馅饼啊……

弥蒂儿　我小时候吃过一次奶油水果馅饼……

狄狄尔　我也吃过，比面包好吃，只是太少了……

弥蒂儿　他们可不少呢，桌上都放满了……他们马上就要吃馅饼了吗？……

狄狄尔　当然啦，不吃做什么？……

弥蒂儿　他们为什么现在还不吃呢？……

狄狄尔　因为他们不饿……

弥蒂儿　（惊奇地）他们不饿？……怎么会不饿呢？……

狄狄尔　因为他们想吃的时候就有东西吃……

弥蒂儿　（怀疑地）天天都是这样的吗？

狄狄尔　我听人家说是这样的。……

弥蒂儿　他们要把这些东西都吃光吗？……他们会不会给别人一点呢？……

狄狄尔　给别人？谁？……

弥蒂儿 给我们……

狄狄尔 他们不认识我们呀！……

弥蒂儿 我们向他们要呢？……

狄狄尔 不可以去要。

弥蒂儿 为什么不可以……

狄狄尔 爸爸妈妈不许这样做。

弥蒂儿 （拍手）哦！他们多漂亮！……

狄狄尔 （兴奋地）哦，他们笑了，他们笑了！……

弥蒂儿 他们跳起舞来了！……

狄狄尔 是啊，是啊，我们也跳舞吧！……

〔他俩快活地在凳上跺着脚。

弥蒂儿 噢，这真好玩！……

狄狄尔 给他们吃点心了！……他们可以拿点心了……他们吃了！他们吃了！他们吃了！……

弥蒂儿 最小的那些孩子们也吃了！……有的拿两个，有的拿三个，有的拿四个！……

狄狄尔 （欣喜异常）哦！多好呀！……多好呀！多好呀！……

弥蒂儿 （数着想象中的点心）我啊，我收到十二个！……

狄狄尔 我啊，我比你多四倍！……我会分一些给你的……

〔有人在敲门。

狄狄尔 （立即静下来，感到害怕）这是什么声音？……

弥蒂儿 （恐惧地）是爸爸在敲门！……

〔他们正迟疑着不敢去开门的时候，大门闩吱嘎吱嘎地自动抬起；房门微微地启开，正好让一个身穿绿衣、头戴红帽的小老太婆闪进房内。这是个驼背、瘸腿、独眼的女人；鼻子和下巴几乎都凑到一起了。她拄着拐棍，佝偻着走过来。不用怀疑，她是位仙女。

仙女　你们这里有会唱歌的草儿或者青颜色的鸟儿吗？……

狄狄尔　我们这里有草儿，但是不会唱歌……

弥蒂儿　狄狄尔有一只鸟儿。

狄狄尔　但是我不能将它送掉……

仙女　为什么呢？……

狄狄尔　因为它是我的。

仙女　当然，这是条理由。这只鸟儿现在在哪里？……

狄狄尔　（指着鸟笼）在笼子里……

仙女　（戴上圆框眼镜，仔细地看鸟）我不要这只鸟，它的颜色还不够青。你们必须去给我找我要的那只鸟儿。

狄狄尔　可是您要的那只鸟儿，我不知道它在哪里呀……

仙女　我也不知道它在哪里。所以必须去找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不要会唱歌的草儿；但青鸟我是非要不可的。这全是为了我那小姑娘，她现在病得很厉害呢。

狄狄尔　她怎么啦？……

仙女　我也搞不清；她想成为幸福的人……

狄狄尔　是吗？……

仙女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狄狄尔　您有点儿像我们家的邻居贝兰戈太太……

仙女　（突然生起气来）一点儿都不像……我和她毫无关系……真叫人讨厌！……我是仙女贝丽吕娜……

狄狄尔　啊！好极了……

仙女　必须马上去找青鸟。

狄狄尔　您和我们一起去找青鸟吗？……

仙女　绝对不可能和你们一起去找青鸟，因为今天早上我要烧蔬菜牛肉浓汤。每次烧汤时，只要我走开一小时以上，汤总要溢出锅外……（依次指着天花板、壁炉和窗户）你们想从

哪里出去？这里，那里还是那儿？……

狄狄尔 （畏缩地指着房门）我喜欢从那里出去……

仙女 （突然又生起气来）绝对不可能，这种习惯真讨厌！……（指着窗户）我们从那里出去……就这样！……你们还要等什么？……马上把衣服穿好……（两个孩子顺从地迅速穿衣）我来帮弥蒂儿穿……

狄狄尔 我们没有鞋子……

仙女 这不要紧。我给你们一顶神奇的小帽子。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狄狄尔 （指着右边的房门）他们在那边；他们睡觉了……

仙女 那你们的爷爷奶奶呢？……

狄狄尔 他们死了……

仙女 那你们的小兄弟和小姐妹呢？……你们有小兄弟和小姐妹吗？……

狄狄尔 有的，有的，有三个小兄弟……

弥蒂儿 还有四个小姐妹……

仙女 他们都在哪里？……

狄狄尔 他们也都死了……

仙女 你们想见见他们吗？……

狄狄尔 噢，想见的！……想马上就见到！……您快指给我们看他们在哪里呀！……

仙女 我没有将他们放在口袋里……不过他们会神奇地出现的；你们路过思念之乡时，就会和他们重逢的。思念之乡在去找青鸟的路上。过了第三条路口，朝左就到。——我敲门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

狄狄尔 我们在玩吃点心游戏。

仙女 你们有点心？……在哪里？

狄狄尔 在有钱孩子们的家里……您到这里来看，多妙呀！……

〔他把仙女拉到窗口。

仙女 （在窗前）可是，这是别人在吃点心呀！……

狄狄尔 是的；不过既然我们全都看得到……

仙女 你不恨他们吗？……

狄狄尔 为什么要恨他们呢？……

仙女 因为他们把点心都吃光了。我觉得他们没分给你一点，是大错特错的……

狄狄尔 这有什么大错特错的呢，既然他们家里有钱……是吗？他们家里漂亮极了！……

仙女 比不上你家漂亮。

狄狄尔 别说笑话了！……我们家里又暗又小，又没有什么点心……

仙女 完全是一样的；你没有看清楚，才觉得不一样……

狄狄尔 不，我看得很清楚，我的眼睛好极了。爸爸看不清教堂的钟是几点，我可看得清清楚楚……

仙女 （突然发火）我就说你看不清楚！……你看清楚了我吗？……我到底长得怎么样？……（狄狄尔局促不安，一声不响）怎么啦，你说呀！让我来瞧瞧你是看得清呢还是看不清……我漂亮呢还是十分丑陋？……（狄狄尔越来越局促不安，仍默不作声）你不愿意回答我吗？……我是年轻的呢还是很老了？……我脸色是粉红的还是蜡黄蜡黄的？……我也许是个驼背女人吧？……

狄狄尔 （安慰地）不，不，驼得不厉害……

仙女 完全相反，只要看到你那副神色，人家就会认为驼得很厉害……我是鹰嘴鼻吗？我的左眼被挖掉了吗？……

狄狄尔 不，不，我没有说过……谁挖掉了它？……

仙女 （越来越火）但是左眼没有被挖掉！没有礼貌的东西！可怜虫！……我的左眼比右眼更加漂亮，更加大，更加明亮，它蓝得像天空一样……你看清楚了我的头发吗？……我的头发像麦子一样金黄……人们说像纯金一样！……头发太多了，压得我头都抬不起来……它们到处生长……瞧我手上都是，你看到了吗？……

〔她展开两小绺灰色的细发。

狄狄尔 是的，我看到了几根……

仙女 （发怒）几根！……是一绺，一束，一把！像金色的波涛！……我很清楚，会有许多人说一点都没有看到；可是我想，你可不是这种恶意的睁眼瞎吧？……

狄狄尔 不，不，没遮住的，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仙女 应该同样大胆地去看别种东西！……人类，真怪透了……自从仙女逝去后，人什么也看不清了，还丝毫不怀疑这一点……幸亏我总是随身带着拨亮瞎眼所必需的一切东西……我从口袋里掏出来什么东西？……

狄狄尔 哦！多少漂亮的小绿帽！……帽徽上这样闪闪发光的是什么？……

仙女 是颗大钻石，能使人心明眼亮……

狄狄尔 啊！……

仙女 是啊；把这顶帽子戴在头上，像这样从右到左地稍微转动一下钻石，你看清了吗？……这时钻石就在别人看不出的额角突出的地方压紧一下，这样就能使人心明眼亮……

狄狄尔 这不会有害处吧？……

仙女 只有好处，钻石是仙物……人们可立即看到事物里面的东西，例如面包、酒、胡椒这些东西的灵魂……

弥蒂儿 糖的灵魂也看得到吗？……

仙女 （突然发火）这还用说！……我不喜欢无用的问题……糖的灵魂并不比胡椒的灵魂更有趣……我现在把我有的东西给你们，它能帮你们去寻找青鸟……我很清楚，隐身戒指或飞毯对你们更有用处……我把这两样东西都锁在柜子里，却把钥匙弄丢了……哦，我几乎忘了……（指着钻石）你看着，这样拿着，再转动一小圈多点，就能重新看到过去的事情……再转动一小圈，便能看到未来……这很奇特，很方便，又没声音……

狄狄尔 爸爸要拿走的……

仙女 他不会看见的；你只要把它戴在头上，谁也不会看见……你要试一下吗？……（她把小绿帽戴在狄狄尔的头上）现在，你转动钻石……转一圈，然后……

〔狄狄尔刚转了转钻石，突然间一切东西都发生了神奇的变化。老仙女顿时变成一位艳丽的公主；墙上的石块闪闪发光，那光芒蓝幽幽地一如蓝宝石的光芒；忽地又变得玲珑剔透，像世上最珍贵的宝石那样闪烁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芒。寒伧的家具显得生气勃勃，熠熠发光；白木桌宛如大理石桌那样庄重，那样高贵；大钟的钟面眨着眼睛，和蔼地笑着；在来回摆动的钟摆前面的那扇钟门这时打开一半，众时辰乘机而出，他们手挽着手，纵声欢笑，在悦耳的乐声中翩翩起舞。狄狄尔不由自主地惊慌起来，指着众时辰叫着。

狄狄尔 这些漂亮的太太都是谁呀？……

仙女 你不要害怕；这是你生活中的时辰，能出来露露脸，自由活动一番，她们很快活……

狄狄尔 为什么墙壁会这样明亮？……它们是用糖还是用宝石砌成的？……

仙女 所有的石头都是一样的，所有的石头都是宝石：不过，人

只能认识其中几种……

〔说话期间，仙术继续显现并臻完整。四磅面包的灵魂，状如好好先生，穿着面包皮颜色的紧身衣，遍体面粉，惊愕地从大面包箱里涌出来，围着桌子欢乐地蹦跳着；火从炉膛里走出，穿着硫磺朱红色的紧身衣，在桌边追逐着面包，笑着闹着。

狄狄尔　这些大叫大嚷的家伙都是谁呀？……

仙女　不要紧的；这是四磅面包的灵魂，他们在大面包箱里挤得难受，趁显形的机会出来活动活动……

狄狄尔　那个气味难闻的彪形红大汉又是谁呀？……

仙女　嘘！……别高声嚷嚷，这是火……一个坏脾气的家伙。

〔说话期间，仙术仍在继续。蜷伏在衣柜脚下的狗和牝猫，同时发出一声大叫，旋即消失于活板门，原地出现两个人物。其中一个戴着獒狗面具，另一个戴猫头面具。戴着獒狗面具的小男人——我们此后称之为狗——立即奔到狄狄尔身旁，使劲地拥抱他，狂热地同他亲热着；与此同时，戴着牝猫面具的小女人——我们此后称之为猫——则理理头发，洗洗双手，捋捋胡子，然后才向弥蒂儿走去。

狗　（吠叫着，跳蹦着，东撞西撞地，叫人难以忍受）我的小上帝！……早晨好！早晨好！我的小上帝！……终于，终于，我们可以说说话了！我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你说啊！……我以前吠叫摇尾，都是白废劲！……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可是现在不同了！……早晨好！早晨好！……我爱你！……我爱你！……你要我干些令人惊奇的事吗？……你要我后腿直立吗？……你是要我前掌走路呢，还是要我表演绳上舞蹈？……

狄狄尔　（问仙女）这位狗头先生是谁呀？……

仙女 你看不出来吗?……这是你释放出来的蒂洛的灵魂啊!……

猫 (走近弥蒂儿,彬彬有礼地郑重其事地向她伸出手去)小姐,早晨好……今天早上您真漂亮!……

弥蒂儿 早晨好,夫人……(问仙女)这是谁呀?……

仙女 这是容易认出来的嘛;这是蒂乃特的灵魂向你伸出手来……拥抱她罢……

狗 (挤开猫)我也要!……我要拥抱小上帝!我要拥抱小姑娘!我要拥抱大伙儿!……真棒!……大家可以玩一下了!……我来吓唬吓唬蒂乃特!……汪!汪!汪!……

猫 先生,我不认识您……

仙女 (拿棒威胁狗)去,你给我安静些;不然的话,你就给我回到沉默的状态中去,在那里呆到老死……

〔这时,仙术仍在继续:屋角的纺车开始飞快地转动,织出明亮的光线;在另一屋角的水龙头唱起歌来,声音刺耳,忽然变成一道闪光的泉水,泉水像层层珍珠和翡翠,溢出水槽,从中跳出水的灵魂,像一个浑身水淋淋的少女,长发散乱,面带忧伤,她一出来即和火打起来。

狄狄尔 那位浑身湿淋淋的太太是谁呀?……

仙女 不要害怕,她是从水龙头里出来的水……

〔奶壶翻倒,从桌上落到地上,碎了;奶流了一地,从中站起一位身材颀长、略带羞怯的白衣女子,她好像对一切都感到害怕。

狄狄尔 那位穿衬衣的胆子小的太太是谁呢?……

仙女 那是奶,她打碎了盛着她的奶壶……

〔放在衣柜脚下的圆锥形糖块渐渐变大,撑开了包糖纸,从中走出一个虚情假意、假装虔诚的人,他穿着一件半

白半蓝的粗布褂子，心满意足地笑着，朝弥蒂儿走来。

弥蒂儿 （不安地）他想干吗？……

仙女 他就是糖的灵魂呀！……

弥蒂儿 （定下心来）他有麦芽糖没有？……

仙女 他口袋里装的都是糖，他的手指都是糖……

〔灯翻倒，从桌上落下，而火焰重又蹿起，化成一位光彩夺目倾国倾城的绝代美女。她披戴着薄如蝉翼、闪闪发光的长面纱，静静地站着出神。

狄狄尔 这是皇后！

弥蒂儿 这是圣母！……

仙女 都不是；孩子们，这是光……

〔这时，架上的铁锅们像荷兰陀螺一样转动起来，衣柜的门碰开了，月白色和大红色的布匹争先恐后地拥出来，煞是好看；从阁楼的扶梯上滚下各种碎布和破衣，颜色各异，和它们与之混杂的布匹相比，并不逊色。可是这时，有人在右边门上相当重地敲了三下。

狄狄尔 （惊慌地）是爸爸在敲门！……他听见我们了！……

仙女 转一下钻石！……从左到右！……（狄狄尔急匆匆地转动钻石）别转得这样呀！……哦，上帝啊！迟了！糟了！……你转得太突然了。这些东西都来不及回到它们原来的位置了，我们有得麻烦了！……（仙女重又变成老太婆，墙壁失去了光泽，众时辰回到大钟里面，纺车不再转动，等等。而在一片匆忙慌乱之中，火在房间里发疯似的奔跑，要找壁炉。一块四磅面包因在面包箱里找不到位置竟然号啕大哭起来，并且发出可怖的叫喊声。）发生什么事啦？……

面包 （眼泪汪汪地）箱子里没有位置了！……

仙女 （俯身观看箱子）不，有位置，有位置……（将别的面包推

到它们原来的位置上)你瞧,快点进去,排排好……

〔敲门声重又响起。

面包 (惊慌失措,不管怎样挤也挤不进面包箱。)没有办法了!……他要先吃掉我了!……

狗 (在狄狄尔身边跳来蹦去)我的小上帝!……我还在这里!……我还能说话!我还能拥抱你!……还能!还能!还能!……

仙女 怎么,你也回不去了?……你还在这里?……

狗 我运气好……我没能回到沉默的状态中去;洞门关得太快了……

猫 我那扇洞门也关得太快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有危险吗?

仙女 我的上帝!我必须对你们实话实说:所有陪伴这两个孩子出门的,旅行结束时都将死去……

猫 不陪伴他们出门的呢?……

仙女 也只能多活几分钟……

猫 (对狗说)走罢,我们回窝里去吧……

狗 不,不!……我不想回去!……我要陪伴着小上帝!……我要不停地和他说话!……

猫 笨蛋!……

〔敲门声重又响起。

面包 (流下热泪)我不愿在旅行结束时就死去!……我要马上回到面包箱里去!……

火 (还在房间里乱跑,并发出焦急的啕哨声)我找不到壁炉了!……

水 (想回到水龙头里去,但总也钻不进去)我回不到水龙头里去了!……

糖 （焦躁地绕着包装纸）我撑破了包装纸！……

奶 （迟疑羞怯地）我的小壶给打碎了！……

仙女 哦，我的上帝，这些家伙真蠢！……又愚蠢又胆小！……这么说，你们宁可继续呆在讨厌的箱子里、窝里和水龙头里，也不愿陪伴孩子们去寻找青鸟吗？……

众 （除了狗和光以外）是的，是的！马上回去！……我的水龙头！……我的面包箱！……我的壁炉！……我的猫窝！……

仙女 （对看着灯的碎片发愣的光说）你呢，光，你打算怎样？

光 我陪孩子们去……

狗 （快活地吠叫起来）我也陪孩子们去！我也陪孩子们去！……

仙女 这才好呢。再说，现在要缩回去也太晚了；不容你们选择了，你们都得跟我们一起走……可是，火，你不要走近别人，狗，你不要作弄猫，而你，水，你要站直，不要到处流淌……

〔右边门上响起剧烈的敲门声。

狄狄尔 （注意地听）又是爸爸！……这次他下床了，我听见他走过来了……

仙女 大家都从窗口出去……你们都到我家里去，我在那里会给你们这些动物和东西穿上合适的服装……（对面包）面包，你拿着笼子，我们以后要把青鸟关在里面的……你以后就看管笼子……快，快，别浪费时间了……

〔窗子突然伸长，变成一扇门那样。他们全都由此走出之后，窗子又恢复原状，并轻轻地关上。房间又变得昏暗起来，两张小床隐没在暗影中。右边的门半开半闭，缝隙中露出狄狄尔父母的头。

狄父 没有什么呀……是蟋蟀在叫……

狄母 你看到孩子们吗？……

狄父 当然看到……他们睡得很安稳……

狄母 我听到他们的呼吸声了……

〔门关上。

· 幕 落 ·

第 二 幕

第二场 仙女宫殿

仙女贝丽吕娜宫中的华丽前厅。浅色大理石的圆柱,柱头或嵌金或镶银,楼梯、回廊、栏杆等等。

猫、糖和火穿着豪华的衣着,由右边的背景处登场。他们离开的那间房间灯火辉煌,这是仙女的更衣室。猫在黑绸紧身衣上披着一条轻纱,糖穿着一件半白半浅蓝的绸长袍,火则头插五彩羽饰,衣穿镶金边深红大氅。他们穿过整个前厅,走到右前台,猫把糖和火带到一条回廊下。

猫 从这儿走。我认得这座宫殿中所有的曲径……贝丽吕娜仙女是从“蓝胡子”那里接手这座宫殿的……两个孩子和光去看仙女的小姑娘了,趁此机会,我们来利用一下我们最后的一点自由时间吧……我把你们带到这里,为的是要和你们谈谈我们大家的处境……都到齐了吗?

糖 狗从仙女的更衣室出来了……

火 天哪!他穿得像什么鬼东西?……

猫 那是灰姑娘马车跟班的服装……他就该穿这种服装……他

是奴性十足的家伙……我们躲到栏杆后面去说话……我对他很不信任……最好他不要听到我对你们说的那些话……

糖 来不及躲了……他已经看到我们了……哦，水也同时走出更衣室……天哪！她多么漂亮呀！……

〔狗和水来到他们中间。

狗 （跳来蹦去地）瞧！瞧！我们多么漂亮呀！瞧瞧这些花边，再瞧瞧这些刺绣！这是金线绣的，是真金的！……

猫 （对水）这是驴皮制成的“时间之色”长袍，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水 哦，这又是一件对我最合适的……

火 （喃喃自语）她没有带雨伞……

水 您说什么？……

火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

水 我还以为您在说那天我看到的大红鼻子呢……

猫 喂，我们别争吵了，最好还是干事吧……现在我们就等面包了：他在哪里？……

狗 他在挑衣服，见一件爱一件，没完没了……

火 他像个白痴，又挺着个大肚子，要挑件合适的衣服，也真难啊……

狗 到后来，他才挑中一件缀着宝石的土耳其长袍，还有一把弯形大刀和一块缠头巾……

猫 他来了！……他穿着的那件长袍，是蓝胡子最好看的一件长袍……

〔面包穿着上面所说的服装上场。绸袍紧紧地裹着他的大肚子。他腰佩弯形大刀，一只手握着刀柄，另一只手拿着用来放青鸟的笼子。

面包 （虚荣地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怎么样？你们觉得我打扮得

怎么样？……

狗 （在面包四周蹦跳）多漂亮啊！这多傻啊！多漂亮啊！多漂亮啊！……

猫 （对面包）孩子们的衣服都穿好了吗？……

面包 都穿好了。狄狄尔先生穿的是小拇指那套红上衣蓝裤子白长袜，弥蒂儿小姐穿的是甘泪卿的连衣裙和灰姑娘的拖鞋……可是给光穿戴打扮，这却是件麻烦事！……

猫 为什么呢？……

面包 仙女觉得光漂亮极了，不想给她再穿戴打扮了！……这时候，我就以我们最基本和最值得高度尊重的尊严名义提出抗议，最后我宣称，如果不给光穿戴打扮的话，我将拒绝同她一起出去……

火 应该给她买只灯罩！……

猫 仙女怎样回答你呢？……

面包 她在我头上和肚子上打了好几棍……

猫 后来呢？……

面包 我马上就服帖了；不过到了最后时刻，光决定要那件放在驴皮宝箱箱底的"月色"连衣裙……

猫 得了，我们闲扯得够了，时间不多了……还是谈谈我们的将来吧……你们都听到了刚才仙女说的话，这次出门归来，同时也就是我们生命的终结……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尽量地拖长这次出门在外的时间……此外还有一件事，这就是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种族和我们的子孙的命运考虑考虑……

面包 对啊！对啊！……猫说得有道理！……

猫 听我说下去……我们所有在这里的，动物也好，东西也好，成分也好，我们大家都有灵魂，人还不知道这一点。因此，我们还有一点独立性。不过，如果他们找到了青鸟，他们就

将会知道一切，看到一切，而我们就将完全受他们的任意摆布了……我的老朋友夜，他同时也是生命秘密的守护着，刚才告诉我这一切……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即使是使孩子们的生命遭到不测，也要阻止人找到青鸟，因为这是与我们的利益大有攸关的……

狗 （愤怒地）这个东西在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让我听听明白你在说什么？

面包 静一点！……还没轮到您发言！……大会是由我主持的……

火 谁任命您当主席的？……

水 住口！……您插进来想干吗？……

火 该管的我都要管……我想用不着请示您……

糖 （劝解地）请听我说一句………我们别再争吵下去了……这是关键时刻……头等重要的事，是我们在采取什么措施方面，必须取得一致的意见……

面包 我完全同意糖和猫的意见……

狗 蠢货，白痴！……有人在，这就是一切的一切！必须服从人，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只有这样做，才是正道……我只服从人！……人万岁！……我自始至终，永远为人干活！……人就是上帝！……

面包 我完全同意狗的意见。

猫 （对狗）那么，请说说理由……

狗 没有理由！……我爱人，这就够了！……如果您干出反对人的什么事，我就会先扼断您的咽喉，再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糖 （温和地插进来）请听我说一句……讨论问题不要剑拔弩张……从某种观点来说，你们双方说得都有道理……凡事

都有利有弊……

面包 我完全同意糖的意见！……

猫 所有在这里的，水啊，火啊，连你们，面包和狗，我们不都是某种无以言之的暴虐的牺牲品吗？……请你们回想一下专横的人来到之前的那个时期吧，那个时期我们在地球上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多么逍遥自在……水和火当年是世界上仅有的主人；请看他们变成什么模样了！……至于我们这些猛兽们的羸弱后代，唉……注意！……快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看见仙女和光朝这儿走来了……光是帮人的；这是我们最可恶的敌人……他们来了……

〔仙女和光自右边上场，他们身后跟着狄狄尔和弥蒂儿。

仙女 怎么啦？……这是干什么？……你们在这角落里干吗？……你们好像在暗中策划什么……我们该上路了……我刚决定让光做你们的首领……你们大家要服从她，就像服从我一样；我现在把魔棒给她……孩子们今晚将去探望他们死去了的爷爷和奶奶……为谨慎起见，你们不要陪他俩去了……他俩将在他们死去的亲人那儿度过傍晚……在这段时期里，你们都去准备一下明天路上要用的东西，明天要走长路呢……好吧，站起来，去准备吧，各人将各人的事情干好！……

猫 （虚伪地）仙女夫人，我刚才对他们说的，就是这些话……我勉励他们要自觉地、勇敢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幸的是，狗老是打断我的话……

狗 她在说什么？……你等着瞧吧！……

〔狗正要扑向猫，狄狄尔早料到狗的这一招，便用威胁的手势制止住狗。

狄狄尔 下来，蒂洛！……小心点；如果你再这样的话，别怪我……

狗 我的小上帝，你不知道，她在……

狄狄尔 （威胁狗）闭嘴！……

仙女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今天晚上面包将鸟笼交给狄狄尔……青鸟可能藏在“过去”，在他爷爷家……不管怎样，这总是一个机会，我们不要轻易放过……喂，面包，鸟笼呢？……

面包 （庄重地）仙女夫人，请等一下……（像演说家在演说）你们大家，都请给我作证，这只银鸟笼是交托给我的……

仙女 （打断他）够了！……别咬文嚼字……我们从那边出去，孩子们由这边出去……

狄狄尔 （不安地）我们俩单独去吗？……

弥蒂儿 我饿了！……

狄狄尔 我也饿了！……

仙女 （对面包）解开你的土耳其长袍，把你的大肚子切一片给他们两个……

〔面包解开长袍，抽出大弯刀，从大肚子上切下两片，递给两个孩子。

糖 （走近孩子们）请允许我同时给你们一些麦芽糖……

〔他将左手的五根手指一根接一根地折下来，递给两个孩子。

弥蒂儿 他在干什么？……他将手指都折断了……

糖 （殷勤地）尝尝看，味道好极了……这可是正宗的麦芽糖啊……

弥蒂儿 （吮吸其中一根）啊！真好吃！……你有许多许多的吗？……

糖 （谦虚地）是的，要多少就有多少……

弥蒂儿 你把它们这样折下来，不疼吗？……

糖 一点儿都不疼……相反，还有很大的好处呢，手指会马上长出来，这样一来，我的手指头总是新长出来的，挺干净的……

仙女 好了，好了，孩子们，糖不要吃得太多。不要忘记，待会儿你们要在爷爷家吃晚饭呢……

狄狄尔 爷爷和奶奶在这里吗？……

仙女 你们马上就会见到他们了……

狄狄尔 他们都死了啊，我们怎么会见到他们？……

仙女 既然他们都活在你们的记忆里，他们怎么会死去呢？……人们都不知道这个秘密，因为他们知道的东西太少了；你有了钻石，你就不同了，你会看到，只要有人记住他们，死去的人们也会生活得很幸福，仿佛他们没有死去……

狄狄尔 光和我们一起去吗？……

光 不，一家人相聚在一起更好……我在附近的地方等你们，我不冒昧地拜访他们……他们没有邀请我……

狄狄尔 我们该从哪儿走？……

仙女 从那儿走……你们会走到“思念之乡”的村口。你一转动钻石，你就会看到一棵大树，树上挂着一块牌子，它会告诉你到了……不过，别忘了，你们俩在八点三刻一定得回来……这一点极为重要……千万要准时，如果你们迟回来，一切都要完蛋的……一会儿见……（招呼猫、狗、光等）我们从这儿走……孩子们，你们从那儿走……

〔仙女和光及动物们等从右边下场，与此同时，孩子们从左边下场。

·幕 落·

第三场 思念之乡

浓雾。前台右侧有棵高大的橡树，树上挂着块木牌。舞台上弥漫着乳白色的、朦胧的亮光。

狄狄尔和弥蒂儿站在橡树脚下。

狄狄尔 树在这儿！……

弥蒂儿 树上有块木牌！……

狄狄尔 我看不清上面写着什么字……等一下，我爬到树根上去看……是这儿了……木牌上写着："思念之乡"……

弥蒂儿 从这儿开始，就是思念之乡吗？……

狄狄尔 是的，上面有个箭头指着呢……

弥蒂儿 那么，好爷爷和好奶奶在哪儿呢？

狄狄尔 在雾后面……我们就会见到……

弥蒂儿 我一点都看不见！……我连自己的脚和手都看不见……（哭起来）我冷！……我不要走下去了……我要回家……

狄狄尔 好了，好了，别像水一样，尽在哭……你不难为情吗？……这么大的小姑娘了！……瞧，雾开始散了……我们马上能看到雾里的东西了……

〔雾确实在移动；变得稀薄、透明，它散开了，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光越来越明亮，这时可以看到绿荫掩映下一座雅致的农舍，外墙满布爬藤植物。门窗敞开。披檐下有好

些蜂巢，窗台上放着几盆花，鸟笼里养着一只乌鸫，等等。靠门有张长凳，凳上坐着一个老农夫和他的妻子，他俩正酣睡着。这个老农夫和他的妻子，就是狄狄尔的爷爷和奶奶。

狄狄尔 （突然认出他们）这是爷爷和奶奶！……

弥蒂儿 （拍手）是啊！是啊！……是他们！……是他们！……

狄狄尔 （还有些怀疑地）注意！……还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动呢……我们呆在树后……

〔狄狄尔的奶奶张开两眼，抬头，伸懒腰，叹了口气，瞧着狄狄尔的爷爷，他正在慢慢地醒过来。

奶奶 我心里感到我们在世间的孙儿孙女今天要来看我们呢……

爷爷 是啊，他们在想我们呢；因为我总感到有什么事情，两腿都有些发麻呢……

奶奶 我想他们就在附近，因为欢乐的泪水涌上我的两眼了……

爷爷 不对，不对，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呢……我还觉得很弱呢……

奶奶 我说他们就在这儿了；我已经浑身有力了……

狄狄尔和弥蒂儿 （从橡树后奔出来）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爷爷，奶奶！……是我们啊！……是我们啊！……

爷爷 哦！……你看见了吗？……我说过什么来着？……我肯定他们今天要来……

奶奶 狄狄尔！……弥蒂儿！……是你呀！……是她呀！……是他们呀！……（竭力想朝他们跑去）我跑不动啊！……我一直害着风湿病！

爷爷 （尽管一瘸一拐地，还是跑过来）我也跑不动……都是这条木腿，我自从老橡树上跌下摔断了腿，就换了它……

〔爷爷、奶奶和两个孩子发狂地拥抱在一起。

奶奶 我的狄狄尔，你长得多高，多结实啊！……

爷爷 （抚摸着弥蒂儿的头发）弥蒂儿！……你看看！多漂亮的头发，多美丽的眼睛！……哦，她身上还有股清香呢！……

奶奶 再亲亲我！……坐到我膝上来……

爷爷 怎么，一点都不跟我亲热亲热？……

奶奶 不行，不行……先要跟我亲热亲热……狄狄尔，爸爸妈妈都好吗？……

狄狄尔 非常好，奶奶……我们出门的时候，他们都在睡觉……

奶奶 （端详着两个孩子，百般地爱抚着）我的上帝，他们多漂亮，多干净啊！……是妈妈给你洗的吧？……你的袜子也没有破洞！……以前破袜子都是我补的。你们为什么不常常来看我们呢？……你们来，我们真高兴！……你们把我们给忘了多么长的时间啊，我们谁都没有见到过……

狄狄尔 我们没办法来呀，奶奶；全靠仙女，今天……

奶奶 我们一直呆在这儿，等活着的人来看我们……而他们来的次数这样少！……上次你们来，是什么时候？……是圣徒节，当教堂敲钟的时候……

狄狄尔 圣徒节？……那天我们俩都得了重感冒，没出门呀……

奶奶 可是你们想过我们呀……

狄狄尔 那倒是的……

奶奶 每次你们想念我们时，我们就会醒过来，看见你们……

狄狄尔 怎么，只要……

奶奶 瞧，你明白了……

狄狄尔 不，我不明白……

奶奶 （对狄狄尔的爷爷）人世真是叫奇怪……他们还不明白……他们一点东西都不学吗？……

爷爷 同我们那个时候一样……活人谈起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时是多么蠢呀！……

狄狄尔 你们总在睡觉吗？……

爷爷 是啊，我们睡得不差，等着活人想念我们，把我们叫醒……啊！生命结束后，睡着可真好……不过，能经常醒过来也真快活……

狄狄尔 那么说，你们没有真死？……

爷爷 （跳起来）你说什么？……他在说什么？……他用的词儿，我们怎么听不懂了……这是个新词儿，是种新发明吗？……

狄狄尔 是“死”这个词儿吗？……

爷爷 是啊；就是这个词儿……它是什么意思？……

狄狄尔 这个词儿的意思是人不再活着了……

爷爷 多么蠢啊，世间的人！……

狄狄尔 你们在这儿好吗？……

爷爷 好啊；不错，不错；我们甚至还能祈祷呢……

狄狄尔 爸爸对我说，不要再祈祷了……

爷爷 不，要祈祷的，要祈祷的……祈祷就是思念……

奶奶 是啊，是啊，只要你们经常来看我们，一切就都好了……狄狄尔，你还记得吗？……上次我做了一只苹果大馅饼……你吃了又吃，都吃出病来了……

狄狄尔 不过，从去年起我就没有吃过苹果馅饼……今年又没有苹果……

奶奶 别说蠢话……我们这儿一直有苹果……

狄狄尔 这不是同样的东西……

奶奶 你说什么？不是同样的东西？……既然我们能相互拥抱，那么一切东西都是相同的……

狄狄尔 （轮番注视爷爷和奶奶）爷爷，你没变，一点儿也没有变

……奶奶也一点儿没有变……你们现在气色更好看了……

爷爷 哦！这儿过得不坏……我们没有再衰老下去……可你们俩呢，却长大了！……啊！是的，你们俩都长结实了！……瞧那边门上，你们上次来刻下的高度记号还在呢……那天是圣徒节……来，你站直了……（狄狄尔紧靠房门站得笔直）又高了四根手指头！……长得真快……（弥蒂儿也紧靠房门站得笔直）弥蒂儿长了四根半手指头！……啊，啊！这个小顽皮，直往上长，直往上长！……

狄狄尔 （兴高采烈地环顾四周）这儿还是老样子，件件东西都在原来的地方！……不过一切都更美了！……这口挂钟的大针头是我弄断的……

爷爷 这只汤钵是你碰出缺口的……

狄狄尔 门上的这个洞是有一天我找到摇钻钻出来的……

爷爷 是啊，你不是弄坏这个便是弄坏那个！……我不在的时候，你总喜欢爬到这棵李树上去……那上面总结着红艳艳的李子……

狄狄尔 李子现在长得更好看了！……

弥蒂儿 老乌鸫在这儿！……它还唱歌吗？……

〔老乌鸫醒过来，声嘶力竭地唱起来。

奶奶 你瞧……只要有人想到它……

狄狄尔 （惊讶地发现乌鸫竟是纯青色的）它是青颜色的！……我要带回去给仙女的青鸟，就是这一只！……你们以前可没有说过，你们这儿有青鸟！哦，它的颜色是青的，多青呀，就像一个青色的玻璃球！……（恳求地）好爷爷，好奶奶，把这只鸟儿给我好吗？……

爷爷 好罢，也许能给你……狄狄尔奶奶，你看怎么样？……

奶奶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留它在这儿也没什么用……它

只晓得睡觉……从来没听到它唱歌……

狄狄尔 我把它放到我的鸟笼里……咦,我的鸟笼在哪里?……啊!对了,我把它忘在大树后面了……(他奔到大树旁,拿回鸟笼,把乌鸫关进去)那么,你们真的把鸟送给我了?……仙女见到了,将会十分高兴!……光就更高兴了!……

爷爷 小子,你要知道,我可不敢担保这只鸟儿……我担心它不习惯于人间的纷扰生活,它会乘着第一阵好风回到这里……总之,等着瞧罢……先把它搁在一边,你来看看这头母牛……

狄狄尔 (看到蜂房)这些蜜蜂,你说,它们过得好吗?……

爷爷 它们过得不坏……瞧你们世上人说,这些蜜蜂已经死了,可它们还是辛勤地工作着……

狄狄尔 (走近蜂房)啊,是呀!……蜂蜜的味道!……蜂房一定是沉甸甸的!……花儿都是这样好看!……我那几个死去的小姐妹,她们也都在这里吗?……

弥蒂儿 还有三个已安葬的小兄弟,他们在哪里?……

〔正说到这儿,七个身材不一的小孩,像排箫上的七个孔,从屋内鱼贯而出。

奶奶 他们在这儿,他们在这儿!……一旦有人想起他们,一旦有人说起他们,他们就来了,这些小捣蛋!……

〔狄狄尔和弥蒂儿跑上前去。孩子们你挤我推,相互拥抱,又是跳舞,又是打转,发出快乐的叫声。

狄狄尔 哎,皮埃罗!……(他们互揪头发)啊!我们俩还像过去那样,再打次架……喂,罗伯特!……你好,让!……你的陀螺呢?……玛德莱娜、皮埃蕾特、波丽娜,还有莉盖特……

弥蒂儿 哦,莉盖特,莉盖特!……她还是只会爬着走路!……

奶奶 是啊,她长不大了……

狄狄尔 （看到有只小狗在他们周围吠叫）这是琪琪，我用波丽娜的剪刀剪掉过它的尾巴……它也没有变……

爷爷 （说教似的）是啊，这儿什么都没改变……

狄狄尔 波丽娜的鼻子上一直有个疱！……

奶奶 是啊，这疱不会消失；真没办法……

狄狄尔 噢！他们的脸色真好，胖墩墩的，闪闪发光！……面颊红润润的！……看样子营养很好……

奶奶 他们不活了以后，身体都好极了……没有什么担惊害怕的，他们从来不生病，我们不再怕这怕那了……

〔屋里的钟敲了八下。

奶奶 （惊讶地）怎么回事？……

爷爷 说真的，我不知道……可能是钟声吧？……

奶奶 这不可能……这挂钟从来不响的……

爷爷 那是因为我们再也不想时间了……谁想到时间了吗？……

狄狄尔 是的，我想到时间了……现在几点钟？……

爷爷 天哪，我再也不知道时间了……我已经没有这个习惯了……挂钟敲了八下，该是人间所叫的八点钟吧。

狄狄尔 光八点三刻等我们回去呢……是仙女这样规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得走了……

奶奶 已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你们不能就这样走！……快点，快点，把桌子摆到门口来……我正好有味道好极了的白菜汤和李子馅饼……

〔大家一齐动手。把桌子从屋里搬出来，摆在门口，随后放上碟子、盆子等等。

狄狄尔 说真的，既然我已经得到了青鸟……再说好长时间又没吃白菜汤了……那就吃好走吧！……出门以后……在旅

馆里都没吃到过这么好的汤……

奶奶 好了!……都弄好了……孩子们,上桌吧……如果你们事忙,就别浪费时间了……

〔点灯,上汤。祖孙们围桌而坐,挨挨挤挤,吵吵闹闹,发出快乐的叫声和笑声。

狄狄尔 (狼吞虎咽)这汤真好吃!……天哪,这汤太好吃了!……我还要吃!还要吃!……

〔他拿着木勺,猛敲盆子。

爷爷 瞧,瞧,静一点……你总是没规矩;你要把盆子都敲碎了……

狄狄尔 (从凳子上弯腰站起)我还要吃!还要吃!……

〔他抓住汤钵,拖到自己面前,汤钵打翻了,汤满桌流淌,并从桌上流到孩子们的膝上,烫得他们拼命叫喊。

奶奶 你看!……我早关照过你……

爷爷 (打了狄狄尔一记耳光,响亮响亮的)给你这个!……

狄狄尔 (一下呆住,然后用手捂住面颊,神情向往地)哦!是这样,是这样啊!你活着时,就这样打我耳光的……好爷爷,这耳光打得真好,对人有好处!……我该拥抱你一下!……

爷爷 好呀,好呀;如果你喜欢的话,我有的是……

〔钟敲响了八点半。

狄狄尔 (突然跳起)八点半了!……(他扔下勺子)弥蒂儿,没时间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奶奶 瞧你急的!……再呆一会儿!……家里又没有着火……我们难得见一次面……

狄狄尔 不,这不行……光这样好……我跟她约好了……走吧,弥蒂儿,我们快走吧!……

爷爷 上帝啊,活人有这么多的事情,有这么多的焦虑,真是不

称心啊！……

狄狄尔 （提起鸟笼，匆匆地依次吻别众人）再见，好爷爷……再见，好奶奶……再见，兄弟姐妹们，皮埃罗，罗伯特，波丽娜，玛德莱娜，莉盖特，还有你——琪琪！我感到我们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别哭了，好奶奶，我们会常常来看你们的……

奶奶 每天都来！……

狄狄尔 好的，好的！我们尽量多回来……

奶奶 我们的欢乐就只有这么点，你们想到来看我们，我们就像过年过节一样！……

爷爷 我们没有别的开心事……

狄狄尔 快，快！……我的鸟笼！……我的鸟儿！……

爷爷 （把鸟笼递给他）都在这儿！……你要知道，我对这只鸟儿一点也不敢担保；它的颜色是不是你要的那种……

狄狄尔 再见！再见！……

狄狄尔的兄弟姐妹们 再见，狄狄尔！……再见，弥蒂儿！……把麦芽糖记在心里呀！……再见！……再来呀！……再来呀！……

〔众人挥动着手帕，狄狄尔和弥蒂儿慢慢远去。雾已经在最后几句对白时渐渐生成，而说话声越来越低。到了这一场末，一切又隐没在浓雾之中；幕落时，狄狄尔和弥蒂儿两人又站在大橡树下。

狄狄尔 弥蒂儿，从这里走……

弥蒂儿 光在哪里？……

狄狄尔 我不知道……（看着笼中的鸟）哎呀！鸟儿不是青色的！……它变成黑色的了！……

弥蒂儿 小哥哥，把手伸给我……我害怕极了，冷极了……

·幕 落·

第三幕

第四场 夜之宫

一座广阔的、神奇的大殿，金碧辉煌，气氛肃穆，阴森可畏，颇像希腊或埃及的庙宇。柱子、柱头、石板和装饰物都是用黑大理石、金子和乌木制成的。大厅为梯形。玄武岩的台阶几乎占了整个横面，将大殿分成三级平面，渐次而上，直达背景。柱子的左右两侧，有一些幽暗的青铜大门。背景处，有一扇宏伟的青铜门。只有隐约的微光照着这座宫殿。微光仿佛从大理石和乌木本身的光泽闪射出来似的。

幕启时，貌若天仙般美丽的夜，穿着黑色长裙坐在第二级平面上。她的左右各有一个小孩，一个几乎裸体，仿佛爱神，在酣睡中微笑着；另一个站立不动，从头到脚都蒙着轻纱。——猫从右侧走上第一级平面。

夜 谁在那儿？……

猫 （疲惫不堪，倒在大理石台阶上）是我，夜娘娘……我走不动了……

夜 你怎么啦，我的孩子？……你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就连胡须上都粘有污泥……你又在檐槽里，在雨雪下打过架了？……

猫 同檐槽全然不相干！……这关系到我们的秘密！……大祸将临头了！……我逃出来一会儿，是给您通风报信的；不过我担心已经无法可想了……

夜 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猫 我已经对您说过的小狄狄尔，就是那个樵夫的儿子，还有那颗魔钻……现在他到这里来向您要青鸟了……

夜 他还没有得到青鸟……

猫 如果我们不显显神通，他马上就会得到青鸟……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给他做向导的光把我们都出卖了，光已经完全站到人那边去了，光刚刚知道，那真正的、唯一的能生活在日光下的青鸟藏在您这里，藏在那些梦幻青鸟中间，这种梦幻青鸟是靠月光生活的，一看见太阳就要死去……光知道她被禁止走进您的宫门，于是就叫孩子们自己来了；因为您不能阻止人打开您的秘密之门，我真不知道这一切会怎么了结……不管怎样，要是不幸给他们得着了真正的青鸟，那我们就只有死了……

夜 主啊，主啊！……这是什么年头呀！我连一刻安宁的时候都没有了……这几年我不再了解人了……人究竟要干什么？……人真应该什么都知道吗？……人已经掌握了我三分之一的秘密，我所有的那些恐怖都害怕了，再也不敢出去了；我的那些幽灵也都逃走了，我的那些疾病，有一大半身体也都不舒服……

猫 夜娘娘，我知道我们目前很艰难，差不多只有我们在同人斗……我听见他们来了……我看只有一个办法了：这不过

是两个孩子，狠狠地吓唬他们一下，使他们不敢坚决要求，也不敢打开深处的这扇大门，月光之鸟就在这大门后面呢……其他洞穴的秘密足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或者将他们统统吓跑……

夜 （注意听外面的声音）我听到什么啦？……他们有好几个呢，是吗？

猫 不要紧的；是我们的朋友：面包和糖；水不舒服，火不能来，因为他是光的亲戚……只有狗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我们没有办法把他支开……

〔狄狄尔、弥蒂儿、面包、糖和狗从右侧怯生生地走到第一级平面。

猫 （急忙走到狄狄尔面前）从这儿走，从这儿走，我的小主人……我已经通报夜了，她很乐意接待您……不过要请您谅解她，她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出来迎接……

狄狄尔 夜夫人，白天好……

夜 （受到触犯地）白天好？我可不懂得这一套……你可以对我说：深夜好，或者至少要说：晚上好……这不是很简单嘛！……

狄狄尔 （克制地）对不起，夫人……我不了解情况……（用手指指着那两个小孩）这是您的孩子吗？……他们真可爱……

夜 是挺可爱的，这一个是睡眠……

狄狄尔 他为什么这样胖呢？……

夜 因为他睡得好……

狄狄尔 那个遮住自己的孩子呢？……他为什么要用面纱遮住面孔呢？……他病了吗？……他叫什么？

夜 她是睡眠的姐妹……最好不要知道她的名字…

狄狄尔 为什么呢？

夜 因为这个名字谁都不喜欢听[1]……说点别的事情吧……刚才猫告诉我，你们到这里来，是要寻找青鸟？……

狄狄尔 是的，夫人，如果您允许我们找的话……您愿意告诉我青鸟在哪里吗？……

夜 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的小朋友……我所能肯定的，就是青鸟不在这里……我从来没看见过什么青鸟……

狄狄尔 不，在这里，在这里……光告诉我说，青鸟在这里；光是知道了才说的……您愿意把钥匙给我吗？……

夜 可是，我的小朋友，你该明白，我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地将我的钥匙交给别人……我守护着自然界的所有秘密，我要负责任的，我绝对不能把这些钥匙交付给别人，不管他是谁，更不用说是一个孩子了……

狄狄尔 可是当有人向您要钥匙时，您可没有权力拒绝把钥匙交给他……我知道这一点……

夜 是谁告诉你的？……

狄狄尔 是光……

夜 又是光！总是光！……她干吗样样都要插一手？……

狗 我的小上帝，让我把钥匙从她手里抢过来，好吗？……

狄狄尔 住口，给我安静地呆着，要有点礼貌……（对夜）算了吧，夫人，请把钥匙交给我吧……

夜 至少你得有个凭证吧？……凭证呢？……

狄狄尔 （指着自己的帽子）看这钻石……

夜 （无可奈何地）好吧……这把钥匙能打开大殿里所有的门……如果遇到什么不幸，那是你活该……我可没有什么责任要承担。

---

① 指死亡。

面包 （极其不安）有危险吗？……

夜 危险？……告诉你吧：有几扇铜门打开就是深渊，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脱离险境呢……自从这世界伊始之日起，凡是严重损害人生的一切罪恶，一切祸患，一切疾病，一切恐怖，一切灾难，一切神秘，都在这个殿堂四周的玄武岩的洞穴中……我依靠命运的帮助，费了好大劲才将它们全都关在里面，对你们实说吧，我在这些不守纪律的家伙当中能维持一点秩序，不是容易的事情啊……他们之中要有一个逃出来，降临人间，那你们瞧吧，有得麻烦了……

面包 我的高龄、我的经验和我的忠诚，使我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两个孩子的保护人：因此，夜夫人，请允许我向您提个问题……

夜 请提吧……

面包 遇到危险时，该从哪儿逃呢？……

夜 无法可逃。

狄狄尔 （接过钥匙，走上几级台阶）我们从这里开始吧……这道铜门里面有什么？……

夜 我想是幽灵……我很长时间不开这门了，幽灵也好久不出来了……

狄狄尔 （把钥匙插入锁孔）我打开看看……（对面包）您拿着装青鸟的笼子吗？……

面包 （牙齿格格发出响声）我这并不是害怕，不过，不要开门，先从锁孔里瞧瞧，您不认为这样更好吗？……

狄狄尔 我没有征求您的意见……

弥蒂儿 （突然哭起来）我怕！……糖在哪儿？……我要回家！……

糖 （殷勤、奉承地）在这儿，小姐，我在这儿……您别哭，我这就

掰下一只手指，给您麦芽糖……

狄狄尔　你们有完没完……

〔他转动钥匙，小心翼翼地将门打开一半。立即从门里跑出五六个奇形怪状、模样各异的幽灵，朝四处散开。面包吓得马上扔下鸟笼，躲到大殿深处。夜一面追赶幽灵，一面大声对狄狄尔叫着。

夜　快！快！……快把门关上！……他们都跑出来，我们就抓不住了！……自从人不把他们当作一回事，他们在里面就闷得慌……（她追赶着幽灵，用蛇形鞭竭力把他们赶回牢门）帮帮忙！……从这边走！……从这边走！……

狄狄尔　（对狗）去帮帮她，蒂洛，快去呀！……

狗　（吠叫着跳过去）好的！好的！好的！……

狄狄尔　面包呢，面包在哪里？……

面包　（在大殿深处）我在这里……我靠着门，不让幽灵出来……

〔这时有个幽灵朝他那边跑去，他拔腿就逃，吓得大声叫嚷。

夜　（抓住三个幽灵的衣领，对他们叫道）你们这些家伙，从这儿走！……（对狄狄尔）把门打开一点儿……（她将三个幽灵推入岩洞）在里面好……（狗捉回两个）还有这两个……快，进去，排排好……你们都清楚，只有圣徒节你们才能出来。

〔她关好门。

狄狄尔　（走到另一扇门）这扇门里面有什么呢？……

夜　何必去打开呢？……我已经对你说过了，青鸟从来没有到过这儿……好吧，随便你吧……如果你高兴，你就打开吧……这里面是疾病……

狄狄尔　（把钥匙插入锁孔）开门时要小心提防吗？……

夜 不,用不着……疾病非常安静,这些可怜的小东西们……她们日子不好过啊……最近以来,人对疾病发起猛烈进攻!……特别是发现了微生物以后……你把门打开就会看到……

〔狄狄尔将门开得很大。什么也没出来。

狄狄尔 疾病怎么没出来?……

夜 我已经告诉你了嘛,疾病差不多都很不好过,灰心丧气的……医生们对她们可不客气呢……你进去看一下吧……

〔狄狄尔走进岩洞,旋即退出。

狄狄尔 青鸟不在里面……您的疾病个个都病得很厉害呢……她们甚至头都抬不起来……(一个小个子疾病,穿着拖鞋、睡衣,戴着睡帽,自岩洞跑出,在大殿里蹦蹦跳跳起来)瞧!……有个小东西逃出来了!……这是谁?……

夜 没有什么要紧的,这是最小的一个,她叫伤风……人对她的迫害最少,她身体最好……(叫伤风)到这儿来,小家伙……现在时间还太早,要等到春天……

〔伤风打喷嚏,咳嗽,擤鼻涕,回到岩洞中去,狄狄尔把门关上。

狄狄尔 (走到隔壁一扇门)看看这里吧……里面有什么?

夜 小心……里面是战争……现今她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可怕,威力更强大……要是她们之中逃出来一个,只有上帝会知道将发生什么事!……幸亏她们体态十分臃肿,动作十分迟钝……我们准备好,一起把门推上;你乘机向岩洞快点瞥上一眼……

〔狄狄尔千般小心地打开一条门缝,刚好让他往里瞧。他立即用力靠在门上大叫起来。

狄狄尔 快点!快点!……快把门推上!她们看见我了!……

她们都跑过来了！……她们要把门打开了！……

夜 大家都来呀！……用力推呀！……喂，面包，您在干什么？……大家都来推！……她们力气可大啊！……啊！好了！这下好了……她们不行了……正好把门推上！……你看见了吗？……

狄狄尔 是的，看见了！……她们个个身材庞大，形状可怕！……我想她们不会有青鸟的……

夜 她们当然不会有青鸟……她们会马上把青鸟吃掉的……现在，你看够了吧？……你瞧，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狄狄尔 所有的地方，我都得看……光这样说的……

夜 光这样说的……胆小害怕，躲在家里说大话是很容易的……

狄狄尔 下一扇门……里面是什么？……

夜 这里面我关着黑暗和恐怖……

狄狄尔 能打开吗？……

夜 完全可以……她们都相当安静，就像疾病一样……

狄狄尔 （怀疑地打开一条门缝，朝岩洞里瞧了瞧）她们不在里面……

夜 （也朝岩洞里瞧了瞧）喂，黑暗，你们在干什么？……出来一下吧，这对你们有好处的，筋骨好活动活动。恐怖也出来吧……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几个黑暗和恐怖，妇人打扮，黑暗戴着黑面纱，恐怖戴着浅绿面纱，可怜兮兮地走出岩洞，一见狄狄尔做了个手势，赶紧缩了回去）哎，别害怕啊……这是个孩子，不会伤害你们的……（对狄狄尔）你朝最里面看，除了那几个身材高大的，她们全都变得胆小如鼠了……

狄狄尔 （往最里面看）哦！她们多可怕呀！……

夜 她们都上了手铐脚镣……只有这几个不怕人……关门吧，我怕她们会发火……

狄狄尔 （走到下一扇门）咦！……这扇门更加阴森森……里面是什么呀？……

夜 里面是几个神秘……如果你非要看，也可以把门打开……不过，不要进去……千万得小心，我们得准备好推门，就像刚才对付战争那样……

狄狄尔 （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点门，胆怯地把头伸进门缝中）哦！……多冷啊！……冷得我眼睛都痛了！快关门！……用力推呀！他们也在推！……（夜、狗、猫和糖把门推上）哦！我看见了……

夜 你看见了什么？……

狄狄尔 （惊惶地）讲不出是什么，真是可怕！……他们全都坐在那儿，像没有眼睛的妖魔鬼怪……那个想抓住我的巨怪叫什么？……

夜 可能是沉默吧；这门由他看守……看来这很可怕吧？……你现在脸上还发白呢，浑身还在发抖呢……

狄狄尔 确实可怕，我没有料到……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双手都冻僵了……

夜 你刚才如果继续看下去，事情将更糟……

狄狄尔 （走到下一扇门）这一扇呢？……里面也可怕吗？……

夜 不，这里面什么都有……我把用不上的星星，我个人所有的芬芳，归我所管的一些亮光，例如磷火、萤火虫、黄萤火虫等都放在里面；我还将露水、夜莺之歌等等，也关在里面……

狄狄尔 正是了，星星、夜莺之歌……大概就是这扇门了。

夜 你要打开就打开吧……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凶恶的……

〔狄狄尔将门大开。星星们，打扮得像美丽的少女，披着

五颜六色闪光的轻纱；她们马上奔出牢笼，散到大殿里，在台阶上，在柱子旁，组成一个个优美的圆圈，沉浸在忽明忽暗的微光中。几乎看不见的夜的芬芳，磷火，黄萤火虫，晶莹的露水同星星们汇合在一起；这时，夜莺之歌潮水般涌出岩洞，遍布夜之宫殿。

弥蒂儿 （高兴得拍手）噢！多么漂亮的太太！……

狄狄尔 她们跳舞跳得真好！……

弥蒂儿 她们身上多香啊！……

狄狄尔 她们唱歌唱得真好！……

弥蒂儿 那些隐隐约约的人，都是谁呀？……

夜 这是我影子的芬芳……

狄狄尔 那边，那些穿玻璃丝的人，又是谁呢？……

夜 那是森林和平原的露水……够了，够了……他们真没完没了……他们一跳起舞来，就很难把他们赶回去……（拍手）好啦，快点，星星！……现在不是跳舞的时候……天空中乌云密布……好啦，快点，大家都回去吧，不然的话，我要去找一道太阳光来啦……

〔星星、芬芳等都惊慌地逃走……争先恐后地进入岩洞，门随即关上。与此同时，夜莺之歌也消逝了。

狄狄尔 （走向背景处的那扇门）这是中央大门……

夜 （严肃地）不要打开这扇门……

狄狄尔 为什么？……

夜 因为禁止打开……

狄狄尔 青鸟就藏在这里面；光对我说过……

夜 （慈爱地）听我说，我的孩子……我对人一直是和蔼的，乐于助人……我对你所做的一切，迄今为止，还没有对任何人做过……我将我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了……我非常喜欢你，

我可怜你年纪幼小，天真无邪，我像母亲一样对你说话……听我的话，相信我，我的孩子，打消你的念头吧，一步也不要朝前走了，别与命运较量，不要去打开这扇门……

狄狄尔 （几乎被说服）可是，为什么呢？……

夜 因为我不愿意你把小性命送掉……你听好：因为不管是谁，他若打开这扇门，即使只打开像头发丝那样的一条缝，日出之时，他就不会回来……因为人们可以想到的一切可怕的事物，因为人世间所议论的一切恐怖、一切畏惧，比起这无人敢命名的深渊的最轻微的威胁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人的目光一旦接触到这深渊的威胁，生命就完了……因此，如果你不顾一切，坚持要打开这扇大门，那么我只好请你等一等，让我躲进我那座没有窗户的塔里，你再干吧……现在你该明白了，你自己考虑吧……

〔弥蒂儿因害怕而大哭大叫，声音含糊不清，并想拖走狄狄尔。

面包 （牙齿格格发出响声）别打开这扇门，我的小主人！……（跪下）可怜可怜我们大家吧！……我跪下求您了……您看夜说得有道理呀……

猫 您是要拿我们大家的生命当牺牲品……

狄狄尔 我必须打开它……

弥蒂儿 （一面呜咽一面跺脚）不要开呀！……不要开呀！……

狄狄尔 糖和面包，用手拉着弥蒂儿，同她一起离开这里……我要开门了……

夜 大家逃命吧！……你们快走！……还来得及！……

〔夜逃走了。

面包 （拼命地逃）至少等我们跑到大殿的那一头，您再开门！……

猫 （也拼命地逃）等一等！……等一等！……

〔他们全都躲到大殿另一头的列柱后面。只有狄狄尔和狗在大门旁边站着。

狗 （竭力克制恐惧，一面喘气，一面打嗝）我留下，我留下……我不怕……我留下！……我留在我的小上帝身边……我留下！……我留下……

狄狄尔 （抚摸狗）好，蒂洛，好极了！……拥抱我吧……我们有两个……现在我们得提防点儿！……（他将钥匙插入锁孔。从逃跑者藏身的大殿那一头发出一声惊叫。钥匙刚碰到大门，大门的两爿高门板便从中间打开，向两旁滑去，一左一右地隐入墙内。突然间，出现一座幽梦般的充满夜光的花园，虚无飘渺，一望无垠，非笔墨所能形容，实意料之所不及；成群的青色仙鸟出没于星星之间，照亮了所触到的一切，不停地在宝石和月光中飞翔，持续地、和谐地变换队形，直至天之涯。不可胜数的这些鸟儿仿佛是这座仙境花园的气息、天穹，甚至就是花园的本身。——狄狄尔目眩神迷，伫立在花园的辉光里。）啊！……天哪！（转身面对逃走的那一群）快来呀！……青鸟在这里！……是青鸟！是青鸟！是青鸟！……我们终于找到青鸟了！……青鸟有几千只！几百万只！……几十亿只！……青鸟太多了！……弥蒂儿，你快来呀！……蒂洛，快来呀！……大家快来呀！……来帮帮我！……（扑向青鸟）我们可以满把抓青鸟！……青鸟并不凶！……青鸟不怕我们！……这里来！这里来！……（弥蒂儿等都奔过来。除了夜和猫外，他们全都走进这座光彩夺目的花园）你们看呀！……这么多青鸟！……都飞到我手里来了！……你们看呀，青鸟在吃月光呢！……弥蒂儿，你在哪里呀？……青翅膀那么多，羽毛那么多，掉下来，就什么也看

不见了！……蒂洛！别咬青鸟……别伤害青鸟！……要轻轻地捉青鸟！

弥蒂儿 （身上都是青鸟）我已经捉住七只！……噢！青鸟在拍打翅膀！……我捉不住了！……

狄狄尔 我也捉不住了！……我捉得太多了！……青鸟飞跑了！……又飞回来了！……蒂洛也捉住青鸟了！……青鸟要把我们带走了！……带到天上去！……来呀，我们从这儿出去！……光在等着我们！……她将会高兴的！……这边走，这边走！

〔他们逃出花园，满手拿着扑打着翅膀的鸟儿，穿过整个大殿时，鸟儿发狂地扇动着青翅膀。他们从右边下场，即从上场的一边下场；后面跟着面包和糖，他们没有拿鸟。台上只留下夜和猫，她们登上第三级平面，忧郁地望着花园。

夜 他们捉走了青鸟吗？……

猫 没有……我看到青鸟在那道月光上面……他们够不到，青鸟飞得太高了……

〔幕落。光马上从左边来到幕前，狄狄尔、弥蒂儿和狗也同时从右边跑上，满手拿着刚才捉到的鸟儿。但，这些鸟儿已经没有声息，头低垂着，翅膀断了，在他们手中仅仅只是毫无气息的捕获物。

光 怎么样，你们捉到青鸟了吗？……

狄狄尔 捉到了，捉到了！……要多少有多少……青鸟有几千只呢！……在这里！……你看！……（看着递给光的鸟儿，发觉鸟儿都已死了）哎呀！……鸟儿死了……谁搞的？……弥蒂儿，你的也死了吗？……蒂洛的也死了。（愤怒地将死鸟掷下）啊！不，这太卑鄙了！……是谁弄死鸟儿的？……我太不幸了！……

〔他抱头大哭起来，全身抖动。

光 （慈爱地将他搂在怀里）别哭了，我的孩子……你没有捉住在白天也能活的那只青鸟……这只青鸟飞到别处去了……我们会找到的……

狗 （瞧着死鸟）这些鸟儿能吃吗？……

〔他们全都从左边下场。

第五场 森林

一座森林。——夜晚时分。——月光皎洁。——各类老树，主要是一棵橡树，一棵山毛榉，一棵榆树，一棵杨树，一棵枞树，一棵柏树，一棵菩提树，一棵栗树，等。

猫上场。

猫 （向树依次鞠躬）向所有树木致意！……

树叶声 你好！……

猫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我们的敌人要来释放你们的能量，他亲自来……他叫狄狄尔，就是那个使你们吃足了苦头的樵夫的儿子……他在寻找青鸟，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你们就把这鸟藏起来，不让人知道，只有这只青鸟掌握我们的秘密……（树叶细语）您说什么？……哦，是杨树在说话……是的，他有一颗钻石，这钻石能把我们的灵魂暂时释放出来；他能强迫我们交出青鸟，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得完全受人摆

布了……(树叶细语)谁在说话？……哦！是橡树……您好吗？……(橡树叶细语)一直在感冒？……甘草不再照料您了吗？……老是风湿痛？……相信我的话，这是苔藓引起的；您的脚上苔藓太多了……青鸟一直在您那儿吗？……(橡树叶细语)您说什么？……对呀，不要优柔寡断了，必须乘此机会干掉他……(树叶细语)我听不清楚，请再说一遍好吗？……是的，他同他的小妹妹一起来；也该将她弄死……(树叶细语)是的，狗陪他们来；没办法将这家伙调开啊……(树叶细语)您说什么？……拉拢狗？……办不到啊……我什么法子都用过了……(树叶细语)啊，是你，是枞树吗？……是的，准备好棺材……是的，还有火、糖、水、面包……他们都和我们站在一起，但是面包除外，这家伙态度很暧昧……只有光是完全站在人那边的；不过光不会到这儿来……我设法叫那两个孩子相信，他俩应该在光睡着的时候偷偷地出来……机会只有这一次……(树叶细语)啊！山毛榉说话了！……是的，您说的有理；要预先通知那些动物……兔子的鼓还在吗？……兔子在您这儿？……好，叫兔子马上打鼓召集……他们来了！……

〔兔子的鼓声渐渐远去。——狄狄尔、弥蒂儿和狗上场。

狄狄尔 是这儿吗？……

猫 (奉承地、虚情假意地、殷勤地急忙跑到孩子们面前)啊！您来了，我的小主人！……今儿晚上您气色多好，多漂亮呀！……我比您先来这儿，宣布您要来……一切顺利。这一次我们会得到青鸟了，我能肯定……我刚派兔子去打鼓，把这地方的主要动物都召集来……已经听到他们脚踩落叶的声音了……您听！……他们有点害怕，不敢走过来……(各种动

物的声音，有母牛、猪、马、驴等。——猫把狄狄尔拉到一边低语道）您干吗把狗带来？……我已经对您说过，狗同我们大家，甚至同树木都要弄僵的……我真担心他这个令人讨厌的东西，要把事情搅得一塌糊涂……

狄狄尔 我摆脱不了他……（威胁狗）你给我滚开，讨厌的畜生！……

狗 说谁？……说我？……为什么？……我怎么啦？……

狄狄尔 我叫你滚开！……你留在这儿没用，这很简单……最后，你还要坏我们的事！……

狗 我什么也不说……我远远地跟着……别人看不见的……你要我后腿起立吗？……

猫 （低声对狄狄尔说）他这样不听话，您能容忍吗？……给他的鼻子几棍子，真叫人无法忍受！……

狄狄尔 （打狗）这几下可教会你服从得快些！……

狗 （吠叫）哎哟！哎哟！哎哟！……

狄狄尔 你还要说什么？

狗 既然你打了我，我就得拥抱拥抱你！……

〔狗拥抱着狄狄尔，狂热地抚摸他。

狄狄尔 行了……好啦……够了……滚开吧！……

弥蒂儿 不，不；我要他留下……他不在这儿，我什么都怕……

狗 （跳起来，几乎撞倒弥蒂儿。狗满怀热情地急促地抚摸她）噢！好心的小姑娘！……多漂亮！多善良！……她多漂亮，她多和气！……我要拥抱她！我要吻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猫 像个白痴！……好吧，走着瞧吧……别浪费时间了……转动钻石吧……

狄狄尔 我该站在哪儿？

猫 站在这片月光里;您在这里将看得更清楚……就在那儿!轻轻转一下……

〔狄狄尔转动钻石;马上响起树枝和树叶的长长的战栗声。最古老最威严的树干从中间裂开,闪出一条通道,让关在里面的灵魂走出来。这些灵魂根据她们所代表的树木的外貌和特性,而有着相异的模样。比如,榆树的灵魂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侏儒,性情暴烈急躁;菩提树的灵魂平静沉着,态度随和,天性快乐;山毛榉的灵魂举止潇洒,动作灵巧;桦树的灵魂脸色白皙,态度矜持,忧郁不安;柳树的灵魂身材矮小,长发飘曳,神情哀怨;枞树的灵魂身材颀长清瘦,沉默寡言;柏树的灵魂悲天悯人;栗树的灵魂自命不凡,附庸风雅;杨树的灵魂活泼愉快,精神饱满,谈锋甚健。由于经过长年幽禁或百载沉睡,有的灵魂从其树干出来时步伐迟缓,手脚麻木,大伸懒腰;而有的灵魂却一跃而出,身手敏捷,心情急迫。所有的灵魂都围在两个孩子的四周,而又尽可能地靠近他们各自从中出来的那棵树。

杨树 (第一个跑出来,狂叫着)是人!……是孩子!……可以同他们说话了!……沉默结束了!……结束了!……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谁?……他是谁?……(菩提树抽着烟斗,沉静地走过来;杨树问菩提树)菩提树老爹,您认识他们吗?……

菩提树 我想不起来是否见过他们……

杨树 见过的,嗨,见过的!……你认识所有的人,你总是在他们的房子四周散步……

菩提树 (端详着孩子们)不,肯定没有见过……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年纪还太小……那些在月光下来看我的情侣们,那些在我树枝底下碰杯的酒鬼们,我都认识,我都知道得一

清二楚，别人嘛……

栗树 （傲慢地校正单柄眼镜）这是些什么人？……是乡下的穷人吗？……

杨树 哦！是您呀，栗树先生，自从您只光顾大城市的林荫道……

柳树 （唉声叹气，拖着木屐走过来）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们又来砍我的头和胳臂当柴火了……

杨树 别说了！……橡树从他的宫殿里出来了！……今儿晚上，他好像不舒服呢……你们不觉得他老了吗？……他有多大年纪了？……枞树说他有四千岁了；我肯定他夸大了……听好，他要对我们说什么了……

〔橡树慢悠悠地走上前。他像神话中所说的那样老态龙钟，头上饰着寄生槲，身穿苔藓和地衣镶边的绿色长袍。他是个瞎眼，白胡须迎风飘拂。他一只手拄着根虬结盘缠的拐棍，另一只手靠在给他领路的小橡树身上。青鸟栖息在他的肩上。见他走近，排列整齐的树木们都向他鞠躬致意。

狄狄尔 他有青鸟！……快！快！……从这边走！……请把青鸟给我！……

群树 别说话！……

猫 （对狄狄尔）把帽子摘下，这是橡树！……

橡树 （对狄狄尔）你是谁？……

狄狄尔 我是狄狄尔，先生……我什么时候能得到青鸟？……

橡树 狄狄尔，樵夫的儿子？……

狄狄尔 是的，先生……

橡树 你的父亲弄得我们好惨啊……单是我一家，他就弄死我六百个儿子，四百七十五个叔伯姑婶，一千二百个堂表兄弟姐妹，三百八十个媳妇，还有一万二千个曾孙和曾外孙！

……

狄狄尔 我不知道这些事，先生……他不是存心这样干的……

橡树 你来这里干什么？你为什么使我们的灵魂都走出栖身之处？……

狄狄尔 先生，请原谅我们打扰了您……是猫告诉我，您将对我们说青鸟在什么地方……

橡树 是的，我知道你在寻找青鸟，也就是说在寻找一切事物和幸福的重要秘密，好让人类使我们的奴隶生活更加苦难……

狄狄尔 不，先生；我们是为仙女贝丽吕娜的小姑娘才来寻找青鸟的，小姑娘病得可厉害呢……

橡树 （阻止他说下去）够了！……我没有听到动物的声音……他们在哪里？……这件事同我们，同他们，都大有关系……不该只由我们树木来承担必须采取的重大措施的责任啊……有朝一日人类知道了我们将要干的事，就要秋后算账，残酷报复的……因此，我们必须意见一致，日后要共守秘密，缄默不语……

枞树 （从群树头上望着）动物们来了……他们跟在兔子后面……有马的灵魂，公牛的灵魂，阉牛的灵魂，母牛的灵魂，狼的灵魂，绵羊的灵魂，猪的灵魂，公鸡的灵魂，山羊的灵魂，驴的灵魂，熊的灵魂……

〔这些动物的灵魂相继上场，枞树每说一个，就有一个走上前去，坐在群树中间；只有山羊和猪的灵魂不这样：山羊的灵魂东走走西荡荡，猪的灵魂则在挖掘树根。

橡树 都到齐了吗？……

兔子 母鸡不能丢下她的蛋，野兔跑出去了，鹿的角在犯病，狐狸身体不舒服——喏，这是医生的证明——鹅怎么说也搞

不清是怎么回事，火鸡在发脾气……

橡树 这样弃权实在遗憾之至……不过，我们已到法定人数了……我的兄弟们，大家都知道要商量什么事。这个孩子，从大地的权贵那里骗到一件法宝，依仗这件法宝他能夺走我们的青鸟，夺走我们自生命伊始之日就守护着的秘密……我们对人类了解得很清楚，只要人类掌握了这个秘密，人类将为我们安排怎样的命运，不用说，那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认为一切犹豫都是愚蠢的，都是犯罪的……严峻的时刻到了；必须尽早干掉这个孩子，不然就太晚了……

狄狄尔 他在说什么？……

狗 （绕着橡树转悠，向橡树龇牙咧嘴）你这个瘫痪的老东西，你看到我的牙齿吗？……

山毛榉 （愤怒地）他侮辱橡树！……

橡树 是狗吗？……把他驱逐出去！我们不能容忍我们中间有叛徒！……

猫 （低声对狄狄尔说）把狗赶到远处去……这是个误会……让我来吧，我会把事情安排妥当的……不过要尽快赶走狗……

狄狄尔 （对狗）你快给我滚开！……

狗 让我来撕破这个患风湿痛的老东西的苔藓拖鞋！……让大家笑一场！……

狄狄尔 住口！……快滚开！……快滚开呀，可恶的畜生！……

狗 好，好，我就滚……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再回来……

猫 （低声对狄狄尔说）为谨慎起见，最好将他锁起来；不然的话，他要干蠢事的；那时群树会发火，一切就糟了……

狄狄尔 我把牵狗绳丢了……怎么办呢？……

猫 正巧长春藤带着结实的绳子来了……

狗 （嗥叫着）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的！……患风湿痛的家伙！患支气管炎的家伙！……一堆发育不全的老东西，一堆老树根！……是猫在操纵这一切！……我要对她进行报复的！……你这样低声细语干什么……你这个犹大，残酷的人，巴泽纳！[①] ……汪，汪！汪！……

猫 您瞧，他谁都要侮辱……

狄狄尔 真是这样，狗真叫人难以忍受，别理睬他……长春藤先生，您愿意去拴狗吗？……

长春藤 （胆怯地走近狗）他不咬人吧？……

狗 （嗥叫）不咬人！不咬人！……他要好好地拥抱你呢！……等会儿你就瞧到！……走近些，走近些呀，这堆老藤条！……

狄狄尔 （用棍子威胁狗）蒂洛！……

狗 （摇着尾巴爬行到狄狄尔脚下）我该怎么做，我的小上帝？……

狄狄尔 趴下，肚皮贴地！……听凭长春藤摆弄……让他捆你，不然的话……

狗 （长春藤捆他时，狗低声嘟哝）细藤条！……吊死鬼的绳子！……牵牛的绳！……拴猪的绳！……我的小上帝，你看啊……他扭我的爪子……他要扼死我！……

狄狄尔 活该！……自讨苦吃！……住口，安静些，你真讨厌！……

狗 不管怎样，你错了……他们居心不良……我的小神仙，你要留神啊！……他封住了我的嘴！……我说不出话了！……

长春藤 （把狗捆得结结实实的，像捆包裹一样）该将狗放在哪

---

① 巴泽纳为法国元帅（1811—1888），1870年曾任法军洛林地区的统帅，为普军所败。

里？……我捆结实了……他说不出话了……

橡树 把他牢牢地绑在我后面的那个大树根上……我们待会儿再来看怎么处置他才合适……（在杨树的帮助下，长春藤把狗拖到橡树后面）绑好了吗？……好，现在我们摆脱了这个碍事的见证人，这个叛徒，可以按照我们的正义和真理来讨论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能够审判人，让人感到我们的威力……我对你们一点也不隐瞒，我很激动，很难抑制这种激动的心情……在人给了我们那么多伤害之后，在我们遭受了那么多的骇人听闻的不义对待之后，我不认为，在怎样判决人这个问题上，还有什么疑问……

群树和动物们 是啊！是啊！是啊！……毫无疑问！……绞刑！……死刑！……他们对我们太不公平了！……太横行霸道了！……时间太长了！……砸死他！吃掉他！……马上执行！……立即执行！……

狄狄尔 （对猫）他们怎么啦？……他们不高兴？……

猫 您别担心……由于春天姗姗来迟，他们有点生气……让我来吧，我会把事情安排妥当的……

橡树 全体意见一致，当属必然……现在的问题是，为免遭报复，我们采用哪种刑罚最切实可行，最迅速简便，最稳妥安全；而且当人类在森林里找到这两具小尸体时，又最无蛛丝马迹可寻……

狄狄尔 他说这么多话干什么？……他要干什么？……我已经听够了……既然青鸟在他那里，他给我不就完事了……

公牛 （走上前去）对准他肚子用角狠狠地顶一下，这是最切实可行、最稳妥安全的刑罚。——要我顶吗？

橡树 谁这样说？……

猫 是公牛。

母牛 你最好安静地给我呆着……我啊，我可不管这种事……你看那边，蓝色月光底下草地里的所有草儿，我都得啃光……要做的事太多了……

阉牛 我要做的事也太多了。不过，我预先什么都同意……

山毛榉 我呀，我献出我最高的树枝用来吊他们……

长春藤 我供给活结……

枞树 我呀，我拿出四块板做小棺材……

柏树 我提供长眠之地……

柳树 把他们淹死在我旁边的一条河里，这最简单不过了……这事我来操办好了……

菩提树 （和解地）好啦，好啦……难道非要走极端吗？他们年纪还小呢……把他们幽禁在一块空地上，我负责围上空地四周，这样就能完全阻止他们为非作歹……

橡树 谁这样说话？……我听出是菩提树美妙的声音……

枞树 是菩提树呀……

橡树 那么说，在我们树木中间也有一个叛徒了，就像动物中间一样？……迄今为止，我们只为果树的变节感到惋惜，不过果树不是正宗的树木……

猪 （贪馋的小眼睛溜溜转）我呀，我想应该首先吃掉小姑娘……她的肉一定很嫩……

狄狄尔 这家伙说什么？……等一下，这个……

猫 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不过，情况有些不妙了……

橡树 安静些！……现在要决定最先动手的荣誉属于我们之中的哪一位；因为他将使我们摆脱自人类诞生以来我们遭遇到的最大的危险……

枞树 这个荣誉理所当然地属于您，我们的大王，我们的一族之长……

橡树 是枞树在说话吗？……唉！我太年迈了！我是个瞎子，是个残废者，我的手臂麻木得不再听我使唤……不，我不行了；而您呢，我的兄弟，您四季常青，总是坚挺地站着，您看到这儿的大部分的树木怎样长大，解救我们的这个至高无上的行动的荣光应该属于您……

枞树 尊敬的一族之长，谢谢您……但是，我已经有了埋葬这两个牺牲品的荣誉；我担心这样会引起我同伴们的正当的嫉妒；我认为，除了我们俩，年纪最大、资望最深、又拥有最佳大头棒的，当是山毛榉……

山毛榉 您知道，我被虫子蛀空了，我的大头棒一点也不中用了……而榆树和柏树的武器，威力可大呢……

榆树 这一荣誉，我当然求之不得；只是我几乎连站都站不直……昨天晚上，有只鼹鼠扭伤了我的大脚趾……

柏树 至于我呢，我已经准备好了……不过，正像我的好兄弟枞树那样，我虽然没享到埋葬他们的特权，但至少有了在他们坟墓上哭泣的优先权……兼职太多，似乎不合适吧……还是请杨树吧……

杨树 让我去？……您怎么想到这一招？……我的木质比小孩的肉还要嫩呢！……再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啦……我发烧发得身子骨都在抖……看看我的叶子吧……一定是今天早上日出时受凉了……

橡树 （勃然大怒）你们害怕人呀！……就连这两个孤单无援、手无寸铁的小孩，也会引起你们莫名其妙的恐惧，要知道正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才使我们沦为奴隶的啊！……也罢！……够了！……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机会又这样千载难逢，我尽管年迈体衰，四肢麻木，巍巍颤颤，两眼尽瞎，也只得独自前往，去对付我们的世仇了！……他在哪里？……

〔他用拐棍探路，朝狄狄尔走去。

狄狄尔 （从口袋里掏出小刀）这个拄着大拐棍的老东西，是冲我而来的吗？……

〔群树见刀，吓得大叫，刀是人神秘的、不可抵御的武器啊。群树上前劝阻橡树，拉住橡树。

群树 刀！……小心！……刀！……

橡树 （竭力挣脱）放开我！……我不在乎！……管它是刀是斧！……谁在拉住我？……怎么，你们都在这儿？……怎么，你们都想拉住我？……（扔掉拐棍）那好吧！……让我们忍受耻辱吧！……让动物们来拯救我们吧！……

公牛 就等你这句话！……让我来吧！……只要用角顶一下！……

阉牛和母牛 （拉住他的尾巴）你插进去干吗？……别干蠢事！……这不是件好事情！……没有好结果的！……倒霉的将是我们……让它去吧……这是野兽们的事情……

公牛 不，不！……这是我的事！……等着瞧吧！……你们要不拖住我，就有他们受的！……

狄狄尔 （对吓得尖叫的弥蒂儿）别害怕！……躲到我背后去……我有刀……

公鸡 这小孩挺有胆量！……

狄狄尔 那么，你们肯定是冲着我来了？……

驴 那还用说，我的小家伙，你呆了那么久，也该看出名堂来了！……

猪 你可以做祷告了，嘿，这是你最终的时刻了。可别挡住小姑娘……我要把她看个够……我要首先吃掉她……

狄狄尔 我哪一点得罪你们了？……

绵羊 哪一点也没有得罪我们，我的小家伙……吃掉我的小弟

弟，我的两个姐妹，我的三个叔叔，我的姑妈，我的爷爷和奶奶……等着瞧吧，等着瞧吧，当你躺倒在地时，你就会看到我也有牙……

驴 我有蹄子！……

马 （傲然蹬蹄）有你好看的！……您是喜欢我大口撕碎您，还是用蹄踢死您？……（马神气活现地向狄狄尔走去，狄狄尔面对马扬起刀子。马蓦然大惊，转身狂逃。）啊！不行！……这不公平！……这不合乎规则！……他在自卫呢！……

公鸡 （掩不住赞赏地）不管怎么样，小家伙确实一点也不胆怯！……

猪 （对熊和狼）我们一起冲上去……我来殿后……我们把他们撞翻，小姑娘一倒地，我们就分吃掉她……

狼 你们在这边缠住他俩……我绕到背后去……

〔他绕到狄狄尔背后，向狄狄尔进攻，把狄狄尔撞个半倒。

狄狄尔 你这个犹大！……（一条腿跪着，挥舞着刀子竭力保护他的小妹妹，弥蒂儿则发出绝望的呼叫。看到狄狄尔半倒在地，所有的动物和树木都走上前来，试图打他几拳。舞台突然转暗。狄狄尔拼命喊救。）救人啊！救人啊！……蒂洛！蒂洛！……猫在哪里？……蒂洛！……蒂乃特！蒂乃特！……快来呀！快来呀！……

猫 （伪善地站在一旁）我帮不了忙……我的爪子刚刚扭伤了……

狄狄尔 （挡住乱拳，竭力自卫）救人啊！……蒂洛！蒂洛！……我挡不住了！……他们人太多了！……有熊、猪、狼、驴、枞树、山毛榉！……蒂洛！蒂洛！蒂洛！……

〔狗拖着被挣断了的绳索，从橡树树身后跳出来，挤入

群树和众动物之间，扑到狄狄尔面前，不遗余力地保护他的小主人。

狗 （张开大口四处乱咬）我来了！我来了！我的小上帝！……不用怕！加油干！……给我咬着可够呛呢！……哟，熊呀，这口咬着你的大屁股啦！……喂，谁要来一口？……这一口给猪，这一口给马，这一口咬公牛的尾巴！哦！我撕破了山毛榉的短裤和橡树的长袍了！……枞树溜了！……说实话，天太热了！……

狄狄尔 （筋疲力尽）我撑不住了！……柏树在我头上狠狠地打了一下……

狗 哎哟！柳树给了我一下！……他打断了我的爪子！……

狄狄尔 他们又冲过来了！一起冲过来了！……这一回为首的是狼！……

狗 等一会，让我给他吃点苦头！……

狼 笨蛋！……你是我们的兄弟！……他的父母淹死过你的孩子呀！……

狗 他们做得对！……做得好极了！……因为那些孩子们就像你一样！……

群树和动物们 叛逆分子！……白痴！……叛徒！变节者！笨蛋！……犹大！……让他去吧！他总要死的！回到我们这里来吧！

狗 （充满热情，无限忠诚）不！不！……即使我独自一人，也要反对你们！……不，不！……我要忠诚于天神！忠诚于优秀者！忠诚于最伟大者！……（对狄狄尔）小心，熊来了！……提防公牛……我们扑向他的咽喉……哎哟！……我挨了一脚……驴踢断了我两颗牙齿……

狄狄尔 我顶不住了，蒂洛！……哎哟！……榆树给了我一下

……看哪，我的手流血了……这是狼，不然就是猪干的……

狗 等一下，我的小上帝……让我亲亲你。这里，我好好舐舐你……这会使你舒服些……好好藏在我背后……他们不敢再靠近了……不好！……他们又冲过来了！……啊！这一下，可真厉害！……我们要顶住！……

狄狄尔 （倒在地上）不，我顶不住了……

狗 有人来了！……我听见了，我嗅到了！……

狄狄尔 在哪儿？……是谁来了？……

狗 那边！那边！……是光来了！……她找到我们了！……我们得救了，我的小国王！……拥抱我吧！……我们得救了！……看哪！……他们慌了！……他们逃了！……他们怕了！……

狄狄尔 光！……光！……快来呀！……您快来呀！……他们造反了！……他们一起攻打我们！……

〔光上场；在她向前走时，晨曦在森林上空升起，森林变得明亮起来。

光 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唉，可怜的孩子！你真不懂事！……转一下钻石不就行了嘛！他们就会回到寂静之中、黑暗之中；而你也就会见不到他们的各种情态了……

〔狄狄尔转动钻石。——所有树木的灵魂都匆忙地奔回各自的树干，树身旋即合拢。——众动物的灵魂也消逝了；远处有头母牛和一头绵羊在吃草，悠然自得，等等。——森林又是一片宁静。狄狄尔环顾四周，神情惊讶。

狄狄尔 他们都在哪里？……他们怎么啦？……他们疯了吗？……

光 不，他们没有疯，他们一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时看不到他们，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这副德行罢了……我早就告诉

过你，我不在的时候，唤醒他们是有危险的……

狄狄尔 （揩刀）说实话，要是没有狗，我又没带刀的话……我真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可恶！……

光 在这世界上，人是单独地对付一切的，你看清楚了吧……

狗 你伤得不厉害吧，我的小上帝？……

狄狄尔 没关系……他们没碰着弥蒂儿……而你呢，我的好蒂洛？……你嘴上全是血，你的爪子折断了吧？……

狗 不值得一提……明天就好了……这可真是一场浴血大战啊！……

猫 （自一矮树丛跛行而来）我看是这样！……阉牛用角顶了一下我的肚子……虽然没有外伤，却痛得要命……橡树折断了我的爪子……

狗 我想看看是哪只爪子……

弥蒂儿 （抚摸猫）我可怜的蒂乃特，这是真的吗？……你刚才在哪儿？……我怎么没看到你？……

猫 （伪善地）小妈妈，那头可恶的猪想吃你，我去打他，马上就挂了彩……就在这时，橡树给了我重重的一下子，打得我晕头转向……

狗 （低声对猫）你呀，你明白，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不会叫你久等的！……

猫 （受委屈似的，对弥蒂儿）小妈妈，他侮辱我……他要伤害我……

弥蒂儿 （对狗）你让她安静地呆会儿，好不好……可恶的畜生……

〔众人下场。

·幕 落·

第四幕

第六场 幕 前

狄狄尔、弥蒂儿、光、狗、猫、面包、火、糖、水和奶上场。

光 我得到仙女贝丽吕娜的一个口信，她告诉我，青鸟可能就在这儿……

狄狄尔 在哪儿？

光 这儿，在这堵墙后面的墓地里……好像是这样的：这墓地里的某个死者把青鸟藏在坟墓里……现在要知道是哪个死者……我们必须一个一个地看一下……

狄狄尔 一个一个地看一下？……怎么干呢？……

光 这很简单：为了不多打扰死者，你在半夜里转动一下钻石。你就会看到死者从地下走出来，也可从坟墓里看到那些没有出来的死者……

狄狄尔 他们不生气吗？……

光 绝对不会生气，他们甚至觉察不到……死者不喜欢受到打扰；此外，死者习惯于半夜出来，因此这样做不会对他们有所妨碍……

狄狄尔 面包、糖和奶为什么脸色这样苍白，一句话都不说？……

奶 （摇摇晃晃地）我觉得头晕……

光 （低声对狄狄尔）别理会他们……他们害怕死者……

火 （跳跳蹦蹦地）我呀，我不怕死者！……我习惯烧死者……这些死者我以前都烧过；烧他们比现在干的事有趣得多了……

狄狄尔 蒂洛为什么身子发抖？……难道他也害怕吗？

狗 （牙齿格格响）我吗？……我没有发抖！……我呀，我从来不怕；只要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狄狄尔 猫怎么一声不响？

猫 （神秘兮兮地）我知道这是……

狄狄尔 （对光）你和我们一起去吗？……

光 不了，我最好和各样东西各种动物等在墓地的门口……时间还没有到……光还不能闯进死者那里……我让你和弥蒂儿在一起……

狄狄尔 蒂洛不能和我们在一起吗？……

狗 不，不，我留下，我留在这里……我要留在我的小上帝身边……

光 这办不到……仙女明确地作过指示；再说，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狗 好吧，好吧，只好这样了……如果死者凶恶，我的小上帝，你只要这样（他吹口哨），我就会来的……这就像在森林里那样：汪！汪！汪！……

光 走吧，再见，我亲爱的孩子们……我不会离得很远……（她吻别两个孩子）爱我的人和我所爱的人总能找到我的……（对各样东西和各种动物）你们大家……都从这儿走。

〔光同各样东西和各种动物下场。两个孩子单独地留在舞台中间。幕启，呈现出第七场的布景。

第七场 墓 地

月光皎洁的夜晚。乡村墓地。许多坟墓，青草满布的土墩，木制的十字架，石板墓盖，等等。

狄狄尔和弥蒂儿站在一块墓碑旁边。

弥蒂儿 我怕！
狄狄尔 （有点慌）我呀，我从来不怕……
弥蒂儿 死者凶吗，你说呀？……
狄狄尔 不凶，既然他们死了……
弥蒂儿 你见过死者吗？……
狄狄尔 见过，我很小的时候，见过一次……
弥蒂儿 你说，他们是什么模样？……
狄狄尔 全身都是白色的，安安静静的，冷冷冰冰的，不讲话……
弥蒂儿 你说，我们就要看到死者了吗？……
狄狄尔 当然啰，光这样说的……
弥蒂儿 死者在哪里呢？……
狄狄尔 在这儿，在青草底下，在大石块底下……
弥蒂儿 他们一年到头都在那儿吗？……
狄狄尔 都在那儿。

弥蒂儿 （指着石板墓盖）这是他们家的大门吗？……

狄狄尔 是的。

弥蒂儿 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出来吗？……

狄狄尔 他们只能在晚上出来……

弥蒂儿 为什么呢？……

狄狄尔 因为他们穿的是睡衣……

弥蒂儿 下雨的时候，他们也出来吗？……

狄狄尔 下雨时，他们呆在家里不出来……

弥蒂儿 你说，他们家里好吗？……

狄狄尔 据说非常狭小……

弥蒂儿 他们家里有小孩子吗？……

狄狄尔 当然有；死去的亲人都在一起……

弥蒂儿 他们吃什么？……

狄狄尔 他们吃草根、树根……

弥蒂儿 我们就要见到他们了吗？……

狄狄尔 当然啰，只要一转动钻石，什么都能看到……

弥蒂儿 他们会说什么呢？……

狄狄尔 他们什么也不会说，因为他们不说话……

弥蒂儿 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呢？……

狄狄尔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话要说……

弥蒂儿 为什么他们没有什么话要说呢？……

狄狄尔 你真烦死人了……

〔静场。

弥蒂儿 你什么时候转动钻石？……

狄狄尔 你不是知道的嘛，光说过要等到半夜，因为在那时可以少打扰他们……

弥蒂儿 为什么在那时可以少打扰他们？……

狄狄尔 因为那时他们要走出坟墓透透空气。

弥蒂儿 还没有到半夜吗？……

狄狄尔 你看得见教堂的钟吗？……

弥蒂儿 看得见，我连小针都看得见……

狄狄尔 好！夜半钟声就要敲响了……到了！……刚刚好……你听见了吗？……

〔子夜的十二下钟声响起。

弥蒂儿 我想走了！……

狄狄尔 还不是走的时候……我要转动钻石了！……

弥蒂儿 不，不！……别转动！……我想走开！……小哥哥，我害怕极了！……我害怕得要命！……

狄狄尔 可是没有什么危险呀！……

弥蒂儿 我不要看死者！……我不要看他们！……

狄狄尔 那好，你闭上眼睛就看不到他们了……

弥蒂儿 （拉住狄狄尔的衣服）狄狄尔，我站不住了！……不，我不行了！……死者要从地下出来了！……

狄狄尔 别这样发抖呀……他们只出来一会儿……

弥蒂儿 你也在发抖呀！……他们一定很可怕！……

狄狄尔 是时候了，不然要错过机会了……

〔狄狄尔转动钻石。有一分钟的时间，万籁俱寂，万物皆静，恐怖异常；随后，慢悠悠地，十字架摇晃起来，土墩裂开，石板墓盖自行掀起。

弥蒂儿 （靠着狄狄尔，缩成一团）他们出来了！……他们在这里了！……

〔这时候，从所有裂开的坟墓里，逐渐地上升朵朵花来，先是像水蒸气一样稠密难辨，然后变得洁白无瑕，越来越茂盛，越来越高耸，花团锦簇，神奇无比。花儿逐渐地不可抗拒

地蔓延到一切东西之上，将墓地变成一座仙境和婚礼似的花园；最初的曙光不久就映照着这座花园。晶莹的露珠在闪烁，百花盛开，微风吹过树叶飒飒作响，蜜蜂嗡嗡，苏醒过来的各种鸟儿将第一阵醉人的歌声响彻整个空间，礼赞阳光，礼赞生命。狄狄尔和弥蒂儿惊得发呆，目眩神迷，手牵着手，在花丛中走了几步，寻找着坟墓的陈迹。

弥蒂儿 （在草丛中寻找）死者在哪儿呀？……

狄狄尔 （也在寻找）没有死者呀……

·幕 落·

第八场 在有美丽云彩的幕前

狄狄尔、弥蒂儿、光、狗、猫、面包、火、糖、水和奶上场。

光 我想这一次我们能得到青鸟了。我一开始就应该想到这儿……只是在今天早上，我从曙光之中恢复了力气，这个念头才像天空中一缕光芒一样来到我心里……现在我们来到了神奇花园的入口处，这里由命运守卫着，里面会聚着人类的一切欢乐和幸福……

狄狄尔 里面有很多欢乐和幸福吗？我们能有吗？他们都是小个儿吗？……

光 有小个儿，也有大个儿，有肥胖的，也有细巧的，有极漂亮的，也有不怎么好看的……不久以前，最难看的都被逐出

花园，他们都到不幸那里去了。要注意的是，不幸就住在与此相邻的洞穴里，这洞穴与幸福之园是相通的，两者之间只由一道水气或一层薄幕隔开，从正义之冈或永恒之渊吹过来的风不时地驱散这道水气或掀起这层薄幕……现在，我们要组织好，提防着点。一般来说，幸福都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但也有一些个别的幸福比最大的不幸还要险恶，还要奸诈……

面包 我有个主意！如果他们险恶奸诈，我们最好都等在门口，当孩子们不得不逃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援助他们。这样不是很好吗？……

狗 不好！不好！……我要到处跟着我的两个小上帝！……让所有的胆小鬼都呆在门口吧！……我们不需要（看着面包）胆小鬼，也不需要（看着猫）奸贼！……

火 我呀，我要进去！……看样子里面很有趣！……里面可以一直跳舞……

面包 里面也有东西吃吗？……

水 （呜咽）我连最小的幸福也从来没见过！……我总想见一见啊！……

光 别扯了！谁都没有征询你们的意见……现在我决定：狗、面包和糖陪着孩子进去。水不要进去了，因为她太冷冰冰了；火也不要进去了，因为他太好动好闹了。我劝奶一定要留在门外，因为她太容易感情冲动了；至于猫呢，她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狗 她害怕着呢！……

猫 我要顺便去看一下几个不幸，他们是我的老朋友，就住在幸福的隔壁……

狄狄尔 那你呢，光，你不进去吗？……

光 我不能就这样到幸福那里去;他们大多数都受不了我的照耀……我这儿有块厚面纱,我每次去拜访幸福的人们都要戴上它……(她展开一条长面纱,仔细地把自己裹起来)不能让我灵魂的一缕闪光吓了他们,因为有许多幸福胆子很小,心里并不快活……瞧,这样打扮起来,那些并不怎样漂亮的和最肥胖的幸福见到我,就不会害怕什么了……

〔幕启,呈现出第九场的布景。

第九场 幸福乐园

幕启,现出幸福乐园的前部,乃是一间由高高耸立的大理石圆柱组成的大殿,圆柱之间张挂着沉甸甸的绛红帷幕,由金色绳索系牢,遮住了整个背景。这样的建筑令人想起威尼斯或弗兰德尔文艺复兴时的最为淫靡最为华丽的年代(维罗内兹和鲁本斯的时代)①。花叶边饰、象征丰收的羊角图案、卷缆花饰、瓶饰、人像图饰和镀金饰物,充塞大殿,到处可见。——大殿中央放着一张碧玉仙桌,镶金嵌银,厚实宽大;桌上摆满烛台、水晶器皿、金银餐具和珍馐美肴。——人间最为肥胖的幸福围桌而坐,正在狂饮豪吃,叫嚷歌唱,手舞足蹈;有的已躺卧或沉睡在山珍野味、罕世水果和翻倒的水壶与双耳尖底瓮之间。他们个个身材高大,难以置信地

① 维罗内兹(1528—1588),威尼斯派画家;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尔派画家。

大腹便便，脸色红润，穿着丝绒锦缎衣服，戴着金银珠宝饰物。美丽的女奴们川流不息地端上彩绘的盘碟和冒着泡沫的饮料。——以铜管乐器为主奏出庸俗、快活和强劲的音乐。——整个舞台沉浸在浑浊的红光中。

狄狄尔、弥蒂儿、狗、面包和糖起先有些胆怯，他们紧紧围着光从右侧走到舞台前方。猫也从右侧上场，他一声不响地朝舞台背景处走去，掀开幽暗的帷幕，消失了。

狄狄尔 这些肥胖先生笑笑闹闹，吃着那么多好东西，他们是谁呀？

光 他们是最为肥胖的人间幸福，我们用肉眼就能看见他们。青鸟可能一时误入歧途，混在他们中间，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现在你不要转动钻石。我们按例先从大殿的这一部分找吧。

狄狄尔 我们可以走近他们吗？

光 当然可以。他们虽然很俗气，一般来说教养都很差，可并不坏。

弥蒂儿 他们的点心多精美呀！……

狗 还有野味！红肠！羔羊腿！小牛肝！……（发布宣言似的）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小牛肝更好、味道更美、价值更高的了！……

面包 但是用精白面粉做的四磅面包除外！他们的面包真叫人赞叹！……多漂亮啊！多漂亮啊！比我还大！……

糖 对不起，对不起，一千个对不起……请允许我说，请允许我

说……我不想得罪谁；但请你们不要忘记甜食和糖果，这一桌的光荣全是他们赋予的，他们的流光泛彩——如果我斗胆地这么说——超过了这座大殿里所有的一切，也许超过了其他地方的所有一切……

狄狄尔 他们多高兴多快乐啊！……他们又是叫！又是笑！又是唱！……我想他们看见我们了……

〔确实如此，十二个最肥胖的幸福从桌边站起来，捧着肚子，步履艰难地走向孩子们这群人。

光 一点儿也不要怕，他们很是热情好客……他们可能来邀请你用晚餐呢……你别接受，什么也别接受，免得忘掉你的使命……

狄狄尔 怎么?连一块小点心也不能接受吗?看上去，点心多好，多新鲜，铺了多少糖，放了多少蜜饯，奶油都流出来了！……

光 点心是危险的东西，会摧毁掉你的意志。要完成使命，就必须懂得作出某些牺牲。你要有礼貌地但要坚决地谢绝邀请。他们来了……

最肥胖的幸福 （把手伸给狄狄尔）你好，狄狄尔！

狄狄尔 （惊讶地）您怎么认识我？……您是谁？……

最肥胖的幸福 我是最肥胖的幸福，名叫富有幸福，我代表我的兄弟们来邀请您和您的一家光临我们永远不散的筵席。您将坐在人间真正肥胖幸福的佼佼者当中。请允许我给您介绍其中主要的几位。这是我的女婿业主幸福，他的肚子像只梨。这位是虚荣满足幸福，他的脸虽有点浮肿，却很漂亮。（虚荣满足幸福俨然以保护者的姿态鞠躬致意。）这两位是不渴而饮幸福和不饥而食幸福，他们是孪生兄弟，腿是通心粉做的。（他俩摇摇晃晃地鞠躬致意。）这位是一无所知幸福，他聋得像块木板条；这位是全不明白幸福，他瞎得像只

鼹鼠。这两位是一无所为幸福和睡眠过度幸福，他们的手是面包屑做的，眼睛是桃子果冻做的。最后这位是笑胖幸福，他长着一张大阔嘴，总是难忍一笑……

〔笑胖幸福捧腹大笑地鞠躬致意。

狄狄尔 （指着一个站在一旁的肥胖幸福）那位呢？他不敢走过来，背对着我们，为什么呢？……

最肥胖的幸福 别理他，他有点拘束，见不得孩子们……（抓住狄狄尔的手）您来吧！盛宴又开始了……从清早起，这是第十二次开宴了。就等您了……您听到所有来客都在大声叫您，请您赏光吗？……我不向您一一介绍，人太多了……（把手臂伸给两个孩子）请允许我领你们到贵宾座……

狄狄尔 多谢您盛情邀请，最肥胖的幸福先生……我非常抱歉……眼下我无法接受邀请……我们有急事，我们在寻找青鸟。您也许知道青鸟藏在哪儿吧？

最肥胖的幸福 青鸟？……等一等……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过去有人对我提起过……我认为这种鸟儿是不好食用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桌面上从来没有上过这种鸟儿……这就是告诉你说，我们认为这种鸟儿不够档次……你们不必费心费力去找了，比青鸟好的东西，我们这里多着呢……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吧，你们将看到我们所做的事……

狄狄尔 你们做些什么事？

最肥胖的幸福 我们不停地忙于什么都不做……我们没有片刻的休息……必须喝呀，必须吃呀，必须睡呀。这都得专心致志地去做……

狄狄尔 这样快活吗？

最肥胖的幸福 是呀，快活……必须这样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别的事情了……

光 您相信是这样的吗？……

最肥胖的幸福 （指着光，低声问狄狄尔）这个没有教养的年轻姑娘是谁？……

〔在这段谈话的时间里，第二等的肥胖幸福们在照料狗、糖和面包，拉他们入席。狄狄尔突然发觉他们已同主人们一起入了席，亲亲热热地正在大吃大喝，手舞足蹈，兴奋异常。

狄狄尔 光，您看哪！……他们上桌吃了！……

光 叫他们回来！不然的话，不堪设想！……

狄狄尔 蒂洛！……蒂洛！到这里来！……要你赶快来这里，听见没有！……那边的糖和面包，你们，谁允许你们离开我的？……没有得到许可，你们在那儿做什么？……

面包 （满嘴都是食物）你对我们说话，不能客气点吗？……

狄狄尔 什么？自作主张，对我不用尊称的，是面包吗？……你这是怎么啦？……而你，蒂洛！……你就是这样服从的吗？快点，回到这儿来，跪下，跪下！……更快一点！……

狗 （在桌子的一端小声说）我啊，我一吃上，就谁也不管了，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糖 （甜言蜜语地）请您原谅我们，我们要是就这样退席，那会得罪热情好客的主人的……

最肥胖的幸福 您瞧！……他们给你们做出了榜样……来吧，都在等你们呢……你们要是拒绝，我们不会答应的……我们将软拉硬拖了……肥胖幸福们，来吧，来帮我呀！……把他们强行拖入席，不管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快乐快乐！……

〔所有的肥胖幸福，都发出欢乐的狂叫，竭力蹦跳过来，拖走两个挣扎着的孩子；而笑胖幸福用力地紧紧抱住光的

腰。

光 是时候了，快转动钻石！

〔狄狄尔照光的吩咐做了。整个舞台立即亮起难以描述的玫瑰色的柔光，神奇地和谐、轻逸。前台那些笨拙的装饰物，厚实的红帷幔散开了，消失了，展现出一座神话般的美妙的花园，宁静晴朗，一座绿荫掩映、景色悦目的宫殿；那儿枝叶硕壮，明亮，繁茂，密而有致；那儿花朵散发着醉人的清香，凉爽喜人之水到处流淌喷溅，好像要把幸福的思想带到天之涯海之角。狂欢的宴席不留痕迹地撤去了；肥胖幸福们所穿的丝绒和锦缎，所戴的花环，在吹入舞台的带闪光的微风中冉冉升起，被撕裂成碎片落在地上，与此同时，那些笑容可掬的假面具落在惊惶的宾客脚下。这些肥胖幸福们，看上去就像破裂的气囊萎缩了。他们在不习惯的光线刺激下，眨着眼睛，互相注视着，最后终于看清他们本来的面目，原来是赤身露体的，丑陋无比的，皮肉松弛的，神情凄然的；于是发出羞惭和惊惶的喊叫，其中笑胖幸福的喊叫，声音最高，最为清晰可辨。只有全不明白幸福无动于衷，全然宁静；其余的肥胖幸福则万分激动，企图逃离，企图躲到最为幽暗的角落里去。可是，光彩夺目的花园里不再有阴暗的地方。于是走投无路之下，大多数肥胖幸福都决定通过悬挂在右边角落里用来封闭不幸洞穴拱门的那道帷幕。每当一个肥胖幸福在慌乱之中撩起这帷幕的一角，从洞穴深处就传来一阵辱骂、诅咒和恶语。至于狗、面包和糖，则耷拉着脑袋，回到孩子和光那里，窘迫万分地躲在他们后面。

狄狄尔 （看着肥胖幸福们仓皇出逃）天哪，他们多丑呀！……他们跑到哪里去？

光 毫无疑问，我看他们丧失理智了……他们竟跑到不幸那里

去了，我真担心他们要永远留在那地方了……

狄狄尔 （环视四周，赞叹地）哦！多美的花园，多美的花园呀！……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光 我们还在原来的地方；只是你的眼睛变换了角度……我们如今看到了事物的真相；我们将看到能承受钻石光芒的各种幸福的灵魂。

狄狄尔 这多美呀！……天气多晴朗！……好像在仲夏一样呢……哦！我听见有人走过来了，来找我们了……

〔确实如此，花园里出现好多天使，她们仿佛从沉睡中醒来，悠然地在树木之间滑行。她们穿着闪光的长裙，色调细腻悦目，宛如沉睡初醒之玫瑰，笑靥醉人之水波，黎明时的苍穹，琥珀色的露珠，诸如此类等等……

光 看哪，来了几个可爱的好奇的幸福，他们将会告诉我们……

狄狄尔 你认识他们？……

光 是啊，他们我都认识；我常到他们那里去，而他们却不知道我是谁……

狄狄尔 他们人真多，真多！……他们从四面八方出来了！……

光 过去他们还要多呢。肥胖幸福把他们弄死了不少。

狄狄尔 不过我看，留下的也还很多呢……

光 随着钻石的威力影响到花园，你还将看到更多的呢……世界上的幸福比人们料想的要多得多；不过，大多数人一点也没有发觉他们罢了……

狄狄尔 有几个小的走过来了，我们迎上去吧……

光 不必迎上去；凡是对我们感兴趣的，都会到这儿来的。我们没有时间去认识所有的……

〔一群小身材的幸福跳跳蹦蹦，笑声朗朗地从绿荫中奔出来，围着孩子们跳起轮舞来。

狄狄尔 他们多漂亮呀，多漂亮呀！……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谁？……

光 他们是儿童幸福……

狄狄尔 可以和他们讲话吗？……

光 没用。他们会唱歌，会跳舞，会笑，但还不会说话……

狄狄尔 （跳跃着）你们好！你们好！……噢！那边那个小胖子在笑呢！……他们的脸色多好，袍子多漂亮！……他们在这里都是有钱的吗？……

光 不，这儿和别的地方都一样，穷的比富的要多得多……

狄狄尔 那么，穷的在哪儿？……

光 我们无法辨认出来……凡是儿童幸福都是穿着天地之间最美丽的衣裳。

狄狄尔 （按捺不住地）我想和他们一起跳舞……

光 这绝对不行，我们没有时间……我看他们没有青鸟……再说，他们忙着呢，你瞧，他们已经走过去了……他们也没有时间浪费，因为童年是很短暂的……

〔另一群比前面稍大的幸福奔入花园，高声唱道："他们在这儿！他们在这儿！他们看见我们了！他们看见我们了！……"围着孩子们跳起欢快的法兰多拉舞[1]。跳完之后，看上去是为首的那个走向狄狄尔，并向他伸出手来。

幸福 你好，狄狄尔……

狄狄尔 又有一个认识我的！……（对光）到处有人认识我了……你是谁？……

幸福 你认不出我吗？……我敢肯定，在这儿的你一个也认不出，是吗？……

---

① 流行在法国南方的一种民间集体舞。

狄狄尔 是啊……我认不出……我想不起来是不是见过你们……

幸福 你们听见了吗？……我早就料到了！……他从来没见到过我们！……（这一群幸福都大笑起来）可是，我的小狄狄尔，你是只认识我们大家的！……我们总是在你周围的！……我们与你同吃、同喝、同睡同醒、同呼吸同生活的啊！……

狄狄尔 是呀，是呀，完全是这样，我知道了，我记起来了……不过，我想知道怎样称呼你们……

幸福 我很清楚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你家里的家庭幸福的头儿，他们都是住在你家的幸福……

狄狄尔 我家里有幸福吗？……

〔所有幸福都大笑起来。

幸福 你们听他说些什么！……在你家里是不是有幸福！……噢，小可怜的，你们家幸福多得连门窗都要挤坍呢！……我们笑啊，我们唱啊，我们创造出来的欢乐可以把墙壁推倒，把屋顶掀掉；可是我们是白费劲，你什么也没有看到，你什么也没有听见……我希望日后你要更懂事一些……现在你过来与最值得注意的一些家庭幸福握握手……这样一来，你回家以后就能更容易地认出他们了……然后，当你过上愉快的一天，到晚上你就可用一个微笑来鼓励他们，说句可爱的话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确实是干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使你的生活变得轻松快乐……先介绍我自己吧，我是你的仆人，名叫健康幸福……我不是最漂亮的，却是最重要的。你认出我了吧？……这位是新鲜空气幸福，他几乎是透明的……这位是孝亲幸福，他身穿灰衣，总是忧心忡忡的，因为人们从来不看他……这位是蓝天幸福，理所当然地穿

着蓝色的衣服,这位是森林幸福,他当然穿着绿色的衣服,你每次站在窗前都能见到他……这里还有日照幸福,他穿着像钻石一样闪光的衣服;还有春天幸福,他穿着青翠碧绿的衣服……

狄狄尔 你们每天都穿得这样漂亮吗?……

幸福 是啊,在每户人家里,当人们睁开眼睛,对我们来讲,每天都是星期天……然后,到了傍晚,夕阳幸福来了,他比世间所有的国王都要更为俊美;接着而来的是观星升起幸福,他浑身金灿灿的,像古代的天神……天气不好时,雨天幸福就来了,他满身珍珠;还有冬火幸福,他对冻僵的手展开他那美丽的绛红色大氅……我还没有说到我们之中最好的呢,因为他几乎可说是你马上将见到的清澈透明的皆大欢乐的兄弟,他叫天真无邪思想幸福,是我们之中穿得最为明亮的……还有……哦,真的,太多了!……我们说也说不完;我应该先去通知大欢乐们,她们住在上天深处,靠近天国大门,她们还不知道你们来了呢……我差赤脚踏露幸福去催她们快来,他最轻捷了……(对跳跳蹦蹦过来的赤脚踏露幸福)快去!……

〔这时候,一个穿黑色紧身衣的小魔鬼,一面发出含糊不清的叫声,一面挤开众幸福,走近狄狄尔,疯狂地蹦跳着,弹弹狄狄尔的鼻子,打打狄狄尔的耳朵,踢踢狄狄尔的脚,狄狄尔总是猝不及防。

狄狄尔 (惊呆,气极)这个野小鬼是谁?

幸福 哦!这是无法忍受欢乐,他又从不幸之洞逃出来了。大家不知把他关在哪里。他关在哪儿都要逃,连不幸也不愿看住他。

〔小魔鬼继续作弄狄狄尔,狄狄尔徒然地自卫着。忽然

小魔鬼大笑着，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就像来时那样。

狄狄尔 他这是怎么啦？他有点神经搭错吧？

光 我不知道。你不听话时，好像也是这样的。趁此机会，该问问青鸟的事了。家庭幸福的头儿大概会知道青鸟在什么地方……

狄狄尔 青鸟在哪儿？……

幸福 他不知道青鸟在哪儿！……

〔所有的家庭幸福都放声大笑。

狄狄尔 （生气地）是啊，我是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

〔又是一阵大笑。

幸福 算了，你别生气啊……我们呢，也认真一点……他不知道，又怎样呢，比起大多数人来，他并不更可笑啊……噢，小赤脚踏露幸福已经通知了大欢乐，她们正朝我们走过来了……

〔确实，有一群身材颀长，面貌像天使般美丽的女子，穿着亮光闪闪的长裙，款步而来。

狄狄尔 她们多美啊！……她们为什么不笑呢？……她们不快乐吗？……

光 人并不是在笑的时候才是最快乐的……

狄狄尔 她们是谁？……

幸福 她们是众大欢乐……

狄狄尔 你知道她们各自的名字吗？……

幸福 当然知道，我们经常和她们在一起玩……最前面的那一位是正义大欢乐呀，每当不义得到纠正，她就微笑——我还太年轻，我还没有看见她微笑呢。在她后面的，是善良欢乐，她最幸福，可也最忧愁；她要去安慰不幸，要阻止她去，那是很难的。右边的那一位是工作完成欢乐，她旁边的是

思想欢乐。后面的是明白欢乐，她一直在寻找她的兄弟全不明白幸福……

狄狄尔 可我见到过她的兄弟！……他跟着那些肥胖幸福到不幸那里去了……

幸福 我早料到了！……他变坏了，和坏朋友经常混在一起，使他完全堕落了……可别对他的姐妹提起这些。她要是去寻找他，我们这里就要失去一个最美的欢乐了……这里，在最重要的欢乐里，还有赏美欢乐，她每天都要给这座明媚的花园增添几缕光芒……

狄狄尔 那边，远远的地方，在金色的云层中，我尽力踮起脚尖挺直身子才能看到的那一位，她是谁呢？……

幸福 那是爱情大欢乐……你怎么做都白费力，你人太小了，你看不到她整个身子的……

狄狄尔 那么下面的，在最后面的，那些蒙住面纱，不肯走近来的呢？……

幸福 她们是人们还没有认识的欢乐……

狄狄尔 其他这些人对我们怎么样？……她们为什么要闪开呢？……

幸福 因为有一个新的欢乐走来了，她也许是我们之中最为纯洁的……

狄狄尔 她是谁？

幸福 你还没有认出她吗？……你仔细瞧瞧，睁大你的两眼瞧呀，用你的心瞧呀！……她看见你了，她看见你了！……她张开双臂，向你跑来了！……这是你的母亲欢乐，母爱无双欢乐！……

〔其他欢乐从四面八方跑来，向她欢呼；之后，在母爱欢乐面前悄然退下。

母爱 狄狄尔！还有弥蒂儿！……怎么，是你们，我在这里会见到你们！……我真没有想到！……我一个人在家里很孤独，你们两个一直登上天来了，在这儿，所有母亲的灵魂都在欢乐之中闪闪发光……好吧，先来亲亲吻，尽量地亲亲吻！……你们俩都在我怀里，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为幸福的了！……狄狄尔，你没有笑？……弥蒂儿，你也不笑？……你们不认识你们母亲的爱了吗？……可是好好看着我吧，这不是我的眼睛，我的嘴唇和手臂吗？……

狄狄尔 是的，我认出来了，可起先我不知道呀……你像妈妈，可你要漂亮多了……

母爱 是啊，我呀，我不会再老下去了……在这儿，每过去一天，就会给我增添力量、青春和幸福……你们每微笑一次，我就年轻一岁……在家里，这是看不出来的，但在这里，什么都看得出，真是这样的……

狄狄尔 （惊奇地，轮番地注视她和拥抱她）这条漂亮的裙子，是用什么做的？……用绸缎，还是用银，还是用珍珠做的？……

母爱 不，都不是；这是用亲吻、注目和抚爱做成的……每给一个吻就在裙上增添一缕月光或日光……

狄狄尔 这真有趣，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你这样有钱……你把裙子藏在哪儿？……是不是放在那只爸爸有钥匙的大柜里？……

母爱 没有，我一直穿在身上，只是别人看不见罢了，因为闭着两眼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做母亲的，只要爱她的孩子，就是有钱人。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的……母亲没有贫穷的、丑陋的和年老的……她们的爱总是最美的欢乐……当她们显出忧愁的神情时，只要她们收到一个亲吻，或者她们给出一个亲吻，就足够使她们眼睛深处的所有泪珠全都

变成颗颗星星……

狄狄尔 （惊奇地注视着她）是呀，真是这样，你的眼睛里全是星星……这是你的眼睛，但是更加美丽了……这也是你的手，戴着小戒指……甚至那天晚上点灯时你烧伤留下的疤痕也还在……不过这手更白了，皮也更细嫩了！……仿佛上面会流出光来似的……这手不像在家里的那手，要干活吧……

母爱 不，这是同样的手呀；你难道没有看见，当这手抚摸你时，她就变得雪白雪白和光彩奕奕吗？……

狄狄尔 妈妈，这真奇怪，这完全是你的声音；但是你讲起话来要比在家里好听多了……

母爱 在家里要干的活儿太多了，没有时间好好说话……不过没有说出来的话，也是照样能领会的……现在你看见过我了，赶明儿你回到家里那间小屋，看见我穿着破裙子，你会认出我来吗？……

狄狄尔 我不想回去……既然你在这里，我也要留在这里，你在这里呆多久我就呆多久……

母爱 可这是一回事啊，我住在人间，我们住在人间……你到这儿来是为了明白和学会你在下界见到我时应该怎样看待我……你懂了吗，我的狄狄尔？……你以为在天国；其实我们拥抱的地方都是天国……不会有两个母亲的，你不会有别的母亲的……每个孩子都只有一个母亲，而且总是这一个，总是最美的；但必须认识她，知道怎样看待她……可是你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怎么会找到这条自从人类居住在地球上就一直在寻找的路的？

狄狄尔 （指着光；光出于谨慎，躲在一旁稍远处）是她带我来的……

母爱 她是谁？……

狄狄尔 她是光……

母爱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人家告诉我，她很喜欢你们俩，她很和蔼可亲……可她为什么要躲起来呢？……她从来都不露出她的脸吗？……

狄狄尔 不，她担心幸福看到她太亮，会害怕的……

母爱 怎么，她竟不知道我们都在等着她！……（招呼其他的大欢乐）快来呀，快来呀，我的姐妹们！快来啊，都过来啊，光终于来看我们了！……

〔众大欢乐中一阵骚动，她们奔跑过来，大声叫喊："光在这儿！……是光，是光！"

明白欢乐 （推开众人，上前拥抱光）您原来就是光，我们刚才还不知道呢！……春去冬来，冬去春来，我们等您等了多少年啊！……您认出我来了吗？……我是明白欢乐，我找您找了多久了啊……我们都很快乐，可是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以外的东西……

正义欢乐 （上前拥抱光）您认出我来了吗？……我是正义欢乐，我恳求您恳求了多久了啊……我们都很快乐，可是我们看不到我们影子以外的东西……

赏美欢乐 （也拥抱光）您认出我来了吗？……我是赏美欢乐，我爱您爱得多么深啊……我们都很快乐，可是我们看不到我们梦想以外的东西……

明白欢乐 好啦，好啦，我的姐妹，别再叫我们久等下去了……我们都相当坚强，我们都相当纯洁……撩开这些面纱，让我们见识见识最后的真理和最后的幸福吧……您瞧，我们所有的姐妹们都跪在您的脚下了……您是我们的女王，给我们奖赏吧……

光 （拉紧面纱）我的姐妹们，我美丽的姐妹们，我听从我主的吩

咐……这一时刻还没有到来，也许这一时刻就将敲响，那时我将全无顾忌地不加掩饰地回到这儿来……再见吧，你们都起来，让我们像久别重逢的姐妹们那样相互拥抱吧，等候那一天吧，它不久就会来到……

母爱 （拥抱光）您对我那两个可怜的孩子真好……

光 我待那些相亲相爱的人们一直是这样的……

明白欢乐 （走近光）愿最后一吻留在我的额头上……

〔她俩长时间地拥抱，等她俩分开后，抬起头来，见到彼此都噙着泪水。

狄狄尔 你们为什么哭了？……（看着其他欢乐）咦！你们也哭了……你们大家为什么都热泪盈眶呀？……

光 别问了，我的孩子……

· 幕 落 ·

第五幕

第十场 未来王国

蓝天宫殿中的几间大厅，即将出生的孩子们都在这儿等待着。支撑着青绿色穹顶的，是望不到尽头的蓝宝石圆柱。这儿的一切，从光线和天青色石板，到最后几道拱门在背景处留下的渐趋消失的点点痕迹，到最细小的物体，均呈现一种虚幻的、深沉的、仙境般的青色。只有柱头、柱墩、拱顶石、几张坐椅、几条圆形长凳是白色大理石或雪花石的。——右边，柱子之间有几扇乳白色大门。这些大门朝着现实生活和曙光码头，在这一幕结束时，时间将推开大门的双扉。一群穿青色长袍的孩子们，均匀地散布在大厅各处。——有的在玩耍，有的在散步，有的在交谈，有的在沉思；有许多孩子已经睡着了，也有不少孩子还在柱间悉心从事于未来的发明；他们制造的工具、器械和仪器，他们培植或采集的植物、花卉和果实，同这座宫殿的气氛一样，也具有超乎寻常的、亮光闪闪的青色。——有几个身材颀长，容貌娴美至绝的女子，看来就是天使，她们在穿着颜色较为浅淡、有点儿透明的青色衣服的孩子们中间，

来回走动着。

狄狄尔、弥蒂儿和光自左边悄悄地上场，溜到前台的柱子间。他们的到来在青衣小孩中引起一阵波动。青衣小孩们马上从各个角落奔过来，围住这几位不速之客，好奇地注视着他们。

弥蒂儿 糖、猫和老实的面包在哪里呀？……

光 他们不能到这里来；如果他们知道了未来，就不会再服从听话了……

狄狄尔 那么狗呢？……

光 也不好让他知道他在未来将遭遇到什么……我将他们都关在教堂的地窖里了……

狄狄尔 我们现在在哪儿啊？……

光 我们现在在未来王国里，在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中间。既然钻石能让我们在人类看不到的这个地方看个清楚，我们很可能在这儿找到青鸟……

狄狄尔 既然这儿什么都是青色的，当然鸟儿也肯定是青色的了……(环顾四周)天哪，这一切多美呀！……

光 看哪，孩子们都跑过来了……

狄狄尔 他们是不是生气了？……

光 不是……你瞧，他们都在笑呢，只是他们感到奇怪……

青衣童儿们 (跑过来越来越多)世上的活孩子……快来看世上的活孩子啊！……

狄狄尔 他们为什么叫我们是“世上的活孩子”？……

光 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出世……

狄狄尔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光 他们正等着出生的时刻的到来……

狄狄尔 出生的时刻？……

光 是啊；来到这儿的孩子都是要出生到地球上去的。每个孩子都在等着他的出生日……当父母想要孩子的时候，你看到的右边的那些大门就会打开，小孩便从那儿降临人间……

狄狄尔 孩子真多！孩子真多！……

光 要比这多得多呢……我们没有都看到呢……想想看吧，到世界末日，要出生多少孩子……没有人能数得清……

狄狄尔 这些身材高大的青衣女人是谁呢？……

光 不怎么清楚……我想是守护的人吧……据说在人类之后，她们也要降临世间……但是，是不许问她们的……

狄狄尔 为什么呢？

光 因为这是地球的秘密……

狄狄尔 那么这些孩子们呢，可以和他们说话吗？……

光 当然可以，应该结识他们……喏，这个小孩是他们中间最好奇的……走过去，和他谈谈吧……

狄狄尔 该和他谈什么呢？……

光 随便你，就像对一个小伙伴那样……

狄狄尔 可以和他握手吗？

光 当然可以，他不会对你使坏的……瞧你，不要这样拘束呀……我让你们单独在一起，你们可随便一些……再说，我也要同那个青衣大女子谈谈呢……

狄狄尔 （走近青衣孩子，把手伸给他）你好！（摸孩子的青袍子）这是什么？

青衣童儿 （认真地用手指碰碰狄狄尔的帽子）这是什么？……

狄狄尔 这个吗？……这是我的帽子……你没有帽子吗？……

青衣童儿 没有；帽子是干什么用的？……

狄狄尔　是拿着问好用的……还有，天冷的时候……

青衣童儿　冷是什么？……

狄狄尔　冷就是这样发抖：嗞！嗞！……就是这样朝手上呵气，或者像这样屈伸手臂……

〔他使劲地屈伸手臂。

青衣童儿　地球上冷吗？……

狄狄尔　冷呀，有时候，在冬天，没有生火时……

青衣童儿　为什么不生火呢？……

狄狄尔　因为生火是很贵的，要有钱去买木柴的……

青衣童儿　钱是什么？

狄狄尔　是用来买东西的……

青衣童儿　哦！……

狄狄尔　有些人有钱，有些人一点钱也没有……

青衣童儿　为什么呢？……

狄狄尔　因为他们不是富人……你是富人吗？……你几岁了？……

青衣童儿　我不久就要出生了……十二年后我要出生了……出生，好不好呢？……

狄狄尔　噢，好！……可有趣了！……

青衣童儿　你是怎样出生的？……

狄狄尔　我记不起来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青衣童儿　听说地球和地球上的人都美极了！……

狄狄尔　是啊，这样说并不差……有鸟儿，有点心，有玩具……有的人什么都有，那些没有的人只能瞧着别人的……

青衣童儿　人家对我们说，母亲都等在门口……母亲都很和蔼可亲，这是真的吗？……

狄狄尔　噢，是真的！……母亲比一切都好！……奶奶也是这样；

可惜她们死得太早了……

青衣童儿　她们要死的吗？……死是什么？……

狄狄尔　有一天晚上她们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青衣童儿　为什么呢？

狄狄尔　谁知道呢？……也许她们太伤心了……

青衣童儿　你的也走了吗？……

狄狄尔　我的奶奶吗？……

青衣童儿　你的母亲还是你的奶奶，我怎么知道？……

狄狄尔　噢！可这并不一样！……奶奶总是先走的；这已经够叫人伤心的了……我的奶奶多么好啊……

青衣童儿　你的眼睛怎么啦？……怎么会滚出珍珠来？……

狄狄尔　不，这不是珍珠……

青衣童儿　那么，这是什么呢？……

狄狄尔　没有什么，都是这种青色，使我有点眼花……

青衣童儿　这叫什么？……

狄狄尔　什么叫什么？……

青衣童儿　喏，那往下滴落的……

狄狄尔　没什么，那是一点儿水……

青衣童儿　是从眼睛里出来的吗？……

狄狄尔　是的，有的时候，当哭的时候……

青衣童儿　什么是哭？……

狄狄尔　我没有哭呀；都是这种青色……不过，假如我哭的话，也就是这样的……

青衣童儿　人常常哭吗？……

狄狄尔　小男孩不常哭，小女孩常常哭……这儿的孩子哭不哭？……

青衣童儿　不哭，我不会哭……

狄狄尔 那好吧，你会学会的……你身上的这些青色的大翅膀，是做什么游戏用的？……

青衣童儿 这个吗？……是我到地球上要发明的东西……

狄狄尔 什么发明？……你难道已经发明过一些东西了？……

青衣童儿 是呀，你不知道？……我到了地球后，一定要发明一种使人幸福的东西……

狄狄尔 是可以吃的好东西吗？……会发出响声的吗？……

青衣童儿 不是的，什么声音也没有……

狄狄尔 这真可惜……

青衣童儿 我每天都在干这个……差不多快干成了……你要看看吗？……

狄狄尔 要看看的……在哪儿？……

青衣童儿 那边，从这儿就能看到，在两根柱子中间……

另一个青衣童儿 （走近狄狄尔，拉他的袖子）你说，你要看看我的发明吗？……

狄狄尔 要看的，是什么呢？……

第二个青衣童儿 是三十三种延年益寿药……喏，就装在这些青色的瓶子里……

第三个青衣童儿 （走出人群）我啊，我带来一种没有人认识的光！（他浑身发光，燃起奇异的火焰）这很稀奇吧，对吗？……

第四个青衣童儿 （拉狄狄尔的手臂）来看看我的机器吧，它能在空中飞翔，就像没有翅膀的鸟儿一样！……

第五个青衣童儿 不行，不行；该先来看看我的机器，它能找到埋藏在月亮里的宝藏！……

〔众青衣童儿都急忙围住狄狄尔和弥蒂儿，一齐叫嚷："不行，不行，来看我的！……不，我的更好看！……我的更叫人惊奇！……我的全用糖做的！……他的没有什么奇怪

……他剽窃了我的设计思想！……”等等。在这片乱纷纷的叫嚷声里，两个世上的活孩子被拖到一派青色的工场；在那里，每位发明家都将自己理想的机器开动起来。于是为虚幻的淡青色烟雾所笼罩着的机轮、机盘、飞轮、齿轮、滑轮、皮带、以及尚未命名的、稀奇古怪的机件，都旋转起来，形成一阵阵青色的转圈。一群奇异神秘的发明物，或凌空而起，翱翔在穹顶之下，或匍匐于柱子脚下；这时那些青衣童儿纷纷打开图纸，翻开书本，揭开青色雕像的幕布，捧来仿佛是用蓝宝石和绿松石做成的其大无比的花卉和水果。

一个青衣童儿 （背着巨大的青雏菊，重压之下他弯着腰）你们来看我种的花儿吧！……

狄狄尔 这是什么？……我不认识啊……

青衣童儿 这是雏菊啊！……

狄狄尔 不可能是雏菊！这么大，像车轮一样……

青衣童儿 闻闻，多香啊！……

狄狄尔 （嗅了嗅）真是不可思议！……

青衣童儿 我将来到地球上时，雏菊就会这样大而香……

狄狄尔 什么时候去？……

青衣童儿 五十三年四个月零九天以后……

〔这时上来两个青衣童儿，抬着一串难以置信的大葡萄，仿佛是吊在杆上的吊灯，颗颗葡萄都比梨还大。

扛葡萄的青衣童儿之一 我们的水果叫什么，你说？

狄狄尔 一串梨儿！……

扛葡萄的青衣童儿之一 不对，这是葡萄！……当我到三十岁时，葡萄都是这样的！……我已经找到法儿了……

又一个青衣童儿 （不堪重负地挎着一只盛着像甜瓜一样大的青苹果的篮子）看看我的吧！……看看我的苹果吧！……

狄狄尔　这可是甜瓜啊！……

挎篮青衣童儿　不是甜瓜！……这是我种的苹果，还不是最好的呢！……当我到世上的时候，所有的苹果都将这么大……我已经找到窍门了！……

又一个青衣童儿　（推着青色小车，上面装着比南瓜还大的青甜瓜）我的小甜瓜怎么样？……

狄狄尔　这可是南瓜啊！……

推车的青衣童儿　我到世上去时，甜瓜都将这样大！……我将来是九大行星国王的园丁……

狄狄尔　九大行星国王？……他在哪里？……

九大行星国王　（傲然上前。他看上去只有四岁，两条蜷曲的小腿费了好大劲才能站直）在这里！……

狄狄尔　哎！你不大啊……

九大行星国王　（神情庄重，以训人的口吻）我之将所为，势必将伟大。

狄狄尔　你将做什么呢？

九大行星国王　我将创立太阳系行星总联邦。

狄狄尔　（愣住）啊，真的吗？……

九大行星国王　总联邦管辖所有行星，除了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这三个行星距离太远，实在无法计量。

〔他举止庄重地走了。

狄狄尔　他真有趣……

一个青衣童儿　你瞧见那一个吗？

狄狄尔　哪一个呀？

青衣童儿　那边，在柱脚下睡觉的那个……

狄狄尔　他怎么啦？

青衣童儿　他将把真正的欢乐带到地球上……

狄狄尔 他怎么带呢？……

青衣童儿 通过人们还没有产生的思想带去……

狄狄尔 那个呢，就是用手指挖鼻子的那个胖小子，他将来要干什么呢？……

青衣童儿 他要找到一种火，在太阳变得苍白无力的时候，使地球重新暖和起来……

狄狄尔 那两个手挽着手，一直在拥抱接吻的，他们是兄妹吗？……

青衣童儿 不是的，这太可笑了……他俩是情人……

狄狄尔 情人是什么意思？……

青衣童儿 我也不知道……是时间这样叫他们的，他这样取笑他们……他们整天就这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们一面拥抱接吻，一面说再见……

狄狄尔 干吗说再见？

青衣童儿 好像他俩不能一块儿走……

狄狄尔 那个粉红色脸蛋的小孩，他看上去很严肃，却又吮吸着大拇指，他是谁呀？……

青衣童儿 好像他要去铲除地球上的不义……

狄狄尔 是吗？……

青衣童儿 据说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儿……

狄狄尔 那个红棕色的，走起路来好像看不见似的小孩，他是瞎子吗？……

青衣童儿 还没有瞎；不过他要变瞎的……你好好瞧瞧他吧；看来该是他战胜死神……

狄狄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青衣童儿 我也不特别清楚；只听说这是件大事……

狄狄尔 （指着一群睡在柱脚旁、台阶上、长凳上等地方的小孩）

所有这些在睡觉的小孩呢——睡觉的孩子可真多啊！——他们什么事也不做吗？……

青衣童儿 他们在想事情……

狄狄尔 想什么事情？……

青衣童儿 他们还不知道要想什么；不过他们必须带件东西到地球上去；这儿是禁止两手空空离开的……

狄狄尔 谁来禁止呀？……

青衣童儿 是站在门口的时间老人，他来开门时你就会看见的……他很固执……

一个小孩 （从大厅尽头跑来，分开众人）你好，狄狄尔！……

狄狄尔 咦！……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那个小孩 （他才跑到，热烈地拥抱着狄狄尔和弥蒂儿）你们好！……一切都好吧？——来，拥抱我，弥蒂儿，你也来拥抱我……我知道你的名字并不奇怪啊，因为我将成为你的弟弟……有人刚刚对我说你在这里……我在大厅的另一端，正在整理我的思想呢……——告诉妈妈，我已经准备好了……

狄狄尔 怎么？……你打算来我们家？

那个小孩 是啊，明年，就在圣枝主日那一天[①]……我小的时候，别太欺侮我啊……我能先拥抱你们，非常高兴……——告诉爸爸，叫他把摇篮修好……家里好吗？……

狄狄尔 不算差吧……妈妈可好了！……

那个小孩 吃的东西呢？……

狄狄尔 这就要看了……有些日子甚至还有点心，弥蒂儿，这不假吧？……

---

① 也译棕榈日，时为复活节前的星期日。

弥蒂儿 是在新年和七月十四日国庆那天……点心是妈妈做的……

狄狄尔 你这口袋里装着什么呀？……你会给我们带点东西来吧？……

那个小孩 （极其自负地）我带来三种疾病：猩红热，百日咳，还有麻疹……

狄狄尔 啊，都是这些东西！……往后呢，你要干吗？……

那个小孩 往后吗？……我就走了……

狄狄尔 那花这么大劲来干吗？……

那个小孩 这由得我自己选择吗？……

〔这时候，一阵延续不断的、强烈的、清脆的震动声响彻大厅，逐渐散布开来；一道更为明亮的光芒照射在圆柱和乳白色的大门上，声音仿佛是从这儿发出来的。

狄狄尔 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青衣童儿 那是时间老人！他要来开门了！……

〔那些青衣童儿立即骚动起来。大多数都离开了机器，丢下了工作；许多睡觉的也都醒过来了。他们都眼盯着那些乳白色的大门，走近大门。

光 （赶上狄狄尔）我们尽量躲到柱子后面去吧……不能让时间老人发现我们在这儿……

狄狄尔 这声响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呀？

一个青衣童儿 这是曙光起床了……今天要出生的小孩，到地球上去的时刻到了……

狄狄尔 他们怎么到地球上去呢？……有梯子吗？……

青衣童儿 你就会看到的……时间老人在抽门闩了……

狄狄尔 时间老人是什么人？……

青衣童儿 一个老头呗，他是专门招呼要出生的小孩的……

狄狄尔 他凶吗？……

青衣童儿 凶倒不凶，只是他不睬你……还没轮到的人，怎么恳求他都没有用，他总推开这些想早出生的人……

狄狄尔 他们都高兴离开这儿吗？

青衣童儿 留下的不高兴；要走的又难过……瞧！瞧！……他开门了！……

〔乳白色大门上的铰链慢慢转动。从地球上传来嘈杂的声音，仿佛远方的音乐。一道红绿相混的光芒射进大厅；时间出现在门槛上，他是个身材高大的老人，白须飘拂，手里拿着镰刀和沙漏；这时，可以望见双桅船上镶着金丝的白帆顶端，双桅帆船停泊在曙光的玫瑰色云雾组成的码头上。

时间老人 （站在门槛上）出生时刻到了的人都准备好了没有？……

众青衣童儿 （挤开人群，从各个角落跑来）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时间老人 （孩子们在他面前排列成行，准备出去；他粗暴地训道）一个一个排齐！……又比要走的多了！……每次都是这样！……你们别想蒙骗我！……（推开一个小孩）还没有轮到你！……回去吧，明天才轮到你……也没轮到你，回去吧，十年以后再来……有十三个牧童？……只需要十二个；多了不要，现在不是忒俄克里托斯时代，也不是维吉尔时代……还要做医生？……已经太多了；地球上怨声载道呢……工程师们在哪儿？……需要一个正人君子，只要一个，凤毛麟角……正人君子在哪里？……是你？……（小孩点头称是）我看你太瘦弱了……你活不久的！……喂，你们这些孩子，不要走得太快！……你呀，你带了什么？……一样也没带？两手空空？……那不行，你不能过去……总要准备一些东西，

随你准备什么，大罪也行，疾病也行，我嘛，我无所谓……你只要带东西就可以了……（见到众小孩正在推一个小孩上前，而他却竭力朝后）喂，你，你怎么啦?……你该知道，这是你出生的时刻到了……需要一个与不义去斗争的英雄；这就是你，你一定得走……

众青衣童儿 先生，他不想走……

时间老人 怎么？……他不想走？……这个早产儿，他以为这是哪儿？……别噜苏了，我们没时间……

被推的小孩 不，不！……我不想走！……我宁可不出生！……我宁可呆在这里！……

时间老人 我不管这些……时间到了就得走！走吧，快，往前走吧！……

一个青衣童儿 （走上前去）啊！让我过去吧！……让我顶替他走吧！……听说我的爸爸妈妈年纪都很大了，他们等我等了那么久了！……

时间老人 那可不行……丁是丁，卯是卯……如果听你们的话，那就没完没了啦……有人想走，有人不想走，有人嫌太早，有人又嫌太晚……（推开几个要跨出门槛的青衣童儿）别靠得这么近，小东西们……好奇的小东西们，往后一点……不走的孩子不要看外面……现在你们急着要走；等到轮到你们，你们就要害怕了，就要退缩了……瞧瞧，这四个孩子像树叶一样发抖……（对一个正要跨出门槛，又突然退回的小孩）喂，怎么啦？……你怎么回事？……

那个小孩 我忘了带上那只盒子，那里面放着我要犯的两桩罪恶……

另一个小孩 我忘了带我的小罐，那里面关着开导人们的思想……

第三个小孩 我忘了带我最好的梨树嫁接枝……

时间老人 快去找来！……只剩下六百一十二秒了……曙光之船已经扬起帆篷，等待启程了……你们要是到得太迟，就不会再出生了……来吧，快点，上船吧！……（他一把抓住一个想从他裤下溜到码头上去的小孩）啊！是你，不行，不行！……你这是第三次想抢先出生了……别让我再抓到你，我再抓到你，就将你送到我的姐妹永恒那里，让你永远等待；你要知道在那儿可不是好玩的……看看，我们都准备好了吗？……大家都各就各位了吗？……（看了一下集合在码头上和已坐在船里的孩子）还少一个……想躲也没有用，我在人堆中看见他了……别想在我面前混过去……得了，你呀，你这个叫做情人的小东西，同你的爱人告别吧……

〔被叫做“情人”的两个小孩，缠绵地搂抱在一起，因绝望而脸色苍白；他俩走向时间老人，双双跪在他脚下。

小女孩 时间先生，让我同他一起走吧！……

小男孩 时间先生，让我同她一起留下吧！……

时间老人 不行！……只剩下三百九十四秒了……

小男孩 我情愿不出生……

时间老人 不容选择……

小女孩 （哀求地）时间先生，我出生的时刻太晚了！……

小男孩 她出生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世间了！……

小女孩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小男孩 我们俩都将孤零零地活在世间！……

时间老人 这一切我都管不着……去对生命申诉吧……我啊，我按吩咐去做，结合和分离都由我执行，不由我做主……（抓住小男孩）去吧！……

小男孩 （挣扎着）不，不，不！……她也去！……

小女孩 （拉着小男孩的衣服）让他留下！……让他留下！……

时间老人 得了，得了，这不是去死，是去投生呀！（拖走小男孩）走吧！……

小女孩 （发狂地向被拖走的小男孩伸出双臂）留句话！……就留一句话！……告诉我，怎样找到你！……

小男孩 我永远爱你！……

小女孩 我将是最忧伤的人！……你会认出我来的！

〔她倒下去，躺在地上。

时间老人 你们最好都怀着希望吧……现在，就这样了……（看沙漏）只剩下六十三秒了……

〔在要走的和留下的孩子中间，出现了最后的激动人心的情景。——大家纷纷道别："再见，比埃尔！……再见，让……——你的东西都带上了吗？……去预示我的思想！……——你没有忘了什么吧？……——尽量认出我来呀！……——我会找到你的！……——别忘了你的想法呀！……——身子不要探出船外！……——把你的消息告诉我呀！……——听说这办不到……——办得到的，办得到的！……你一直试下去！……——想法告诉我世间可好！……——我将来找你！……——我将降生做国王！……"等等。

时间老人 （挥动着他的一串钥匙和镰刀）好了！好了！起锚！……

〔船帆移动，消失。船上孩子们的叫喊声渐渐远去："地球！……地球！……我看见地球了！……地球真美！……地球多亮！……地球这么大啊！……"稍后，一阵轻快和期待的歌声，自遥远的地方传来，仿佛是从深渊底部传来似的。

狄狄尔 （对光）这是什么声音？……这不是小孩的歌声……这好像是别的声音……

光 说得对，这是母亲们迎接他们的歌声……

〔这时，时间老人关上乳白色的大门，返身向大厅里瞥了最后一眼，蓦然发现狄狄尔、弥蒂儿和光。

时间老人 （惊呆，愤怒地）怎么回事？……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不穿青色衣服？……你们是从哪儿进来的？……

〔他举起镰刀，威胁地走上前来。

光 （对狄狄尔）不要搭话！……我已经得着青鸟了……我把青鸟藏在我的披风下面……我们快离开这儿……转动钻石，他就找不到我们的去向了……

〔他们穿过前台的柱子，从左边绕出。

·幕 落·

第六幕

第十一场 告 别

舞台设一堵墙，墙上开一扇小门。晨光熹微。

狄狄尔、弥蒂儿、光、面包、糖、火和奶上场。

光 你猜不出我们到了哪儿吧……

狄狄尔 确实猜不出，光，既然我猜不出，那么……

光 你认不出这堵墙和这扇小门吗？……

狄狄尔 这是一堵红墙，一扇绿色的小门……

光 这不使你想起了什么吗？……

狄狄尔 这使我想起时间老人将我们逐出门外……

光 人在做梦时，真是古怪啊……竟会连自己的手也认不出来……

狄狄尔 谁在做梦？……我吗？……

光 也许是我吧……谁知道呢？……但是，这堵墙围着一间屋子，自你生下来以后，你看见这间屋子有很多次了……

狄狄尔 一间我看见过多次的屋子？

光 是啊，小糊涂……这是那天晚上我们离开的那间屋子啊，一天一天算起来，恰巧有整整一年了……

狄狄尔　有整整一年了？……那是什么时候？……

光　别把眼睛睁得像宝石洞那样……你爸爸妈妈住的房子，就是这间呀……

狄狄尔　（走近门）我相信……确实……我觉得像……这扇小门……我认出那条小门栓了……他们在家吗？……我们靠近妈妈了吗？……我想马上就进去……我想马上就拥吻妈妈！……

光　等一会儿……他们正熟睡着呢；不要去惊醒他们……再说，不到时候，这扇门也不会打开的……

狄狄尔　要到什么时候？……要等很长时间吗？……

光　喔，那倒不要……只要几分钟……

狄狄尔　你不高兴回家吗？……你怎么啦，光？……你这么苍白，人家说你病了呢……

光　没有什么，我的孩子……我心里有些难受，因为我就要离开你们了……

狄狄尔　离开我们？……

光　必须这样啊……我在这儿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整整一年过去了，仙女就要回来向你要青鸟了……

狄狄尔　可是我还没有得着青鸟呢！……思念之乡的那只鸟儿变成全黑的了，未来王国的那只鸟儿变成全红的了，夜宫里的那些鸟儿全都死了，森林里的那只鸟儿我又没逮着……这些鸟儿要么变色，要么死了，要么飞走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吗？……仙女会生气吗？她会怎样讲呢？……

光　能干的，我们都已经干了……只好说并没有青鸟；或者说一将它关入笼子里，这鸟就要改变颜色……

狄狄尔　笼子呢？……

面包　在这儿，主人……在这次漫长而艰难的旅行中，我受托照

看这只笼子，鞠躬尽瘁，不敢怠慢；今天，我已完成使命，我将它完璧归还给您，这笼子毫无损坏、笼门紧闭，就像您托付给我的一般模样……（像演说家在演说）现在，以全体的名义，请允许我再说几句……

火 他话可不少呢！……

水 安静些！……

面包 一个卑鄙无耻的敌人，一个嫉妒成性的对手心怀鬼胎地打断我……（提高嗓门）但这阻止不了我将职责履行到底……因此，以诸位的名义……

火 不要以我的名义……我自己有舌头！……

面包 ……因此，以诸位的名义，并怀着一种矜持的、但却是真诚的和深沉的感情，我要向两位出类拔萃的孩子告辞了，因为他们所肩负着的崇高使命已在今天结束。在怀着十分悲伤和依依不舍的心情向他们告别的时候，一种互相尊重……

狄狄尔 怎么？……你要和我们告别？……你也要离开我们吗？……

面包 唉！必须这样啊……我要离开你们，这是确实的；但是，分离将只是表面形式，你们只是再也听不到我说话了，如此而已……

火 这可不是什么不幸啊！……

水 安静些！……

面包 （极为神气地）这一点也损害不了我……我刚才说过：你们只是再也听不到我说话了，将再也看不到活动状态的我了……你们的眼睛将视而不见物体的隐秘的生命；可是我将永远在那儿，在面包箱里，在搁板架上，在餐桌上，在汤的旁边；我敢如此宣称：我是人的最忠实的同席伙伴，最老的

朋友……

火　那么，我呢？……

光　得了，时间在消逝，使我们回到沉默状态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抓紧时间赶快吻别孩子们吧……

火　（冲上前去）让我先来，让我先来！……（热烈地拥吻孩子们）狄狄尔和弥蒂儿，再见！……再见，我亲爱的小宝贝……你们需要某个人生火的时候，请想起我吧……

弥蒂儿　哎呀！哎呀！……他烧着我了！……

狄狄尔　哎呀！哎呀！……他灼红了我的鼻子！……

光　算了吧，火，别这样激动……这不是在和壁炉打交道……

水　蠢得要命！……

面包　没教养的家伙！……

水　（走近孩子们）我来拥抱你们，孩子们，我会轻柔地拥吻你们，不会弄痛你们的……

火　小心，她会弄得你们全身湿透的！……

水　我是重感情的，温柔体贴的；我对人类是善良的……

火　那么，溺死的人呢？……

水　你们要喜爱喷泉，倾听小溪的歌唱……我总在那儿……

火　她把一切都淹没了！……

水　当你们晚上坐在泉水边时——这里的森林里不止一处有泉水——请你们试着去理解泉水所试图说的话……我无法再说下去了……眼泪使我窒息，使我说不出话来……

火　一滴泪水都没有！……

水　当你们看到水瓶时，请想起我……你们也能在有把儿的大口水壶里，在喷水壶里，在蓄水池里，在水龙头里，找到我的……

糖　（天生伪善，虚情假意）如果在你们的记忆中还有一小块地

方空着，那么请你们记着，有时我的在场会使你们感到亲切的……我对你们不多说什么了……眼泪对我的体质是不相宜的，它要是滴落在我的脚上，会伤害我的………

面包 虚伪的家伙！……

火 （尖声叫喊）麦芽糖！水果香糖！太妃糖！……

狄狄尔 蒂乃特和蒂洛跑到哪儿去了？……他们在干什么？……

〔与此同时，猫发出尖叫。

弥蒂儿 （不安地）是蒂乃特在哭！……有人在伤害她！……

〔猫奔入，毛发蓬乱倒竖，衣服撕破，用手帕捂住面颊，好像牙痛似的。她气急败坏地呻吟着，狗紧追不舍，用头撞她，用前脚打她，用后脚踢她。

狗 （打猫）给你一下！……够了吗？……还要吗？……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光、狄狄尔和弥蒂儿 （赶紧上去拉开）蒂洛！……你疯了吗？……你看你！……下去！……有完没完！……从未见过！……住手！住手！……

〔使劲拉开狗和猫。

光 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

猫 （假装哭泣，揩眼）光夫人，是他……他骂我，他把钉子放到我汤里，他拉我尾巴，拼命打我，而我什么也没有干，没干，什么也没有干！……

狗 （学猫的腔调）没干，什么也没有干！……（对猫做蔑视的手势，低声地）不用说，我要揍你，揍你，你等着瞧吧，我还要揍你！……

弥蒂儿 （把猫搂在怀里）我可怜的蒂乃特，告诉我你哪儿痛……我也要哭了！……

光 （严厉地，对狗）眼下我们就要和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分开了，

这个时刻已经够使我们难受的了，你却偏偏选中这时让我们看到这种叫人心烦的场面，你的所作所为就越发显得不像样……

狗 （突然醒悟地）我们就要和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分开了吗？……

光 是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就要到了……我们将回到沉默的状态中去……我们再也不能和他们说话了……

狗 （立即发出真正绝望的吠叫，扑到两个孩子身上，热烈地抚摸他俩，发出很大的响声）不，不！……我不要！……我不要！……我要一直能说话！……你现在懂得我的意思了，是不是，我的小上帝？……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之间什么都能说，都能说，都能说！……我一定非常听话……我要学会读书，学会写字，学会玩多米诺骨牌！……我将会总是干干净净的……我从此不偷厨房里的东西了……你要我做出惊人之举吗？……你要我去拥抱猫吗？……

弥蒂儿 （对猫）蒂乃特，你呢？……你没有什么要对我们说吗？

猫 （矫揉造作，令人捉摸不透地）我爱你们俩，就如同你们应该得到的那样……

光 现在该轮到我了，我的孩子们，我给你们最后一吻……

狄狄尔和弥蒂儿 （拉住光的裙子）不，不，不，光！……留在这里吧，和我们在一起吧！……爸爸不会说什么的……我们会告诉妈妈，你对我们很好……

光 唉！我不能留在这里……这道门对我们是关着的，我必须离开你们……

狄狄尔 你独自一人去哪儿呀？

光 我走不远，我的孩子们；就在那边，在万物沉默之地……

狄狄尔 不，不；我不让你走……要么我们和你一起去……我去

对妈妈说一声……

光 不要哭，我亲爱的小宝贝……我没有像水那样的声音；我只有人根本不理解的光亮……但是我要照料人，直至世界末日……你们好好记住，在倾泻大地的每一缕月光中，在微笑闪烁的每一丝星光中，在冉冉升起的每一片曙光中，在照亮人家的每一盏灯光中，在你们灵魂里每一道美好清澈的思想闪光中，都是我在对你们说话……（墙后的钟敲响八下）你们听！……时间到了……再见！……门打开了！……进去，进去，快进去吧！……

〔她把两个孩子一起推入刚才微微启开的小门，两个孩子进去后，小门旋即关上。——面包暗中拭泪，糖、水等人都哭泣着，急匆匆地奔跑，消失在后台的左右两侧。狗大声吠叫着。舞台上一时空荡荡的，随后，原先那堵带小门的布景墙从中裂开，显现出最后一场的布景。

第十二场 醒来

同第一场一样的屋内布景，但是一切东西，包括墙壁和气氛，都无与伦比地、仙境一般地显得更为清新明亮，更为赏心悦目，更为欢欣愉快。——阳光快乐地透过关着的百叶窗的缝隙，进入室内。

在房间底部右面，狄狄尔和弥蒂儿各自在他们的小床上酣睡着。——猫、狗和其他物件都处于第一场仙女莅临之前所在的位置上。——狄狄尔的母亲上

场。

狄母 （又高兴又责备的口气）起来，喂，起来喽！小懒虫！……你们两个不怕难为情吗？……八点钟都敲过了，太阳比森林都要高了！……天哪！他们睡得多香，他们睡得多甜！……（俯身吻两个孩子）他们的脸儿红彤彤的……狄狄尔的身上有股薰衣草的香味，弥蒂儿的身上有股铃兰的香味……（再吻孩子们）多好的孩子们啊！……不过，他们不能这样一直睡到中午啊……不能把他们养成懒虫啊！……并且我听人家说，这对身体也不好……（轻轻地摇狄狄尔）起来，起来，狄狄尔……

狄狄尔 （醒过来）干什么？……光呢？……她在哪儿？不，不，你不要走啊……

狄母 光？……她当然在这儿……天早就亮了……百叶窗关着啊，外面像中午时那么亮呢……等一下，我去开百叶窗……（她推开百叶窗，大白天耀眼的光芒涌进房内）瞧，光来了！……你怎么啦？……你像个瞎子……

狄狄尔 （揉眼）妈妈，妈妈！……是你呀！……

狄母 当然是我呀……你当是谁呢？……

狄狄尔 是你……对啊，就是你！……

狄母 是呀，是我呀……一夜之间我的脸没有变呀……干吗这样呆看我，像看什么妖怪似的？……我的鼻孔朝天长着吗？……

狄狄尔 哦！重又见到你，我真高兴！……离开你这么久了，这么久了！……我要马上亲亲你……再亲亲，再亲亲，再亲亲！……啊，这真是我的床！……我真在家里！……

狄母 你怎么搞的？……你还没有醒透吗？……你不是病了吧？

……来，把舌头伸出来……得了，起来吧，把衣服穿好……

狄狄尔 咦！我穿着衬衣！……

狄母 是啊……穿上短裤和上衣吧……都放在椅子上……

狄狄尔 我旅行时就穿着衬衣吗？……

狄母 什么旅行？……

狄狄尔 去年，我去旅行……

狄母 去年？……

狄狄尔 是啊！我出发的那天是圣诞节……

狄母 你出发的那天？……你没有离开过这屋子啊……我，我昨天晚上睡下的，今天早上就见着你了……你是在做梦吧？……

狄狄尔 你怎么不明白！……是在去年，我和弥蒂儿、仙女，还有光，我们一起走的……光真好！面包、糖、水和火也跟我们一块儿走的。他们总要打来打去的……你不生气吧？……你没有太伤心吧？……爸爸他说什么了？……我不能拒绝不去呀……我留给你们一张纸条，解释了……

狄母 你乱七八糟的说什么啊？……你一定病了，要不然你就是还没有睡醒……（她爱抚地摇摇他）哎，醒醒……哎，好点吗？……

狄狄尔 不，妈妈，我能肯定……你才没有睡醒呢……

狄母 什么！我还没有睡醒？……我六点钟就起来了……我把家务事都搞好了，还生好了炉子……

狄狄尔 你问问弥蒂儿这是不是真的……啊！我们遇到多少稀奇古怪的事呀！……

狄母 什么，弥蒂儿？……怎么回事？……

狄狄尔 她和我一起走的……我们见到了爷爷和奶奶……

狄母 （越发愣住了）爷爷和奶奶？……

狄狄尔 是啊，在思念之乡……那是在我们经过的地方……他们死了，但他们身体很好……奶奶还给我们做了李子馅饼，真好吃……我们还见到弟妹们有罗伯特、让和他的陀螺、玛德莱娜、皮埃蕾特、波丽娜，还有莉盖特……

弥蒂儿 莉盖特，她是爬着走的！……

狄狄尔 波丽娜鼻子上的那个疱还在……

弥蒂儿 昨天晚上我们还见到你呢。

狄母 昨天晚上？那有什么奇怪的，昨天晚上是我照料你睡觉的。

狄狄尔 不，不，是在幸福乐园里，你要比现在更加好看，样子还是一样的……

狄母 幸福乐园？我可不认识呀……

狄狄尔 （凝视着她，然后拥抱她）是的，你要比现在更加好看，可是，我还是喜欢你这样……

弥蒂儿 （也拥抱她）我也是，我也是……

狄母 （感动地，但非常不安地）上帝啊！他俩怎么啦？……我又要失去他们了，就像先前失去那些孩子一样！……（突然惊叫起来）他爸！他爸！……你到这里来啊！孩子们病了！……

〔狄狄尔的父亲上场，他手里拿着斧头，十分平静。

狄父 什么事？……

狄狄尔和弥蒂儿 （高高兴兴地跑过去拥吻父亲）哎，爸爸！……是爸爸呀！……爸爸，你好！……今年你干了不少活儿吧？……

狄父 什么，什么？……怎么回事？……他们的气色很好；不像生病的样子……

狄母 （眼泪汪汪）别只看气色呀……这会像早先那些孩子一样……那些孩子的气色一直到末了也都是挺好的；上帝还是

把他们接走了……我不知道他俩怎么了……昨天晚上，我招呼他俩睡觉的时候还是很正常的；可是今天早上他俩醒来的时候，却变成这样糟了……他俩不知道自己胡说些什么；他俩说他们旅行去了……他们见到了光，见到了爷爷和奶奶，还说爷爷和奶奶虽然死了，身体可好着呢……

狄狄尔 是呀，爷爷还套着那条木腿……

弥蒂儿 奶奶还是风湿痛……

狄母 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吧？……赶快去请医生！……

狄父 用不着这么着急……他们又不是要死了……来，我们来瞧瞧看……（有人敲门）请进！

〔女邻居上。她是一个矮小的老太婆，与第一幕的仙女极其相像，她走路时拄着拐棍。

女邻居 早上好，节日好，诸位！

狄狄尔 是仙女贝丽吕娜！

女邻居 我来讨一点火种去烧过节的牛肉汤……今儿早上真够冷的……早上好，孩子们，你们好吗？……

狄狄尔 贝丽吕娜仙女太太，我没有找到青鸟……

女邻居 他说什么？……

狄母 别提了，贝兰戈太太……他俩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些什么……今早醒来，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一定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了……

女邻居 喂，狄狄尔，你不认得贝兰戈大妈，你的邻居贝兰戈了吗？……

狄狄尔 不，认得，太太……您是仙女贝丽吕娜……您不生气吧？……

女邻居 贝丽……什么？

狄狄尔 贝丽吕娜。

女邻居 贝兰戈，你是想说贝兰戈吧……

狄狄尔 贝丽吕娜，贝兰戈，您高兴叫什么就叫什么，太太……弥蒂儿可知道得一清二楚呢……

狄母 这就更糟了，弥蒂儿也这样了……

狄父 啊，啊！……这会过去的；让我来打他们几记耳光……

女邻居 不用打的，让他们去……我碰到过这种事；没事，只不过是梦在作怪罢了……他俩可能睡在月光里……我那个多病的小姑娘常常会这样……

狄母 对了，你那小姑娘身体可好点了吗？

女邻居 马马虎虎……还是不能起床……医生说是神经毛病……不过，我可知道什么能治好她的病……她今天早上还向我要呢，说是算作圣诞节的礼物；她一直叨念着……

狄母 是的，我知道，她一直叨念着狄狄尔的鸟儿……喂，狄狄尔，你总该把那东西送给可怜的小姑娘吧？……

狄狄尔 妈妈，什么东西？

狄母 你的鸟呀……你现在都不管这鸟了……甚至连看也不看……小姑娘想要这鸟想得长久了，都要想死了！……

狄狄尔 哎呀，真的，我的鸟……它在哪里？……哦，鸟笼在这里！……弥蒂儿，你看到鸟笼了吗？……这就是面包提着的那只……是的，是的，完全一样；怎么只有一只鸟……他吃了另外一只？……咦，咦！……它是青色的！……可这是我的斑鸠啊！……不过，这只鸟比我走的时候颜色要青得多！……啊，这就是我们去寻找的那只青鸟呀！……我们跑了那么远的路去寻找，这青鸟却在这里！……啊！这真妙呀！……弥蒂儿，你看到鸟儿了吗？……光会怎样说呢？……我来把鸟笼取下来……（他站在椅子上，取下鸟笼递给女邻居）贝兰戈太太，给你……这鸟还不完全是青色的；以后会变青

的，您往后瞧吧……快拿去给您的小姑娘吧……

女邻居 什么？……真送给我？……你就这样爽气地白送给我？……天哪！她会多开心啊！……（拥吻狄狄尔）我要亲亲你！……我走了！……我走了！……

狄狄尔 好，好；您快走吧……有的鸟儿颜色会变的……

女邻居 我回头来告诉你们她说什么……

〔女邻居下场。

狄狄尔 （长时间环顾周围的一切）爸爸，妈妈；你们在家里都干了什么啊？……房子还是老样子，但是要漂亮多了……

狄父 怎么，房子漂亮多了？……

狄狄尔 是啊，全都重新粉刷过了，全都整旧如新了，什么东西都亮光闪闪，干干净净的……去年可不是这样的……

狄父 去年？……

狄狄尔 （走到窗前）看这座森林！……她又大又美！……仿佛是新长出来的！……生活在这里是多么幸福啊！……（去开面包箱）面包在哪儿？……咦，面包安安静静的……哦，这儿是蒂洛！……你好，蒂洛，蒂洛！……啊！你打起来可真厉害！……你还记得森林里的那一仗吗？……

弥蒂儿 蒂乃特呢？……她认得我，可她不会说话了……

狄狄尔 面包先生……（摸摸额头）咦，我的钻石没有了！谁把我的小绿帽拿去了？……算了！我不再需要了……——啊！火！……他多好！……他劈啪劈啪地笑着，惹得水在发狂……（跑到水龙头那儿）——水呢？……你好，水！……她说什么？……她一直在说话，可是我不像以前那样明白她的意思了……

弥蒂儿 我没有看见糖……

狄狄尔 上帝啊，我真幸福，真幸福，真幸福！……

弥蒂儿 我也是，我也是！……

狄母 他们这样转来转去干什么？……

狄父 让他们去，不要担心他们……他们在玩幸福游戏呢……

狄狄尔 我啊，我特别喜欢光……她的灯在哪里？……能把灯点亮吗？……（还在环顾周围的一切）上帝啊！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我是多么快乐啊！……

〔有人敲门。

狄父 请进！……

〔女邻居牵着一个小姑娘上场。小姑娘头发金黄，容貌极美，手里抱着狄狄尔的斑鸠。

女邻居 你们看，这真是奇迹！……

狄父 她能走路了？……真想不到！……

女邻居 她能走路了！……简直是在跑呢，跳呢，飞呢！……她一看到鸟儿，就这样跳了起来，一个箭步窜到窗前，要在阳光下看看这究竟是不是狄狄尔的斑鸠……看清以后，嗨！……就像天使一样飞到街上……我费了多大劲才勉强跟上她……

狄狄尔 （走上去，惊奇地）哦！她的模样儿多像光啊！……

弥蒂儿 她要比光小得多了……

狄狄尔 那自然！……不过她会长大的……

女邻居 他们俩在说些什么呀？……还没有好吗？……

狄母 好些了，这会恢复的……吃过午饭以后，他们就不会这样胡言乱语了……

女邻居 （将小姑娘推到狄狄尔怀里）好啦，去吧，我的孩子，去谢谢狄狄尔……

〔狄狄尔突然一惊，朝后退了一步。

狄母 喂，狄狄尔，你怎么啦？……你怕这个小姑娘吗？……来

吧，拥抱她吧……来吧，好好给她一个吻……比这个吻更亲热一点……你啊，你平时一点都不怕难为情的呀！……再吻一下！……喂，你怎么啦？……你像要哭了……

〔狄狄尔笨拙地拥吻过小姑娘以后，就站在她面前好一会儿，两个孩子互相凝视着，什么话也没说；然后，狄狄尔抚摸着鸟儿的头部。

狄狄尔 鸟的颜色够青了吧？……

小姑娘 是啊，够青了，我真喜欢……

狄狄尔 我见到颜色更青的鸟儿呢……但那些颜色纯青纯青的鸟儿，你要知道，是捉不到的……

小姑娘 没关系，这只鸟儿也很漂亮……

狄狄尔 它吃过东西吗？……

小姑娘 还没有……这鸟吃些什么呀？……

狄狄尔 什么都吃，麦子呀、面包呀、玉米呀、知了呀……

小姑娘 你说，它怎样吃东西的呢？……

狄狄尔 用嘴呀，你看好，我叫它吃给你看……

〔他要从小姑娘手里把鸟捉过来；她本能地不肯让他捉，他俩推推拉拉，稍一迟疑，斑鸠趁机挣脱，凌空而去。

小姑娘 （发出绝望的叫声）妈妈！……鸟儿飞走了！……

〔小姑娘悲恸得大哭。

狄狄尔 没关系……别哭了……我会把它抓回来的……（走到舞台前沿，对观众说道）如果有谁抓到了，愿意把鸟儿还给我们吗？……为了将来的幸福，我们是非要青鸟不可的……

·幕 落·

——剧 终——

· 附 录 ·

授 奖 词[①]

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 C.D.维尔森

今年，一些权威人士推荐了数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在这些被提名的人选中，有几位表现出如此伟大、如此不同寻常的资质，实在难于权衡他们各自的长处。经过多次提名并慎重考虑，今天，瑞典科学院决定将此奖授予莫里斯·梅特林克，因为他具有深邃的独创性和非凡的才华，他的写作才能迥异于传统的文学形式，其理想主义的特征达到一种罕见的精神境界，不可思议地拨动我们隐秘而敏感的心弦。这个年龄不及五十的作家当然不是平庸之辈，作为作家，他独辟蹊径，运笔如神，因而，他能显得神秘、深刻，同时又深受大众喜爱。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人们有时会想起索福克勒斯说的话："人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影子。"或如卡尔德隆所说："人生如梦。"然而，梅特林克独具慧眼，他善于描绘我们精神生活中的细微差异。他像变魔术一般把我们平常处于潜伏状态，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意念淋漓尽致地表露无遗。我们看到，尽管按照他所写的诗歌的敏锐性来看，他剧作中的情节和布景像中国皮影戏那样非常模糊，但一般来讲，

---

① 梅特林克未出席授奖仪式。

他至少毫不矫揉造作，坚持不懈地以传统的细腻手法，准确无误地展现我们灵魂深处的特征和通常秘而不宣的东西。虽然他的剧作的剧情神奇而荒诞，对话却不失其锋芒。犹如随着不绝如缕的音乐声，诗人把我们带进我们内心世界中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们和歌德一起感受到："一切倏忽即逝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比喻"。

我们曾预感到，我们真正的归宿是在非常遥远的地方，远远超过我们尘世经验的范畴。尽管梅特林克的诗向我们敞开了通向这难以接近的远方的空隙，然而，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却很少超越这种预感。

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年生于根特，家境似乎比较富裕。他在圣·巴尔勃耶稣会学校上学。他不大喜爱这学校，但可能正是这个传统的学校对他智力发展具有较深影响，把他引向神秘主义。学业结束时，他通过业士学位考试。梅特林克遵从父母的意愿，学习法律，并在根特开业当律师。但是，根据他的传记作家热拉尔·哈利的记载，他却明显地表现出他并不适宜律师的行业，因为他具有"令人高兴的缺点"，这种缺点使人绝对不适合在法庭上进行诉讼巧辩和公开的辩护。文学吸引了他，由于他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这份吸引力便更为强烈，在那儿他结识了一些作家，据说，其中维里埃·德·李勒-亚当对他影响甚大。巴黎对于莫里斯·梅特林克那么富有魅力，因此，他于1896年便定居巴黎。然而，要在那儿安居乐业，这个大都会却不大适合他的喜爱思索、离群索居的性情。夏季，他宁可居住在圣·旺德里叶，这是诗人从可怕的毁坏文物者手中拯救的一所诺曼底修道院；冬天，他往往隐居在温暖宜人，鲜花盛开的格拉斯市，当然，他不时地去巴黎同出版商洽谈。

莫里斯·梅特林克的第一部作品是一本薄薄的诗集，名为

《暖房》。这些诗流溢出超越人们预料的忧伤不安的情绪，因为他个性冷静而好思索。同年(1889 年)，他发表了一部幻想剧《玛莱纳公主》。这部戏阴沉而恐怖，由于运用了大量旨在形成一种持久性暗示的反复，因而显示出刻意追求的单调；然而，在这出短剧中，的确仍然弥漫着一种梦幻般神奇的魅力，它是以人们对《暖房》作者无可怀疑的刚强有力的笔触写成的，不管怎样，这是一部重要的艺术创作。奥克塔夫·米拉波在《费加罗报》撰文热情赞扬《玛莱纳公主》。从那一天起，莫里斯·梅特林克便不再是无名之辈。嗣后，梅特林克创作了一系列剧作，大部分发生在我们无法确定的年代，而且发生在任何一张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地点。布景通常是一座带有地下隧道的神秘莫测的城堡，绿荫如盖的花园和航海线上遥远的灯塔。在这些凄风愁雨的地方，最经常活动着的则是如观念本身那样朦胧不清的人物。因为，在他几部最佳的幻想作品中，M·梅特林克表现为一位象征主义者、不可知论者。尽管如此，还是不应该以此推断他是个唯物主义者。他以诗人的本能和想象力，预感到人并不仅仅属于感性世界，他明确表示，如果诗歌不能使我们感觉到更为深刻而隐秘的真实的反映，那么就不足以成其为诗歌，这种真实乃是产生各种现象的源泉。有时，他影影绰绰地觉得这真实的深处涌动着一股神秘的力量，人类很容易成为这股力量的牺牲品，他认为，这股力量具有一种摧毁我们自由的致命的至高无上的能量。但是，在他的好几部剧作中，这种想法又有所缓和，他更多地表现了希望，而且在描绘真实时，神秘主义的影响也较单薄。在他的最佳作品中，他的想法的要点总是非常突出，即应该在思考和推理之外，探求人类真正精神上隐秘而深刻的生活，这种生活正是体现于最自发的行为；梅特林克善于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几乎像梦游者一般的幻想精神来表现这些行为，但是，他又是以一个完美的艺术家

的精确来予以表达的；同时，他文笔优美；技巧上虽然尽可能地简洁，但丝毫无损于剧本蕴含的机智。

明显的自然神论对他的剧作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使他的剧作有别于中国皮影戏；不过，它并不因此而削弱和贬抑他的天才的创作。如同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他们并不是自然神论者，但依然是伟大的思想家那样，梅特林克对事物及生活的观念虽然并不像是个自然神论者，但他依然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实际上，他不否认任何事物：他只是在发掘隐藏在黑暗中的生存原则。既然任何合情合理的理由都无法提出生存起源的确切概念，不可知论不就达到某种可以谅解的程度了吗？它在许多方面都仅仅接近于预感和信仰。如果说莫里斯·梅特林克笔下的人物有时如梦中人，但仍然是有血有肉、富有人性的，因为莎士比亚说得一点不错：

> 我们是这样的素质，
> 犹如由梦幻做成，而短暂的人生
> 则以安眠终结。

梅特林克根本不是论战者；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一颗温柔有时又是忧郁的灵魂，这使他在诗学美的方面胜过那些世界观也许更个性化的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显然是一个思想深沉、感情细腻的人。应该崇尚他那渴求真理的精神，应该注意到，对他来说，在一个众多事物仿佛都在纵容非正义行为的世界里，存在一条内在的规律和法则，它总是在支配和驾驭着人类。如果说，历经内心活动发展各个阶段的莫里斯·梅特林克有时谈到“万有引力”，即统治世界的力量，并且，似乎要用万有引力来代替宗教，那么，可以说，人们也不大可能错以为在这

位象征主义者的作品中，把“万有引力”理解为一切均予以服从的宗教-伦理这一重要规律的象征主义的表现。

时间不允许我一一列举梅特林克的作品，然而，我觉得有必要在这庄严的时刻，简短地追述一下其中最有特色的作品。

神秘而冷酷的死亡力量，很少能像梅特林克的短剧《不速之客》(1890)那样表达得如此强烈。在所有围绕着病危的母亲并希望她康复的人当中，只有年迈、失明的祖父觉察到花园中悄没声息的可疑的脚步声，花园里，柏树叶簌簌颤动，夜莺缄口哑然，老祖父觉得一丝冷风吹过，听到磨刀霍霍的声响，他知道有一个众人肉眼无法见到的人走了进来，坐在这一圈子里。午夜一到，只听一阵声响，仿佛有人突然站了起来，离座而去。就在这时，病人一命呜呼。那位不速之客便消失了。作者以何等的魄力，运用了何等细微的手法，让我们观看了死亡的预兆啊！短剧《盲人》(1890)也许更加忧郁，更为深沉，一种相似的不幸的预感笼罩着全剧。盲人们跟随着他们的向导，一名患病的老教士；待到走入密林中时，他们以为老教士走失了。其实，他就在他们中间，但已气绝身亡。他们渐渐地明白了他已死去这一概念。那么，他们将如何重新获得保护呢？

在《佩莱阿斯和梅丽桑德》(1892)和《阿拉丁和帕洛密德》(1894))中，梅特林克以奇特的想象力描绘了以不同形态出现的爱情的致命力量，这种爱情受到其他情感关系或外界环境的束缚，不可能而且注定不会获得圆满幸福的结局，反而被宿命的力量摧毁，而人类的力量在抵抗命运时消失殆尽。

梅特林克最富才华的剧作当推《阿格拉凡和赛莉塞特》，它是世界文学中最令人赏心悦目的作品之一。这部剧作气氛极其忧郁，但是蕴含着丰富的诗意。梅朗德娶了温柔腼腆的赛莉塞特为妻，却又与贵妇人阿格拉凡双双坠入爱河。这是一种超凡脱俗

的纯洁之爱。但是，赛莉塞特却因不能独占梅朗德的心而黯然神伤。这个温柔多情、忘我无私的女子，决定为了自己的丈夫和阿格拉凡的幸福而牺牲自己；她终于要实施这样一个计划：她倚身斜靠在一座古老城堡的雉堞外，以使一堵破墙倒塌，然而赛莉塞特并未如她所设想的那样坠入海中，而是跌落在沙滩。她受了伤，被抬回家中，此时，她依然要奉献自己，竭力使梅朗德和阿格拉凡相信，她从塔上跌落下来是偶然的事故，希望能排除他们俩的内疚。这出戏蕴含着大量刻画细腻的情绪，所有的人物都是高尚而仁慈的。阿格拉凡和梅朗德一样，感到以别人的痛苦来换取幸福是短暂的、空幻的，如果他们依然感到彼此难以抑制地互相吸引，他们决不会屈从于低级的情欲需求，而是服从于一种超俗的精神上的强烈感情。他们与命运抗争，然而，斗争如此艰巨，他们预感到他们之间兄弟般的友爱将不可能维持长久，一切都将导致他们完全的结合，而这则是他们所要摆脱的罪恶。阿格拉凡道出了一段精彩绝伦的话："如果必须有人受苦，那就由我们来承担吧。责任何止有千种万样，但我确信，我们很少会弄错.我们首先要尽力解脱弱者的痛苦，把痛苦转移到自己身上。"是的，这部剧作散发出一种魅力，使它得以跻身本世纪最优美的诗作之列。

梅特林克的名著《阿格拉凡和赛莉塞特》发表于 1896 年。1902 年，作者又发表了剧本《莫娜·瓦娜》，此剧曾在瑞典上演，并闻名遐迩。剧情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历史背景而展开；结构清晰，完全摆脱了这种通常构成梅特林克艺术特色的朦胧手法。人们对故事所表述的有关责任的戏剧观念争论颇多，众说纷纭；这出戏确实处理大胆，并且表现出浓厚的心理学趣味。不过梅特林克也许在精巧的象征主义短剧中更能显示出他的本色，这些剧作并没有强烈刺眼的光线，但却展示了人类心灵深处预感的美

好前景。

莫里斯·梅特林克具有多方面的才华，他撰写了一些即使不算是抽象哲学，但也是涉及哲学的作品。例如《卑微者的财富》(1896)，对其他问题所进行的探究，包容了一些有关神秘主义者罗斯博洛克[①]和内心生活的颇具灵感的文字；而在有关高深诗歌的话语中，梅特林克的理想主义获得了成功的表达，他认为，诗歌的目的就是保持从可见的世界通向不可见世界的道路畅行无阻。在这部集子中，好几处出现了在表述过程中强调过的思想；在我们看得见的"自我"背后，有另一个我，即我们真正的存在。这一想法对经验论者来说可能显得神秘莫测，实际上，它与康德的知性学说一样合情合理，是经验论特性的根源。在《被埋葬的寺院》(1902)中，我们遇到了一种有关不可见人格的概念，这种人格则是可见的世俗个性的根本。此外，如果人们指责梅特林克是宿命论者，那么，应该记得他的另一部书《明智和命运》(1898)，这部书传达出乐观主义的气息，阐述了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它取决于人类如何运用意志。历史上伟大人物的不幸和失败都是由他们本身的缺陷所酿成，或者由于他们的错误甚至不道德行为而导致自信的丧失，从而丧失力挽狂澜的战斗力。

1901 年，《蜜蜂的生活》问世。此书引起极大轰动。莫里斯·梅特林克自己就是位怀有浓厚兴趣的养蜂者，但是，尽管他对蜜蜂的生活了如指掌，在写此书时，他并不打算撰写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著作。这并不是一份自然史纲要，而是一部趣味盎然的作品，书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几乎可以说是揭示了某种无能为力的行为，作者似乎要说明，探索蜜蜂之间如此有趣的合作、分

① 罗斯博洛克(1293—1381)，比利时布拉邦特省的神学家、神秘主义者。

工和社会生活是否属于理性思考的行为，那是徒劳无益的。人们为此使用本能或者智慧这类字眼，那也仅仅表明了我们的无知。人们称作蜜蜂的本能的东西，也许是属于宇宙性的，是全人类的灵魂的显露。人们不禁把它与维吉尔的话进行比较。维吉尔在描绘蜜蜂的不朽文字中说，一位思想家曾把它们归属于神的智慧的一部分，即神的智力，神的思想。

梅特林克的另一部作品《花的智慧》(1907)以其大胆描绘仿佛富有睿智和心计的植物而引人入胜。

梅特林克以永不枯竭的创造力，于1903年写出戏剧《乔珊儿》，这出戏因神奇而动人心弦。它通过艰苦的考验和凄凉、曲折的情节来展示忠贞的爱情的胜利；《玛丽·玛格德莱娜》(1909)则表现了一个悔吝百端的有罪女子的精神衍变，阐述了她那超越她天性中最高贵的东西的意愿的胜利，这一意愿促使她牺牲自己，牺牲了弥赛亚在她身上创造的新的道德生活，来拯救弥赛亚，也就是说，牺牲了弥赛亚的根本事业。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幻梦剧《青鸟》，这是一出寓意深刻的幻梦剧，闪耀着童年时代的诗意的光芒，甚至不妨说，这出戏似乎蕴含了过多的寓意，以致缺乏些许天然的品性。唉！幸福的青鸟只存在于这即将灭亡的世界边缘之外，然而具有纯洁心灵的人则不会徒劳地追寻它，因为他们的情感生活和想象力在漫游梦幻的国土时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纯净。

现在，我们又回到本文开端的地方，梦幻之地。如果我们认为，对于梅特林克来说，时空中的现实，即使不是想象力的产物，也总是披着一层梦幻织成的薄纱，这样的说法也许并没有什么错。在这层薄纱下，隐藏着存在的真实性，有朝一日薄纱揭起时，事物的本质就会暴露无遗。

我试图根据这位诗人的创作来阐明他的人生观，这种人生

观是美好而高尚的，关于这一点当不会有什么疑问；在梅特林克作品里，这一人生观甚至是以意想不到的、奇特的、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有时显得离奇古怪，但始终充溢着情感和活力。

莫里斯·梅特林克是那些钟情于诗歌的人中的一位。趣味爱好因人而异，但《阿格拉凡和赛莉塞特》的魅力将历久弥新。今天，瑞典，这块流传英雄传奇和大众歌曲的国土，谨把这份世界性的文学奖，授予这位诗人，他使我们感受到了人类内心怀有的神秘旋律的颤动。

谭立德 译

梅特林克年表

1862年8月29日　出生于比利时根特市。

1874年　进耶稣会办的圣特·巴勒中学学习。

1881年　开始学习法律，并在《年轻的比利时》上发表诗作。

1885年　获法学博士文凭；在爱德蒙·比卡尔律师所实习。

1886年　去巴黎学习法律，并加入律师协会。

1889年　诗集《暖房》出版。剧本《玛莱纳公主》问世，法国作家奥克塔夫·米拉波在《费加罗报》上撰文赞扬。

1890年　发表剧本《不速之客》和《盲人》。

1891年　翻译出版了用弗来芒语写作的神学家罗斯博洛克（1293—1381）的作品《精神婚姻的荣誉》。剧本《七公主》问世。

1892年　发表剧本《佩莱阿斯和梅丽桑德》。

1894年　剧本《阿拉丁和帕洛密德》、短剧《室内》、剧本《丹达吉勒之死》先后问世。

1895年　与法国女演员乔若特·勒勃朗结合。翻译并出版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的论文《萨依斯的信徒》和其他片断。

1896 年　发表抒情诗集《十二首歌》(于 1900 年改为《十五首歌》)。剧本《阿格拉凡和赛莉塞特》、散文集《卑微者的财富》问世。迁居法国,先后在巴黎、诺曼底、尼斯等地区居住,直到 1939 年。

1898 年　发表散文集《明智和命运》。

1901 年　散文集《蜜蜂的生活》、剧本《阿丽亚娜和兰胡子》、《贝阿特丽丝嬷嬷》问世。

1902 年　发表剧本《莫娜·瓦娜》、散文集《被埋葬的寺院》。

1903 年　剧本《乔珊儿》问世。

1904 年　发表散文集《双重花园》。

1907 年　散文集《花的智慧》面世。

1908 年　剧本《青鸟》出版。

1911 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

1913 年　发表长篇散文《死亡》。

1917 年　发表剧本《斯蒂蒙德市长》和《生活的盐》。

1918 年 12 月　与乔若特·勒勃朗离异。

1919 年　娶女演员勒内·达翁为妻,发表剧本《圣安东尼显灵记》和散文集《山间小径》。

1921 年　发表散文集《大秘密》。

1926 年　散文集《白蚁的生活》出版。

1928 年　发表散文集《空间生活》。

1929 年　散文集《大魔法》问世。

1930 年　发表散文集《蚂蚁的生活》。

1932 年　被比利时国王封为伯爵。发表长篇散文《玻璃蜘蛛》。

1933 年　散文集《伟大的法律》面世。

1934 年　散文集《在沉寂之前》问世。

1936年　发表散文集《沙漏》。

1937年　发表散文集《面对上帝》。

1939年　散文集《大门》问世。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逃亡美国。

1947年　返回法国。

1949年5月5日　在法国尼斯逝世。

谭立德　编写